拉康研讨班 · 第二十期

Encore

Encore

1972—1973

雅克 · 拉康 著
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 译

中文阅读版
2026-10-30

版本说明

本册收录第二十期研讨班《Encore》（Encore，1972—1973）共13课的现有中文译文，依据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本地源文件整理。版本日期：2026-10-30。

保留正文、正文图示和段下注释；移除建言、独立阅读笔记及其入口。相关知识卡链接保留在对应段落下，联网后可打开在线卡片。电子书正文、图示与公式可离线阅读。

译文覆盖已完成，翻译校订与注释仍在进行。本册为版本快照；后续修订以项目在线版为准。

作者：Jacques Lacan（雅克·拉康）
中文译文及编辑：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贡献者
在线阅读：KotobaRin 言林
项目来源：Lacan Chinese Translation Project

文本来源与对照版本

项目整理和翻译的研讨班原始文本主要来自 Staferla。翻译校订与注释以法语文本见证为主，并按册次和疑难段落参照下列主要版本：

- **法语底本**：Staferla：Encore；本项目整理、分段与法中对齐所用的主要法语原始文本
- **英语书目参照**：Cormac Gallagher, Encore；Lacan in Ireland 研讨班英译页面；本次用于核对册次、课年和英文题名；未据此逐段改写

这些版本用于核对疑难句、术语、引文和异文，不取代法语底本；并非每一册或每一段都使用全部版本，具体取舍以段下注释为准。

联系与交流

预约精神分析工作可以添加 分析师工作微信：Yanlin_Char
翻译项目交流qq群：700300644
分析师bilibili账号 言林_Char

项目贡献者创作的中文译文、译注等采用 CC BY 4.0。法文原始材料与第三方图像不因收录而自动纳入此授权。范围以项目 NOTICE 为准。本册仅作内容筛选、链接转换和排版，未改写译文。

目录

第1课 · 1972年11月21日 5
第2课 · 1972年12月12日 38
第3课 · 1972年12月19日 89
第4课 · 1973年1月9日 120
第5课 · 1973年1月16日 152
第6课 · 1973年2月13日 188
第7课 · 1973年2月20日 219
第8课 · 1973年3月13日 251
第9课 · 1973年3月20日 288
第10课 · 1973年4月10日 316
第11课 · 1973年5月8日 362
第12课 · 1973年5月15日 394
第13课 · 1973年6月26日 430

第1课 · 1972年11月21日

我曾经没有把《精神分析的伦理学》出版出来[注1]。

> [注1] 雅克·拉康：《精神分析的伦理学》，第七卷，巴黎：瑟伊出版社，1986年。

在那个时候，这对我而言是一种礼貌的形式："您先请，我求您（après vous, j'vous en prie）"，"我让您更糟（j'vous en pire）……"，"那么请经过这些……"，"在您之后 / 靠近您（'près vous）……"[注]。

> [注] 拉康把礼貌用语 après vous, je vous en prie（"您先请"）拆音、错接为 en pire（"变得更糟"）等说法，预告他上一期研讨班标题《……或更糟》（… ou pire）的声音游戏。

随着时间过去，我习惯于发现：毕竟我还可以多说一点。

随后我发现，构成我这一路行进的，是某种属于"我对此什么都不想知道！"这一层面的东西。

无疑也正是这一点，随着时间过去，使我——仍然 / 又一次（encore）——在这里；而你们也在这里，我对此始终感到惊讶，又一次（encore）！

近来［1968年5月］有某种东西助长了这一点：在你们那里，在这里的大多数人那里，也有一个同样的——表面看来同样的——"我对此什么都不想知道！"

然而，问题全在这里：它是同一个吗？

对于某种零零碎碎传递给你们的知识，你们所说的“我对此什么都不想知道！”，这里所涉及的真是这个吗？

我不认为如此。

［大学话语“零碎传递”的僵化知识，自1968年五月以来遭到激烈反对；反对者以一种要通过科学、哲学、社会学等等瞄准真理的知识之名而行动。但是，即便大学话语应当被拒绝，真理本身也是说谎的；它只关乎一种起保护作用的知识……

它借助对大他者之存在以及由此成为可能的知识虚构的信仰……保护人免受另一种知识之恐怖，即关于阉割、关于性关系之缺席的知识…… →“……它是同一个吗？［……］我不认为如此。”］

甚至，恰恰因为你们假定我在这个“我对此什么都不想知道！”中是从别处出发的，这一假定才把你们同我联结起来。

所以，如果我说得没错：对于你们，我在这里只能处于我自己的“我对此什么都不想知道”的分析者位置；那么，等你们达到同一个位置，还得付出一段工夫。

［拉康一向说，他（首先且最主要地）是对分析家说话。他的研讨班像一个倒置的分析装置：

- 在一位分析家——雅克・拉康——那里，许许多多人以他们的“我对此什么都不想知道”的分析者位置前来；
- 许许多多分析家来到研讨班，而拉康在那里处于他自己的“我对此什么都不想知道”的分析者位置，面对的是那种仅靠解读无意识—语言的工作无法抵达的实在无意识。

但在这里，处于分析者位置的拉康独自开辟（参见“……独自一人，正如我一直以来那样……”）“所谓回转”的第二圈知识道路，它所瞄准的是：

——越过被半说的真理——“说”的实在。“真理”的半说只能错失“说”的实在；真理是说谎的（alèthéia），它只能遮蔽实在。

然而，远离真理，在 S_1 的无意义中，让 lalangue* 的歧义成串地共振，*

- 人便可以抵达症状的实在维度；
- 在那里辨认出构成每个人的“lalangue* 之诗”那些前所未闻的字母；*
- 并抵达一个同大他者及其认同相分离的主体位置。

→“……等你们达到同一个位置，还得付出一段工夫。”］

正是这一点，正是这一点使得：只有当你们自己的“我对此什么都不想知道”在你们看来已经足够时，你们才可以……

倒过来说，如果你们是我的分析者……你们通常便可以脱离你们的分析家。

与人们所宣称的相反，我作为分析家的位置，同我在这里对你们所做的事之间绝不存在任何死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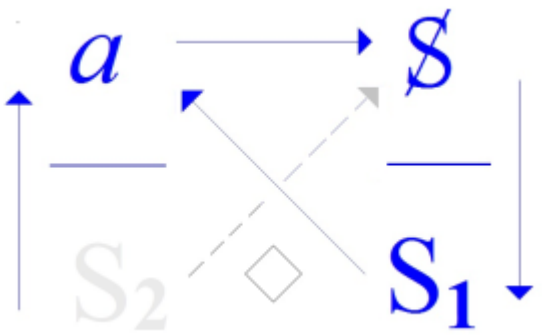
去年，我把我以为能够对你们说的东西题作“……或更糟（ou pire）”，随后又说“它在更糟地叹息（ça s'oupire）”（s，撇号）[注]。

> [注] s'oupire 是拉康把 soupire（“叹息”）与 ou pire（“或更糟”）叠合而成的新造词；下文继续围绕这一声音构词。

这同“我”或“你”毫无关系：“我不把你更糟地叹出来”，也不是“你不把我更糟地叹出来”。

[1971—72年研讨班的标题是《……或更糟》 → 两个异质的维度：“……”与“或更糟”。

- “或更糟”，即无意识—语言那未被知道的知识；它在分析装置中被结构为话语，而“它在那里更糟地叹息”；
- “说”的“……”，这里由“省略号”表示；它们表示“洞”、意义的悬置、无语义的 S_1 的无—意义（ab-sens）。]



我们的道路，即分析话语的道路，只能沿着这条狭窄边界、沿着这道刀锋前进；在别处，它只能“更糟地叹息”。

［拉康在一条狭窄的滨界（字面之界）上开辟这条道路（参见《Lituraterre》）；它位于以下两者之间：

- 实在那不可说者（象征界无法把握它），即不可能之墙；
- 以及一个像一门语言那样被结构的无意识所包含、却未被知道的知识；它的谜必须被解读。］

在二者之间，是分析话语的滨界道路，也就是字母的道路。

正是这个［分析］话语支撑着我。为了今年重新开始，我首先要假定你们在床上，一张供两人“充分使用”的床上。

［两个人“在床上”，伴随一条命令：“享乐吧！”：

- 爱情之床，不存在的性关系之床……
- 但也是被禁—说的享乐之“说”的“床”：那张凭借“转移”之爱，把分析者同被假定知道的主体联结起来的躺椅。］

在这里，我必须向某个人致歉；他好意地探问了我的话语究竟是什么……

要给他定位的话，他是一位法学家……我以为我能够让他感受到我的话语以什么为基础……

也就是说，语言并不是说话之在……我告诉他，我必须在法学院讲话，并不觉得自己来错了地方；在那里，由于所谓法典的存在——《民法典》《刑法典》以及许多其他法典——人可以清楚感到这一点：

- 语言就立在那里，它自成一体［民法、刑法……那许多卷法典］；
- 而说话之在——所谓“人”——所面对的，正是这个历经时代而构成的东西。

那么，以假定你们在床上作为开端——当然，我得为此向他致歉！

不过今天我不会离开这张床！

而如果我能够向他致歉，那是因为我要提醒他：一切权利的根底都有我将要谈论的东西，也就是享乐。

法律谈的正是这个；法律甚至也没有忽视这一出发点，即“同居（concubinat）”这一用法所依据的那种正当习惯法——它的意思就是睡在一起。[注]

> [注] méconnaître 在这里取一般的、近于法律语境的“忽视 / 不承认”义，并非拉康谈论自我时常用的技术性“误认”；因此正文不译“误认”。

当然，我将从另一件事出发，从法律中仍被遮蔽的东西出发，也就是人们在床上做的事：彼此拥抱。

但这是因为我从边界出发；若要变得严肃（sérieux），确实必须从一条边界出发——这一点我已经评论过了：要能够建立一个序列（série）[注2]，建立逐渐逼近它的序列[注]。

> [注2] 参见斐波那契数列，第十四研讨班《幻想的逻辑》（1966—67年），1967年2月22日至6月14日各次课程。

> [注] 原文以 sérieux（严肃）和 série（序列）的近音构成过渡。

用益权（usufruit）[注3]确实是一个法律概念；它用一个词汇集了我在刚才提到的《伦理学》研讨班中已经提醒过的东西，也就是以下两者之间的差别：

> [注3] 用益权：对属于第三人的财产享有使用与收益的临时物权；财产所有人保留“虚有权”，而用益权人负有保存该财产的实质与用途的义务。

- 一边是工具[注4]，是有用之物；

> [注4] Outil（工具）在16世纪常写作 util（有用的）；见 Bloch 与 von Wartburg 合著词典，法国大学出版社，第452页（1986年第7版）。

- 另一边是享乐。

有用之物是用来做什么的？

这一点从来没有得到很好的界定，原因在于一种尊重，一种惊人的尊重：说话之在凭借语言对手段抱有的尊重。

用益权意味着，人可以享用自己的手段，却不应把它们挥霍掉。

当一个人得到一笔遗产，他拥有它的用益权；他可以从中享用，只要不把它使用得太过。

法律的本质就在这里：把享乐之所是加以划分、分配和酬报。

但享乐是什么？

眼下，对我们而言，它恰恰只能归结为一种否定性的规定：享乐是毫无用处的东西！不过，这并没有多告诉我们什么。

我在这里指出这个权利领域——享乐权领域——所包含的“留白（réserve）”。

> [“留白”是画布上受到蜡保护、因而既不会被印刷也不会被着色的部分。
>
> 享乐异质于权利领域（权利把它限制为用益权）；它是这个领域中被留作空白的东西。]

权利并不是义务；没有什么强迫任何人去享乐，除了超我。

超我是享乐的命令：“享乐吧！”这道命令从……哪里发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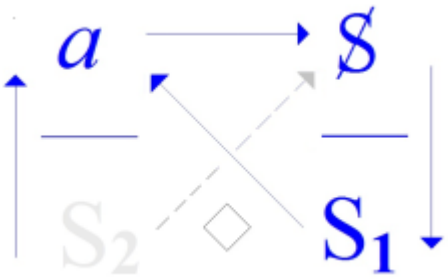
分析话语所追问的转折点［参见图式］，就在这里。

［在分析家话语中，处于假象位置的分析家（a），就主体的享乐向处于大他者位置的主体（S）发问。

分析者“生产”出一群群 S_1，由处于真理位置的“精神分析家的知识”S_2 来解释。

这些 S_1 是同知识切断的任意能指 → 无语义的能指（“把进入你脑中的一切都说出来，即便它毫无意义”）；

但它们无法在 S_2 中会合于自己的真理，只能通过分析家的解释，让主体 S 短暂地瞥见 S_2，即作为躺在那里的局部知识。］



正是在这条道路上，我曾经试图……

在那段“您先请……”的时期——我把它“让过去了”［参见本次课程开头］——……证明：如果分析使我们能够在某个问题［伦理问题：从“权利”到（享乐的）“义务”］上前进，那正是因为我们不能停留在我的出发点……

一个无疑十分恭敬的出发点……也就是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注5]［至善等等］；我要由此证明，随着时间发生了怎样的滑移。

> [注5]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巴黎：Vrin出版社，1990年；或Classiques Garnier 双语版，1940年。

这种滑移并不是进步；它是一种绕行。它从一种思量——取这个词的严格意义——

- 从亚里士多德关于存在的思量，
- 一直来到边沁的功利主义时代[注6]，来到《虚构理论》[注7]的时代，

> [注6] 参见《文集》，第125—149页；并参见1959—60年研讨班《精神分析的伦理学》，巴黎：瑟伊出版社，1986年，1959年11月18日及1960年5月11日课程。

> [注7] 杰里米·边沁：Bentham's Theory of Fictions（C. K. Ogden 编）；《虚构理论》，巴黎：A.F.I.，1996年；《论本体论及其他虚构文本》，Points Seuil Essais第353号（双语版），1997年；《行动动因表》，巴黎：Cahiers de l'Unebévue，2008年。

相关知识卡 边沁《虚构理论》：奥格登编本与拉康的虚构结构

来到这样一个时代：语言的工具价值、使用价值在此得到证明。

［亚里士多德位于主人话语中（maître［主人］→ m'être［作为我的存在］：$S_1 \rightarrow S_2 \rightarrow a$）。这是一种关于存在之本性的论说；存在据说由“至善”a、由诸天体和谐的宇宙论等级秩序所规定：从月下天体（人的世界）直到最高天体——那作为一切原则的不动天体。

从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到边沁（1748—1832年），再到索绪尔（1857—1913年），语言都在同一条“轮廓”中被构想（$S_1 \rightarrow S_2$）：

- 对亚里士多德而言，语言是社会秩序（主人—奴隶）的结构（M）；
- 对边沁及其虚构理论而言，语言是占有财物的结构（U）；
- 对索绪尔而言，语言是知识传递（能指 / 所指）的结构（H）。

这三种话语属于同一条轮廓（具有内部与外部），并通过排除异质者（外—存在）而具有一致性（宇宙、世界整体……）：

- 癔症者话语（以及它的“科学话语”侧面）排除 a；
- 主人话语排除 S；
- 大学话语排除 S_1；→ 每一种话语都把 $S_1 \rightarrow S_2$ 的连接设定为关系，并采用不矛盾原则（排除不可能者）。]

这终于让我们能够返回去追问这个存在、这个被放在那里作为沉思对象的“至善”［a］究竟是什么；人们曾以为能够由它建立一种伦理学［一种“应当存在”的根据］。

所以，我把你们留在这张床上，任由你们获得灵感［在性的拥抱中，或在分析者的话语中］。

我走出去，并将再次在门上写下……

好让你们出来时或许能够意识到，自己在这张床上延续了怎样的梦……写下这句话：大他者的享乐……

大写 A 的大他者……我觉得，都这么久了——嗯？——我说到这里就应该足够了。

我已经把这个接在“大他者”后面的“大写 A”说得让你们耳朵都起茧了；如今这个置于大他者之前的大写 A 到处流传，尽管用得或多或少合宜，

它被不分青红皂白地印出来……大他者的享乐，即大他者身体的享乐，这身体把它……

它同样是“大写 A 的”……大他者身体的享乐——这个身体将大他者象征出来——并不是爱的征兆。[注]

> [注] 原句 la jouissance de l’Autre, du corps de l’Autre qui le symbolise 有句法歧义；此处将 le 读作“大他者”，即“身体将大他者象征出来”，同时不排除“大他者的享乐 / 对大他者身体的享乐”之间的双重读法。

我写下这句话，后面并不写“结束”，也不写“阿门”或“诚如所愿”。

它“不是征兆”……然而，这是唯一的回答。

复杂之处在于，回答在爱的层面已经给出了。

而享乐因此仍是一个问题；之所以是问题，是因为它可能构成的回答首先并非必要的。

它不像爱：爱会发出征兆，而且……

正如我很久以前就说过的……爱总是相互的。［被给予的爱总是相互的；它要求大他者以爱回报，以便重新获得“一”的完整性。

关于馈赠的相互性，参见马塞尔·莫斯：《论馈赠》。］

我曾非常谨慎地提出这一点，说感情总是相互的，为的就是让问题回到我这里：

- “那么，那么……爱呢……爱呢……它总是相互的吗？”
- “那当——然！那当——然！”［笑声］

人们甚至正是为此发明了无意识：为了察觉“人的欲望是大他者的欲望”；爱是一种激情，它可以对这个欲望一无所知，却丝毫不减这个欲望的全部效力。

仔细察看时，人们便会看到它造成的蹂躏。［癔症者的不满足与强迫症者的不可能所造成的蹂躏］

那么，这当然解释了为什么大他者身体的享乐并不是一种必要的回答。

［既然“爱是相互的”，仅有爱便足以重新获得“一”的完整与充盈。］

事情甚至还要更进一步：它也不是一种充分的回答，因为爱所要求的是爱；它从不停止要求爱，它还要（encore）爱！［→　　享乐既非必要，也非充分］

“还要（Encore）”是这道裂隙的专名；爱的要求从大他者中的这道裂隙发出。

［大他者中的裂隙：$S(\not A)$，是结构性的、恒久的 → 能够带来“完整性”的爱被一再要求、还要再要求……］

那么，那个能够……的“它”从哪里发出，从哪里发出？

它当然能够——但既非以必要的方式，也非以充分的方式——以享乐，以身体的享乐，以大他者身体的享乐作答。

这正是去年我以某种方式受到圣安娜教堂启发——那地方让我神经上火——而放任自己称作“爱 / a—墙（l'(a)mur）”的东西[注8]。［小对象 a 的 ἄγαλμα（agalma）所发出的阳具微光在身体上留下的“痕迹”］

> [注8] 参见《精神分析家的知识》（“圣安娜访谈”），1972年1月6日课程。

“爱 / a—墙”是以奇异符号出现在身体上的东西；它从彼岸、从外部而来，从我们曾以为可以在显微镜下以种质（germen）形式窥视的地方而来。我要提醒你们，我们不能说种质就是生命，因为它同样携带死亡——身体的死亡；它再生产身体，重复身体，“还在身体中 / 再来一个身体（en-corps）”便由此而来[注]。

> [注] en-corps（“在身体中 / 又一个身体”）与标题 encore 同音；拉康借此把重复、身体与“还要”叠合起来。

说体质（soma）与种质（germen）“分离”是错误的，因为身体在携带种质时也携带着痕迹。

［这里所说的“爱 / a—墙”之痕迹，并不是性征，而是身体上“铭刻的奇异符号”——衣服、珠宝、饰物、纹身；它们包裹身体，并以隐藏在内部的一个 ἄγαλμα（agalma）、一个小对象 a、一个至善来指示身体的统一性。］

“爱 / a—墙”上有一些痕迹。

身体的存在当然是有性别的，但正如人们所说，这只是次级的。

而且，正如［分析］经验所证明的，身体的享乐——就身体把大他者象征出来而言——并不取决于这些痕迹。

只要对事物作最简单的考察，就会得出这一点。

那么，爱所涉及的是什么？

精神分析提出……

它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大胆提出这一点，而它的全部经验都与之相反，它所证明的恰恰是反面……爱就是合成一。确实，长久以来，人们谈论的只有这个“一”：融合；ἔρως（eros）据说是朝向“一”的张力。

“有一（Y a d'l'Un）”——去年我以此支撑自己的话语；当然绝不是为了汇入那种原初的混淆［二合一 → “一”］。那是欲望的混淆，欲望只会瞄准“裂隙”；在那里得到证明的是，“一”只凭能指的本质才得以维持。

如果我一开始就追问弗雷格[注9]，那是为了试图证明：在这个“一”与某种关乎存在——并且在存在背后关乎享乐——的东西之间，有一道怎样的间隙。

> [注9] 参见1964—65年研讨班《精神分析的关键问题》，1965年1月20日、1月27日与2月24日课程。

[“有一”并不瞄准“全体”的“一者域之‘一’”——“爱就是合成一”；相反，它旨在把 1 奠基于 0，奠基于从 1 到“存在”的间隙，正如弗雷格在《算术基础》中从作为矛盾概念的 0 生成数列。]

不过，我可以给你们讲一个小例子：一只爱上了毕加索的鹦鹉［笑声］。

相关知识卡 Promenade：毕加索的鹦鹉、衣着与爱的认同

这从它轻咬毕加索的衬衫领口和外套衣襟的方式就能看出来。

这只鹦鹉真正爱上的，正是人之本质性的东西，也就是他的穿戴。

这只鹦鹉就像笛卡尔；对笛卡尔而言，人就是一些在“漫步 / 预备迈那得（pro-ménade）”中的衣服[注10]。请允许我这样说，当然，这个“pro（在前、为……）”向迈那得（ménade）许下诺言（promet）[注11]——也就是当人脱去那些衣服的时候[注]。

> [注10] 参见笛卡尔：《形而上学沉思》，巴黎：伽利玛出版社，七星文库，1953年，第281页：“……倘若我偶然从窗户看见街上经过的人，我不会不说我看见了

> 人，就像我说我看见了蜡一样；然而，我从这扇窗户看见的，除了帽子和外套之外还有什么？”

> [注11] 迈那得：乡野宁芙，曾是狄俄尼索斯的乳母，后来成为他的随从。人们把她们表现为披头散发、裸体或身披薄纱、发出尖叫、陷入狂暴激情之中。

> [注] promenade（漫步）被拆作 pro-ménade，并同 promet la ménade（向迈那得许诺）连成声音游戏。

相关知识卡 Proménade：毕加索的鹦鹉、衣着与爱的认同

但这只是一个神话，一个与刚才那张床［二合一］汇合的神话。

［脱去衣服（即构成身体仪表的东西）后，只剩身体 → 剩下的是部分对象 a，而不是存在之“一”（S_1）→ 它们不可能构成二；由此便有围绕 $S_1 \rightarrow S_2$ 一再提出的问题：“这一蜂群，是由二者构成的吗？”以及回答：“不是那个。”］

在不再有衣服时享用一个身体［a］，会让那个关于什么构成“一”的问题原封不动地留下来——［录音中断］——也就是认同的问题：鹦鹉认同于穿着衣服的毕加索。

相关知识卡 Proménade：毕加索的鹦鹉、衣着与爱的认同

一切与爱有关的事情都是如此。

换句话说，衣袍爱修士，因为正是通过衣袍，两者才全然只是“一”[注]。

> [注] 拉康倒转法语谚语 l'habit ne fait pas le moine（“衣袍不造就修士”，相当于“人不可貌相”），把 fait 换成 aime，从“衣袍不造就修士”变为“衣袍爱修士”。

换句话说，衣袍之下那个我们称为身体的东西，在这件事中或许只是我所称的那个剩余：小对象 a。

让这个形象［外套］得以撑住的，是一个剩余。［小对象 a 如同“衣帽架”，作为“承载者”］

分析所证明的是，爱在本质上是自恋的；至于那一套关于对象性的空谈，分析恰恰懂得揭露它的实质就在欲望中剩下的东西里，也就是欲望的原因以及支撑它的东西［小对象 a］：

相关知识卡 Proménade：毕加索的鹦鹉、衣着与爱的认同

- 支撑欲望的“不满足”［参见癔症者］；
- 乃至支撑欲望的“不可能”［参见强迫症者］。

爱的无能——尽管爱是相互的——源于爱不知道自己正是“成为一”的欲望。

这把我们引向建立“他们二者之间的关系”的不可能——“他们”是谁？——两个性别[注]。

> [注] 法语 d’eux（“他们的 / 他们之间的”）与 deux（“二”）同音；拉康随即以“哪二者？”把声音游戏落到两个性别上。

我确实说过，在这些身体上以性征这一谜样形式显现的东西——性征只是次级的——固然构成有性别的存在；然而，存在就是身体本身的享乐，也就是说，作为小对象 a 的身体享乐……

你们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写作“无性别的”或“（a）性别的”］……写成“（a）性别的”；因为所谓“性享乐”受制于这样一个不可能：无法在任何可陈述之处，把唯一令我们感兴趣的“一”建立起来，也就是“性关系”这个关系之“一”［享乐的“融合” → 完整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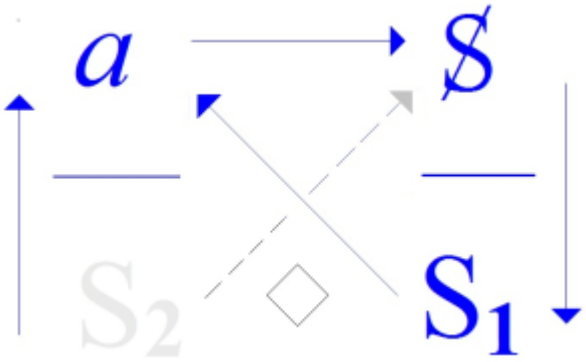
这正是分析话语所证明的：就这些有性别的存在之一而言，即就配备了所谓阳具器官的男人而言……

我说的是“所谓……”……性，身体的性，女人的性……

我说“女人”：恰恰没有这样的“女人”，不存在“这一个女人（La femme）”；女人是“非全”的……女人的性对男人什么也不说，除非通过身体的享乐［小对象 a］这一中介。

相关知识卡 性化公式、非全与补充享乐 · 非全与量词否定的区别

［分析家话语：a（假象）→ S（作为享乐的大他者）→ S_1（作为剩余享乐的产品）◊ S_2（作为大他者身体——女人——之享乐的真理）。］



分析话语所证明的是……

请允许我用这种形式说……阳具［S_1］是两个有性别的存在之一出于良心而提出的异议：它拒绝为大他者提供服务。［S_2 无法奠定 S_1 → 无力“重新找到”爱的“一”。

性关系不存在；性欲瞄准 S_1，但只抵达那些部分的、前生殖器的对象 a：口腔对象、肛门对象、声音对象与凝视对象：

- 关于爱的问题 → “这个 S_1 是由二者构成的吗？”$S_1 \rightarrow S_2 \rightarrow a$：→ “不是那个！”→“我请求你拒绝我给予你的东西，因为不是那个”。

- 关于享乐的问题，Φ →“这个 S_1，是 S_2 吗？”然而 $S_1 \lozenge S_2$ →“不是那个”（没有大他者身体的享乐 → L 女人，而非“这一个女人”）。]

别再拿女人的第二性征来同我说事，因为直到另有定论为止，在她身上占优的是母亲的第二性征。除了性本身之外，没有任何东西把女人区分为有性别的存在。

一切都围绕阳具享乐旋转，这恰恰是分析经验所见证的；它以这种方式见证：相对于阳具享乐，L　女人由我标示为“非全”的位置来界定。［录音恢复］

相关知识卡 **性化公式、非全与补充享乐**

我再往前一步：阳具享乐是这样一种障碍，男人由于它而无法——容我这样说——享用女人的身体；恰恰因为他所享受的是这个享乐，是器官的享乐。

正因如此，超我……

正如我方才用“享乐吧！”所标示的……是阉割的相关项；阉割正是这样一个符号，以它为装饰的坦白承认：大他者的享乐——大他者身体

的享乐——只能从无限性中得到提升。我要说出是哪一种无限性：恰恰就是由芝诺悖论支撑的无限性，不多也不少。

阿喀琉斯与乌龟，这就是有性别的存在其中一侧［“F”］的享乐图式。

当阿喀琉斯迈出一步、同布里塞伊斯“来了一发”[注]时，像乌龟一样，她也向前挪动了一点；这是因为她是“非全”的，不全然属于他，仍有剩余。于是，正如你们所知道的，阿喀琉斯必须迈出第二步，如此继续……

> [注] tirer son coup 是带性意味的口语，可指完成一次性交；coup 又保留“一击 / 一发”的字面义，与阿喀琉斯“迈一步”的序列并置。

甚至正是以这种方式，人们直到今天——也只在今天——才成功界定了数，真正的数，或者说得更准确些，实数。

因为芝诺没有看到的是：乌龟同样逃不过阿喀琉斯的这种宿命；由于她的步子也越来越小，她同样永远不会抵达极限。

任何一个数，只要它是实数，便由此得到界定。

一个数有一个极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是无限的。

［例如：首项为 1、公比为 ½ 的几何级数（1 + ½ + ¼ +……），在无穷处收敛于极限 2，却永远不能抵达它。］

显而易见，阿喀琉斯只能超过乌龟，却不能同她会合；他只在无限性中同她会合。

关于享乐就其为性的享乐而言，到这里已经说出了一些东西：

- 享乐在一侧被这个“洞”标记；除了阳具享乐这条道路以外，没有别的道路能够保证它；
- 在另一侧［大他者这一侧］，是否能够抵达某种东西，告诉我们迄今仅仅作为享乐中的裂隙、间隙［阳具享乐的裂隙］的东西将如何实现？［大他者身体的享乐］

奇特的是，这一点只能由一些极其奇异的洞见来暗示。

“奇异（étrange）”这个词可以被拆成：成为天使（être ange）[注]。

> [注] 拉康按声音把 étrange（奇异的）拆作 être ange（成为天使）。

［参见《圣母领报》，尤其是《福音书》（源自希腊语 εὐαγγέλιον，evangélion，“好消息”）→ 爱的（神圣）讯息。

重点落在讯息、落在知识（S_2）上 → 成为天使，就是把大他者作为知识来瞄准（并瞄准大他者身体的享乐）。］

而方才那只鹦鹉提示我们的另一种选择——成为同它一样的蠢物——恰恰警告我们不要如此。

［瞄准 S_1，即无语义、没有意义的能指，却只抵达小对象 a：成为蠢物，就是瞄准阳具能指 → 瞄准“傻瓜的享乐”的重复；它只把人带向部分对象和阳具享乐（$a \rightarrow ?\ S \rightarrow S_1$），并封闭通向 S_2 的入口（无力抵达大他者身体的享乐：$S_1 \lozenge S_2$）。

“愚蠢”就是那些没有意义、或与爱有关的话语；它们瞄准 S_1，却只抵达小对象 a。

- 参见下一次课程开头关于分析话语与愚蠢维度的讨论。
- 参见“小汉斯”及其对愚蠢的接近。
- 参见帕斯卡：“人既非天使，也非禽兽；不幸的是，想扮天使的人扮成了禽兽。”→“爱上毕加索的鹦鹉”瞄准爱（S_1），抵达“爱 / a —墙上的奇异符号”，却只获得阳具享乐。]

不过，让我们仔细看看这个观念给了我们怎样的启发：在享乐中……

在诸身体的享乐中……性享乐享有这样一种特权：至少可以通过一条死路来追问它的特殊规定。

这意味着在这个空间——享乐的空间——中取出某种有界、闭合的东西：这是一个场所［语言作为大他者的场所 → 存在与大他者的异质性 → 几何学］；而谈论它，就是一种拓扑学［言说遍历场所 → 大他者中的存在 → 拓扑学］。

在这里，为我们引路的是我自认为在去年话语的尖端——你们将会看到它出版——证明的东西：“拓扑学”与“结构”的严格等价[注12]。人们匿名地谈论的那个“享乐”，即法律所安排的东西，被这一等价区分出来：它恰恰是一种几何学，一种场所的异质性；因为存在一个大他者的场所。

> [注12] 雅克・拉康：《晕眩言说》（L'étourdit），载《Scilicet 4》，巴黎：瑟伊出版社，“弗洛伊德领域”丛书，1973年。

关于这个大他者的场所……

关于作为大他者、作为绝对大他者的一个性别……依据这种拓扑学最新的发展所允许我们提出的东西，我要在这里提出“紧致性”这个术语。

相关知识卡 紧致性：数学定义与《Encore》的借用

没有什么比一道裂隙更紧致：只要有一点得到明确规定——那里一切闭集的交，在有限个集合的情形下［→ 至少两个］被承认为存在——那么就会由此得出，这是一个假设：在无限多个集合的情形下，交同样存在［→ Φ］。这正是紧致性的定义[注13]。

> [注13] 参见1966—67年研讨班《幻想的逻辑》：斐波那契数列作为 a 与 1 不可通约的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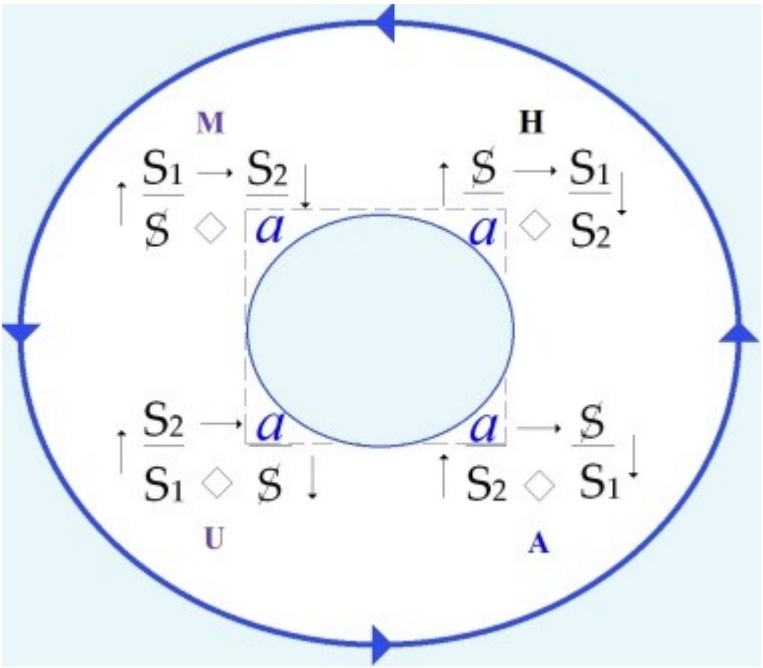
相关知识卡 紧致性：数学定义与《Encore》的借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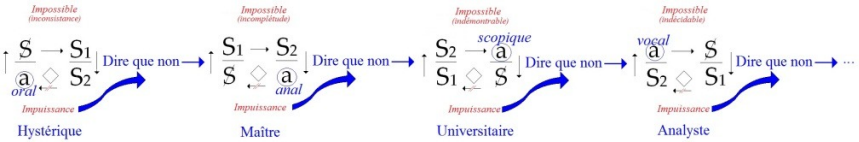
［裂隙包含其边界 → 闭空间。如果这道裂隙中的两个（至少两个）闭子空间具有非空交集，那么便存在无穷多个具有非空交集的闭空间（参见实数上的博雷尔—勒贝格定理）；把它应用到这里，便显示出无穷多个彼此连接（交集非空）的阳具享乐 → Φ → 可以由通过 Φ 相互连接的无穷多个“闭合”享乐覆盖“裂隙”，一直抵达边界（却不触及边界）→“男性的”阳具享乐。］

而我所说的这个交［Φ］，正是我方才作为覆盖物、作为遮盖假定的性关系之障碍而提出的东西。也就是说，我陈述分析话语［话语A］的进展恰恰在于：它所证明的是，它的话语只能凭借这样一个陈述来维持——性关系并不存在，性关系不可能被设定；正因此，分析话语也规定了所有其他话语的真实地位。

［只有分析家话语支撑性关系的不可能［$S_1 \lozenge S_2$］；其他话语支撑它的可能性（由阳具享乐覆盖裂隙）：

- 主人话语：$S_1 \to S_2$，主人—奴隶关系 → 生产 a，但代价是话语的不完备（排除 S）；
- 癔症者话语：$S \to S_1$；$S_1 \to S_2$ 是偶然的 → 生产一种知识 S_2，但代价是话语的不一致（排除 a）；
- 大学话语：$S_2 \to a$；$S_1 \to S_2$ 是必然的，并生产认识主体，但代价是话语中的不可证明者（排除 S_1）。］





这样命名的，正是那个覆盖、覆盖性关系本身之不可能的点。

享乐就其为性的而言，是阳具的；也就是说，它并不关涉大他者本身。

让我们接着考察这个“紧致性”假设的补充部分。

由我称作“最新的”拓扑学给我们的，是一个公式：也就是一种建立起来的逻辑，恰恰建立在对数及其导向之处的追问上；它恢复了一个并非同质空间的场所。［→　　裂隙：像数一样，是包含自身边界的闭集。］

这个“紧致性”假设的补充如下：在同一个被假定已建立的有界闭空间中，有一个命题同我方才提出的、从有限交过渡到无限交的命题等价；那就是，假定这个同一个有界闭空间被一些开集覆盖——开集被界定为排除自己的边界……

相关知识卡　紧致性：数学定义与《Encore》的借用

它被界定为大于某一点、小于另一点，却绝不等于起点或终点——这是为了迅速给你们一个形象……于是，假定这个同一个空间被开空间覆盖：那么，与之等价的说法——这是可以证明的——是：这些开空间的集合总能提供一个由开空间构成的子覆盖，而这些开空间合起来是有限的，也就是说，所谓元素构成的序列是有限序列。［这个“裂

隙”的闭空间（包含其边界）可以由开空间（每一个都不包含边界）覆盖。

在这一构型中，有限多个开空间（“女性的”“非全的”享乐）可以覆盖“裂隙”这个闭空间，甚至越出它。]

相关知识卡 紧致性：数学定义与《Encore》的借用

你们可以注意到，我没有说它们是可数的[注14]，然而“有限”一词所蕴含的正是这一点。

> [注14] 拉康在这里以“可数 / 可计数”（comptable）表示数学上的“可数”（dénombrable）。

要成为可数的，就必须在其中找到一个次序；而在假定这个次序可以找到之前，我们必须停顿一下。

[开空间（没有边界）并不蕴含序数，而在闭空间中，序列向一个极限的收敛会产生次序。]

不过，能够覆盖这个有界闭空间——在这里即性享乐的空间——的开空间所具有的、可证明的有限性，无论如何意味着：所谓“空间”……

既然这里涉及大他者这一侧，让我们把它们写成阴性……可以一个接一个地取，或者说“逐一（une par une）”取。

这正是发生在这个性享乐空间中的事情；它因此显现为紧致的。

这些“非全的”女人［她们并非全都处在“阳具性关系”中；她们的一部分可以越出它］，在各自有性别的存在中被逐一分离出来；这种有性别的存在并不经过身体［身体只抵达部分对象 a →（a）性别的］，而是

经过言说中某个要求的结果，经过一个逻辑要求。更确切地说，逻辑——这样一种一致性：语言处于外—存在，处于那些被它搅动的身体之外——即大他者……

现在是大写 A 的大他者……如果可以这样说，它作为有性别的存在而化身［L 女人的 S_2，作为 $S(A)$］，便要求这个“逐一”。

［存在之“一”遇见数的 1？→ 这一个女人……然而，大他者被划杠（$S(A)$）→ L 女人。］

恰恰在这里，它才显得奇异，才显得令人着迷……

这样说正合适：另一种迷惑（Autre fascination）、另一种 fascinum［本义：魅力、魔法；转义：阳具（古代秘仪中的阳具）］……这个“一”的要求……

正如《巴门尼德篇》[注15]早已以奇异方式让我们预见的……它从大他者那里产生。哪里有存在，哪里就有无限性的要求。

> [注15] 指巴门尼德的“一”这一概念（参见《诗篇》），以及柏拉图在《巴门尼德篇》中对它所作的讨论。

关于这个大他者的场所究竟如何，我还会评论，还会回到它。

不过现在，为了给出一个形象——毕竟我完全可以假定，我提出的某些东西会令你们厌倦——我要用例子说明它。我们十分清楚，分析家们围绕唐璜取乐到了什么程度；他们把他解释成了无所不包的东西，甚至——这真是登峰造极——把他解释成同性恋者！

若把唐璜置于我刚才为你们描绘的这个性享乐空间的中心——这个空间在大他者这一侧[注16]被开集覆盖，并达到这个有限性［F］——我是否已经由此清楚标明：我并没有说这就是数？然而，事情当然正是如此：最后，人们数她们。唐璜的女性神话中最本质的正是这一点：他逐一拥有她们；这就是另一个性——就女人而言，也就是男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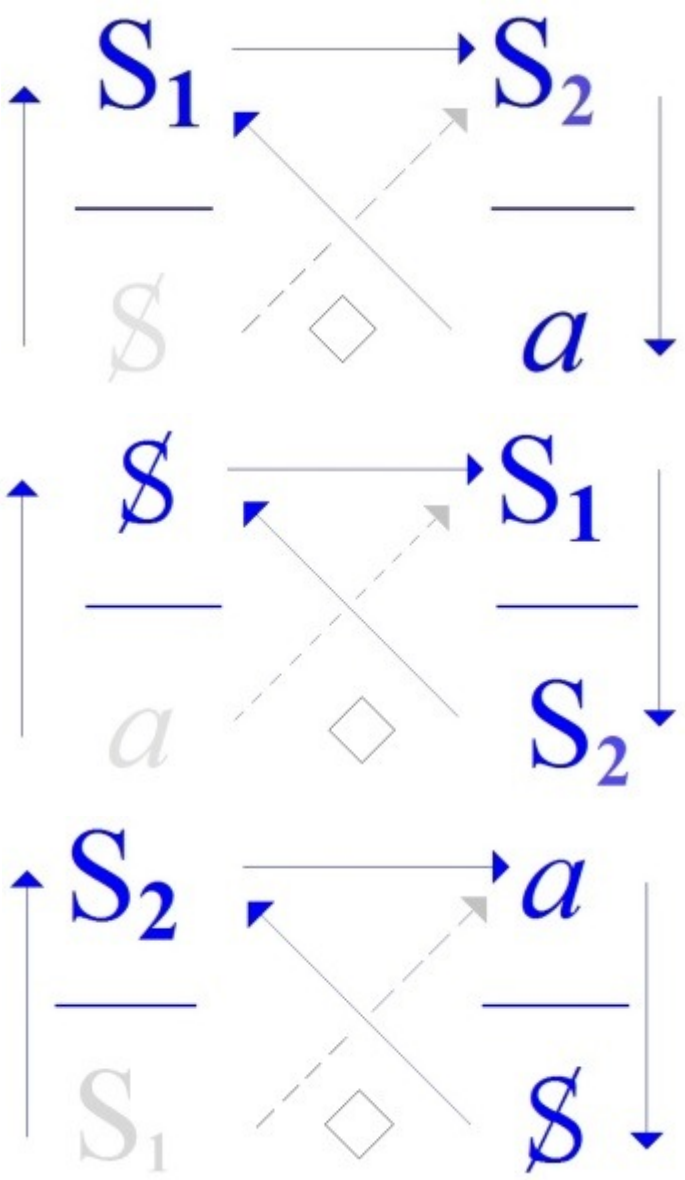
> [注16] 在“大他者这一侧（Autre côté）”中以大写 A 写“大他者”，是为了清楚标明这里处于大他者享乐的一侧。大他者的享乐被视为一个紧致空间，其中展开着无限多个开覆盖；正因为空间紧致，可以从中抽取一个有限子覆盖（即从无限中抽取“逐一”）。大他者这一侧的享乐同阳具享乐相对；阳具享乐同样被视为紧致空间，但其中展开的是有限个闭集组成的子族，并且这些闭集的交非空。仍然因为空间紧致，由此可以断定所有子族——包括无限子族——自身也具有非空交集（即在假设涉及有限者之处，对无限者得出结论）。［E.L.P. 批评版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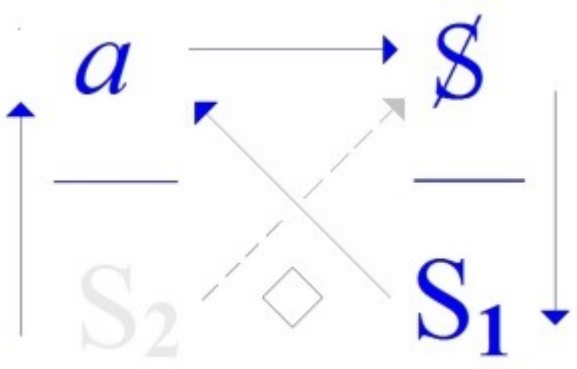
正是在这一点上，唐璜的形象才至关重要：它显示，毕竟他可以列出一张名单；从有了名字［的那一刻］起，她们便可以被数出。如果有“一千零三个（mille e tre）”，那正因为她们可以被“逐一”取出；这才是本质所在。

你们看见了，这同普遍融合之“一”［“全体”的“一”］是全然不同的东西。

如果女人不是“非全”的，如果她作为有性别的存在，在她的身体中不是以“非全”的方式存在，那么这一切都无法成立。这意味着什么？

我之所以能够给这些事实——它们是话语事实——一个形象，凭借的是这样一种话语：在分析中，我们促请它从其他一切话语中出来。以什么名义？以放开其他一切话语之所是的名义，让某种东西出现；主体在其中以自己的间隙［大他者中的裂隙：$S(A)$］显现，显现在造成其欲望的东西中。


S1
S2
S
a
S
S1
a
S2
S2
a
S1
S



主人话语　癔症者话语　大学话语　分析家话语

倘若没有这一点，我就不可能同某种确实来自如此遥远别处的东西接合、缝合、连接起来：一种拓扑学。不过，我们不能说它不出自同一个动力，也就是另一种话语；这种话语要纯粹得多，而且它更加鲜明地显示：一切生成都只能来自话语。

它竟能在这种程度上同一项经验汇合，使我们能够把这项经验衔接起来；这里难道没有某种东西，同样足以让我们回返，并同时为我所提出的东西［a］赖以支撑、赖以“更糟地叹息”的以下几点辩护吗：

- 从不诉诸任何实体；
- 从不参照任何存在；
- 因而同任何以哲学之名陈述的东西决裂。［哲学作为关于真理的问题，被写入主人话语，典型形式是柏拉图式或亚里士多德式的（A. 怀特海：“西方哲学不过是柏拉图对话录的一系列脚注”）。因此，它的对象是存在问题——主人话语的产品——以及存在的实体问题

（理念、至善等等）。拉康把数学话语与分析话语并置为孪生话语，因为二者同样与任何对象切断：

- “数学是一门我们既不知道自己在谈论什么，也不知道所说是否为真的科学。”（B. 罗素）

- 分析话语生产“纯粹的”、无语义的能指（S_1），同一切知识（S_2）切断：$S_1 \lozenge S_2$。]

这难道没有得到辩护吗？

我只是先作暗示……

我要到后来、到更远处才正式提出它……我从以下一点暗示它：一切围绕存在衔接起来的东西……

一切使存在拒绝谓词的东西——例如只说“人存在”，却不说人是什么——……这里给我们的指示是：一切属于存在的东西，都同谓词的这道切口紧密相连；它表明，归根结底，除了通过这些导向死路的绕行、通过这些没有任何谓词足够应对的逻辑不可能性证明以外，什么也说不出来；而“存在”之所是——一个把自己设定为绝对者的“存在”——从来只不过是“有性别的存在”这一公式的断裂、破口、中止，因为有性别的存在被卷入享乐之中。［每一种话语在支撑不可能者时，都会撞上逻辑悖难（死路），撞上抵达真理的无能，撞上一个“不

是那个”（不是预期的享乐）；并通过转向另一种话语，启动对自身的超越：

- 癔症者话语：支撑 $S \to S_1$（不可能）→ S_2 无力会合于 a → 话语的逻辑不一致（排除 a）；
- 主人话语：支撑 $S_1 \to S_2$（不可能）→ a 无力会合于 S → 话语的逻辑不完备（排除 S）；
- 大学话语：支撑 $S_2 \to a$（不可能）→ S 无力会合于 S_1 → 话语在逻辑上的不可证明性（排除 S_1）；
- 分析家话语：支撑 $a \to S$（不可能）→ S_1 无力会合于 S_2 → 话语在逻辑上的不可判定性（排除 S_2）。]

第2课 • 1972年12月12日

雷卡纳蒂

拉康

据说，拉康在今年第一次“研讨班”……

人们是这样称呼它的……竟然谈到了——你们绝对想不到——爱，而且谈的正是爱！

消息传开了……［笑声］

它甚至又传回我这里，当然并不来自很远，只来自欧洲的一座小城［阿姆斯特丹］；有人把它作为消息发送到了那里［笑声］。

既然这消息是在我的躺椅上回到我这里的，我无法相信把它告诉我的那个人真的相信它；因为他很清楚，关于爱，我所说的恰恰是：我们无法谈论它。

“跟我谈谈爱情吧”，这意味着唱些小情歌。

我谈过情书，谈过爱的表白；这同爱的言语不是一回事。

总之，我想事情很清楚……

即使你们没有对自己明确这样说……很清楚，在第一次研讨班中，我谈的是愚蠢，是这样一种愚蠢：它规定了我今年给研讨班的标题，也就是“Enco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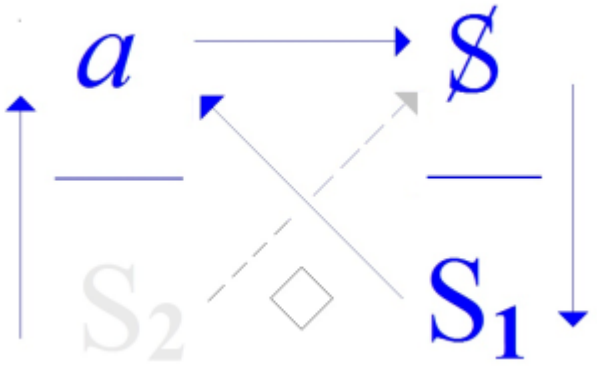
你们看出其中的风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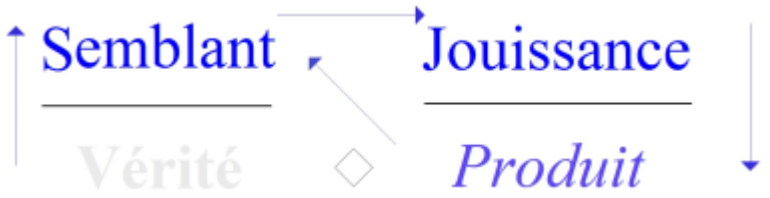
我对你们说这些，只是为了告诉你们在这里构成分量的东西——我在场的分量——就在于你们享用着它：仅仅是我的在场——至少我敢这样相信——仅仅是我在自己话语中的在场，仅仅是我的在场，就是我的愚蠢。

我本该知道，自己有比待在这里更好的事可做。

也正因如此，我完全可能希望：无论如何，不要向你们保证我一定在场。然而，很清楚，我无法退到一旁，说“还要！让它继续下去！”是愚蠢的，因为显然我本人也在与它合作。

我只能把自己置于这个“Encore”的场域中。





而或许，通过把某种话语向上追溯……

也就是分析话语……一直追溯到规定这一话语的东西，也就是这个“真理”［S_2］……

这个“真理”是唯一能够凭借“它并不是”而无可争辩的真理……即“性关系不存在”；这绝不容许我们判断什么属于、什么不属于“愚蠢”[注]。

> [注] 原文 de ce qu’elle n’est pas 有意把“它并不是”悬置起来，随后才接出“性关系不存在”。这里不补成“它不是什么”，以免把这一否定结构误译成对某种属性的追问。

然而，鉴于经验，当我们谈到分析话语时，不可能不追问某个问题：它是否在本质上正是凭借由“愚蠢”这一维度来支撑自身，才得以维持？

那么，毕竟为什么不问问这个确实在场的维度具有怎样的地位？因为，说到底，人们并不需要等到分析话语出现，才……

细微差别就在这里……才把“性关系不存在”作为“真理”宣告出来。

别以为我不敢冒险表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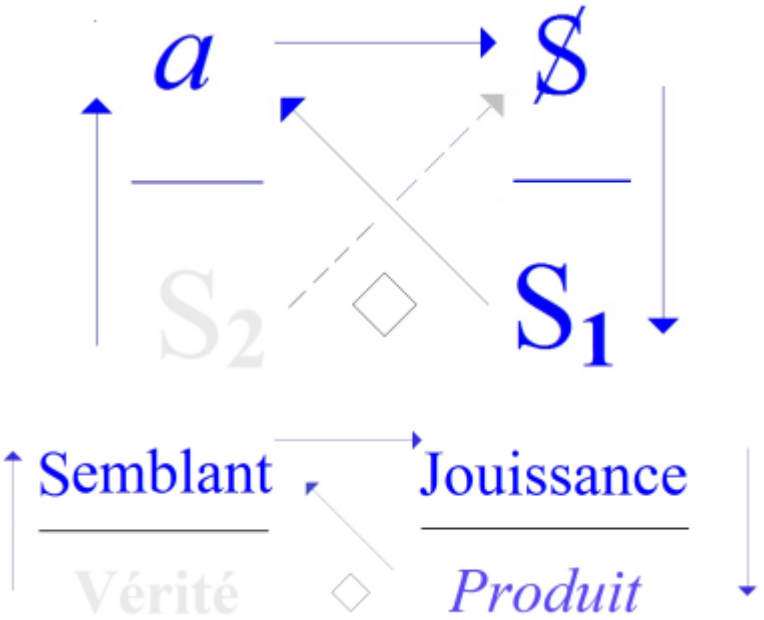
我并非今天才要谈圣保罗；我已经谈过他。

这并不会吓到我——哪怕这会使我同一些人牵扯在一起；严格来说，他们的身份、他们的后裔并不是我平常来往的对象。

然而，“男人在一边，女人在另一边”是那则讯息的后果；这就是历代以来产生了一些回响的东西。

这并没有阻止世界按与你们相称的尺度繁衍下去。

无论如何，愚蠢依旧挺立不倒。



分析话语并不完全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我向你们写出的 a，以及位于其下方的 S_2，

还有它在主体这一侧追问的东西［$a \rightarrow S$］，

为了生产什么？［产品：S_1，无语义、在意义之外的能指　　→“愚蠢”］……显然，它正是安置在其中、安置在愚蠢之中——为什么不呢？——而且它没有从愚蠢面前退缩；我本人也没有退缩到说：倘若它继续下去，那便是愚蠢。

我凭什么这样说？怎样走出愚蠢？

但仍然确实需要赋予这种新话语［分析话语］及其对愚蠢的接近一种地位：某种“东西”由此得到更新［通过悬置意义：$S_1 \lozenge S_2$，“某种‘物’由此得到更新”］。

它无疑更靠近［“弗洛伊德之物”］，因为在其他话语［H、U、M］中，人们逃避的恰恰就是它。

话语总是瞄准最低限度的愚蠢，即所谓崇高的愚蠢；因为“崇高”正是这个意思：处在下方之物的最高点。

在分析话语中，愚蠢的崇高之处在哪里？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有理由暂时搁下自己对愚蠢的参与——此刻愚蠢把我们都包围在内——并请某个人来回应我；他无疑在其他场域中……不，当然不是，因为这里所说的是一个此刻正在听我讲话的人；因此，他已经充分进入分析话语。

以什么方式？

去年年末[注1]，我有幸从一张嘴里听到过答案；今天将是同一张嘴。

> [注1] 弗朗索瓦·雷卡纳蒂1972年6月14日的发言，以《在拉康博士研讨班上的发言》为题发表于《Scilicet 4》，巴黎：瑟伊出版社，“弗洛伊德领域”丛书，1973年，第55—73页。

今年一开始，我就打算让某个人——风险由他自负——向我作出回应，说明某一种话语，尤其是哲学话语，如何相对于最低限度的愚蠢，解决、斜行、走出并开辟自己的道路，取得某种地位。

我把发言权交给你们已经认识的弗朗索瓦·雷卡纳蒂。

弗朗索瓦·雷卡纳蒂 [《Scilicet 5》，第61页]

我感谢拉康博士第二次让我发言，因为这会把我直接引入我要谈论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同重复不无关系。

但另一方面，我也想事先说明：这个重复是一种无限重复；而我要说的东西同样不会说完，因为我完全没有时间把准备好的内容讲到终点。

也就是说，我现在作为引言讲述、并将把我带到那里的东西，本来只有在环路真正闭合时才会获得意义。由于时间所限，除非另找一次机会继续，我将不得不停留在引言；严格说来，也就是尚未真正进入拉康博士谈到的那种“愚蠢”。

你们记得，上次我试图向你们说明的是：重复只在第三击才发生，那是解释项的一击。

这意味着，重复是一项操作的重复：要有一个可以重复的项，就必须先有一项操作生产这个项；换言之，必须先把将要重复的东西铭写下来，而这个对象的铭写本身又只能在某种属于重复层面的东西完成后才会发生。

这里有某种类似逻辑循环的东西，实际上却稍有不同，更像一种螺旋：我们不能说终点项与起点项本来就是同一个东西；已给出的只是终点项与起点项相同，但起点项本身最初还不是同一的，它只是事后才变得同一。

因此，有两种不对称的重复需要考察。第一种重复是那个必须被重复的对象借以给出的过程；我们不妨把它称作对象的身份认定，其含义在于其身份的“报出 / 衰落”：当人报出对象的身份时，这个身份也当场衰落[注]。

> [注] 原文反复使用 décliner：它既可指“报出姓名、身份”，也可指“衰退、衰落”。

而最初的同义反复“A 是 A”……

我们记得，维特根斯坦说它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强行断言……恰恰是它建立了意义，因为其中有某种东西通过。

也就是说，在“A 是 A”中：

- A 首先显现为一个无差别的、完全潜在的支撑，支撑可能作为规定落到它身上的一切东西。
- 但只要一个现实的规定被赋予它，只要这里涉及的是存在，而不是任意之物、不是它的一切可能规定，那么就恰恰发生了某种权力移交。

也就是说，本应发挥支撑功能的东西——这里就是这个未规定的、潜在的 A——仿佛被这样一个事实标记：突然有某种存在插入它与它自身之间；换言之，它自身重复了，并且它以一个谓词的形式重复。

也就是说，发生了某种减损。这一减损由以下事情来象征：在“A 是 A”中，原本发挥支撑功能的 A 突然发现自己被某种属于存在层面的东西所支撑；后者支撑它、超出它、包围它。A 本身在这个关系中，只是对述谓加以述谓的东西，因为述谓正是由存在所支撑的东西。我还会回到这一点。

拉康——况且，人人都知道，“战争就是战争”不是同义反复，“一分钱就是一分钱”也不是！

弗朗索瓦・雷卡纳蒂

完全正确。

我还会回到这一点，因为它差不多是整件事情的关键；而我想谈……

我担心没有时间谈到这个……谈谈波尔-罗亚尔逻辑[注2]，因为它恰恰是一种实体理论；而上次已经有人说过，我们在这里不参照任何实体。不过，我稍后会谈到它。

> [注2] 安托万·阿尔诺（1612—1694）、皮埃尔·尼科尔（1625—1695）：《逻辑或思维的艺术》，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92年。

只需知道，重复确实如此：第一次重复，重复这个把自身作为潜在者给出的对象最初的未规定性；但在重复这种未规定性时，未规定性突然以某种方式被规定了。

也就是说，我们完全可以设定，空无的重复或不可能者的重复……

总之，这种重复某个尚未给出的东西、因而必须在试图重复它的同时把它生产出来的重复……我们完全可以设定它就是不可能者；差不多人人都这样说。然而，只要它是不可能的，那里便有某种确定的东西；这种确定性恰恰容许一次重复，而这已经是第二种重复。

与其在这里铺陈，我不如引用克尔凯郭尔的一句话："唯一重复的东西，是重复的不可能性。"

它十分清楚地显示了事情如何，并把这里同我去年谈到的、支撑一切重复的三项式接合起来：对象—representamen—解释项三项式。

相关知识卡 皮尔士的符号三元关系与解释项

也就是说，从对象到 representamen，仿佛更换了空间；或者至少，那里有某种类似洞的东西，恰恰使对象与 representamen 在这个关系中无法彼此接近。

但是，这个洞只要坚持存在，便使一种真正的重复能够奠立：下一击会有某种东西把这个洞化身出来，那就是解释项；它可以用两种方式重复对象与 representamen 之间发生的东西：

- 一方面，它通过说“那里曾有一个洞”把它铭写下来，并使这个不可能性或这个洞可以重复；
- 但另一方面，它不仅意指这个洞，还会重复它；因为在对象与 representamen 之间最初的不可能性同它的能指——即解释项——之间，存在着与对象同 representamen 之间完全相同的不可能关系。也就是说，还需要第二个解释项来承担这个不可能性的重复。

在解释项中，有某种迄今仍潜在的不可能性的实现；由解释项铭写的不可能性，不妨说，就是这种存在的第一项，而潜在的零携带着这种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全部过程都导向“存在着”；我也会回到这里。

重要的是，对象—representamen 关系的不可能性把自身作为不可能性给予解释项。解释项说：“这是不可能的。”但只要这个不可能性作为不可能性给予解释项，只要解释项本身又给予另一个解释项，这个不可能性才真正成为一个项，成为一个序列的奠基项。

这让新的解释项能够保证某种坚实性，仿佛是第一个解释项从某种原初流动的东西出发奠立了这种坚实性。

相关知识卡 皮尔士的符号三元关系与解释项

在对象—representamen 关系中逃逸的东西，被囚禁到解释项中。

但我们清楚看见——我也已经说过——

- 被囚禁在解释项中的东西，
- 与在对象—representamen 关系中逃逸的东西并不完全相同；因为在对象—representamen 关系中逃逸的东西，仍会在这个关系同解释项之间的关系中继续逃逸。

也就是说，无论如何，都有同样的错位、同样的不相称。

而生产出正在发生且可以被观察到之事的，正是重复的不可能性——现在我要稍加着重——也就是不可能性的重复。

建立这种错位——重复从中产生的错位——的是某种东西所具有的不可能性：

- 它不可能既是这个东西本身，
- 又同时把它自身铭写下来。

也就是说，某个东西的存在只为另一个东西而被铭写；因此，只有当这个另一个东西被给出时，它才被铭写。

而如果这里涉及的是点状的存在，那么某个东西的存在恰恰只在它衰退之际才被铭写，也就是在问题转而涉及另一存在之际。

这种析取，大致就是“存在”与“被述谓的存在”之间发生的事情。我希望能有时间讲到波尔-罗亚尔逻辑——理论上说，那本是我报告的核心——不过恐怕很难……

你们记得，上一次，拉康把存在刻画为“谓词切分”。

严格来说，我们所谈的正是这个。

现在，我马上就“谓词切分”这个公式谈几点想法。它让人立即感受到一种递归：恰恰被假定支撑一切谓词的东西——即存在——在其中被构造出来：

- 在谓词之前支撑谓词的东西，
- 在谓词之后才给出自身。

在某种意义上，如果为了找到存在而要做一次“谓词切分”，这意味着：支撑谓词的东西，正是不在谓词之中的东西。

它恰恰是谓词中缺席的东西，是述谓中缺席的东西。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支撑谓词的是存在的缺席；这也以稍微间接的方式意味着：谓词本身只不过是对这一缺席的谓词。

谓词可以被切开，仿佛那里已经有一道基本的分割，仿佛一道虚线、一条边界已经给出，人只需像剪开某些包装一样沿线剪开。

拉康

请把“谓词切分”这个概念衔接清楚，因为这是你从我留下的话中抓住的东西；而我自己也几乎只是在这里绊了一下。

弗朗索瓦・雷卡纳蒂

相关知识卡 波尔-罗亚尔逻辑中的内涵、外延与实体

“谓词切分”严格说来就是我报告的核心。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种振动；也就是说，我将从某种光晕出发，试图……

真正绕着它走一圈……圈定这个核心；它会出现在我将要举出的所有例子中。

因此，“谓词切分”就好像谓词能够被切开。

我不在这里多作强调，只想说：显然，我们并不会因为切开了切口，就重新找到不可切分者；而一旦我们在边界上割开，边界反而更加坚持存在，因为它显现为洞。

让我们取眼下浮现的词义来讲：“切分”也可以是把原本为一的东西变成 2。我之所以指出这个在这里并未直接采用的意思，是因为格罗德克正以此命名他的一个概念，即“性切（sexion）”——用 x 拼写——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并非同“性”无关[注]。

> [注] sexion 是格罗德克把 section（切分）改写为带有 sexe（性）的形式；中文以“性切”保留这层构词。

这就是格罗德克参照柏拉图的方式；当我说柏拉图时，指的不是《巴门尼德篇》，而是《会饮篇》。

你们记得，阿里斯托芬的演说提出了原初雌雄同体者被切成两半的神话问题。用 x 拼写的“性切”指的就是这个。

不过，我想强调的是《会饮篇》中清楚显露的某种东西；它并不专属于阿里斯托芬的演说，而多少见于所有演说，甚至那些被假定彼此矛盾的演说。我只举两个例子：

- 一方面是狄奥提玛的演说；
- 另一方面是阿里斯托芬的演说。

而《会饮篇》谈的是爱。狄奥提玛说，凡是有二的地方，爱都充当边界、中间、中介，也就是说，充当解释项。

我说“解释项”，是因为柏拉图所用的词完全可以这样翻译。那个词派生自 Μαντιχή（mantiké），意为解释 / 占卜；而柏拉图说，这个词来自 Μανιχή（maniké），意为狂乱。

爱充当的正是解释项。

不过，这个公式唯一的意义……

因为说到底，《会饮篇》聚会中的任何人都没有反驳它……就在于可以由此得出：爱绝不可能是美的，因为被设定为爱之对象的东西、作为序列落入爱之作用下的东西……

爱仿佛一道标记，使事物逐一通过，建立一种走廊；一系列对象——被爱标记过的对象——将在其中经过……爱不可能是美的，因为它的对象是美的。

而且那里说，无论如何：

- 一个序列的动因，
- 序列化本身的层次，或序列的最终项，
- 位于序列之顶、统摄序列的东西，都不可能具有同序列中的对象相同的特征；也就是说，如果爱的对象是美的，爱就不可能是美的。

严格说来，这是这种序列化层次的一个特征，是解释项的一个特征；《会饮篇》聚会中的论辩者没有任何一人质疑它。

我们很容易看出它同阿里斯托芬的关系，尽管这一关系看上去更远：阿里斯托芬说，起初人有四条腿、四只手臂、两张脸和两个性器官；他们变得有些过于傲慢，因为不再真正具有欲望，几乎什么都不缺，于是宙斯决定把他们劈成两半，让他们受到贬抑。

但宙斯所说的是：如果切割不产生切割的效果，那么一次切割便不算数；也就是说，如果切割只是点状事件，随后一切照旧，那么它毫无用处。

所以，他要让切割留下来，让它产生效果；为此，他转过了那些脸……

那时脸和性器官一样位于背后；切割之处严格说来就是腹部，因为肚脐是切割的标记……他决定把脸转向肚脐，好让人记住这次切割。

既然动手了，他也转过了性器官，让人们能够试图重新黏合起来，让这件事占住他们。

但重要之处——也正是我联系狄奥提玛的演说铺陈这一切的原因——在于整个操作的结果。它可能看起来可笑：人只不过被转过了脸，从此不能再回头看，只能看向前方，只看见先于他的东西。

我们是否清楚看见，这也正是狄奥提玛所说的？这就是一切的终点，也就是“全体”的终结：每个序列都会缺少序列化的最终项，缺少那个视点，缺少序列化由之构成的地方。

拉康——这正是我刚才说的：他看不见那个“还要（encore）”。

弗朗索瓦·雷卡纳蒂

我刚才从两篇演说中分离出来的东西，在谈到序数时会作为两个紧密相连的点再次出现。

构成序数的东西——你们已经听人说过——属于某种“名字的名字”的层面。我们马上会更准确地看出这是怎么回事：序数是一个名字；但既然它是名字，这个词的功能便是命名一个恰恰不是它自己名字的东西。

它仿佛是前一项的第二个名字，是前一个名字的名字；前一个名字本身作为名字当然也是一个名字，但只用来命名更前面的东西，如此等等。这就是它同阿里斯托芬的关系。我不再多说。

这里立刻会出现一个问题，我会试着处理：第一个序数其实并不真正是“名字的名字”，因为如果它确实是第一个，那么它前面并没有名字。

所以，我才在旁边写上“名字之名”，因为第一个序数就是这个。

我甚至要说：如果开端处发生的是这件事，那么后来之所以会有“名字的名字”，正是由于这件事。因为一旦人给没有名字的东西一个名字，在认同中便恰恰发生了某种类似身份衰落的事情：人多说了一点，而这个多说出来的“更多”本身又必须——与其说被消解，不如说——被认同、被赋予名字；从那里开始，便是无限的错位。

［实现创世的是上帝，但投身于给被造之物命名的是亚当；参见隐喻与转喻。］

一般来说，命名就是对序列中此前的东西作出定位。

但这个点本身既然也作为名字发挥功能，也先于某种将来之物；如果我们绝对地考察这个将来之物，那么始终尚未来到的东西便是我们可以称作“还要（encore）”的东西。它不先于任何不是它自身的东西，也就是说，它没有名字，因而不可命名。

我们看到，从这个角度说，我称作“还要”的东西就是无限的指标。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说，无限已经在那里：它从一开始就由“名字（nom）”与“不（non）”的同音给出[注]。

> [注] 法语 nom（名字）与 non（不）同音；下文以这一声音重叠连接命名和否定。

也就是说，“名字”仿佛是更加根本的“不”的传播；后者先于一切命名，并在每次命名的瞬间把自身作为某种无限之物给出。

于是，我们看到有两个界限分离出来：

- 一方面是“不”；
- 另一方面是“还要”；序化便是在二者之间发生的东西。

也就是说，我将感兴趣的是……

我们可以看出这同谓词切分的关系，即同这个表达式和这种递归的关系……我感兴趣的是二者之间的关系。

一般而言，命名系统大致可以这样来把握：它是对一个最初的不可能者的包裹；在同不可能者的这一关系中，这种包裹只能靠“还要”来维持，而“还要”正是不可能者相对于任何包裹的超越性的指标。

而如果不可能者就是那个说不的东西……

这一点并非显而易见，我很遗憾没有时间展开……那么就必须把它大致理解为一种根本的否认，因为否认本身已经是无限的东西。

也就是说，既然它已经是无限的，否认根本不在乎仿佛发生在它身后、由它支撑的东西，即整个述谓游戏、整个谓词性对象化游戏。这个游戏以否认为对象，例如为了否定它而对它说“不”或说“是”；但这样永远不会产生一个“是”。否认仍然完好无损，只是一些小把戏仿佛在它的身体上发生。

而对否认的无限性而言，这甚至连挠痒都算不上。

这让我们想到——这只是一段插话——即便我称作“以无限为背景的逻辑操弄”的东西自身也变成无限，也不意味着人们会用无限治愈无限，并突然得到有限或某种类似“是”的东西。

相反，事情会变得更糟。因为在命名中能够变成无限的东西，同我称作“最初否认”的东西中已经作为无限而在场的东西并不相同：在逻辑操弄中作为无限到来的，是对无限的命名；而作为无限否认已经在场、使一切命名无限化的东西，则是命名的无限。

因此，对无限的命名将是同其他命名一样的命名；也就是说，它同样会服从已经在场、从开端处的一个源头发出的这种无限化。

也就是说，这不会改变任何事情。我们可以设定某种类似 ω 的东西，即最小的无限序数；但事情不会停在那里，还会在 ω 的幂集中、在阿列夫数中等等继续下去。

只要无限在这个位置上被给出，无限本身就必须是无限的；也就是说，必须继续从无限到无限的这些过渡等等，继续“还要”。

仿佛在这段故事中试图抵达的，恰恰就是“还要”本身。

必须把“还要”设定为我谈过的那个根本的“不”所延展至的极限。现在，我要谈根本的“不”与“还要”之间的关系，因为我要回到的东西——即“谓词切分”——将以回溯方式把我引入这个关系。

我们立刻看出，“谓词切分”同时是：

- 一切述谓之后的东西，也就是说，当人可以说“谓词已经一个也不剩”时的东西；
- 也是一切述谓之前支撑述谓的东西。

但必须理解，这个“之前”和这个“之后”是同一件事；也就是说，它把述谓构成并支撑为对一种不可能性的包裹。必须把这种不可能性理解为述谓本身的不可能性，即不可能提供全部谓词、不可能把它们放在一起而不让至少一个脱离出来，成为不可能性中的代表、在存在中代表不可能性，或者说代表“还要”。

就序数而言，更确切地说，序数命名前一个序数的名字。这意味着两件事：

- 一个序数不命名自身，而由它的后继者命名；
- 每一个序数都带有先于它的所有序数的机械总和。既然一个序数命名它的前项，它的前项又命名自己的前项，如此等等；也就是说，每一个序数都挂接着先于它的全部序数序列。

然而，这两点已经蕴含名字与“名字的名字”之间的一种本质不协调；我把它称为一种“压平效应”。

例如，在零的一种定义中，用来认同零的东西可以是“与零相等之集合的唯一元素”；对于空集，我们完全可以说：它是自身幂集的唯一元素，或者简单地说，它是那个以自身为元素、并对它进行严格认同的幂集。这些说法作为零的谓词给出。

但我们清楚看见，这个谓词中给出了某种“更多”：多于空集，多于零；而这点非常具体。

证据就是，0 与 1……

而 1 被认为不过是对 0 的认同……恰好构成了二。

我们看见，层次改变了，二者毫无关系，并不位于同一层面；那里有一个错位，我们从一个层次过渡到更高的层次。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 0 与这个 1……

它们彼此无关，并不位于同一层次……却被放在一起，作为序数二这个新集合的元素。0 与 1 恰恰构成 2，其含义在于：0 与 1 仿佛在 2 中被拉平，被放在同一个平面上。

对于二本身，这项操作又会在从 2 到 3 等等的过渡中重复。

Representamen 在这里同对象不可能具有关系；介入的始终是解释项的这一进程。也就是说，某种东西把它化身；而只要它被化身、只要逃逸的东西受到约束，它也会在这次化身之后立即重新涌现。

我们可以取一个序数的公式，以便更清楚地看出问题所在。

拉康——不过，还是把它归给康托尔吧！

弗朗索瓦・雷卡纳蒂

这里是一个可以视为四之公式的公式。

0 0I: 0I2

∅, {∅}, {∅, {∅}}: {∅, {∅}, {∅, {∅}}} 0I2: 3 4

在这个公式中发生了什么?

我们知道，这个序列的最终项才是起作用的项:

- 我们看见，在 4 中，受到重复的是 3;
- 我们看见，3 本身又重复 2;
- 2 本身又重复 1;
- 1 本身又重复 0。

但重要的是，4:

- 不仅仅是把 3 放进括号、给 3 命名，而 3 本身又把 2 放进括号并给它命名，如此等等;
- 也不仅仅是把已经在 3 中给出的东西展示出来——即使这种展示具有重复性，也就是增添了更多括号。

它是把已经作为压平、作为异质项之“集合化”的 3 放进同一个集合；也就是说，同 2 中发生的是同一件事：0 与 1 被绝对地置于同一个平面。

在 3 中，0、1 与 2 已经被压平；也就是说，它们被放入同一个集合。

而 4 恰恰是在同一个集合中，把作为压平、作为这种被迫“集合化”的 3，同那些被 3 压平、却与 3 分开、位于 3 之外的元素联系起来。

也就是说，这是一种重复。

我们看见，左边部分与右边部分是同一件事，只是右边多了括号。

在这里，在 2 与 3 之间，有某种类似分裂之杠的东西；这使我可以说，我们能够从这个公式中看见：

- 如果 3 已经指示了已经发生的事情——0 与 1 之间，以及从 0、1 到 2 之间的一次“过渡—压平”；

- 如果 3 已经是这种压平，也就是指示此前发生的一次断裂——这次断裂恰恰是从 0 到 1 的过渡，是已经作为集合给出的东西的各部分发生爆裂——那么我们看见，四的公式所指示的恰恰就是这次指示本身，因为在同一个平面上被展示出来的是：

- 一方面，构成 3 的所有部分；

- 另一方面，3 本身。

也就是说，压平本身、增添括号这件事，并不足以作为一个结果，把从 0 到它在 1 中的压平、从 1 到它在 2 中的压平等等这些过渡鲜明地保留下来；作为结果的 2 或 1 已经不再表达这次过渡。

在 4 所构成的集合中，不同过渡的分离项与“过渡—压平”的序列必须同时在场；这样，4 作为对所有这些不可能却实际发生的过渡的命名，才能在自身公式中承担我们在此看到被重复的进展史，也就是让这个运

动中作为问题、作为未解决之处被提出的东西保持敞开，让那种坚持保持敞开——它在这场奔行中……

穿过那些依次出现的不同界限——它们仿佛反对从 0 到 1、从 1 到 2 等等的过渡——……穿过这些依次出现的界限而坚持的，是作为绝对界限给出的东西，也就是“还要”。

而如果作为总体性压平的 4……

也就是作为此前发生的一切、作为所有无法完成自身的压平之总和……如果 4 让这个问题保持敞开，正是因为它本身作为一次压平，回应着那道召唤不可能闭合的裂隙，所以它只能再次被压平；也就是说，它会在把自身作为元素纳入的新公式——即 5——中再生产这道裂隙。为此，新公式把 4 同它包含的全部元素并列起来，使所有这些元素同它们在 1 中的压平之间涌现出不可能的同一性。

因此，只需把这里的一切重复一遍，再重新加上括号，就会得到 5。

不可能的同一性在每一次新的压平中重复；而且在后续过程中，在 4 内部已经构成的 3 同它的全部元素相互对置时，受到压平的压平本身又进一步被压平。

而压平的范式可以在开端、在从 0 到 1 的过渡中找到。我们必须以非常具体的方式理解这种“压平 / 坠毁”，就像伊卡洛斯的坠毁：有某种东西起飞，随后悲惨地坠毁；它不是坠入本该飞越的洞，而是仿佛撞毁在另一侧的悬崖上[注]。

> [注] 原文的 écrasement 同时可指“压扁、压平”与“坠毁”；前文取集合项被拉平的意义，此处借伊卡洛斯把坠毁义明确带出。

我们可以认为，在一个序数与另一个序数之间——或者更准确地说，在空集之无与它在 1 中的铭写之间——有某种类似障碍、边界或洞的东西。

但我们无法抵达这个洞；确切地说，正如拉康上次提醒的，也正如阿喀琉斯的情形，我们可以超过它，却无法抵达它。

如果一次压平在被给出后又会重复，正是因为作为边界被提出的东西尚未被抵达；这条边界始终在那里，始终存在。

我们从来不处在二者之间、两个序数之间，而总是处在一个或另一个之中：

- 一个是承担前者却不把自身计算在内的集合；
- 另一个是纳入第一个集合、却仍不把自身计算在内的东西。

这就是说，我所谈的界限原子化、碎裂为一系列永远无法抵达、因而不断再生产的边界，并把自身设定为绝对界限；它就是“全体”。所谓全体，就是：

- 独自支撑自身、不需要别的东西来支撑的某种东西；
- 在哲学中，它就是实体，或者说“实体的实体”，也就是存在。

这道界限以始终在别处的方式坚持存在；而把它显示为某种东西同其支撑之间之洞的那次过渡，一刻也不能作为二者之间被把握。

例如，在从有限到无限的过渡中，我们看见这一点。因为正如我说过的，我们可以设定最小的无限序数；但它并不是和谐地显现为恰好先于最大的有限数、或先于某个有限者，因为那样一来，这个无限就只会是有限加 1。

二者之间确实有这个洞；人无法抵达它，所以它随后在诸无限的无限化中重复。

不过，界限因被排除而坚持存在——更确切地说，因而外—存在，并不只是表达 0 与 1 之间有一道鸿沟；相反，正是二者在 2 中被压平，才蕴含着对这道鸿沟的某种误认、一种真正的拒绝、某种类似否定或否认的东西。也就是说，它参与了那些在某种意义上界定形式逻辑的无意识过程，因为它们运用无限；而运用无限，确实会解除大多数逻辑程序的武装。

我举一个例子。我最近读到一篇关于现代数学的文章，其中说：在学校课堂上，当人要求举出一个无限集合的例子时，学生从来不会回答“整数”之类的东西，从来不会用数来回答，而总是给出一个有限集合——一个很大的有限集合，例如“地球上的石子”之类。

这清楚表明，就数而言，有某种东西让人相信它能够停下来；同时，这又非常准确，因为它从不停止停下来。

但如果我说“它从不停止停下来”，说的正是这件事：它将永远不会停止去停下来。

我谈过的界限，可以通过同死亡、同沉默类比来理解。我很遗憾没有多少时间展开它；不过，一般而言，话语所汇聚的正是这里：重复是死亡的 representamen。

我想用最少的例子说明：例如在梦中，正如已经有人说过的，有某种东西显现为“欲望方程 = 0”；但这个欲望方程是额外的，它退居其后。

是解释梦的人说“这就是欲望方程”，并设法让结果成为 0。

梦本身处在 0 之中，也就是说，一切保持平衡。

同时，“欲望方程 = 0”显然不会停在这里。它不可能停在这里，因为梦恰恰继续生产陈述，继续说话。它当然很想等于 0，但那就必须沉默，而事实并非如此。然而，如果 0 被插入这个方程——“欲望方程 = 0”——便意味着它受到支撑，受到这个方程的指示；方程把它生产为自己的终点。

然而，它被指示、被支撑这一事实，严格说来已经是这个 0 向 1 的转化。

把花括号放到 0 外面，它便成为 1。

解释的任务，恰恰是让这个 0 所携带的 1 在其中变得可感；只要 0 显现、只要它被指示，它便从 1 出发被生产出来。

我们可以理解，为何解释仿佛一节加在已经给出的方程之后的车厢：因为梦本身恰恰是序列的最终项，例如 1。

但当我们处于 1 之中时，1 承担着全体，聚焦于它所铭写的这个 0；如果它自身构成 1，那是为了另一个东西，也就是为了在解释中到来的另一个东西的来临。

在分析中，对梦的解释所遇到的阻抗——谈梦时那种厌烦，仿佛梦保持原样就已经很不错、原样就很好、什么也不必再加——同那条抵抗意指、被认为把能指与所指分隔开的横杠有关。

既然这里涉及解释，与其让索绪尔为我们把关，不如让皮尔士来把关……

如果二者之间确实有对立……就必须记住：我们谈论的所指不是别的，正是序列中的能指；确切地说，这个序列中有一些功能，有一些角色彼此交换。我们可以说，相对于能指角色，确实存在所指角色。

但所指是在皮尔士意义上被投入解释的一个能指；另一个能指涌现时，它仿佛受到压平、最小化、减损、单一化。另一个［能指］的涌现通过这次对置，使人能够……

也就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同一种对置……理解我们面对的是另一个集合的单位，是一个更大集合的元素。

这种压平发生时，并未严格生产出在这个新能指涌现、在两个能指之间造成洞的东西；但是，在这个现象的重复中、在它的无限特征中，某种类似解释的界限的东西被给出了。

而对皮尔士而言，解释或意指的界限，就是潜在者的间隙；也就是必须同主体联系起来的某种东西。如果要把它同某物联系起来，我们也可以看看，它是否同所谓“所有集合的集合”相联系。

因为“所有集合的集合”或许恰恰就是皮尔士所说的、处在一切序列开端与终点的那个无限沉默的潜在者。

说它不存在，也就是在说：它作为一切铭写的界限而存在，也作为任何试图使自身等于零的方程之机器中的沙粒而存在。因为在这个“等于0”的时刻，0 被生产为这一项；从此，它可以同方程中的另一个东西对置——那个方程赋予它出生——而另一个东西会把它在一个更普遍的集合中单一化，让它作为一个元素出现在其中。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不久前，我听一位分析家宣称：大多数时候，未来的分析者是在发生了某件事之后，才来找他作初步面谈；也就是说，在一粒沙、某种微不足道的小东西卡住了此前一直运作良好、能够承受的经济，使它变得无法忍受之后。

而这粒沙不是别的，正是我谈过的这个 1；也就是说，它由以下两点构成：

- 对这个方程的整体性考虑；
- 对这套极其令人满意的经济在其极端单一性中的考虑；这种单一性并不是无，也就是说，它处在同另一个东西对立的位置。我们可以从方程内部取出这个东西，将它单一化，也就是把它现实地置于整个方程对面。

只要方程的一条单独特征被孤立地生产出来，它便足以打破方程本身的平衡——那曾是一种蜷缩于自身的平衡——并作为一粒沙发挥作用。

只需要一次轻微的滑移……

很遗憾，我无法在这里举例，因为用例子可以把这一点显示得极为清楚……只需一次极其微不足道的层次变化，也就是一次搬运：把作为方程给出的东西搬到另一个东西中，那里有其他元素参与。于是，这个自满的方程、这个闭集便会突然成为另一种东西；也就是说，我们会意识到，它同样可以作为另一个集合的元素、作为另一个集合的部分发挥作用——这个集合恰恰可以是它的幂集，正如我们在这里看见的。换言之，在这个集合中，前一个方程的全体与任意东西、任意一条特征并列，甚至同空集处在同等地位。

没有任何“全体”不能在一个作为更大集合——也就是其幂集——给出的东西中，被贬低、被炸裂为基本的单一项。

而这种单一项一旦被给出，恰恰会在片刻悬浮中召唤压平、召唤在一个新集合中的拉平；这个新集合会向这个新的单一项保证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一项功能、某种类似职司的东西。

因此，从一个集合向其幂集的过渡，就是“全体”的溃散。

但这种溃散采取了一些奇特形式，因为它之所以发生、之所以出现散落，只是为了重新组成一个新的“全体”，只是为了立即在一个新的“全体”中再次被压平；也就是让散落之物重新凝固，但不是回到起点，而

是依照一种进展，凝固到另一个东西中——这一次，它构成一个紧致集合。

或许最终胜利属于散落：因为如果重复的不可能性能够被重复，那么总体化的不可能性本身却无法被总体化。

因为，如果我们取出所有这些“全体”的集合——它们的总体化因在各自幂集中碎裂而中断——如果这个集合确实把所有这些“全体”构成自己的部分，那么它便会遭受同样的命运，也就是它自身也可以碎裂。这意味着，所有这些“全体”永远不可能被总体化；否则，它便会是不同于其幂集的东西，不同于我们所知道的任何可能总体化或压平。

我们看到，集合的断裂会导向新集合的构成、导向压平；而这些新集合本身也趋向断裂。这使我们最终可以说……

尽管这一点很重要，我不再多作强调……一切都是节奏问题。

在稍微一般的层次上，没有任何系统不是断裂的系统……

我同样遗憾不能在这里稍作铺陈……当代语言主义的错误之一，就是在一个集合中设定某种系统内部调节，却不把这种调节设定为某种参与一个次序之物的函数、不把它设定为一条被排除界限的函数。

拉康——什么的函数……？

一条被排除界限的函数。

像皮尔士的解释这样的东西，在语言学中只被理解为皮尔士所谓解释的一部分，例如在一个系统中从一个能指过渡到另一个能指的可能性；然而，这项基本操作所依据的是一项更根本的符号学工作……

我只是提及它……这项工作恰恰是：对于同一个能指或同一组能指，从一个系统过渡到另一个不同类型的系统。

这里有某种类似扭转、类似能指的压平的东西；归根结底，只需观察梦，便会察觉这可能意味着什么。

也就是说，多重决定不应只被理解为一个系统中的语义多重决定，更严格地说，它还应被理解为：

- 符号学的多重决定；
- 同一个能指从一个系统过渡到另一个系统的可能性；
- 能指的压平。

培根注意到了这样的过程；这同另一件我要说的有趣事情相连。培根从自己对语言的思考出发，创立了一套密码术程序。

这套程序在于从一个内在字母过渡到一个外在字母，并在两个方向上往返；也就是跨越一条由这次过渡凸显出来的边界。

我不再详述培根这里的系统变化是什么，而只是给出这个例子，以便看见：

- 某种严格说来已经在这里这个例子中坚持存在的东西；
- 某种在所有交叉口都会再次遇见的东西，尤其是某种类似省略括号的东西；它恰恰使跨越边界成为可能；
- 某种同两个项可以彼此替换有关的东西。也就是说，在两个项的替换中，一切都取决于括号；如果我允许自己忽略括号、改变圆括号或花括号的位置，那么一切都成为可能。

这也正是弗雷格指责莱布尼茨的地方，指责莱布尼茨曾这样做；我们也在培根的密码术程序中重新看到它。下面我给你们举例。

把字母表中的每个字母——这里是拉丁字母表，共24个字母——对应到一组五个字母。

这一组只由 a 和 b 构成，取32种可能组合中的一种。

这是第一步：一次简单的解释。

第二步则通过这一转置转换讯息。那个只由 a 和 b 构成的讯息，将按照另一种解释、另一条转换规律，重新转换为拉丁字母表。

A　B　C　（aaaaa）　（aaaab）　（aaaba）

拉康——……？

弗朗索瓦・雷卡纳蒂

所以，第一项操作就是这样。现在，系统变化的根本现象……

尽管我并不把重点放在它恰好是一次系统变化，而放在使解释得以发生的东西上……一旦我们通过这个表格转写每个字母，得到一个只由 a 和 b 构成的讯息，我们就要把它重新转写成原来的拉丁字母表。此时不能逐组取每个由五个 a/b 符号构成的字组，因为那样恰恰会重新实施我们要遮蔽的切分；我们要分别取每一个 a 和每一个 b。于是，每一个 a 和每一个 b……

由于中间讯息、边界讯息只由这两个字母构成……每一个都可以对应拉丁字母表中数量极多的字母。

如果采用一个由大写与斜体组成的复杂拉丁字母表，每个字母都可以呈现为正体大写、斜体大写、正体小写和斜体小写，那么我们会有 4×24 个字母；a 与 b 分别以其中一半字母作为可能译码。也就是说，唯一重要的是讯息中字母的次序，因为解码者知道必须把讯息每五个字母切成一段。

例如，我们先给出一个按极简单次序排列的 a 与 b 序列，再把字母表对应到每一个 a 和每一个 b；这样，每次遇到 a，我们都可以放入任意一个与它对应的字母；遇到 b 时也是一样。

根本之处将是斜体的位置与字母的总次序。

a b a b a b a b

A . a . B . b .

二者之间发生的事情，正是让那些把五个一组括起来的括号脱落。

我们让括号脱落；根本之处就在这里。不过，我很遗憾没有时间展开这一点。

因此，使我谈过的断裂与爆裂成为可能的，是序化的开放结构。

而且，序列的项、序列的动因……

这就是我一开始所说的……缺席于它所安排的序列；也就是说，它只会在下一击出现在那里。

重新对象化整个序列的错位之可能性，便从这一缺席中产生。

在一个案例叙述中可以清楚看见：我们谈过的沙粒之所以显现出层次变化，是因为前一个构成的总体化动因——也就是在沙粒之前那个构成最外层的括号——变成了一个元素；它被一个新的总体化动因计算到序列中。

也就是说，很清楚，一般构成——例如一个无意识构成——的消失点或坠落点，在被指示者的层次、在这个构成所指示、显现和搬演的东西的层次上，并不在构成之内。

也就是说，问题在于从被指示者出发向上追溯，把这些仿佛在那里却又缺席的括号显现出来。

让我们只举一个梦的例子；在这个例子中，事情确实不言自明。弗洛伊德在到处寻找愿望实现的时期评论了这个梦：一位女患者仿佛把一个没有任何明显愿望的梦盛在托盘上送到他面前。

即使绞尽脑汁，我们也找不到愿望，找不到愿望的方程，却找得到愿望实现。

但弗洛伊德非常清楚地理解了这个过程，他说：

> “恰恰如此：她的愿望就是梦中没有愿望，也就是说，让我错了。”

这清楚地表明，梦中呈现的是 0：没有愿望，没有方程，等等。

但这整个 0 被括号圈起，被纳入一个更一般的集合，成为这个在一般意义上代表愿望的集合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它由一个愿望支撑；而这个愿望在这里发挥支撑作用时，缺席于被指示者之中。

解释的任务，就是让潜在地处于这个 0 中的 1 涌现出来。

断裂中有某种不愿终结的东西，也就是我所谓的误认；它导致接连不断的压平。而压平本身也无法终结，无法完成。

不过，正如我已经稍微谈到的，这个过程所趋向的仍是压平。

它趋向把一切可能发生之事——也就是一切断裂——压平；趋向一种完整的压平，以便划定并穷尽所有可能断裂的总体。

“所有集合的集合”，就是一切能够通过断裂产生新集合之物的集合。

如果说每一个集合都会通过断裂产生一个新集合，那么“所有集合的集合”便被规定为一种可能者。

然而，真正不可能的是把一道断裂圈起来，把它装进盒子。

因为一旦一道断裂产生了一个新集合，它就会把断裂推后、使之错位，而这道断裂又会从新集合产生另一个集合。

断裂从不在集合之内，即使集合之所以维持，完全是因为它试图圈住断裂；而那个能够把断裂也囊括进去的“所有集合的集合”是不可能的。

经过这些预备，我们可以说，发生在……

——我回到自己的出发点，也就是“A 是 A”的问题——一个主体与那项在述谓中把它对象化、规定或限制起来的操作之间的事情，同“自我支撑者”这一范畴密切相关。

然而，正如我们刚才看到的，凡是支撑某物的东西都只能由另一个东西支撑；因此，“自我支撑者”这个范畴似乎是不可能的。

但如果它是不可能的，这个不可能本身就能够对述谓产生作用；述谓无非是一种由那个想被圈住之物所支撑的圈围。

只要看到某物支撑着自己的谓词，而谓词同时又试图圈住这个某物、束缚支撑它的东西，这一点便不言自明。

这些作用中的实在，可以在几乎任何地方显现出来。

例如，考察它如何在普鲁斯特的作品中显现，无疑会更有吸引力。不过，我最终选择了波尔-罗亚尔逻辑，因为它恰恰是一种实体理论，一

种关于自我支撑者的理论；而我认为，这样的理论只能依靠我们刚才所见的东西运作，哪怕它这样做只是为了不断再生产一种误认。

相关知识卡 波尔-罗亚尔逻辑中的内涵、外延与实体

把我引向波尔-罗亚尔逻辑的，是刚才关于一种刻画存在的谓词切分所说的话；在这种逻辑中，符号、述谓、实体与存在等有趣主题彼此交织。波尔-罗亚尔逻辑把“人存在”这一基本述谓视为一切述谓的空形式，仿佛这里的谓词就是“没有谓词”，即不可述谓者。

波尔-罗亚尔逻辑中有一系列对象，它们恰恰以自身不可被述谓为其谓词；这一点既同作者们的詹森主义关切有关，也同他们的笛卡尔主义关切有关。

我要稍微展开谓词与实体的问题，以表明：如果把实体理论中的这些概念推到尽头，我们得到的东西大致就是我先前所说的。

谓词是集合中由某个东西、某个实体所支撑的东西；而实体就是自我支撑者。

实体，是我们设想为凭自身存续、并作为我们在其中所设想的一切之主体的东西。谓词，则是在事物中被设想、不能脱离事物而存续的东西；它把事物规定为以某种方式存在，并使事物获得相应的名称。

这就是开篇可以找到的两个定义。然而，从这里开始便已经会有某种东西失效，会出现一个仿佛由日常语言制造出来的绊脚点。

《逻辑》说，实体的名称自然是一个名词或绝对词，而谓词的名称则是一个形容词或涵指词。

问题在于，有些名词看起来同实体毫无关系；它们并不是波尔-罗亚尔逻辑举作实体例子的那些事物或实体，例如大地、太阳、火和精神。

也就是说，除了我刚才谈到的那些名词，还有一些表达涵指性质的名称，即参与述谓的名称，例如“圆性”。《逻辑》一方面说：

> “我关于圆性的观念，向我表象出一种存在方式或一种样态；
>
> 我无法设想它能够自然地脱离那个以它为样态的实体而存续。”

紧接着又说：

> “那些首先并直接意指样态的名称，因为由此同实体具有某种关系，
>
> 也被称为名词和绝对词，例如硬度、热、正义、审慎。”

换句话说，从一个颇为微不足道的细节出发，我们便能够设想——而波尔-罗亚尔逻辑正如此展开——某物起初是样态，或在话语中是谓词；在它首先并直接是谓词之后，只需发生某种错位，它便会反过来成为实体，而实体就是自我支撑者。

相关知识卡 波尔-罗亚尔逻辑中的内涵、外延与实体

我们必须设法把这个错位圈定下来；你们会看到，它同一个集合的全部子集所成的集合有关。例如，在话语中，从谓词“圆的”过渡到名词“圆性”就是这种错位。凡是能够被述谓为圆的对象，都分有圆性。

换一种说法，圆性就是谓词“圆的”的外延。

而谓词的外延并不是谓词，而是实体。谓词外延之所以能够产生一个实体——我还要深入讨论这一点——在于像大地、太阳之类的实体，也就是一个谓词集合，是一个能够与多种可能述谓发生关系的对象。

相反，谓词外延严格说来是这样一个谓词：它由于能够被关联到一系列可能对象而得到支撑；这些对象由此处于“谓词的被述谓者”这一位置。谓词外延之所以能够产生一个实体，同一个集合的全部子集所成的集合有关。

波尔-罗亚尔逻辑明确说，抽象就在于脱离各个部分所属的整体，独立地考察这些部分；也正是由此，我们能够脱离当前支撑属性——也就是谓词——的单一实体，独立地设想它。我们的出发点是一个集合：一个作为谓词集合的事物，这些谓词属于它，但只是非本质地属于它。

我们把各个部分、各个谓词同事物分离开来；从这里出发，仿佛通过某种魔术，我们便能够设想一个新的实体。正是借助这个实体，各个单一谓词才可以同“一”发生关系，而不依赖于它们当前同任何单一实体的关系。

因此，这里有一个从某个统一体的碎裂通向另一个统一体的过程。必须明白，开端处作为实体给出的东西——也就是一系列可能谓词能够与之发生关系的对象——同“A 是 A”中的第一个 A 是同一个东西。

这是某种潜在的东西：它把自身给出为一切可能到来的述谓的支撑，是一种潜在支撑；也就是说，它在全体的层次、在无论什么东西的层次上发挥作用。

但只要某个东西被给出，只要谓词存在，潜在支撑便烟消云散。也就是说，只要一个现实的言说被给出，支撑就不再是主体：它被关联到自己的现实谓词，仿佛自身不过是一个同该谓词相关的对象；而这个谓词则把自身树立为谓词的外延，也就是一种内在价值。

于是，成为支撑、成为外延中之实体的是谓词；也就是说，角色发生了倒置。

谓词的外延，是一组同一个谓词发生关系的对象；这些对象反过来述谓这个谓词。

而在潜在实体中，同对象发生关系的则是一切可能的谓词。

发生在这两类实体——谓词的潜在汇集与谓词的外延——之间的事情，属于我们在序数那里见过的同一秩序；我很希望这一点能够自行显现出来。

潜在实体是一个谓词集合，谓词的外延则是一个对象集合。

我们从潜在实体中取出一个它所包含、或被假定包含的谓词。

然后，我们在一个新集合中把实体同这个现实谓词关联起来，使二者彼此相对；这就像刚才把 3 作为各部分的圈围，同紧邻着它自身而再次出现的那些部分关联起来，并把这一切都放进同一个集合。

这个现实谓词在一个新集合中被放到潜在实体旁边；它是对第一次集合、也就是第一个实体中所实行的指示再次加以指示。正是这一点产生了谓词的外延。

现在，如果从第一实体中抽象出来的谓词毕竟能够构成“一”，那是凭借接替其位置、把自身树立为第一实体者的单一性，也就是谓词外延的单一性。

如果我们把奠定“一”的差异再往后推一步，并脱离谓词来考察各个外延，就完全可以追问：什么支撑着外延？

也就是说，如果外延是一个解释项，它在谓词同潜在实体的现实关系中支撑这些谓词，那么，各个外延同这个关系本身发生关系时，又是什么支撑它们？它们的解释项是什么？

我们看到，从谓词的潜在汇集过渡到谓词外延时，角色发生了倒置；因此，从形式上看，这两个实体是同一个东西：总有某个东西支撑，另一个东西被支撑，哪怕两种情形中的方向恰好相反。

但如果再加入我在开头试图标出的、严格说来属于历史或序数的维度，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集合的构成中发生着类似谓词实体化的事情，它同实体的谓词化互为相关项。这恰恰就是我们在解释中辨认出的断裂—压平。

波尔-罗亚尔逻辑中汇集——也可以说内涵——与外延的运作，很可能覆盖了断裂与压平的辩证关系。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实体“自我支撑”的这种属性显然必须在一种非常特殊的意义上来理解。

相关知识卡 波尔-罗亚尔逻辑中的内涵、外延与实体

因为这样一来，实体的这种自主性便完全是相对的：它存在于实体同述谓它的东西、同它的谓词彼此对置的二项关系中；一个支撑，另一个被支撑。但如果实体能够被谓词化，谓词也能够实体化，我们就必

须设想一种三项关系，其中建立起某种错位的、彼此不谐调的相互性。

如果谓词成为实体，在外延中支撑那些对象——这些对象在上一步的汇集中还支撑着谓词——那么这场轮替还可以继续：外延又转而被某个东西支撑，而外延不过是这个东西的谓词。正如我说过的，实体—谓词关系表现为单一的多，其方向无论如何都是同一个结构。

在汇集与外延之后，还可能出现类似外延的汇集的东西：它是一个集合，其元素正是外延这些新的实体；但它们在这里被去实体化，被当作一个支撑它们的更高实体的谓词。

这严格说来就是“最高集合”这一范畴，因为在波尔-罗亚尔逻辑中，一切都有终点；到了这里，我们触及了同存在有关的东西。作为实体的谓词外延，使一个主体与一个谓词在现实关系中维系在一起。

也就是说，在二项关系中，是主体支撑谓词；而在三项关系中，则是谓词外延支撑这个二项关系。

所以，作为实体的外延具有解释项的功能；这一点我已经说过。

那么——我重复这个问题——新的解释项是什么？什么支撑着第一项二项关系同作为解释项的外延之间的二项关系？

如果一项序列关系的最后一项代表着整个关系减去它自身……

——你们无疑已经注意到，我们始终在这个假设下工作——那么，正如对象—谓词关系的集合，也就是外延，能够“代替……”并解释这些关系，全部外延所成的集合也将成为外延的解释项。

也就是说，如果重复这个过程，已经实体化的谓词外延就会被去实体化，并作为谓词关联到支撑一切外延的东西，也就是存在。

存在，是唯一被说成真正自我支撑的东西；也就是说，它不充当任何东西的谓词。

一旦存在作为序列的一项被产生出来，我们便可以回返，可以逐级回溯到“广延”“思想”之类的实体，并为它们奠定基础。甚至正是从存在出发，我们或许才能更尖锐地把握述谓所代表的东西；因为我们已经看到，逐级追溯下去，述谓关系最终依靠存在得到支撑。

波尔-罗亚尔逻辑说，存在属于那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述谓的东西。理由很明显：如果存在可以被述谓，那么一旦把赋予它的谓词实体化，这个谓词就会成为比存在更广的东西；而存在本身则会作为谓词，被关联到这个新实体，也就是该谓词的外延。

然而，存在不可能是谓词，所以存在没有谓词。

关于存在与思想，我引用《逻辑》中的一句话：

> “不应要求我们解释这些词，因为它们属于人人都理解得如此清楚的词；
>
> 若还想加以解释，反而会使它们变得晦暗。”

每当谈到这类东西时，人们通常都会这么说。谈论存在，就是把它缩减为较少的存在；谈论思想也是如此。因为，如果思想是我们所能思的一切以及所能谈论这一切的一切所成的集合，那么它必然还多出某

种东西，超出我们能够同时对它说出的一切；一方面，存在不能被述谓，另一方面，存在又是一切述谓的支撑。

在这个什么也不支撑的存在——因为它不能同任何东西分离——与这个只有在存在支撑下才能被设想的全体之间，仿佛有一道分离。但只有在第一步中把存在放在一边、把各个谓词放在另一边时，才会出现这种分离。我们将会看到，这种设想是错误的。

如果存在严格说来就是话语中的这个无，那么它又是全部话语所成的集合，也就是既逃逸于话语、又构成话语的东西。从这一视角看，逃逸于话语的正是话语本身；因为话语作为集合、作为压平而存在，完全是为了追回恰恰从它那里逃逸的东西。

因此，我们无疑既要把存在置于话语开端的根本之“不”中，也要把它置于话语终点的“还要”中。我们已经区分了潜在实体——它使述谓成为可能——与任何现实述谓之间的差异；现实述谓把实体降到一个已成为实体的谓词的位置。这个差异使我们能够理解存在是什么。一个作为封闭总体的集合——例如你们在黑板上看到的 3——不同于我们能够逐一列举出的该集合全部子集所成的集合，这绝不是无关紧要的。

作为支撑、作为谓词汇集的实体，潜在地包含属于它的一系列谓词，却不依赖任何谓词的现实化；因为只要我们现实化一个谓词，只要一个谓词存在，发生的反倒是一个谓词被逐出实体。

这是一道断裂：它通过拆解，使实体同它所支撑的一切发生关系。

这就是问题的症结，因为以下两者之间确实存在差异：

- 一方面，是实体同规定它的那些谓词之间以现实述谓方式建立的关系；

- 另一方面，是实体本身；它被假定无非就是自身同谓词的关系，无非就是支撑谓词这一事实。那么，我们就必须得出结论：实体并不只是谓词的支撑，也不只是谓词与之发生关系的东西。

不过，实体中除了聚集在一起的谓词之外，并没有别的东西；《逻辑》确实这样说。可是，如果我们把作为谓词集合的实体同它所集合的那些谓词关联起来，面对的就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严格意义上的差异。实体中多出来的东西、造成这个差异的东西，就是谓词共同在场这一事实；它并不只是谓词的一项额外规定，因为《逻辑》说，整个实体就在于谓词共同在场与不共同在场之间的这个差异。

也就是说，如果取消这个差异的可能性，实体便不复存在，只剩下一个谓词层次、一个无差别的宇宙——皮尔士称之为“也许”的宇宙。它也同样是绝对的虚无，因为《逻辑》说，没有实体，谓词便无法维持，便什么也不是。实体是使某种东西得以维持的东西，是使关系成为可能的东西，也就是谓词共同在场时“多出来”的东西。

与此同时，我们不断看到，这个“多出来”的东西在于：一个谓词集合成为单一项，构成“一”；而当这个单一项指示它所集合的东西时，它自身并不属于这些东西。因此，当一个集合被给出时，实体既构成这个集合，又在同一时刻为它所缺。换句话说，一个集合中所缺的东西，正是构成它的东西：实体。

现在，如果我们考察《波尔-罗亚尔逻辑》中明确缺少的东西——因为书中确实说有某种东西缺少——便会发现，不论遗憾与否，所缺的恰恰不是实体。

所缺的是“集合”这一维度：当除了所缺之物以外别无他物时，它就等于无。

这同其他定义一样，也算是一个定义。

《逻辑》说，如果从实体与谓词构成的这个“全体”中拿走实体，就什么也不会剩下，因为谓词与属性只有凭借实体才存在。

到这里，我们确实进入了一条无法退出的逻辑走廊，被一系列命题裹挟前行。实体无非是谓词再加上某个东西。这个“加项”被规定为缺失。

而谓词本身单独看来什么也不是，却在实体被给出时产生出来。

也就是说，没有某个东西——实体——谓词便什么也不是；而实体无非是在这些被矛盾地假定为已经给出的谓词之上，再加上一个无论如何都会在总和中缺席的东西。

实体支撑谓词；但在某种意义上，谓词也支撑实体，把它支撑为又一个“无”，而一个差异的单一性将通过实体化从这个“无”中产生。

谓词不过是 0。

实体是加到 0 上、使之成为 1 的东西；但在这个构成的 1 中，显现的只有谓词，也就是 0。因为，恰恰在 0 的书写中构成一的东西，缺席于 1 所书写的东西，也就是缺席于 1 的被指示内容；而这个内容就是 0。

因此，我用这几个公式标出的矛盾，似乎可以通过重新引入序数视角而得到重新排列；这个视角先前已经出现在我们对波尔-罗亚尔逻辑的初步考察中，也就是汇集与外延之间的对立。

可以这样理解：实体支撑谓词，而得到规定的谓词又以实体为所涉对象。

现在，我们要逐一取出所有相互矛盾的命题，并且每次只接受其中一个；这是最好的办法。这样一来，一切都会运转。既然实体是所缺之物，谓词就是缺失的一项作用，是指向缺失的东西，是缺失的包裹。不过，另一方面，没有实体，谓词便什么也不是；而作为缺失实体之显现的现实谓词，又不可能同实体区分开来。

可是，既然书中说没有实体，谓词便什么也不是；又说实体并不存在、实体是缺失的，那么既然谓词确实存在，我们就只能推导出：谓词就是实体。

既然“没有实体便没有实体”[注]，谓词本应什么也不是；然而它产生了 1。这意味着，谓词的这个 1 并不是谓词，而严格说来就是实体。

> [注] 原文在这里重复 sans la substance il n’y a pas de substance（“没有实体便没有实体”）；各通行法文稿均保留此句。译文保留现场发言的复沓，不擅自改成“没有实体便没有谓词”。

而这只有从序数视角、也就是谓词实体化的问题出发，才能得到理解。

谓词被认为没有实体便什么也不是；如果它显现为某种东西，那么这个有别于谓词之“无”的东西就必然是实体。也就是说，在谓词的外延中，谓词被实体化；它在外延中会一时代替实体，以支撑某种将会代替谓词的东西，也就是外延中的各个对象。

与此同时，现在有了实体，确实有了实体，然而它又被假定为缺失。只要第二类谓词被产生出来，操作便再次发生；第一步中曾经代替实体的东西将不再作为实体而在场，因为通过我刚才标出的操作，它将作为谓词适用于新出现的项，而这个新项则充当一个暂时的实体。

这个过程无限延续。也就是说，只要一个实体被给出，它就通过适用于它的谓词之现实化而得到书写；但只要谓词现实化，实体就被关联到这些谓词，而谓词取得一种作为外延的实体价值。因此，实体不可能在同一时刻既被给出，又被书写。

所以，实体完全可以被规定为所缺之物，同时也被规定为构成集合之物。

一方面，一个谓词依靠充当实体的第一个谓词，以便规定它、确认其同一性并述谓它。

另一方面，第一个谓词—实体在这一关系中同取得外延的第二个谓词发生关联时，就会作为实体消失，只成为第二个谓词外延中的一个元素，并把实体功能的接力棒交给它。实体是一项功能，第二个谓词又会把它传给第三个谓词，如此等等。

由此可见，被假定处在开端的第一个实体，也就是潜在实体，完全是神话性的。

真正要紧的是这场接力，是现实的述谓关系。潜在实体使这项关系成为可能，而述谓关系又把潜在实体书写出来，把它转化为关系中的项、关系中的谓词；与此同时，关系的最后一项又转而充当实体，也就是作为关系中的缺失，并且只有变成并非实体的东西——也就是谓词——才能被书写。因此，接连出现的实体构成一系列过渡性的化身：它们使所缺之物暂时化身；正是这个所缺之物支撑着每一个作为缺失之包裹的伪实体。

存在确实支撑着一切话语，因为话语是在它自身所构成的洞之边缘产生的。因此，存在既位于话语之前，承载话语，又位于一切话语结束之后，成为话语的汇聚点与极限。我想重新说明问题的位置：我们在波尔-罗亚尔逻辑中找到的并不是这样一种话语理论，而恰恰是它的反面。

然而，正因为它是反面，类似这样一种理论的东西才在波尔-罗亚尔实际展开的话语内部坚持运作。波尔-罗亚尔最初的计划是建造一种元语言，而且书中明确这样说；但恰恰相反，有某种东西在波尔-罗亚尔内部、甚至不顾波尔-罗亚尔而坚持着。它从以下一点开始产生作用：存在一旦被呈现为不可被述谓者，就同时被呈现为一切可归属之物的集合。

存在的这种不可述谓性，被呈现在一个已经颇具说服力的公式中。

书中说：“存在是不可述谓的。”然而，“不可述谓的”或许恰恰是第一个谓词：它试图意指不可能，却只是通过暴露自身的空洞来重复这个不可能，并由此一举划出可能与不可能的界限。

在这个意义上，可能者、潜在者，正是无法实现的东西；它不可能在被给出时不发生转化、不改变功能。

相反，不可能者是唯一能够实现的东西，因为它会让奠定这个不可能的东西——也就是这道裂口——保持敞开；不可能者的实现方式使不可能本身仍然敞开，例如对不可述谓者所作的述谓便是如此。

最后，我要说一点会把我们带得更远的东西；但我不想作结，也就是不想封闭这段不过是预备的话语：语言，是为言说代表存在的东西。也就是说，言说处于解释项的位置，夹在树与树皮之间；正如有限者织就在两个无限之间。

相关知识卡 皮尔士的符号三元关系与解释项

［掌声］

拉康

我要用这句话作结：时间久了，它总会出来！

第3课 · 1972年12月19日

看来，要谈论语言而不说得愚蠢，很困难。

然而，雅各布森，既然你在这里……

请允许我对他以“你”相称，因为我们已经共同经历过不少事情……然而，雅各布森，你却成功做到了这一点。

雅各布森这次为我们所作的系列讲演［1972年2月与12月在法兰西公学所作的讲演］，又一次令我深为赞叹，因此我现在要向他致意。



1972年2月，罗曼・雅各布森与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法兰西公学

然而，仍然必须……仍然必须喂养愚蠢。

这并不是因为所有被喂养的人都是“愚蠢的”……

如果我可以使用这个今年必须从根本上反复讨论的词……也不是因为愚蠢支撑着他们的形式；而是因为已经得到证明：进食本身就是愚蠢的一部分。

我是否还要在这个大厅里重新唤起这一点？归根结底，这里就像一家餐厅；而人们还相信、还想象自己之所以得到喂养，是因为这里不是大学食堂。然而，人恰恰是在这个想象的维度中得到喂养。

［这种愚蠢属于 S_1：它是主体的主人能指，也是分析家话语的产品、“剩余享乐”；但它又是一个非语义的能指，同意义及知识的一切参照切断：$S_1 \lozenge S_2$。它要求由各种享乐来喂养——反复瞄准 S_1、却只抵达小对象 a 的阳具享乐，“白痴的享乐”等等——一遍又一遍，还要……］

我所唤起的，是……我相信你们还记得分析话语教给我们的东西：它同乳母有着古老的联系，而乳母又碰巧额外还是母亲；其背后则是关于母亲的欲望以及由此而来的一切的那段地狱般的故事。

食物中涉及的正是这一点，确实是某种愚蠢；不过，可以说，同一种话语又让这种愚蠢取得了合法地位。

有一天，我意识到这很困难……

——我重复第一句话中的同一个词——无意识一经发现，人就很难不进入语言学。

因此，我作出了某种区分。老实说，这似乎是我对你们前些天从雅各布森口中听到的说法所能提出的唯一异议：一切属于语言的东西都应当归语言学、归根到底归语言学家管辖。当然，就诗歌而言，我很容易同意他的这一论点[注1]。

> [注1] 罗曼·雅各布森：《普通语言学论文集》，巴黎：午夜出版社，1973年，第209—248页；另参见他1972年2月及12月在法兰西公学所作的讲演。

但是，如果我考察由语言而来的一切……

尤其是由语言所造成的这种主体奠基；经弗洛伊德如此更新、如此颠覆之后，从他口中被确认为无意识的一切，恰恰都由这个地位获得保证……那么，为了把雅各布森的专属领域留给他，我就必须另造一个词。如果你们愿意，我把它叫作“语言学术（linguisterie）”[注]。

> [注] Linguisterie 是拉康在这里仿照 linguistique（语言学）造出的词，用来区分语言学家的研究领域与精神分析对语言、主体和无意识之作用的研究；词尾同时带有技艺、行当乃至略带自嘲的“那一套”意味。

相关知识卡 Linguisterie：精神分析与语言学的边界

我从事的是语言学术；这样一来，我的工作仍给语言学家留有余地，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一再受到语言学家们的责备——我不只是受到，而且亲身感到……

而且，许多语言学家责备得还颇为痛快。

雅各布森当然没有责备我，那是因为“他很喜欢我”；换句话说，他爱我［笑声］——私下里我就是这么表达的。

但如果你们在等待我谈论爱，这归根到底只会确认某种分离。幸运的是，今天早上……

总之，我是今天早上恰好八点半，在开始作笔记时找到这个词的；我总是在这个时间准备那些我……总之……要对你们说的东西。

并不是说我没有想过很久，但总要到最后才写得出来……我找到了：“语言学术”。

这会产生一些作用，尤其是在……并非“所说”的层次，因为毕竟有些所说为两个领域共有；我正是以此为参照，并由此能够说：“无意识像一种语言那样被结构化。”

［语言学术以 lalangue* 为对象：同原初大他者相联系的享乐经验，以“特征”的形式书写为 $\alpha, \beta, \gamma, \delta$，再通过组合生成一种结构（参见《〈失窃的信〉研讨班导论》），像一种语言一样，成为一种无意识知识，并以口误、俏皮话等形式闯入日常话语……*］

不过，十分清楚的是，在提出这个“说”之后……

——后来我还提出过另一些“说”；不过，相当一部分人还停留在这一句上，也已经不错了，因为它很重要——归根到底，这个“说”并不属于语言学领域。它开启了一扇门，通向你们将在即将出版的文字中读到的论述；这篇文字会刊登在我那本著名的“非期刊”下一期［《Scilicet》第4期］，题为《晕眩言说（L’Étourdit）》——最后三个字母是 d.i.t.[注2]。［在1972年11月21日的课程中，拉康重提了《晕眩言说》（1972年7月14日）所阐述的“拓扑学”与“结构”的严格等价。在那里，他表明分析家话语的这种莫比乌斯拓扑使人能够从：

> [注2] 雅克·拉康：《晕眩言说》，载《Scilicet 4》，巴黎：瑟伊出版社，“弗洛伊德领域”丛书，1973年，第5—52页。

- 具有“球面”拓扑的“单义话语”［主人话语、大学话语、癔症者话语：具有内外之分的两个面；一个支撑“区分”的能指与一个所指，等等］——它们属于语言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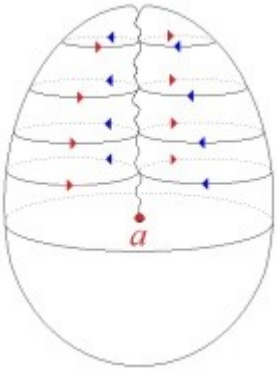
- 转向一种具有莫比乌斯拓扑的“多义话语”；它像莫比乌斯带一样只有一个面［例如交叉帽中两种拓扑的连续性］；

而这涉及 S_1，即没有所指、同知识切断的能指：$S_1 \lozenge S_2$；它是非语义的，是单一性的“愚蠢”——S_1——并且属于语言学术。]



/





H、U、M　A

我在那篇文章中重新采用并从去年曾多次写在黑板上的一句话出发[注3]，当时我从未展开它，因为我发现自己还有更好的事可做：去听一个愿意在这里发言的人，也就是你们上次又一次听到的雷卡纳蒂。多亏了他，我才能重新确认“研讨班”这个名称的正当性；也正因为他，我没有继续展开这句话：“在人们所听到的东西中，‘说’恰恰是被遗忘在‘所说’背后的东西。”

> [注3] 参见1972年6月14日与21日两次课程开头：“说这一事实，仍被遗忘在所听见之中的所说背后。”

然而，说是根据所说的后果来判断的［说 → 所说 → 所听见：遮蔽“说”的意义之单义性］。

至于人们拿“说”来做什么，则仍然是开放的：例如，一旦人“擦过一把椅子 / 经受过一场围城或轰炸”，就可以拿家具做出许多事情［→ 多重歧义］[注]。

> [注] Essuyer 既可指“擦拭”，也可指“经受”；siège 既是椅座，也可指围城。原句让日常家具动作同战争经验在声音与搭配上交叠。

兰波有一篇文字，我想去年曾经提到过。

我没有重新查找，没有重新查它原文究竟在哪里；这是因为今天早上我很匆忙……

我是今天早上才又想到它的。我仍然以为是在去年……［其实是在《精神分析行动》研讨班1968年1月10日的课程中］

你的手指在鼓上一击，释放所有声音，开启新的和声。

你迈出一步，便是新人们的崛起与他们的进军。

你的头转开：新的爱！

你的头转回来——新的爱！

“改变我们的命运，筛去灾殃，首先从时间开始。”这些孩子向你歌唱。

“无论在哪里，托起我们的际遇与愿望的实体。”人们这样恳求你。

相关知识卡 兰波《致一个理性》：新的爱与行动

永远抵达的你，将从这里去往各处。

这篇文字题为《致一种理性》；贯穿全诗、结束每一个诗节的叠句是：一种新的爱。既然据说我上次谈到了爱，为什么不在这个层次上重新谈它？

对于那些已经知道、已经就此听说过一点什么的人，我会在这篇文字的层次上重新讨论爱，并始终借此标明语言学同语言学术之间的距离。

爱就是……

在兰波这篇文字中……爱就是一个征兆，是明确指明［☞］我们改变了理性 / 理由［→　　话语］的征兆。正因为如此，诗才向这个理性说话，题作《致一种理性》：话语已经改变了[注4]。

> [注4] 参见1969—70年研讨班《精神分析的反面》，1969年12月17日课程；瑟伊出版社，1991年，第31页。

相关知识卡 兰波《致一个理性》：新的爱与行动

不过，我想……

尽管有人跑到走廊里，要求别人向他们解释四种话语究竟是什么……我想，就我们这个集体而言，我可以援引自己已经阐述过四种话语这一事实，而不必重新给你们列一遍清单。

我要提醒你们，这四种话语绝不能被当作一连串历史性涌现来理解；其中一种比另外几种出现得更早，并不是这里的要点。

［→ 爱是话语改变的征兆：“一种新的爱”↔ 另一个能指。

在四种话语中，“剩余享乐”无力抵达真理，便触发一道断裂、一次跳跃［逆时针转四分之一圈］，使先前的话语发生翻转　→　另一种“理性 / 理由”→ 另一个“能指”来到假象的位置。

例如，癔症者话语的翻转通向主人话语：S_1　　取代被划杠主体的位置。］

当我说“爱是话语改变的征兆”时，严格说来，我说的是：最后使我得以展开并把它们构造成四种话语的那一个……

——不过，这四种话语之所以作为“四”而存在，只能以我用四个位置阐述的精神分析话语为基础；在每个位置上，都有某种被明确规定为能指作用的东西占据它——这个精神分析话语，在每次从一种话语过渡到另一种话语时总会有所涌现。

这一点值得记住，并不是为了编写历史——这里绝不涉及这个——而是为了在置身某种历史条件时保持警觉。例如，人们当然可以自由地认为，查理曼时代大学的奠立，就是从主人话语走到另一种话语门槛的过渡。

只需记住：如果要运用这些范畴——而它们本身也只有凭借某种存在才得到结构化……

这种存在是一个“项”，却没有任何终结性……也就是精神分析话语的存在——那么，当下面这个真理经受检验时，我们只需要竖起耳朵……

每一次“过渡”都会有分析话语涌现……也就是每一次发生分析话语使我们能够标出的、从一种话语向另一种话语的跨越时。［癔症者、大学与主人话语都从支撑性关系的可能性［阳具享乐］开始，最后抵达“剩余享乐”无力抵达真理的僵局。分析家话语追问大他者的享乐［$a \rightarrow \not S \rightarrow\downarrow S_1 \Diamond S_2$］；因此，每当人们改变话语、撞上裂隙，撞上“剩余享乐”无力实现大他者身体之享乐的地方——即大他者回答“不是这个！”的时候——分析家话语便会“涌现”，爱的要求也随之涌现。］

上次我说：“大他者的享乐……

后半句我就略去了，你们可以自己找回……并不是爱的征兆”；而我现在又说：“爱是一个征兆。”

爱是否就在于：显现出来的东西无非是、也不多于这个征兆？

这时，前些天提到的波尔-罗亚尔逻辑［弗朗索瓦·雷卡纳蒂，1972年12月12日］可以向我们提供帮助。

征兆……

这部《逻辑》提出——这些“说”有时在很久以后才取得分量，总会令人惊叹——征兆只能由两种实体的分离来定义；它们没有任何“共同部分”，也就是今天所谓没有交集。稍后，这将把我们带向一些回答。

［两种实体彼此异质：潜在的［物质的］实体 ≠ 外延的［述谓的］实体。

参见上文拉康在两个异质空间之间开辟的“狭窄道路”［滨界］。］

并非爱的征兆的东西……

我由此重新接续上一次所陈述的大他者的享乐；刚才我又以“……将大他者象征出来的身体”来评论它……大他者的享乐……

——我在这里强调的是大写 A——严格说来，就是“另一个性的享乐”；而我的补充是：“将大他者象征出来的身体的享乐”。

话语的改变：令人惊讶的恰恰在这里——我从精神分析话语出发所阐述的东西，竟然动了起来，打起结来，彼此穿越起来……却没有人作出反应！

［只有从分析家话语出发，我们才能“标出”一种话语向另一种话语的这种翻转；由此产生的运动——拉康所谓“动起来”——即“话语的轮转”，也只有通过分析家话语所容许的闭环才能被察觉。］

尽管我不断说，“话语”这个概念应当被理解为一种社会纽带……

这种纽带本身以语言为基础，并围绕语言的这一用法［即把语言用作社会纽带］区分语言的各种功能；因此，它似乎并非同语言学中被规定为语法的东西毫无关系……然而，没有任何东西似乎因此发生改变：至少从表面看来，没有人提出语言这种具有奠立作用的用法。

［以 S_1 为基础的语言学术通向“话语”概念；话语应被理解为一种社会纽带［分析家话语中二者之间的纽带］。每一种话语、每一种“理性”，都像一种语法那样奠立、结构化、建制并赋形［提供信息］于一种社会纽带［参见“像一种语言那样被结构化”］。

语言学以能指——区别性特征［音位］的支撑——和作为“讯息”的所指为基础，但能指链必须符合语言的编码［语法由此而来］→ 信息的［科学的：数学、遗传学等］理论。］

这或许提出了一个问题：信息这个概念究竟是什么？

如果我们在语言学术中考察语言……

有一种概念似乎被推到前台，成为一套便利装置，使语言学能够以并不愚蠢的方式让语言运转；它涉及编码与讯息、传输，因而也涉及主体，以及空间与距离。尽管这种信息功能取得了压倒性的成功，甚至可以说整个科学都逐渐被它渗透……

我们已经谈到分子信息、基因，谈到核蛋白缠绕在 DNA 链上，而 DNA 链自身又彼此缠绕；这一切还由激素纽带联系起来：都是一些彼此发送、得到记录的讯息。

这意味着什么？因为这个公式的成功有一个无可争辩的来源……

它来自一种不只是内在的、而且得到了明确表述的语言学。简言之，这个概念一直扩展到科学思想的根基本身，并被阐述为负熵性的概念……这里难道没有某种东西迫使我们追问：当我在语言学术中运用能指功能时，我从别处收获、而且正当地收获的，是否确实就是这个东西？

什么是这个能指？

我从一种语言学传统继承了这里所谓的能指。应当注意，这一传统并不专属于索绪尔[注5]，它还可以上溯得更远……

> [注5] 费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巴黎：帕约出版社，2006年。

——并不是我发现的这一点[注6]——一直上溯到斯多葛学派[注7]；它又在圣奥古斯丁那里得到反映[注8]，并且必须用拓扑学术语来结构化。

> [注6] 拉康这里指雅各布森。
>
> [注7] 参见 Marc Baratin：《古代斯多葛主义中思想与言说的同一性》，载《Langages》，1982年，第16卷第65期，第9—21页；Jacques Brunschwig：《斯多葛学派专名理论札记》，载《Histoire, Épistémologie, Langage》，1984年，第6卷第1期，第3—19页。
>
> [注8] 参见1953—54年研讨班《弗洛伊德技术论文》，1954年6月23日课程。

就语言而言，能指首先在于它具有所指作用。不应删去这样一点：二者之间存在着书写为一道杠的东西，存在着一道必须跨越的“杠”。

显然，这种把语言拓扑化的方式得到了例证……

音系学无疑以最令人赞叹的形式给出了例证：音位把能指具体体现出来；然而，能指绝不可能被限制在这种音位支撑上。

什么是一个能指？

我首先必须停下来，以这种形式提出问题：置于这个词之前的“一个”，被用作不定冠词。这已经预设能指可以被集合化，可以被组成一个汇集，也就是可以把它谈成某种能够总体化的东西。

［能指的本质在于它同其他一切能指之间的“纯粹差异”，因而没有任何谓词能够把所有能指汇集成一个集合。］

因为在我看来，语言学家无疑很难解释……

——因为他没有一个谓词可以奠定这个汇集，把它奠定在一个“这个”之上——正如雅各布森所指出、尤其是昨天明确指出的，能够奠定这个能指的并不是词；词只有在词典里才会成为汇集，才可以被排列起来。

为了让你们感受到，这里所谓“这个能指”……

——正如雅各布森从自己的语义学思考出发极为准确地指出的——为了让你们感受到这一点，我不会谈那句著名的“句子”……

当然，句子同样是能指单位；人们有时还会尝试按它的典型代表，把同一种语言中的句子汇集起来……我宁愿谈“谚语”。最近偶然读到让·波朗的一篇短文[注9]，不能不说，它引起了我对谚语的兴趣；这种兴趣尤其强烈，因为波朗似乎已经注意到……

> [注9] 让·波朗：《谚语的经验》（1925），L’Échoppe 出版社，1993年；尤其参见第61—66页“Ra-Chrysalide 的故事”。

在外来者同某个所谓“语言能力区域”之间那种极为含混的对话中……换句话说，他在马达加斯加人那里发现，谚语具有一种分量，似乎发挥着非常特殊的作用。

他在那个场合发现这一点，并不妨碍我到此为止；不过我要指出，在谚语功能的边缘，有些处在界限上的东西显示，这种能指性如何展开成扇面……

——如果你们允许我用这个说法——从谚语一直展开到惯用语。

我要请你们……或者你们自己到词典里查查“à tire-larigot”［大量地、没完没了］这个说法！

查吧，看看你们会发现什么！

在解释、建构和杜撰中，人们甚至专门虚构出一位名叫拉里戈先生的人；据说正是因为人们不停地“拉他的腿”，最终才造出了“à tire-larigot”。

“À tire-larigot”究竟是什么意思？

还有许多同样离奇的惯用语；它们所说的无非是：

- 欲望被淹没——这就是“à tire-larigot”的意思。
- 被什么淹没？被一只穿了洞的桶！
- 桶里装的是什么？正是能指性本身：“à tire-larigot”——满满一杯能指性。

那么，这种能指性究竟是什么？［既不是词，不是句子，不是谚语，也不是惯用语……］

在我们目前所在的层次，它就是具有所指作用的东西。

但不要忘记，人们起初如此执着于能指元素、执着于音位，是为了清楚标明这样一种距离；人们错误地把这个距离称为任意性的基础……

索绪尔就是这样表达的——可能并不情愿。

他要应付的是——这种事常常发生，不是吗？［原文如此］——一群蠢人；他心里想的其实完全是另一回事，更接近《克拉底鲁篇》[注10]的文本。只要看看他抽屉里留下的东西——关于字谜的那些研究[注11]——就会明白。之所以看起来存在任意性，是因为所指作用要难衡量得多。

[注10] 柏拉图：《克拉底鲁篇，或论名称的正确性》，载《全集》第1卷，巴黎：伽利玛出版社，七星文库，1950年，第613页。

[注11] 费迪南・德・索绪尔：《荷马字谜》，Pierre-Yves Testenoire 整理编辑，Lambert-Lucas 出版社，2013年；Jean Starobinski：《词语之下的词语：费迪南・德・索绪尔的字谜》，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71年；Francis Gandon：《危险的建筑：作为卢克莱修读者的索绪尔》，Peters 出版社，2002年；Michel

> Arrivé：《寻找费迪南·德·索绪尔》，法国大学出版社，2007年；Federico Bravo：《字谜——论费迪南·德·索绪尔的一个假说》，利摩日：Lambert-Lucas 出版社，2011年。

这些作用看起来确实同造成它们的东西毫无关系。但如果它们同自己的原因毫无关系，那是因为人们期待这个原因同某种实在发生确定的关系……我指的是一种严肃的实在。

若要接近所谓"严肃的实在"，若要意识到"严肃的（sérieux）"只能是"序列的（sériel）"，当然得费一番力气，也得多少听过我的研讨班[注12]。

> [注12] 参见1966—67年研讨班《幻想的逻辑》，1967年2月22日至6月14日各次课程；其中斐波那契数列被用作小对象 a 与 1 不可通约的形式。

暂且说，人们借此想表达的是："指涉对象"，也就是所指帮助我们接近的那些事物……

恰恰仍然只是近似的，例如仍停留在宏观层次。

然而，重要的并不是它是想象的；毕竟，如果能指能够为我们标出那幅我们获得幸福所必需的形象，这就已经完全足够了。可事实并非如此。

在这种逼近中，所指具有以下属性——除非引入序列的东西、严肃的东西；但这只有经过极其漫长的时间，从语言中提取那个被它捕获的东西之后才可能做到。而关于这个东西，我们……

——以我当前讲述所到的位置而言——还只有十分遥远的观念；哪怕只就以下两点而言：

- 这个不确定的“一个”［“一个能指”：一、“一个”是不定冠词，“能指”是名词；

二、“一”是名词［一个“一”］，“能指着的”是动词形式［现在分词］］；

- 以及这个“这个”［“这个能指”：一、“这个”是定冠词，“能指”是名词；

二、“这个”意为“唯一者”，“能指”是名词 → “一”这个能指，即 S_1］。

就能指而言，我们并不知道如何让这些词发挥作用，以便把能指集合化。

说实在的，我们必须把问题倒过来：不要追问一个能指，而要追问“一”这个能指。

不过，我们还没有走到那里。

在能指—所指的区分层次上，面对这里不可或缺的第三项——也就是指涉对象——所指的特征在于：

- 严格说来，所指错过了指涉对象；

- 瞄准镜不起作用。

最荒唐的是，我们绕道借助另一些玩意，竟然还是能够使用它！

［所指不能使人抵达实在，除非经过序列；而序列也只有在“极其漫长的提取时间之后”才逐步逼近实在［参见斐波那契数列的逐次逼近］→“瞄准镜不起作用”。参见上文：“毕竟，如果能指能够为我们标出那幅我们获得幸福所必需的形象，这就已经完全足够了。”］

暂且说，为了刻画能指功能，为了以某种同述谓相似的方式把能指集合化，我们拥有一个今天开场时已经谈到的办法：雷卡纳蒂仍从波尔-罗亚尔逻辑出发，向你们谈过名词化的形容词：

- 从圆的之中提取出来的圆性［阳具世界之球面的“美”↔外—存在之物的污秽 / 非世界］；
- 为什么不谈从正义的之中提取出来的正义［“恰如所需”的正当者之“善”↔危险的外—存在享乐］；
- 以及从另一些名词形式中提取出来的审慎［作为逼近外—存在之真理的“真”］。

这毕竟使我们能够把自己的“愚蠢”向前推进［在话语轮转中推进 S_1］，并作出判定：或许，愚蠢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是一个语义范畴［意义 ↔ 无意义］，而是把能指集合化的一种方式。为什么不呢？为什么不呢？能指是愚蠢的！

在我看来，这很可能会引出一个微笑——当然是一个愚蠢的微笑！

但人人都知道，只要去看看大教堂便会发现：愚蠢的微笑，就是天使的微笑。

你们知道，帕斯卡的那句警告[注13]唯一的正当理由就在这里——这是它唯一的理由。

> [注13] 帕斯卡《思想录》：“人既非天使，也非禽兽；不幸在于，想扮演天使的人会扮成禽兽。”

天使之所以笑得如此愚蠢，是因为它畅游在最高能指之中；让它稍微回到干地上或许会有好处，说不定它就不再微笑了。

这并不是说我不相信天使；人人都知道，我对天使的信仰纠缠得不可开解［inextrayablement］，甚至“不可德日进地”［inexteilhardement］[注]［笑声；参见1965年4月7日课程］。

> [注] 两词都是拉康的新造副词。前者近似 inextricablement（不可开解地）；后者嵌入耶稣会士、古生物学家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的姓氏，讽刺其关于天使与“人化”的神学进化论。

只不过，我并不相信天使会带来哪怕最微小的讯息［Ἄγγελος（angelos）：信使］。而在这一点上——在能指的层次上，不是吗？——它恰恰才真正是能指。

［S_1 这个基本能指是“愚蠢的”、非语义的；它不承载任何讯息、任何意义。正是在症状、口误、梦等的“无意义”中，它才“真正是能指”：它意指、标记、指示不在那里、始终缺席、已经“失去”却又被疯狂瞄准的东西。］

那么，我们毕竟应当知道这一切会把我们带向何处，并追问为什么如此强调这个能指功能［“愚蠢的”S_1］。

我们应当为它奠定基础，因为它毕竟是象征界的基础——我们坚持这一点——而只有分析话语才使我们能够把这个维度作为这样的基础标示出来。

［这个“愚蠢的”S_1 能指并非语言学的能指，而是语言学术的能指，是蠢话、享乐以及“不能被说出者”的能指 → 它作为一次享乐经验的痕迹与书写，处在象征界的根基本身。］

我本来可以换一种方式切入；例如，我本来可以告诉你们，人是怎样前来要求我为他作分析的。

我不想碰坏这种新鲜感；有些人会认出自己，天知道他们会想些什么，会怎样想象我对他们的看法。

或许他们会以为，我觉得他们愚蠢；但在这种情况下，这真是我最不可能产生的想法。这里所涉及的绝不是——完全不是！——这个人或那个人的愚蠢。

问题在于，分析话语引入了一个名词化的形容词：“愚蠢”。它是能指的一项正在运作的维度。这里需要看得更仔细一些。

［波尔-罗亚尔逻辑［参见弗朗索瓦・雷卡纳蒂的发言］区分潜在实体与述谓实体［名词化的形容词］。］

因为，归根到底，只要把一个形容词名词化，就是在假定一种实体［潜在的、被置于下方的、subjectum……］。而在今天，各种实体——我的天——并不是随手一抓一大把；首先有“思维实体”和“广延实体”。

［这两种实体接近波尔-罗亚尔逻辑中的述谓实体和潜在实体；后者为笛卡尔辩护，并从亚里士多德获得启发。］

或许应当由此追问，“实体维度”究竟可以安置在哪里。它离我们如此遥远，直到现在还只是向我们发出征兆；我们究竟可以把这种正在运作的实体、这个维度挂接到什么上面……

它应当写作 d.i.t.-mention［“所说—提及（dit-mention）”，甚至“所说—居所（dit-mansion）”］……语言功能首先守候着它，先于一切更好、更严格的用法［lalangue 像一种语言］。［实体的第三个维度——所说—维度 / 提及 / 居所（dit-mension、dit-mention、dit-mansion）：所说的居所、大他者知识、真理与享乐的场所——偶尔会在一次“说”中揭示在那里运作的享乐；而这次“说”的书写仍有待破译。］

首先，我们毕竟可以说，自己已经明显改变了“思维实体”。

从那个通过假定自身而推导出存在的“我思”出发，我们还必须迈出一步；而这一步，严格说来正是无意识。

如果我今天仍拖行在“无意识仿佛由一种语言结构化”这条车辙里，那么至少应当让人知道：这彻底改变了主体作为存在者的功能：

- 主体并不是思考者；
- 严格说来，主体是那个被我们促使去做某事的人——做什么？——并不是像我们对他说的那样……

为了哄住他而让他“把一切都说出来”……

我知道时间已经很晚；而且，我不愿让雅各布森——此刻我把自己看作他的东道主——感到疲倦。我知道，今天自己无法越出某个范围。

不过，如果我谈论“非全”……

——这个词让许多人烦恼——如果我把它放在最前面，作为我今年话语的目标，那么这里正好可以运用它：人不可能“把一切都说出来（pas tout dire）”；但人能够说蠢话——全部问题就在这里。

我们正是用这些蠢话来作分析，并由此进入一个新的主体，即无意识的主体。

恰恰当这个人愿意不再思考时，我们才可能多知道一点，并从那些“所说”中得出一些后果——那些恰恰无法被撤回的所说；这就是游戏规则。

［超出日常话语：一次“说”、一种大他者话语的闯入。］

由此涌现出一次“说”［“说这一事实……”］；它并不总能相对于“所说”而外—存在［“……仍被遗忘在所说背后……”］，恰恰是因为“所说”在“所听见”中产生的那些后果［“……在所听见的东西中”：所说的后果——单义的意义——遮蔽了说］。而这正是一场检验：在任何人的分析中，无论他多么“愚蠢”［单一、奇数……］，某种实在都可以由此被触及。

［参见《晕眩言说》：“说这一事实，仍被遗忘在所听见之中的所说背后。”］

“说”的地位：今天我必须把这一切暂且搁置。

但我仍然可以告诉你们，今年最让人头疼的事情在于：我们毕竟必须把哲学传统中的若干“说”提交给这场检验。

我非常遗憾的是，就巴门尼德[注14]而言——我是说巴门尼德留给我们的那些“说”，或者说哲学传统从中提取的东西，例如我的老师科耶夫由之出发的东西——只剩下了对存在的纯粹设定。

> [注14] 巴门尼德：《诗篇》，载《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巴黎：伽利玛出版社，七星文库，1988年，第231—272页。

［科耶夫从巴门尼德那里接续关于存在的哲学话语：“存在存在，非存在不存在。”拉康则以一种以无［零］为基础的存在同它相对置：这个存在外—存在，并通过命名奠立序列。

零取得“一”这个名字，成为第一个元素；随后一又取得“二”这个名字，如此等等［参见弗雷格对自然数的奠基］。］

幸好，幸好巴门尼德写了……事实上写的是诗。

这恰恰证实：在我看来，语言学家的证词在这里更胜一筹。

因为巴门尼德恰恰使用了这些装置；它们非常接近我将在最后勉强标出的东西，也就是数学式的衔接：[注]

> [注] 原文是形容词组 articulation mathématique。“衔接”保留不同项之间的联结，而 articulation 同时还有“分节、分项”的意味；这里并不是拉康新造的名词 mathème，故不译“数学元”。

- 继相之后的交替；
- 交替之后的框定。

总之，正因为巴门尼德是诗人，他才以最不愚蠢的方式说出了要对我们说的东西。

但除此以外，“存在存在，非存在不存在”——我不知道这句话对你们说了什么，反正我觉得它很愚蠢。

不要以为这样说使我开心；这很累人，因为今年我们毕竟还需要存在，需要某种——谢天谢地——我已经提出过的东西：“一”这个能指。去年我以“有一”这句话为你们充分开辟了通向它的道路——至少在我看来如此。

严肃的东西正从这里开始，尽管这句话听起来同样愚蠢。

所以，我们毕竟还得从哲学传统中取得一些参照，而且只取最低限度。我们关心的是自己走到了哪里，尤其是在以下两者上的位置：

- 思维实体［“自享（se jouis）”：“我思，故有享乐（se jouit）”——重写笛卡尔］；
- 以及它的补充，那种著名的“广延实体”。我们同样无法轻易摆脱它，因为它就是现代空间。

实体［思维实体］同这种可以说的“纯粹空间”相对；人们正是这样谈论“纯粹空间”的……

人们可以像说“纯粹精神”那样说它，而很难说这有什么好兆头……这个纯粹空间建立在“部分”概念上，但还要加上：所有部分都彼此外在——partes extra partes。这就是我们面对的东西。

人们甚至设法靠它摆脱了困境，也就是从中提取出一些小东西；不过，为此必须迈出一些严肃的步子。

［“partes extra partes” → 球面拓扑或莫比乌斯拓扑。］

在同你们告别之前，为了给我的能指定位，我请你们权衡一下上次第一句话开头所写下的东西：“享用一个身体……”——一个“将大他者象征出来”的身体。这或许能够帮助我们确定另一种形式的实体：享乐实体。

相关知识卡 享乐实体：身体、能指与享乐

这难道不正是一切在这里意指精神分析经验的东西所严格预设的吗？也就是身体的实体，条件是它仅仅由以下东西来定义：

- 仅由“自行享乐之物”来定义；

相关知识卡 享乐实体：身体、能指与享乐

- 仅仅是活身体的一项属性——固然如此；但除了身体会自行享乐这一点以外，我们并不知道“活着”是什么。

［笛卡尔把身体安置在广延实体中；拉康则提出异议：身体只有以“能指方式被身体化”为小对象 a［部分对象］，才会享乐。

拉康在这里指出笛卡尔激情理论失误的根源：参见《灵魂的激情》［伽利玛出版社，七星文库，第691页］。］

而且，我们立即碰到更进一步的一点：身体只有通过以能指方式把它身体化，才会自行享乐。

相关知识卡 享乐实体：身体、能指与享乐

这意味着某种不同于广延实体之 partes extra partes 的东西。那位……那位可以说的康德主义者极好地强调了这一点……

说出来吧，就是萨德。这是我的《文集》中某个地方的一条陈年旧船[注15]，人们读得或好或坏……萨德是这样一种康德主义者：正如他表达得极为清楚的，我们只能享用另一个人身体的一部分。理由很简单：从来没有人见过一个身体完全、彻底地缠绕另一个人的身体，直到把后者整个包入并吞噬［笑声］。

> [注15] 参见《康德同萨德》，载《文集》，巴黎：瑟伊出版社，“弗洛伊德领域”丛书，1966年，第765—790页。

甚至正因为如此：

- 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来一个小小的拥抱，例如搂住一只前臂或其他什么东西［笑声］；
- 而“享用”的基本属性就在于：归根到底，是一个人的身体享用另一个人身体的一部分。

至于这一部分是否也能够享乐，另一个人或多或少会感到满意；但无论如何，他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这是事实。

有时甚至还会发生某种超出我刚才所描述之事的东西；它带着全部的能指歧义：所谓“身体的享用 / 享乐”是一个属格。因此，依照你把它处理为客观属格还是主观属格，它会带有：

- 我刚才略加点染的那种萨德式色彩［原稿括注：主观属格，即把身体部分当作对象享用］；
- 或者相反，带有狂喜式的、主观式的色彩，表示归根到底是大他者在享乐［原稿括注：客观属格］[注]。

> [注] 原稿的两个括注把属格标签写反了。按通常语法和拉康正文，萨德式的“享用他者身体的一部分”是客观属格；“大他者的身体在享乐”才是主观属格。译文保留原稿括注，同时在此标明其错位。

当然，这里所涉及的只是一个定位非常明确的层次，是享乐中最基本的层次；这里的享乐，就是我上次提出“它不是爱的征兆”时所说的享乐。

这一点还有待论证。当然，它会把我们从阳具享乐的层次带向我严格称作“大他者的享乐”的东西；就它在这里仅仅得到象征而言，那完全是另一回事：也就是我将要阐述的“非全”。

但在这个衔接中，能指是什么意思……能指是什么？能指……

今天，鉴于我的这些理由，我要以此收尾……我要说：能指作为某种东西处在享乐实体的层次……

相关知识卡 享乐实体：身体、能指与享乐

这同我将要援引的一切非常不同……它同物理学发生共振，而且并非偶然地同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发生共振。

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仅仅因为可以像我即将做的那样被调用，就恰好向我们显示：它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幻觉性的物理学。

能指是享乐的原因：没有能指，我们甚至如何接近身体的这个部分？

没有能指，我们又如何对准这个作为享乐之质料因的某种东西？

也就是说，无论它多么模糊、多么混乱，在这种切入中得到意指的，都是身体［质料因］的一个部分。

［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区分四种“原因”：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

如此把握了我所谓的质料因之后，我就径直走向……

——以后还会重新讨论并评论它——目的因。“目的”具有这个词的一切含义，严格说来，就在于它是享乐的终点［终结］：

- 能指是那个让享乐“停下！”［目的因］的东西；
- 在那些“彼此缠抱（s’enlacent）”的人［形式因］之后——请允许我这样说——是“唉（hélas）！”；
- 在那些“疲倦（las）”的人［动力因］之后，则是“停（holà）！”[注]。

> [注] 拉康让 s’enlacent（彼此缠抱）、hélas（唉）、las（疲倦）与 holà（停下）在相近的声音中依次滑动，把拥抱、疲惫和中止分别接到四因上。

能指的另一极是这个截停：“停”从一开始就在那里，如同命令的呼格从一开始就在那里一样。

至于亚里士多德列作第三种原因的动力因，归根到底，无非就是享乐借以受到限制的那个计划。

- ［质料因：两个身体；
- 形式因：拥抱，旨在填补性关系不存在之裂隙的结合；
- 动力因：享乐；
- 目的因：“停！”→ 使享乐停下的东西。］

动物界中出现的许多事物，无疑都在摹仿说话之在通向享乐的道路。

恰恰在动物那里，某种东西才勾勒出来：它们更多地参与讯息功能。例如，蜜蜂把花粉从雄花运送到雌花，这更接近所谓传播。

至于拥抱——享乐由之取得原因、取得最后那个形式因的混乱拥抱——支配它的难道不是某种更接近语法的东西吗?

“皮埃尔打保罗”处在最初几个语法例句的开端，并非偶然；而皮埃尔——为什么不这么说呢——“皮埃尔与波尔（Pierre et Paule / Pierre épaule）”给出了联结的例子，也并非偶然。只不过，随后必须追问：是谁在支撑（épaule）另一个人[注]? [笑声]

> [注] Pierre et Paule（皮埃尔与波尔）同 Pierre épaule（皮埃尔支撑 / 用肩顶住）近乎同音；épaule 同时是“肩膀”的名词和“支撑”的动词。

二十年来，我已经不断玩弄这个说法。

甚至可以说，动词只能由以下一点来定义：它是一个不像其他能指那么愚蠢的能指——必须把“不那么蠢（pas si bête）”合写成一个词：passibête——固然如此；但它还使一个主体过渡到自身在享乐中的分裂。而当它把这个分裂规定为分离，并由此成为征兆时，它就更不愚蠢了。

有一次，我围绕一个字面上的笔误作文章；人们称它为 lapsus calami。

去年，我用整整一场讲演[注16]讨论自己犯下的一个拼写笔误：我给一位女人写“你永远不会知道我有多么爱过你（Tu ne sauras jamais combien je t’ai aimé）”，结尾却写成了“mé”。

> [注16] 参见1971—72年研讨班《……或更糟》，1972年2月9日课程。法语过去分词 aimé 在这里本应同作为直接宾语的女性 te 作阴性配合，写作 aimée；拉康却漏写了最后一个 e，使形式看起来像是指向男性。

后来有人向我指出，若把它当作口误 / 笔误来读，它或许意味着我是同性恋者。

但我去年所阐述的是：当人爱时，问题并不在于性。

如果你们同意，今天我就停在这里。

第4课 ・ 1973年1月9日

好吧，那我就祝你们新年快乐。其实还不完全到时候……

关于这些祝愿，我就不作评论了；归根到底，人们也可以把它们看作含混的愿望。

接下来，我会非常缓慢地进入今天为你们准备的东西。这是我要自行承担风险的事情；你们将会看到——也可能看不到，谁知道呢？——至少在开始之前，我自己觉得它很容易让人失足。

姑且给它安一个标题：我要说的东西将围绕一个中心展开，因为归根到底：

- 仍然涉及分析话语；
- 涉及我们应当如何在这种话语中定位所写之物的功能。

这其中当然有一段逸事：有一天，我在自己出版的一本文集的封面上写了几个字……

我把这种出版叫作“垃圾出版（poubellication）”[注]……在这本文集的封面上，我找不到比“《文集》（Écrits）”更好的词可写。

> [注] Poubellication 把 poubelle（垃圾桶）与 publication（出版）压缩在一起，也隐约带出“美化出版物”的反讽。

这些“《文集》”不容易读，这是颇为人所知的事——姑且这样说。

我可以在这里作一个小小的自传式坦白：写下“《文集》”时，我想的恰恰就是这一点。

甚至可能走到了这一步：我以为这些文字并不是供人阅读的。不管怎样，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当然，“文字 / 信（lettre）总是会被读的”。

它甚至仿佛就是作为词语的延伸而造出来的：“会被读（se lit）”，而且是“逐字地（littéralement）”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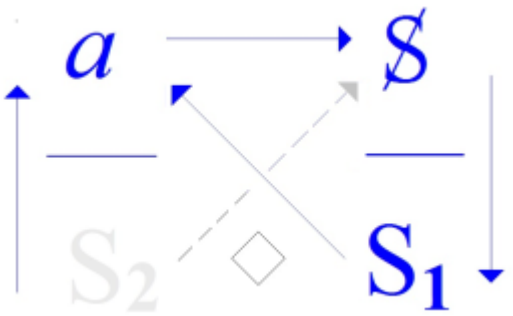
但恰恰是，“读一封信 / 一个字母”同一般意义上的“阅读”，或许根本不是同一回事。

为了以一种形象化的方式引入这个问题，我不会立刻从分析话语出发。

不过，很明显，在分析话语中，问题只在于这一件事：被读出来的东西，也就是在你促使主体去说的东西之外被读出来的东西。而你促使他说的……

——我想上次顺带强调过——与其说是把一切都说出来，不如说是随便说些什么。我还把这一点推进得更远：不要犹豫，因为这就是规则；不要犹豫去说……

——我今年把它作为分析话语的根本“所说—维度”引入——去说蠢话。［S_1：“意义之外”“无意义”“nonsense”……］



分析家话语

当然，这预设我们要展开这个“所说—维度”，而没有“说”便无法展开它。

什么是愚蠢的所说—维度？

愚蠢——至少是能够被说出的这种愚蠢——走不了多远：在话语中，在日常话语中，它很快就会中断。

可以说，每当我去做一件从来都会令我颤抖的事——回头看自己过去曾经说过的东西——我都在核查这一点。

这总让我感到一种神圣的恐惧：恰恰害怕自己说过一些蠢话，也就是某种鉴于我现在提出的东西、可能会被我视为站不住脚的东西。

多亏有人整理了已经预告过的那一期研讨班——我在高师的第一年课程即将出版[注1]——我才得以产生一种感受……

> [注1] 雅克·拉康：《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第十一卷，雅克-阿兰·米勒整理编辑，瑟伊出版社，1973年。

——这种机会并不常留给我，因为正如我所说，我自己会避开这种风险——我才得以产生一种感受……

一种我有时在经受检验时才会产生的感受：例如，我那一年提出的东西并没有那么愚蠢，至少还没有愚蠢到阻止我继续提出另一些东西；而由于我现在已经走到这里，那些东西在我看来仍能彼此维系。

不过，这种“重读自己”仍然代表一个“所说—维度”；就分析话语而言，它应当被准确定位在被读之物的功能中。

分析话语在这方面具有一种特权；它看起来很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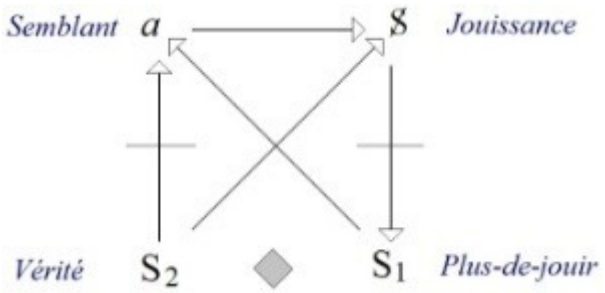
我的出发点就在这里；在我的教学中，这构成了一个关键日期。我曾说“我所教的”，但这句话或许并不完全是它表面上所陈述的意思：重点未必在“我”上，即未必在我能够说出什么上；重点也可能在“所 / 从（de）”上，也就是它从哪里来——我只是这项教学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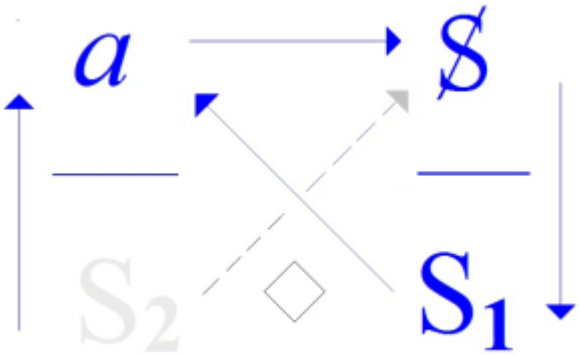
此后，我强调了自己以一种精确衔接所奠定的东西；这个衔接恰恰能够被写下，写在黑板上：

- 四个字母；
- 两道杠；
- 以及若干条——准确说是五条——把这些字母两两连接起来的线。

其中有一条杠［线］……

既然有四个［字母］，本来应当有六条，即六道杠［线］……其中一条缺失了［◊］。





我称为“分析家话语”的这种书写方式，起源于一次提醒，一次初始的、最先的提醒：分析话语是一种新的关系方式，它只以某种在其中作为言说而发挥作用的东西为基础，而这个“其中”可以被定义为一个场域。我曾写下“言说与语言的功能与场域”，最后加上：“在精神分析中”[注2]。［分析家话语中言说的功能通向 S_1 的产生，通向各种“愚蠢”的能指；它们不承载讯息、所指或意义，但正是在症状、口误、梦

等的“无意义”中，我们找到其享乐之意涵 → 找到一种有待破译的书写。

> [注2] 《精神分析中言说与语言的功能与场域》，载《文集》，巴黎：瑟伊出版社，1966年。

语言功能指向语言学，指向能指—所指的配对；其中，能指是区别性特征［音位］的支撑，所指则是讯息。］

这里要指明的……是指明某种话语［A］的独创性；这种话语同另外若干种起着某种职能[注3]的话语［H、U、M］并不同质。仅仅据此，我们便把后面这些话语区分为官方话语。

> [注3] Faire office：充当、代行、起某种职能。下文的 office（职能 / 职务）、officiel（官方的）和 officiant（履行职务者 / 司礼者）构成一组双关。

［话语 H、U、M 所“充当”、所“代行”的，只是一种限于菲勒斯享乐的、“可能的”性关系；它们试图填补“裂隙”［性关系之不可能］，因而占据这个裂隙的位置、代替这个裂隙。］

问题在于：在一定程度上辨明分析话语的职能是什么，并且也使它——即使不能成为官方的，至少也成为一种履行职能的话语。

正是在这种话语中，按其功能和职能，我们需要圈定……

这就是我今天所走的路径……这种话语能够向我们揭示：相对于属于语言的东西，所写之物处在怎样一种极为特殊的位置。

如果可以这样说，这是一个非常切合当下议程的问题。

不过，我并不想立刻走到这个最前沿的现实问题上去。

我尤其想明确的是：所写之物在分析话语中能够具有什么功能——如果这种功能确实是它所特有的。

大家都知道，我曾提出并推进过这样一种用法……

为了能够说明这种话语的各项功能［言说的功能、语言的功能，以及它们同所写之物的功能之间的关系］……我使用了若干字母。

具体说，为了把它们重新写出来，在黑板上重新写出来：

- 我称为“对象”的 a，但它毕竟无非是一个字母；
- 我让大写 A 在这样一种东西中发挥作用：命题在其中仅仅取得了书写公式的形式，而这种东西正是逻辑数学或数理逻辑的产物——随你们喜欢怎样称呼。

我并没有随意处置这个 A。我用它首先标示一个场所、一个位置；我说过：大他者的场所——它作为这样的场所，由一个字母标示。

一个字母怎么能够用来标示一个场所？

很清楚，这里存在某种不严谨之处。比如，你们翻开那部终于以定本形式汇集、题为《集合论》的著作第一页——它署在一群以尼古拉・布尔巴基为名的虚构作者名下——你们看到的是若干逻辑符号的运用。

这些逻辑符号恰恰标示某些东西；其中尤其有一个标示“位置”这一功能本身。

这个逻辑符号在书写中由一个小方框表示：□。所以，严格说来，当我说大他者的场所由字母 A 象征时，我最初并没有严格地使用字母。

相反，我把这个 A 同表示能指的 S 叠加起来，给它作了标记：被划杠之 A 的能指，即 $S(\not{A})$。由此，我在所写之物中、在字母中衔接出某种东西，为 A 的这个场所增添了一个维度；准确地说，就是表明：它作为场所并不成立：

- 在这个场所，在这个被标示为大他者的场所中，存在着一道裂隙、一个洞、一个丧失之所［→ $S(\not{A})$ 标明言说的功能］；
- 而某种对于语言功能至关重要的东西，恰恰是由对象 a 层面上相对于这一丧失而发挥作用的东西提出来的。［→ a 标明语言的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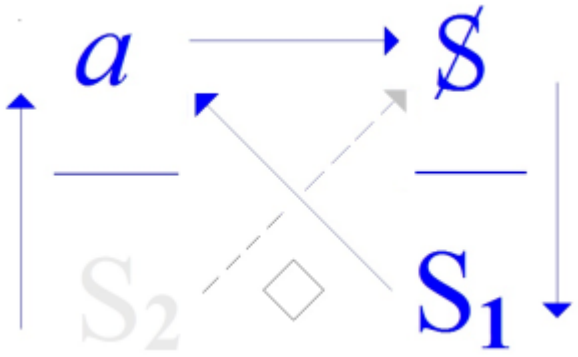
我还使用了这个字母：Φ。我说的是我所引入的、作为字母而发挥作用的东西；它作为这样的字母引入了一个新的维度［Φ 是无语义能指 S_1 的彼岸，因为 Φ 被写下了］。

我使用它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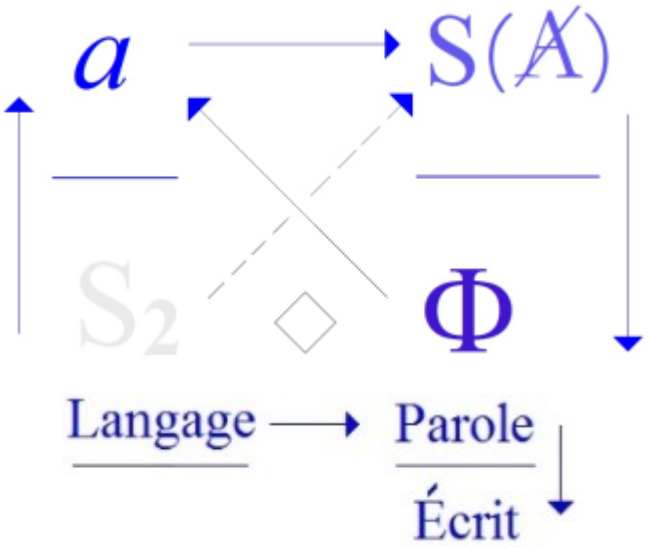
把它［Φ］同纯粹的能指功能区别开来；

在此之前，分析理论以“菲勒斯”一词来推举的正是这种纯粹的能指功能……我提出 Φ 构成某种独创之物；今天，我在这里把它明确规定为：

- 它的鲜明轮廓由书写本身所规定。［→ Φ 标明所写之物的功能］



→



［话语 A 的运行路线描画并“重复”着一条奠基性的路线：大他者的一次享乐留下痕迹，在 Φ 中铭刻下来、书写下来；主体向语言借取［：a 禁—说 / 禁制］，并把自己的身体投入言说，试图“填补”大他者的裂隙［$S(Ⱥ)$］，重新唤起某种会被写下的东西。然而，言说的功能只使

分析者产生出一“群群”S_1，即无语义的能指［它们在彼岸指向 Φ］；这些能指无力抵达 S_2，→ 没有新的大他者享乐 → 没有新的书写［→ 那个不断不被写下之物］→ 话语的转换，然后又是新的无力 → 话语的轮转。］[注]

> [注] 法语 inter-dit 在这里拆开书写，同时唤起 interdit（禁止）与 dit（所说）。译文以“禁—说 / 禁制”保留这一构词游戏。

这是一个字母［Φ］，其功能有别于其他字母。也正因如此，这三个字母彼此不同：它们的功能并不相同；从我一开始对 $S(\not A)$ 和 a 所作的陈述中，你们大概已经能够感觉到这一点。

它［Φ］具有一种不同的功能，但它依然是一个字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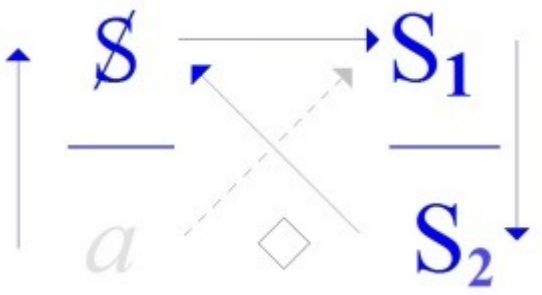
今天的问题正是要显示这样一种关系：这些字母在能指功能中引入了什么；沿着分析话语的线索重新走下去，我们需要辨明自己能够由此提出什么。

- ［a 作为字母标明语言的功能［→ 幻见］；
- $S(\not A)$ 作为字母标明言说的功能［→ 大他者的享乐］；
- Φ 作为字母标明所写之物的功能［→ 那个停止不被写下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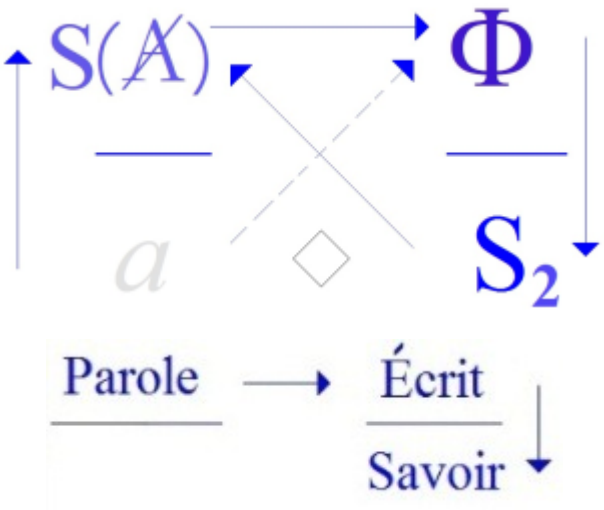
我提出……我提出这一点：请你们把所写之物看作绝不属于同一层次、绝不是同一类货色……

如果你们允许我使用这种或许颇有用处的表达……它同所谓“能指”绝不是同一类东西。

能指是由语言学引入的一个维度；也就是说，在言说发生的场域中，它并非不言自明。支撑它的是一种话语，即科学话语。



→



语言学引入了某种分解、划分的秩序；凭借这种秩序，一项看起来似乎不言自明的区别才得以成立：当人说话时，它会表示意义，其中包含着所指。

更进一步说，在一定程度上，它只能靠意指这一功能得到支撑。

［“语言学的能指”始终在那里表示一则讯息、翻译一种“思想” → 它同话语 A 中“没有所指的能指”截然不同。

“语言学的能指”属于话语　H［科学话语］：它产生一种确定性的知识［偶然的 S_1/S_2］；但为此，它必须同自己的真理 a 切断。］

引入并区分能指这一维度，恰恰只有在提出以下一点时才获得鲜明轮廓：能指本身，准确地说，就是你们所听到的东西……

我是在这个词的字面上、亦即听觉意义上说的［音系学意义上的］；

此刻，就在这里，就在我所在的位置……我从这里向你们说话［参见“我用我的身体说话”］……这就是以一种创始性的行动准确地提出：你们听到的东西同它所表示的意义……同它所表示的意义没有任何关系。［在这种话语中，所指的单义性排除了言说在“信息”之外还可能传递的东西 → 排除了 a［科学话语：$S \to S_1 \to S_2 \Diamond a$］。］

这是一种只有通过所谓“科学话语”才得以确立的行动。它并非不言自明。

它甚至如此不言自明，以至于你们从一篇笔力绝不差的对话——那个名叫柏拉图的人所写的《克拉底鲁》——中看到的，正是整篇话语都在竭力使这种关系成立：所陈述的东西是为了表示意义，因而它总该同意义有某种关系……整篇对话就是一次尝试……

站在我们今天的位置上，我们可以说，这是一次绝望的尝试……它试图让人们认定，能指凭借自身就在意指某种东西。［能指因为“类似”世界，所以能够表示世界；二者具有共同的形式。

这是在一种宇宙论视野中说的：人的世界仿佛是一个更广大、更永恒世界的缩小而短暂的模型。]

况且，这一绝望的尝试以失败为标记，因为正是从另一种话语中……

而且是一种包含自身独特维度的话语，即科学话语……才推举、才产生出……

其方式——如果可以这样说——无须到历史中去寻找……正是从这种［科学］话语本身的确立中，产生了这样一点：能指只有凭借同意义毫无关系才被设定。

这里所使用的词语本身总是滑动的。

即使费迪南・德・索绪尔这样敏锐的语言学家——或者说，曾经如此敏锐的语言学家——也谈到“任意性”。

然而，这里发生了一次滑动，滑进了另一种话语：法令的话语；或者，为了直呼其名，更准确地说，是主人话语。“任意性”并不合适。

［“没有任何关系”丝毫不意味着这种关系是任意的。

费迪南・德・索绪尔从科学话语的“没有任何关系”，滑向主人话语的“关系取决于主人的任意裁断”。

［不由自主地？→ 参见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之前及写作期间留下的九十九册字谜与神话志笔记本。］］

但从另一方面说，当我们展开一种话语时，如果想留在它自己的场域之内，不想不断产生——如果可以这样说——跌回另一种话语的效果，我们就必须始终保持警惕。我们必须力求赋予每一种话语以自身的一致性；为了维持这种一致性，只在确有必要时才离开它。

说“能指是任意的”，同仅仅说“能指同它造成的所指效果没有关系”，其意涵并不相同。

因此，在每一个时刻……

尤其当问题在于把一种话语是什么作为一项功能提出来时……我们至少必须每一次、每一刻都标明：自己究竟在哪一点上滑进了另一套参照。

这里的“参照”一词，只能依据话语本身所构成的联结来定位。

能指本身并不指涉任何东西，除非它指涉一种话语，即语言的一种运作方式、语言作为联结的一种用法［菲勒斯功能］。

不过，我们还必须在这里明确“联结”是什么意思。联结……

当然，我们立刻就不免滑向这一点……它是说话者之间的一种联结［四种话语 H、U、M、A 各自创造一种联结类型］。

你们立刻就会看到我们要走到哪里：“说话者”当然不是什么随便的东西；他们是一些存在者，我们习惯于把他们称作活着的存在者。或许，很难从“说话者”中排除生命这一维度——除非我们马上察觉一件显而易见的事：在“说话者”的场域中，我们很难在引入生命功能的同

时不引入死亡功能；由此恰恰产生了一种彻底的能指歧义，涉及我们能够称为什么是生命的功能、什么又是死亡的功能。

［→ 能够从“说话者”中排除活物的维度吗？

- 他们是“借助”语言说话吗？［参见亚里士多德：“人借助灵魂思考。”］

- 还是说，他们“被”语言“说出” → 他们是否是一种“永恒形式”借以说话的暂时形式？］

有一点十分清楚：没有什么比这更直接地把我们引向如下事实——生命只能由某种东西来定义，即一个身体的繁殖；而繁殖这一功能本身却既不能被命名为：

- 特别属于生命的功能，

- 也不能被命名为特别属于死亡的功能，因为它本身——只要这种繁殖是有性繁殖——同时包含两者：生命与死亡。［把生命定义为“身体的繁殖”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有性繁殖包含死亡这一维度：正是终有一死这一事实决定了繁殖，因为繁殖是延续下去的唯一手段——但延续的究竟是什么？［“永恒存在者”不需要繁殖：参见“经院哲学家”关于天使性别的争论。］］

然而，仅仅因为我们向这种已经处在分析话语线索和流向之中的东西迈进一步，就已经完成了一次跃迁、一次滑动，滑向所谓“世界观”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它理应被视为最滑稽的东西［即便不是宇宙性

的］；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始终十分警惕：“世界观”这个词本身预设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话语：[注]

> [注] 原文以 comique（滑稽的）与 cosmique（宇宙的）近音相戏。

- 它属于哲学话语，是其中的一部分［→ 主人话语］；
- 一旦离开哲学话语，便没有什么比世界本身的存在更缺乏保证；
- 比如有人说分析话语包含某种属于这种世界观秩序的东西，这种说法往往只会给人一个发笑的机会。［分析话语处在 S_1、处在被剥夺意义的能指上 → 把它做成“一种世界观”会令人发笑［天使般的微笑？］。］

我甚至还要更进一步说：在一定程度上，看见有人用这样的词来标示比如所谓“马克思主义”，也同样值得一笑。马克思主义在我看来并不……

无论怎样考察，哪怕只是最粗略的考察……它都不能被当作一种世界观。

相反，从马克思的陈述中各种极为醒目的坐标来看……

这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并不必然是一回事……严格说来，它是另一种东西；我会更为形式化地称之为一部“福音”，即一则宣告［源自希腊语 εὐαγγέλιον（evangelion）：“好消息”］：它宣告，一种名为历史的东西开创了话语的另一个维度。换言之，它宣告了彻底颠覆话语本身之功能的可能性——准确地说，我指的是哲学话语的功能，因为一种世界观［主人话语的世界观］正是奠基于哲学话语之上。

因此，语言作为一个场域，显得远比那种仅仅供某种话语铭写于其中的场域更为广大、资源更为丰富；这种在时代进程中确立起来的话语，就是哲学话语［M］。

并不是说，由于我们很难完全不把它考虑在内……

因为这种话语——哲学话语——陈述了某些定位点，而这些定位点很难从语言的任何用法中彻底清除……并不是由于这个缘故，我们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摆脱它。条件是我们要察觉：再没有什么比重新跌回我刚才反讽地、甚至带着滑稽意味称作“世界观”的东西更容易了；它还有一个比较温和、却远为精确的名称，叫作本体论。

本体论尤其做了这样一件事：它从语言的某种用法中凸显并着重造就了系词在语言中的使用，以至于系词总之被孤立为一个能指。

停留在“是 / 存在”这个动词上——在语言的全部多样性中，它甚至都不是一种可以称为普遍的用法——把它作为这样的动词提出来，便包含一种强调，一种充满风险的强调。

为了——如果可以这样说——侦测这种强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驱除它，也许只须提出：没有任何东西迫使我们……

当我们说随便什么东西“它就是它所是的”时……没有任何东西迫使我们把这个“是 / 存在”孤立出来、强调出来。

它读作“它就是它所是的”［c’est ce que c’est］，也完全可以按声音写成“s,e,s,k,e,c,e”；这样一来，人们对于……

系词的这种用法……便会——如果可以这样说——什么也看不出来，完全被蒙在鼓里。若不是有一种话语——即主人话语；“主人话语”［discours du maître］在这里也完全可以写作“我的存在 / 使我曾是”［m’être］——把重音放在“是 / 存在”这个动词上，我们就会全然被蒙在鼓里。[注]

> [注] maître（主人）与 m’être 在法语中同音；后者既可拆作“我的存在”，也可出现在“使我曾……”一类反身复合结构中。拉康借同音把主人命令与“存在”的产生联结起来。

这正是亚里士多德本人在提出时都要再三斟酌的东西。关于存在，他把它同 τὸ τί ἐστι［to ti esti］、同何所是、同“它是什么”相对置，甚至使用了 τὸ τί ἦν εἶναι［to ti ēn einai］，也就是：“如果那个有待存在的东西径直进入了存在，本来会产生什么；曾经有待存在的东西。”［参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Z 卷。］[注]

> [注] τὸ τί ἦν εἶναι 通常译作“其所曾是的存在”或“本质”。此处依照拉康紧接着给出的展开，保留过去时、条件式与“有待存在”的层次，不把它直接抹平为“本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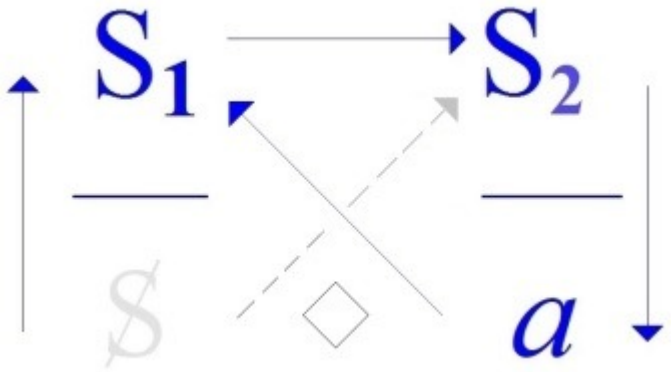
看起来，正是在这里还保留着那条让我们能够定位这种存在话语［话语 M］从何产生的蒂柄。

它无非就是：

- “紧跟在靴后、听命的存在”；
- “遵从命令的存在”；
- “如果你听从了我的命令，你本来会是的东西”。［“存在”≡“作为臣属而存在”≡“受制于人”。］

存在的每一个维度，都产生于某种沿着主人话语的线索和流向而来的东西：主人发出能指，并期待能指出现一种绝不可忽视的联结效果；这种效果由如下事实造成：能指发号施令。能指首先具有的维度，就是命令式。

［当 S_1［主人能指］向 S_2［奴隶知识］发号施令，并由此产生一个存在［a］时，存在便作为剩余享乐产生：主人［maître］→ 我的存在［m'être］。］



若不凭借一种特殊的话语，怎么能够返回到我或许会提出的所谓话语之前的现实？

当然，这是一场梦，是一切关于认识的观念背后的奠基之梦；但它同样必须被视为神话性的东西：不存在任何话语之前的现实。

每一种现实都由一种话语奠定并得到定义。

因此，重要的恰恰是我们要察觉分析话语由什么构成，不要误认一种无疑只在其中占有有限位置的东西。也就是说——天哪……——在分

析话语中，人们谈论“操”这个动词所完美陈述的东西；人们谈“操”，我指的是英语动词“to fuck”，不是吗？而且人们在那里说：“这行不通。”[注]

> [注] 法语 foutre 作动词有粗俗的“操”义，作名词则可指精液；拉康特意用英语 to fuck 限定这里取动词义。

［这是人们在分析话语中吐露的重要部分；但尤其要强调，这并不是分析话语的专属特权。

很清楚，在我刚才称为日常话语的东西中，同样如此；我们甚至可以把它写成几乎连在一起的一个词：

- 唱片……“唱片—流通”［disque-ourcourant］；
- 唱片也在一切话语的场域之外、游戏之外，也就是干脆只剩一张唱片。[注]

> [注] discours courant（日常话语）与拉康拆写的 disque-ourcourant 同音；disque 是唱片 / 圆盘。下文据此把日常话语写成一张空转的唱片。

这张唱片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整个语言场域的角度；把它当作唱片来考察，它确实赋予这个场域以实体、质料：它不停旋转，而且准确地说，是毫无目的地旋转。这张唱片恰好就在这样一个场域中：各种话语从这个场域中获得各自规定，一切又都淹没在其中；每个人都同样能够对此说上同样多的话，只是出于一种我们完全有理由称为“得体”［décence］的顾虑——天哪……——尽可能少说而已。[注]

> [注] décence（得体）与 des sens（一些意义）近乎同音；“少说”同时暗示少生产一些意义。

事实上，生命的底色就在于：凡涉及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涉及所谓“集体”的东西，“都行不通”。“行不通”，而每个人都在谈论它；我们很大一部分活动，都耗费在说这件事上。

尽管如此，除了以另一种方式被组织为话语的东西之外，没有什么是严肃的。这甚至包括如下事实：正是这段“行不通”的关系、这段性关系，凭借若干约定、禁令、抑制以及各种各样的东西，毕竟还是运转起来了；

- 这些东西是语言的效果；
- 它们只能从这种质料、这个层次上来把握；
- 它们被准确地归结为这样一点：突然把我们带回——恰如其分地带回——话语的场域。

不存在丝毫话语之前的现实，理由很简单：构成集体的东西，也就是我刚才提到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作为话语之前的现实，准确地说毫无意义。“男人、女人和孩子”无非都是能指。

一个男人无非是一个能指；一个女人以能指的名义寻找一个男人。

一个男人则以某种东西的名义寻找一个女人……

这听起来会很奇怪。［笑声］……以那种只能通过话语来定位的东西之名；因为，如果我的主张是真的——也就是说，女人是“非全”的——那么在她那里总有某种东西逃逸于话语。［“只能通过话语来定位的东西”以及这个“在她那里逃逸于话语的东西”：$\rightarrow a$。］］

那么，在这一切之中，问题就是要知道：在一种话语中，什么东西由所写之物的效果而产生。

你们知道……你们也许知道……无论如何，如果你们读过我写的东西，你们就知道：能指与所指，并不只是被语言学区分开来而已。

这一点在你们看来或许不言自明……

然而，恰恰因为把事情视为不言自明，人们才对明明摆在眼前的东西一无所见——尤其看不见摆在眼前的所写之物。

如果有什么能够把我们引入所写之物本身的维度，那就是察觉：所指同耳朵毫无关系；它只同阅读有关，也就是阅读我们作为能指而“听见”的东西。[注]

> [注] 本段法语标点颇为纠结；下三段随即明确：“听到”的是能指，所指则是能指的效果。译文据这一明示关系断句，避免把能指、所指的方向倒置。

但所指恰恰不是我们听到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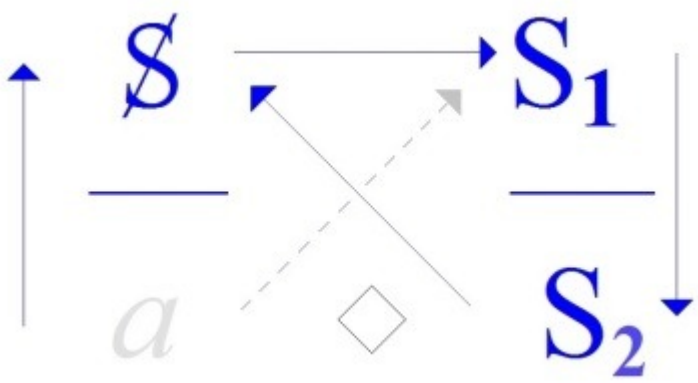
我们听到的是能指。

而所指是能指的效果。

这里有某种东西无非是话语的效果，是话语本身的效果；也就是说，是某种已经作为联结而发挥作用的东西的效果。

那么，正是这个东西，在一种书写——即科学话语［语言学 S/s］的效果——的层面上：

- 以大写 S 标示能指的位置；
- 以小写 s 把所指标示为一个位置。这种位置功能只能由话语本身创造：“各就各位”只在话语中才运作。



而在二者之间，有一道杠［S_1/S_2］。

你们写下一道杠时，它看起来平平无奇；这就需要解释。

“解释”这个词至关重要，因为一道杠里根本没有什么可以理解——哪怕它被专门用来表示否定［/，……］。

要理解否定意味着什么，是非常困难的。

只要稍加细察，我们尤其会发现：否定的种类极为繁多，而且绝不可能把所有否定归入同一个概念：

存在的否定［/］，

同全体的否定［·］根本不是一回事——这里只限于我曾经对否定所作的使用。

不过，还有一件至少更加确定的事：S 与 s 的记号本来已经区分得足够清楚；二者之间的区别，原本只凭书写中的距离就足以得到标示。

再加上一道杠，便带有某种多余甚至徒劳之处。无论如何，它同一切属于所写之物的东西一样，只由如下事实支撑：所写之物恰恰不是用来理解的［没有意义］。

正因如此，你们并非非得理解我的书写不可。

如果你们不理解，那是个好征兆；再好不过了，这恰好会给你们机会去解释它们。［笑声］

那么，这道杠也是一样。

这道杠准确地说就是这样一个点：在语言的任何使用中，所写之物都有机会从这里产生。

如果在索绪尔那里，S 本身就是在 s 之上、即在杠之上［S/s］，那么正是凭借这一点，我才得以在收入《文集》的《字母在无意识中的动因》中表明……

以一种能够被写下的方式，仅此而已，不是吗……所谓“无意识的效果”若没有这道杠，就没有任何支撑……

如果没有这道杠，就什么也解释不了……有无意……［口误］……有……有能指……有能指……

我再说一遍，因为刚才说短了……有能指从杠下穿过。

如果没有这道杠，你们就无法看出：有能指被注入所指之中［口误、遗忘……］。

凭借所写之物，某种仅仅是话语效果的东西显现出来……

因为，如果没有分析话语，你们就会准确地继续像椋鸟一样叽叽喳喳；

也就是说，说着我称为“唱片—流通”［disque-ourcourant］的东西，让唱片不停转下去；

而这张不停转动的唱片，维系着那个唯有分析话语才揭示出来的最重要之点……也就是如下这点；只有凭借分析话语的整个建构，它才能得到衔接：准确地说，并不存在……［性关系］……

我再回到这一点，因为它毕竟就是我不断向你们反复灌输的公式……但在反复灌输的同时，我仍然必须解释它，因为它恰恰只能由所写之物支撑；其书写就在于：“性关系不能被写下。”这就是它的意思。

或者更准确地说，一切被写下的东西都受到如下事实的制约：它从这一事实出发——性关系本身将永远不可能被写下。

正是由此，书写本身才成为可能；也就是说，存在一种被称为书写的话语效果。

你们看，勉强说来，我们可以写下“xRy”，并说：x 是男人，y 是女人，R 是性关系。［笑声］

为什么不呢？只不过，正如我刚才告诉你们的：这是一桩蠢事！

之所以是一桩蠢事，是因为在“男人”和“女人”的能指功能之下得到支撑的，无非仍是能指；无非是同语言那种常常—日常［courcourant］的用法完全绑在一起的能指［日常话语—不停转的唱片］。[注]

> [注] courcourant 把 courant（日常的 / 流动的）首音节重复，既接续前文 disque-ourcourant 的唱片空转，也带有鸟鸣和喋喋不休的声音效果。

如果说有一种话语向你们证明这一点，那就是：女人永远只会作为……

这正是分析话语调动起来的东西……只会 quoad matrem，即“就母亲而言”被纳入；也就是说，“女人”只有作为“母亲”才会在性关系中发挥功能。

这些都是粗线条的真理；当然，等我们更仔细地考察它们时，它们会把我们带得更远。

但凭借什么？

凭借书写。况且，书写并不会反驳这第一步近似，因为它恰恰会由此表明：女人的享乐奠基于对这一“非全”的某种补充性替代。

也就是说，对于这种由她是非全的而来的享乐——换言之，这种享乐使她在某处缺席于她自身，作为主体而缺席——她会在她的孩子所构成的那个对象 a 中，找到堵住它的塞子。[注]

> [注] bouchon 既是软木塞，也是堵头；这里不是说孩子“完成”女人，而是说孩子作为对象 a，对由非全位置开启的享乐起临时封堵或替代作用。

而另一方面，在 x 这一边，也就是如果性关系能够以一种可由话语支撑的方式写下时，那个本来会是男人的东西这一边，你们会看到：男人无非是一个能指。因为，当他作为能指介入时，只会 quoad castrationem，也就是“就阉割而言”介入；换言之，只就他同菲勒斯享乐具有某种关系而言介入。

于是，从某一处、从某一时刻开始……

从一种认真处理这个问题的话语——分析话语——开始；也就是说，从人们提出所写之物的条件在于它必须由一种话语［H、U、M、A］支撑的那一刻开始，一切都会从脚下溜走，而你们再也不可能写下性关系。当然，这里所说的是一种真正的书写：所写之物是语言中受到一种话语制约的那部分。从根本上说，字母是话语的效果。

我告诉你们的东西有一个好处……

不是吗，如果你们允许我这样说……我所讲的东西有一个好处：它总是同一件事。［笑声］也就是说……

当然，并不是说我在重复自己，问题不在那里……而是我先前说过的东西，会在后来获得意义。就我所记得的，第一次谈到字母时……

我已经记不得自己什么时候讲出这件事，现在也不打算再去查。我告诉过你们：我讨厌重读自己的东西。不过，那大概是十五年前，在圣安娜医院某处［《认同》，1961年12月20日课］……我曾试着让人注意到一件当然人人都知道的小事……

只要稍微读过一点东西，人人都会知道——不过并非人人都读书……比如，一个名叫弗林德斯·皮特里爵士[注4]的人曾以为自己发现：远在腓尼基时代以前，腓尼基字母就已经出现在埃及的小件陶器上，在那里充当制造者的标记。

> [注4] 弗林德斯·皮特里爵士：《字母表的形成》，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12年。

这意味着……这无非意味着：市场……

市场典型地是一种话语效果……字母最初正是从市场中出现的，那时还没有任何人想到用字母来做——做什么呢？

去做一件同能指的标示毫无关系、却对它加以制作、使它臻于完善的事情。

当然，必须在每一种语言各自的历史层面上来考察这些事情。

因为很清楚，中国的字母……

它让我们如此慌乱，以至于天知道为什么，我们给它另起了一个名字，叫作“字符／汉字”……也就是说，显而易见，中国的字母以一种同我们的字母全然不同的方式，从极为古老的中国话语中产生出来。

也就是说，总之，我在这里提出的这些字母具有不同的价值……

它们作为字母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它们从分析话语中产生……这同比如能够从集合论中产生的字母不同，也就是对它们所作的使用不同。然而——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二者并非毫无关系；它们具有某种趋同关系，在接下来的课中，我一定会有机会就此作进一步展开。

字母作为一种效果：任何话语效果都有这样一个长处——它会造出字母。

那么，天哪，为了结束，结束今天这番还只是一个开端、以后我会有机会展开的讨论——届时我会在适当之处重提它，比如为你们区分、辨明如下差异：

- 字母在代数中的使用；
- 以及字母在集合论中的使用。因为这同我们直接相关。

眼下，我只想让你们注意：某种东西毕竟随着“世界”的出现而产生——世界，正该这样说——随着这个正在分解的世界出现，感谢上帝；随着这个我们眼看着已经支撑不住的世界出现。因为，就连在科学话语中，也很清楚：根本不存在丝毫世界。从你们能够给原子再添上一种叫作夸克的玩意儿，并且发现……的那一刻起，情形就是如此。

难道这就是科学话语真正的线索吗？

你们无论如何都必须意识到，这里涉及的是另一件事：问题在于看清人是从哪里说话［H、U、M、A］。

那么，你们还是去参照一些作品吧，因为那是很好的读物。你们总得开始稍微读一读作家的作品——我不会说是你们这个时代的作家……

我不会叫你们去读菲利普·索莱尔；他不可读，和我一样……对，比如去读乔伊斯。

在那里，你们会看到这件事是怎样开始发生的。

你们会看到，语言会臻于完善，而且懂得游戏……懂得同书写游戏。

至于乔伊斯，我完全可以同意他的作品不可读。它当然也不可能被译成中文！

可是，乔伊斯究竟是什么？

它恰恰就是我刚才告诉你们的：能指前来塞满所指。[注]

> [注] truffer 本义是在食物中塞入松露，也可泛指填满、点缀。这里强调的不是能指把一个既定意义表达出来，而是能指挤入、充塞所指并由此生产意义。

乔伊斯是……是一篇很长的书写文本……

去读《芬尼根的守灵夜》吧……那是一篇很长的书写文本；它的意义来自如下事实：能指彼此嵌合、彼此组合——如果你们愿意这样说……

为了给那些甚至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的人一个形象……它们彼此碰撞、叠缩；正是由此，某种作为所指而显得费解的东西产生出来。但对我们分析家来说，它显然最接近我们……

凭借分析话语而懂得如何阅读的东西……也就是最接近口误的东西。

正是作为口误，它才意指某种东西；也就是说，它能够以无穷多种不同方式被阅读。

但恰恰因此，它才难以阅读、被读偏，或者根本没有被读。

然而，“被阅读”这个维度，难道还不足以表明我们处在分析话语的层次中吗?

分析话语所涉及的，始终是……

对作为能指而被陈述的东西……你们给出一种不同于它所意指之义的阅读。

但问题恰恰从这里开始。这样吧，为了让你们明白，我要从你们在世界这部大书中所读到的东西里，取一个参照。

比如，你们看到一只蜜蜂的飞行。

蜜蜂飞翔、前行、采蜜，从一朵花飞向另一朵花。

你们了解到的是：它用脚尖把一朵花的花粉带到另一朵花的雌蕊上，并由此带到那朵花的胚珠上。

这就是你们从蜜蜂的飞行中读到的东西；其他任何例子也是如此。

你们看到……我也不知道……某种你们突然称为低飞鸟群的东西；你们把它叫作“一阵飞行”，实际上它是一群鸟，是处在某个高度上的一群。你们从中读出：暴风雨就要来了。

可是，它们自己阅读吗?

蜜蜂是否读到：自己服务于显花植物的繁殖？

鸟是否读到古人所谓命运的预兆，也就是暴风雨的预兆？

整个问题就在这里。

毕竟，不能排除燕子会阅读暴风雨，但这也并不十分确定。[注]

> [注] 当前法语底本在此出现双重否定；本句依据上下文的提问方向和定本语义处理为“不能排除燕子会读”，而不是方向相反的“不能排除它不会读”。

分析话语中的情形是：对于主体，对于无意识的主体，你们假定它会阅读。

你们那套无意识的事情，无非就是这一点。

你们不仅假定它会阅读，还假定它能够学会阅读。

只不过，你们教它去阅读的东西，无论如何都同你们能够就它写下的东西毫无关系。

第5课 ・ 1973年1月16日

我还能对你们说些什么呢，Encore［还要 / 仍然］？

这件事已经持续这么久，却没有产生我希望它产生的全部效果。

那么，恰恰因为如此，我要说的东西并不缺少。

不过，由于人不可能把一切都说尽——理由很充分——我只得沿着这条狭窄的路径前行；这使我每时每刻都必须提防，不要重新滑回那些已经由说过的话做成的东西里。

因此，今天我要再一次设法守住这条艰难开辟出来的路径；因为借着一个标题，我们同时有了一道奇异的地平线，而它正由这个“Encore”来规定。

今天，我必须标出若干点；它们将成为我们今年的定向点。

上一次，有某种东西得到了表述：所写之物的功能［Φ］。

这是我们今年的一个点，一个极点。

不过，我想提醒你们：我想，在我第一次向你们讲话时——如果我没有弄错——我曾陈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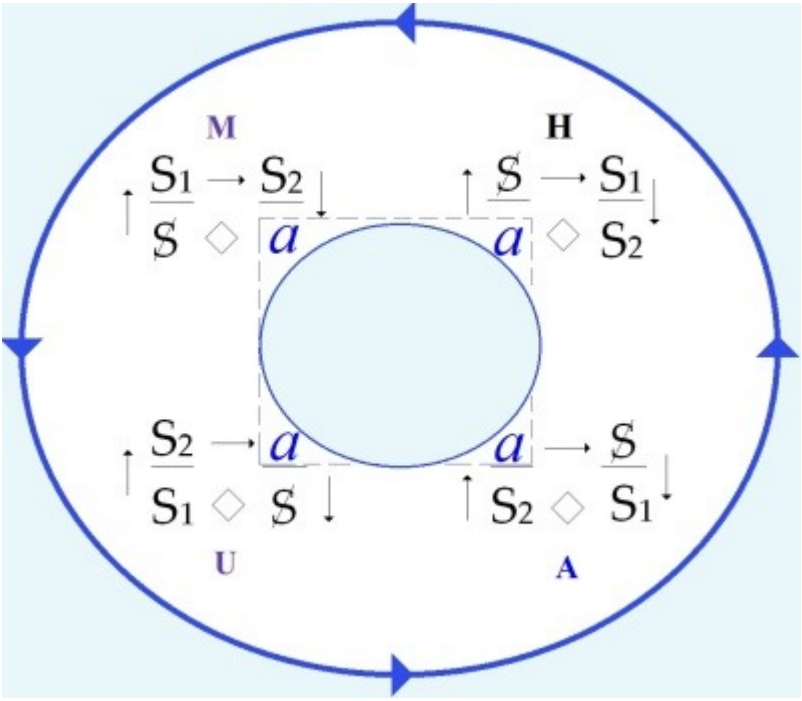
> “享乐——大他者的享乐，我曾说大他者由身体象征出来——并不是爱的征兆。”

当然，这句话就这么过去了；它之所以过去，是因为人们感觉到，它同此前那个“说”[注1]处在同一层次，并没有从那里偏离。然而，其中有些词很值得评论：

> [注1]“不存在性关系。”

- “享乐”，正是我试图通过这个“说”本身使之在场的东西。

  [“说它行不通”、每一种话语［H、U、M、A］在无力抵达“大他者身体的享乐”这一真理时最终说出的“不”，使“失败的”话语翻转并过渡到下一种话语：逆时针旋转四分之一圈，并更换对象 a。]



- 这个“大他者”比任何时候都更受到质疑。必须再次锤炼、重新锻打它，使它取得完整的意义与充分的回响：

- 一方面，它是一个场所；

- 但另一方面，它又作为这样一个得到支撑的项被提出：因为说话的是我，而我只能从自己所在之处说话；我认同于我上次称作纯粹能指［Φ］的东西。“男人、一个女人，”我说过，“无非都是能指。”正是从这里，他们作为……

我指作为性之彼此有别的化身……取得各自的功能。

所以，在我的用语中，“大他者”只能是大他者之性 / 另一个性［l’Autre sexe］。[注]

> [注] l’Autre sexe 在通常法语中可指“另一个性别”，但大写 Autre 同时指定拉康意义上的“大他者”。译文并列保留这两个层面。

——这个大他者究竟处于什么状态？

——相对于性关系赖以实现的那个环节，它处在什么位置？

这个环节就是一种享乐；分析话语把它沉淀为菲勒斯的功能。这个功能的谜总之仍然完整无缺，因为它在那里只能从“缺席的效果”得到衔接。

然而，这是否意味着——正如人们自以为能够过快翻译的那样——这里涉及的是“能指中所缺失之物的能指”？

这恰恰是今年必须为之画下句点、设定终点的东西。[注2]

> [注2] 原文 mettre un point terme 压合了 mettre un point final（以书写画上句号）与 mettre un terme（以言说使之终止）。

也就是说，要说清菲勒斯在分析话语中具有什么功能。

我们不会径直抵达那里。

但仅仅为了清理场地，我先说：上一次我作为杠的功能而提出并加以强调的东西，同菲勒斯并非没有关系。

［在那道杠［Φ］上，某种东西让自己可见却未被看见，让自己可知却未被知道；某种东西“出了岔子”［参见“跛行”］→　因而需要阅读与破译［字面之滨 / 字母之滨，参见《文字滂沱》］。］

这句话还有后半句，它通过一个“……不是……”同前半句相连：“……不是爱的征兆。”这也正是我们的地平线所指向的地方。

今年，我们必须衔接出这里所涉及的东西；它正处在由分析经验确立起来的一切的枢轴上：爱。

［在话语 A 中，爱是一种不可能知识的征兆 → 话语发生翻转［“我请求你拒绝我给你的东西，因为并不是那个”］。］

长久以来，人们谈论的只有爱。

我还需要强调吗：爱正位于哲学话语的中心、准确地说位于它的心脏？这无疑正是应当使我们警惕的地方：

- 如果哲学话语曾让我们瞥见它的真面目，即主人话语的这一变体……

- 如果上一次我曾说，爱所瞄准的是存在，

也就是语言中最为逃逸的东西；我曾坚持说，它是“本来将要存在的东西”，或者恰恰是由于曾经存在而造成惊异的东西。

- 如果我还曾补充说，关于这个存在，我们必须追问：

——它是否同“我的存在”［m’être］这一能指的“存在”如此接近：“m、撇号、带重音符的 e……”［口误］；它是否就是听命 / 领头的存在；

——这里是否存在最奇异的一种诱饵。[注]

> [注] m’être 与 maître（主人）同音；être au commandement 既可指服从命令，也可指在竞赛中领跑。拉康让“存在”、主人能指与命令三个层面相互叠合。

这难道不是也在通过“征兆”这个词命令我们：去追问征兆究竟凭什么有别于能指？

于是，这里有几个点：

- 一个是“享乐”；
- 另一个是“大他者”；
- 第三个是“征兆”；
- 第四个是“爱”。

当我们阅读或重读那个爱的话语承认自己就是存在话语的时代所留下的东西，当我们翻开圣维克多的理查[注3]那本论述神圣三位一体的书时，我们从存在出发。

> [注3] 圣维克多的理查：《论三位一体》［De Trinitate］，瑟夫出版社，1999年。

从存在出发，只要它被……

请原谅我把所写之物滑进言说……构想为“存—永恒者”［l’êtrernel］，也就是为聋人准备的“永恒者”。[注]

> [注] l’êtrernel 把 être（存在）、éternel（永恒者）叠合在一起，并可能同时唤起 lettre（字母）。译文以“存—永恒者”标出这个合成词，而不把它还原成单一的“永恒”。

从存在出发，在亚里士多德那里那番仍然十分审慎的推演和进程之后，又无疑受到“我是我所是”这一犹太真理陈述突然闯入的影响；当这一切在如下观念中达到顶点时……

这个此前一直被圈定、擦近、靠近，却仍只是近似地把握存在的观念……借着“永恒者”［“我是我所是”］这一陈述，终于在从时间功能中猛烈撕裂出来的动作中达到顶点；由此产生了奇异的后果。

也就是作出如下言说[注]：［1］存在着一种永恒并凭自身而永恒的存在［上帝：“我是我所是”］；［2］存在着一种永恒却不凭自身而永恒的存在［天使等］；［3］还存在着一种永恒……［口误］并非永恒的存在，它所具有的这种脆弱的、仿佛朝不保夕甚至并不存在的存在，并非来自自身［人］；

> [注] 这里的 énonciation 指说出话语的行为或过程，区别于上文 énoncé 所指已经说出的“陈述”；中文以“作出如下言说”保留这一转换。

然而，他停在了逻辑定义似乎强加给他的结论上……

如果在这个秩序中，否定作为单义功能真足以保证存在的话……

他停在如下结论上：并非永恒的东西绝不可能……

因为“永恒”与“凭自身”的肯定和否定相互交替，会产生四种划分；［4］他说，是否存在一种并非永恒、却能够凭自身而存在的存在［能指］？

而圣维克多的理查显然认为，最后这一种必须被排除。

然而，这里所涉及的难道不正是能指吗？

也就是说，能指——没有任何能指——会作为永恒之物向前出现、作为这样的东西产生。

这无疑正是……

与其把它称作“任意的”，

……索绪尔本来可以尝试表述的东西。

可以这样说：与其那样，不如把能指放到偶然性这一范畴中来提出；至少，它显然并非永恒，它拒斥永恒这一范畴，然而奇异的是，它却凭自身而存在。

正如它向我们显现的那样，这个能指凭借自身产生效果。

然而，如果有什么能够就它提出来，那就是它的分有……

借用一种柏拉图式的进路……也就是它对这个“无”的分有。创世观念的出现，实际上正是告诉我们：某种全然原初的东西是 ex nihilo，即从“无”中造成的。

看起来……

你们不也这样觉得吗？难道没有什么向你们显现出来吗——只要你们的懒惰还能被某种显现唤醒……《创世记》向我们讲述的，无非就是从无中的创造——事实上，创造什么？——无非是创造能指。[注]

> [注] 原文把 paresse（懒惰）与 apparition / apparaisse（显现 / 显现出来）置于近音链中；这里的“显现”并非另行加入的神秘经验。

一旦这种“创造”出现，它就从对存在之物的命名得到衔接。

- 这难道不正是创造的本质吗?
- 创造难道只是把本来就在那里的东西造出来吗？正如亚里士多德必然会陈述的：如果曾经存在任何东西，那么它从来就已经在那里。
- 在创世论的观念中，难道不正是……

本质意义上的创造、从无开始的创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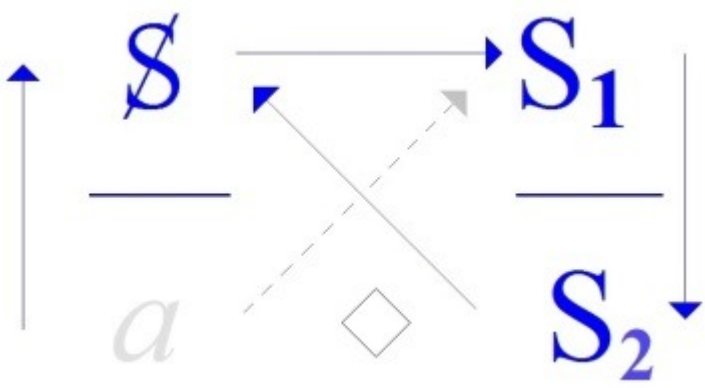
- ……从根本上说涉及的是能指，而且是以一种进行奠基的方式涉及能指吗?
- 这难道不正构成了我们在如下东西中发现的事实：

它一旦映照为一种“世界观”，便被陈述为“哥白尼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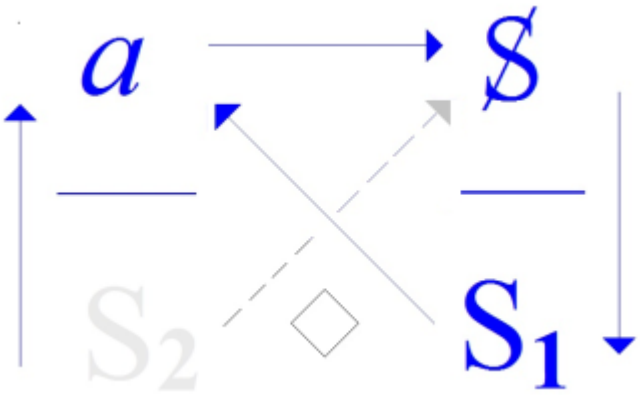
很久以来，我一直质疑弗洛伊德自以为能够就此提出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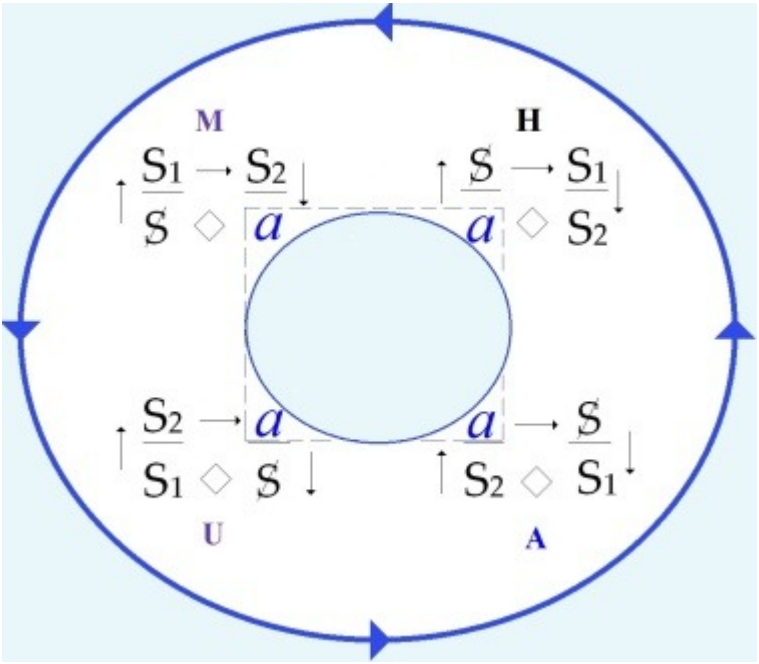
仿佛借着癔症话语教给他的东西……

也就是另一种实体，它完全维系于如下事实：存在着能指，而癔症话语所涉及的正是这个能指的效果……弗洛伊德把它接取过来之后，懂得怎样让它旋转四分之一圈，从而把它变成分析话语。［参见伽利略：“然而，它仍在转！”］［参见上文“它在转”：从话语 H $[S \rightarrow S_1 \rightarrow\!\!\downarrow S_2 \Diamond a]$ 转向话语 A $[a \rightarrow S \rightarrow S_1 \Diamond S_2]$ 。］


S
S1
a
S2

→


a
S
S2
S1



癔症话语　　分析话语

“四分之一圈”这一观念本身唤起革命［révolution］，但绝不是在革命等同于颠覆的意义上。

恰恰相反，凡是旋转的东西——这就是所谓 révolution——依其陈述本身，注定唤起返回。

当然，我们还没有完成这次返回；因为即使这个四分之一圈［H → A：弗洛伊德革命］，也已经转得极其艰难。

不过，首先提醒如下事实永远不嫌多：如果某处曾经发生过革命，那当然不是在哥白尼那里。根本没有必要援引那些只属于历史考据的材

料：早在此前，人们就已经提出过假说，认为太阳很可能是事物绕之旋转的中心。但这有什么要紧！

对那些数学家而言，重要的显然是出发点——什么东西的出发点？——旋转之物的出发点。

我们当然知道，最外层天球上的群星所作的这种永恒环游……

亚里士多德还在它之外设想了另一层，那是静止不动的一层，是其他旋转天球运动的第一原因……如果星辰看起来在旋转，那显然是因为地球本身在自转。令人惊叹的是，面对恒星天球的这番环游、这种公转、这种永恒旋转，竟有人构造出另外一些天球，让行星在其中旋转……

依照托勒密体系的那种摆动运动……这些行星天球绕着太阳旋转，却相对于地球处在一种暧昧位置，呈钩齿状往返行进。

从这里出发，构想天球运动难道不是一项非凡壮举吗？而哥白尼毕竟只是指出，中间诸天球的运动也许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表达。地球是否处在中心，显然并不是他最关心的事情。[注4]

> [注4] 关于哥白尼［1473—1543］、开普勒［1571—1630］和牛顿［1643—1727］的观念，参见阿瑟·库斯勒：《梦游者》，美文出版社，2012年。

所谓哥白尼革命根本不是革命；除非是由于如下事实才这样称呼：在一种仅仅类比性的话语中，人们可以假定一个球体的中心构成主人点。

改变这个主人点——无论换成地球还是太阳——本身丝毫不会颠覆“中心”这个能指凭自身保留的东西。

这个能指仍然保有其全部分量；而且十分清楚，远非人……

由这个词标示的东西——它“是”什么？正是构成所指的东西……远非人曾经因为地球不在中心而受到任何震动；他毫不费力地用太阳替代了地球。

重要的是总要有一个中心。既然现在显然：

- 太阳也不是一个中心；
- 它正在某种空间中漫游，而这种空间的地位越来越难以确立；
- 真正仍然处在中心的，无非是那套良好的惯例；它使所指……

归根到底总是保有同一个意义。这个意义来自每个人所具有的一种感觉：至少觉得自己属于自己的世界，也就是自己的小家庭以及围着它转的一切。

你们每一个人——即使是那些左派分子，我也包括在内——都比自己所相信的更加身处其中……

而且程度之深，正值得你们自己量一量它的跨度……

你们依附于若干为自己提供立足之基的偏见；这些偏见把你们反叛的范围限制到最短的界限，准确地说，限制在不会给你们造成任何不便的地方，尤其不会触动那种始终保持完美球形的世界观。无论你们把所指搬到哪里，它都会在那里找到自己的中心。

至少在目前，分析话语并不是……

分析话语如此难以在它的去中心化中得到坚持，而且还没有进入共同意识……它并不能以任何方式颠覆任何东西。

然而，如果允许我仍然使用这个所谓“哥白尼式”的参照，我要强调其中真正有效的部分：这里所涉及的根本不是中心的更换。

“它在转”仍然保有全部价值，无论最终怎样得到动因说明、怎样被归结为这个出发点：地球在转，因此在我们看来仿佛是天球在转。

天球确实仍在继续旋转，并产生各种效果；因此，你们毕竟还是用年来计算自己的年龄。

颠覆……

如果颠覆曾在某处、某个时刻发生，它根本不在于改变旋转之物的旋转点……而在于用“它落下”取代“它旋转”：“带软音符的 c、a”——“ça tombe［它落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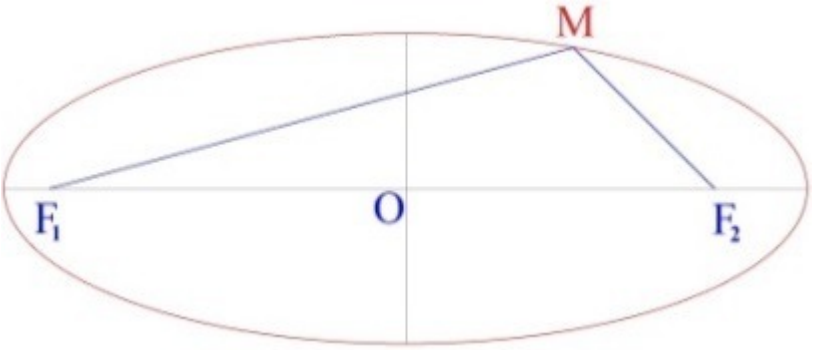
真正的关键点——毕竟有些人想到要注意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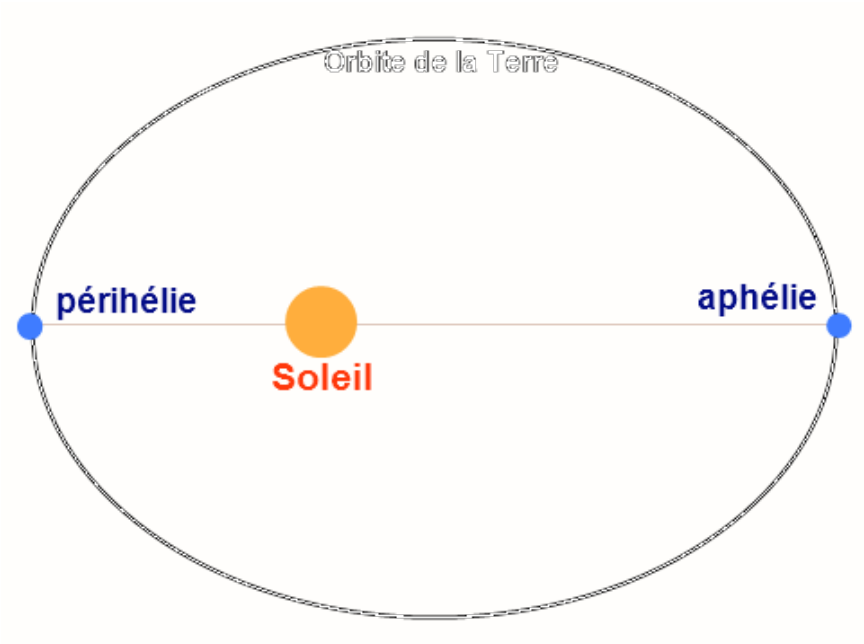
- 并不在哥白尼；
- 更多一点是在开普勒，因为事物不再以同一种方式旋转：它沿椭圆旋转。

对于“中心”的功能来说，这已经是一项更有力的修正：受到质疑的正是中心功能本身。

事物“落向”的地方［太阳的引力］，位于椭圆上一个叫作焦点的点［F_1］；而在与它对称的点［F_2］上，什么也没有。

这显然是对中心图像的一项极为根本的修正。





然而，如果可以这样说，“它落下”恰恰由于如下事实才取得它的分量——它作为颠覆的分量：使它成为“革命”的，并不只是中心的更换……

因为只要保留中心，旋转就会无穷无尽地继续下去，恰恰总会返回自身……问题是，“它落下”最后抵达什么？

准确地说，无非抵达这个式子：$F = G\frac{mm'}{d^2}$［牛顿万有引力定律］。

距离 d 把以 m 和 m' 表示的两个质量分开；这个式子所表示的［$F = G\frac{mm'}{d^2}$］是一种力；就这种力而言，一切质量都能够取得某种加速度……而这一切全都在这个所写之物中。

它被归结为写在掌心里的五个小小字母，外加一个作为幂的数字：距离的平方，并且同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人们不当地归给哥白尼的东西，正存在于这个书写效果中。它恰恰把我们从“旋转 / 革命”这个本身是想象性的、虽然又在实在界中得到奠定的功能里撕扯出来。

［拉康告诉我们，这个“能指效果”在这里就是“书写效果”；“五个小小字母［……］外加一个数字”所写下的东西，奠定了星辰的反复返回，奠定了“总是回到同一个位置的东西”［实在界的第一个定义］，也奠定了重复……

同样，至少四个小小字母 α、β、γ、δ，凭借其组合机制，奠定了lalangue、像语言一样结构起来的无意识以及另一种“重复”［参见《〈被窃的信〉研讨班导论》］。］

说完这一点……

这无疑是一番提醒，但同时也是序曲……重要的是强调，所产生的东西……

在这项新话语——作为分析家话语、分析话语而出现的新话语——的衔接中，作为这样的东西产生出来的是：它把基础和出发点置于能指本身所造成的效果之中。

［话语 A：处在对象 a 的假象位置上的分析家“质询”主体 $\not S$，由此产生同一切所指、一切意义、一切知识切断的能指 S_1［$S_1 \lozenge S_2$］→ 无语义能指；只有在那里，“能指本身”［没有任何所指］的书写效果，才能在分析者的言说中被“读出”→［字母］。［参见：“人们所说的，仍被遗忘在从所说中被听见的东西背后。”］］

远非人们已经承认……

仿佛凭借亲身体验就能承认……远非人们已经承认：能指本身携带着所指效果，而由这些效果搭建起了那种结构。我刚才已经提醒过你们，在漫长的时代中，人们似乎很自然地认为，一个“世界”由此构成；同它相关联的是某种彼岸之物，即存在本身、被把握为永恒的存在——神学。

无论如何，这个世界仍然是一种“构想”——这个词用得正好——一种观看、一种目光、一种想象性的把握；它被构想为一个“世界”、一个全体，而这个全体无论被打开多少，仍带有界限。

［→ 话语 H、U、M 的“球形”构想。］

由此产生某种毕竟很奇怪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就假定，某个人、一个“一”、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能够认识这个世界；他在世界中处于一种可以称作“外—存在”［ex-sistence］的状态。否则，如果他不以某种方式处在外部而存在，又怎么能够支撑自己可以“认识这个世界”这件事？

正是在这里，始终标示出由这种宇宙论、由承认一个世界而产生的摆荡、死路与动摇。

在分析话语中，难道不存在……

分析话语通过我刚才谈到的四分之一圈得到确立……难道其中不存在某种东西，本身就必须把我们引向如下事实：对“世界”本身的任何维持、任何存续、任何持续［“世界的意义”：$S_1 \rightarrow S_2$］——这种话语所引入的恰恰是：这个存续与持续［“世界的意义”：$S_1 \rightarrow S_2$］本身必须被放弃？［→ 意义的悬置：$S_1 \lozenge S_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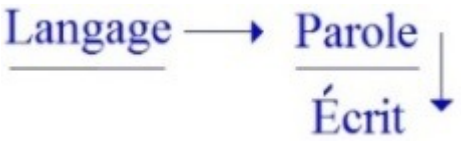
语言就是这样……

由哲学话语锻造的语言［话语 M，对［$S_1 \rightarrow S_2$］的想象性支撑 → 产生一种“世界的意义”］……语言就是这样，以至于你们每时每刻都能看见……

当我提出任何可以从分析话语建立起来、可以给你们留下标记的东西时……我每一刻都只能再次滑回——滑回哪里？——滑回这个“世界”，滑回那个被假定的实体；而这个实体毕竟浸透了存在的功能。

而沿着分析话语的线索前行，所趋向的绝不亚于：再次打破、使之弯折，并以一种特有的曲率加以标记……

而且这种曲率甚至不能维持为力线的曲率……它本身产生裂隙、不连续与断裂，并提示我们：要在语言中看见那个最终使语言断裂的东西。［$S_1 \rightarrow S_2 \rightarrow\downarrow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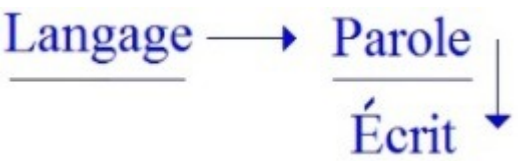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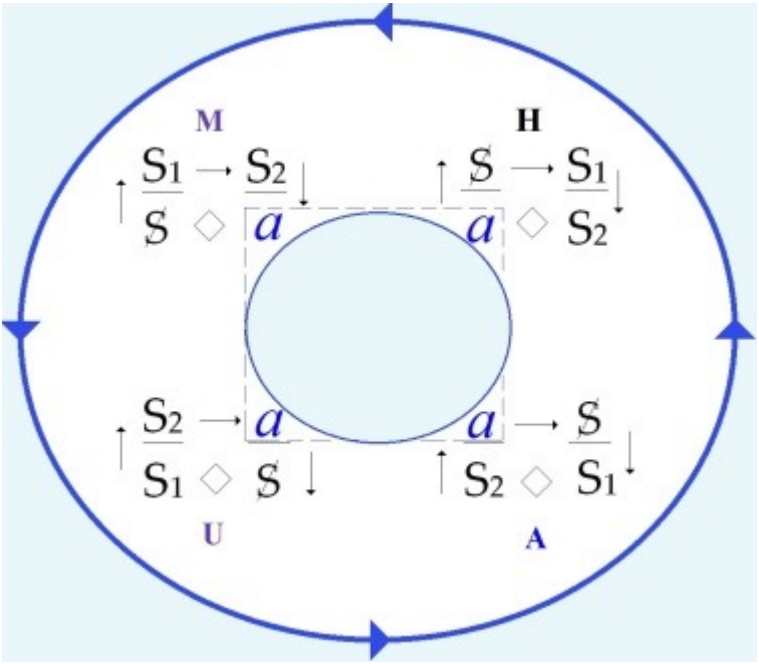
因此，似乎没有什么比数学对字母的这种使用更能构成分析话语的地平线。一方面，字母的这种用法在话语中揭示出那种并非偶然被称为语法的东西：它是语言中只有通过书写才显露出来的东西。

不过，即便这并非偶然，它也不是没有必然性。［γράμμα，gramma：书写符号。］

因为，如果语法是语言中只有通过书写才显露出来的东西，那是由于在语言之外，这个效果［书写效果 → 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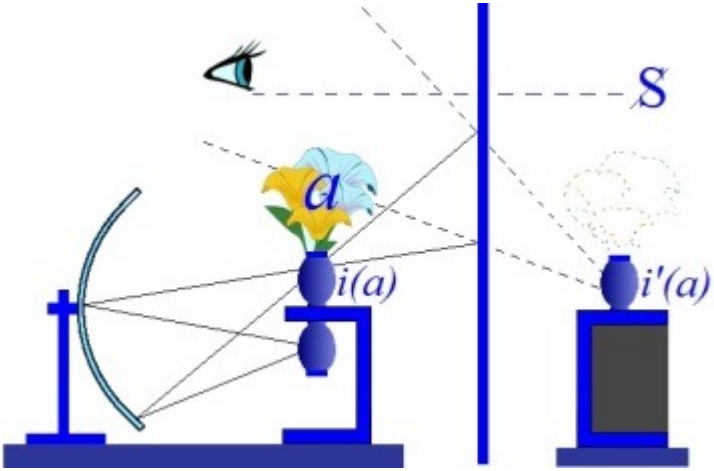
这个仅由书写支撑才产生的效果，当然正是数学的理想……语言所围绕的那个东西、语言中真正涉及的东西，正是在这里显露出来。





也就是说，只要以任何方式拒绝对所写之物的参照，也就禁止了对语言全部效果中能够得到衔接之物的衔接；而这种衔接发生在某种由语言不可避免地产生的假定之中，即假定一个：

- “此岸”［存在：作为缺席、匮乏、洞的对象因 a］；
- 以及“彼岸”［作为旁—存在的存在：作为替代对象的幻见对象 a］。



仅仅唤起这些空间参照，就足以使它们仿佛自行强加给我们。

一旦假定一个此岸，我们很清楚，这里无非是一种直觉性的参照。

然而我们同样清楚，语言的独特之处在于：在它的所指效果中，所指恰恰永远只在能指的“旁边”［παρά，para］。

我们必须做的……我们必须使自己习惯去做的，是以某种东西取代这种强加……

也就是语言所造成的存在之强加……取代它的，是从根本上把握并从一开始就承认：我们从来没有任何关于存在的东西。

但要把它写成不同于通常“显现”［paraître］的“旁—存在”［par-être］……

不是人们一直以来所说的“显现”：现象，以及在它彼岸那个天知道是什么的东西——本体［noumène］——事实上把我们带到了哪里［nous mène］？也就是带到一切被恰当地称为蒙昧主义的晦暗化之中。[注]

> [注] noumène（本体）与 nous mène（把我们带向）形成谐音；拉康借此讥讽把现象背后再设定一个不可知本体的做法。

恰恰在一切能够被表述为语言的书写效果［那道杠 Φ］的东西所具有的悖论中，在这些悖论涌现的点上，存在才呈现出来；而它从来只以旁—存在［par-être］的方式呈现。

归根到底，我们必须学会变位，恰如其分地变位：

- 我旁—在［je pare-suis］，你旁—在［tu pare-es］，他旁—在［il pare-est］，我们旁—在［nous pare-sommes］，以此类推。

那么，这一切把我们引向……把我们引向这样一个陈述……

如果你们充分强调这种新拼写以及它的一切后果、一切形态学后果，你们完全可以接受这个陈述……而在我向你们提出的这套新变位中，必须懂得承担这些后果：

- 正是从这里出发，我们必须把握如下东西中的问题：它同“性关系”也处在一种旁—存在、在旁边存在、作为 παρά［para］而存在

的关系中；很清楚，在一切接近性关系的东西中，语言都只通过自身的不足而显现；

- 正是相对于这个旁—存在，某种东西才替代了这段并不存在的关系；

- 正是在这种同旁—存在的关系中，我们必须衔接出替代性关系的东西，也就是准确地说，爱。

真正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大他者的功能——作为真理场所的大他者……

说到底，它是我们能够赋予“神圣存在”这个词、赋予直呼其名的上帝的唯一场所，尽管这个场所不可还原……

……上帝准确地说就是这样一个场所，在那里……

如果你们允许我这样措辞……“神、造神者、说”[le dieu, le dieur, le dire] 产生出来：几乎不费什么，说就造出上帝。[注]

> [注] 拉康把 Dieu（上帝）、临时造出的 dieur（可理解为“造神者”）与 dire（说）串成音近链，命题不是“说证明了上帝”，而是说的结构使“大他者场所”得到存续。

只要还有某种东西被说出，“上帝假设”就会在那里。

而正是通过试图说出某种东西，才界定了如下事实：总之，真正可能是无神论者的只有神学家，也就是那些谈论上帝的人。

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成为［无神论者］；除非以某种莫名的恐惧为名，把头埋进双臂之间，仿佛这个上帝曾经真正显现过任何一种临在。

反过来说，人不可能说出任何东西而不立刻使上帝存续，哪怕只是以大他者这种形式——仿佛大他者也在说出真理。

这在那个我憎恶、而且有最充分理由憎恶的东西——历史——的最短进程中，已经一目了然。

历史恰恰被造来使我们以为它具有某种意义；但我们［分析家］首先应当做的，是从眼前面对的东西出发：一个他者的说［无意义的 S_1］向我们讲述他的蠢事［缺—意义］、他的窘迫、阻碍与惊惶；我们要做的是在那里阅读。［阅读在“从所说中被听见的东西”彼岸写下的东西。］

问题在于阅读……阅读什么？无非是阅读这些“说”的效果。

而这些效果怎样搅动、撼动、困扰说话之在，我们全都看得很清楚。

当然，为了让这一切产生某种结果，它总得有用；天哪……得用来让他们安排妥当、彼此迁就，让他们一瘸一拐、蹒跚而行，毕竟还能给那个所谓爱的感情添上一小片生命的影子。

必须如此，确实必须如此；它还得继续［encore］下去，也就是说，借着这种感情，某种东西最终得以产生……

一些人在这一切面前采取了预防措施，藏在教会这扇屏风后面；正如他们看得很清楚的……事情最终走向繁殖。

繁殖什么？

繁殖身体。

然而，我们难道不能感觉到、不能亲手触到：语言还有别的效果，并不只是牵着人们的鼻子，让他们一再［encore］繁殖，让身体与身体［en corps à corps］相接，再次在身体中［en corps］、如此获得化身？[注]

> [注] 此处连续叠合 encore（又、仍然）与 en corps（在身体中）；“继续繁殖”与“身体化”因而不是两个互不相干的意思。

毕竟还有某种作为语言另一种效果的东西，恰恰就是所写之物。

如果我敢这样说，它的特征中至少有一点值得指出：自从语言存在以来，我们目睹了所写之物的各种变异。

被写下的东西——这并不好说——被写下的是字母；而字母——天哪——并不总以同一种方式制造。

于是，人们就此编写历史、书写史；绞尽脑汁想象玛雅或阿兹特克象形文字到底有什么用途，再往［时间上］远一些，还有马斯达济勒的彩绘石块。



总之，这些古怪的骰子究竟是什么？人们拿它们玩什么游戏？

这一切照例都是历史的功能。我们应该说："尤其不要碰那把斧头［Hache］，它可是历史［Histoire］的首字母 H。"这倒是把人们带回第一个字母的好办法——我也只谈到这个字母：我始终停留在字母 A 上。[注]

> [注] 法语字母 H 读作 hache，同"斧头"一词同音；Histoire（历史）也以 H 开头。拉康把"不要碰斧头"改造成对历史化解释的讽刺。

况且十分清楚，《圣经》只从字母 B 开始；它把字母 A 留给我［笑声］，让我来使用！

要学到许多东西，并不需要去研究马斯达济勒的石块，甚至也不需要重复我曾经在某个时期[注5]为我亲爱的听众所做的事情……

> [注5] 参见1961—1962年研讨班《认同》1961年12月20日课，以及詹姆斯・费弗里耶：《书写史》，帕约出版社，1948年［1995年再版］。

那是一群分析家听众——一小段美好时光……人们给他们解释一元特征、刻痕；这些还在他们的理解范围之内。

但更好的做法是仔细看看数学家怎样使用字母。尤其是自从他们不顾若干东西、却以最充分的根据，在集合论名下开始察觉：可以不以直觉的、融合的、归根到底是爱欲的方式——“我们俩合而为一”——来处理“一”。

当然人人都知道，两个人从来不曾合成一个“一”，不是吗……

可归根到底，“我们俩是一体”。

爱的观念正是从这里出发。

这实在是赋予这个项最粗糙的方式……

赋予这个显然不断逃逸的项——性关系——以所指的最粗糙方式。

> [“大他者身体的享乐不是爱的征兆。”大他者身体的享乐被划杠；由于菲勒斯功能，没有任何“话语”能够抵达它的真理。话语瞄准 S_1 时，只会抵达各种“代行功能者”：对象 a → 无力保证那种“应有的”享乐［不存在性关系］。在替代性对象 a 的旁—存在中，爱替代性关系的缺失，以便“实现一”。]

智慧的开端，本应是首先察觉……

老父亲弗洛伊德毕竟正是在这里开辟了道路……这件事实在非常漂亮、非常醒目……

我正是从这里出发，因为它也稍稍触动了我；况且它本来可以触动任何人，不是吗……也就是察觉：如果爱的基础同“一”有关，那么它所造成的准确结果，就是从不让任何人走出自身。

如果爱就是这样……

他所说的就是这一切，也只有这一切，不是吗……从他引入自恋之爱的功能那一刻起，每个人都能感觉到：问题在于，怎么还可能存在对一个他者的爱。

而且十分清楚，人人都挂在嘴边的这个“一”［爱］，首先并且本质上来自这个“一”的幻象——我们相信自己就是这个一。

不过，这并不是说地平线仅止于此；也就是说，“一”要多少就有多少。

我说“‘一’要多少就有多少”，并不是说个体要多少就有多少，因为那毫无意义，那只是计数。

“一”作为“一”要多少就有多少；它们是《巴门尼德篇》[注6]第一项假设中的那些“一”，每一个都以彼此在任何方面绝不相似为特征。

> [注6]　柏拉图：《巴门尼德篇，或论理念》，巴黎：伽利玛出版社，七星文库，1967年，第193页。

集合论的闯入、介入，恰恰就在于提出如下做法：让我们谈论“一”，而这里所涉及的事物彼此严格没有任何关系。

也就是说，把所谓“思想对象”或“世界对象”放进去；这一切各自都算作“一”。如果我们把这些全然异质的事物集合起来，就赋予自己权利，用一个字母标示这个集合。

集合论在开端处就是这样表述的；比如我上次以尼古拉・布尔巴基之名提出的那种集合论。

你们任由如下这点溜了过去：我曾说……

况且，正如它被写下、被付印，正如所谓集合论中印着的那样……字母标示一个集合。［1月9日，拉康谈到以字母 A 标示一个“场所” → 场所 ≈ 集合之所。］

而恰恰是，尽管那些作者……

因为你们知道，最终同意出版这部理论定本的作者有许多位……他们很谨慎地说：字母“标示”集合。

但他们的怯懦和错误恰恰就在这里：唯有字母才构成 / 造出这些集合。

字母——或者说诸字母——“是”这些集合，而不是“标示”这些集合。

它们作为字母，被当作这些集合本身那样发挥作用。

你们看到，我仍然保留这个“像 / 作为”［comme］，便停留在我提出“无意识像一种语言那样结构起来”时所坚持的秩序中。

［每一个得到实现的“一”，都会留下认同于爱之对象的痕迹；这道痕迹是单一的，同其他痕迹异质。字母把它们集合到一个“场所”中。参见《〈被窃的信〉研讨班导论》中字母的生成：［+,+,–,+,–,+,+,+,–,+,–,–,+,…］→［1,2,3,2,1,3…］→［α, β, γ, δ］。］

这个“像 / 作为”准确地说……

我总是回到这里……要把它理解为如下说法：不是说无意识“由”一种语言结构起来；而是它“像”……那样结构起来。

集合论中所涉及的诸集合，像字母一样。

［α、β、γ、δ 的组合机制［→ 不含“死余项”］从 lalangue 产生出 →“……像一种语言那样”。］

当我们在数学陈述中推进时，所涉及的正是这一点。

它起什么作用？我们能从中取得怎样的支撑来阅读？

- 因为存在字母而阅读；
- 只阅读、而且只阅读字母；
- 当我们把语言视为这样一种东西——它发挥作用，替代实在界中唯一无法形成字母的那一部分之缺席，即性关系——我们便阅读这里真正涉及的东西。

正是在数学书写［那些小字母］的游戏本身中，我们必须找到——如果可以这样说——自己应当前往的尖端和定向点，以便从这种实践中……

从这项正在出现并以奇异方式扩展、名为分析话语的新社会联结中……就语言本身的功能，尽可能汲取我们能够汲取的东西。归根到底，我们信赖这种语言，让这种话语能够产生一些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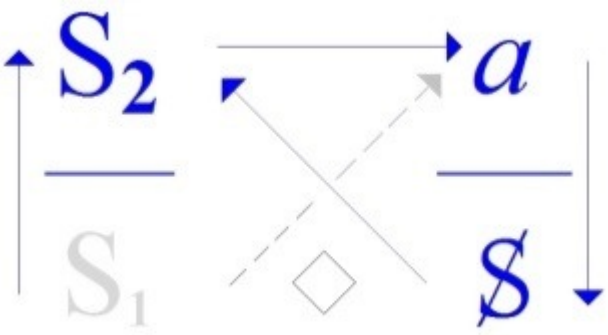
无疑只是中等的效果，但尚且足以承受……从而让这种话语能够支撑并补全其他话语。［分析话语的出现闭合了四种话语的环，启动“话语的轮转”及其“掠射光”。］

到时候我们会看到……

因为近来很清楚，大学话语［universitaire］应当换一种写法，写成“合一—向着基西拉”［uni-vers-Cythère］，因为它必须传播性教育……我们会看看这将怎样进行、产生什么结果；尤其不要阻挠它。[注]

> [注] universitaire（大学的）被拆成 uni-vers-Cythère（合一地朝向基西拉）；基西拉岛与阿佛洛狄忒、爱欲相联系，因而这里同时讽刺大学话语承担“性教育”的权威角色。

人们竟然认为：从知识准确地占据假象之权威位置的那个点上，可以传播某种能够改善——如果可以这样说——两性之间关系的东西；对于一位分析家而言，这个想法无疑会引起微笑。



不过，谁知道呢？

我们已经说过，天使的微笑是最愚蠢的微笑；所以绝不应该拿它自夸，不是吗？

但十分确定的是：以为在黑板上演示某种涉及性教育的东西，从分析家话语的角度看，绝不会显得有望带来多少美好邂逅或人们有时所谓的“幸福”。

不过，我的《文集》中有某种东西表明——如果可以这样说——我的正确方向并非始于昨日；既然我正试图使你们相信的就是这个方向。

就在一场战争结束之后，显然没有任何东西预示着欢歌般的明天，我写了一篇题为《逻辑时间与预期确定性的断言》[注7]的文章。在那里，只要人会书写、而不只是耳朵灵，便很容易读出：匆促［hâte］的功能，正是这个小 a、小 a-t 的功能。[注]

> [注7] 参见《文集》，第197—214页。
>
> [注] petit a-t 在声音上把对象 a、字母 t 与 hâte（匆促）叠在一起；这里不是泛指“时间短”，而是对象 a 在逻辑时间结论时刻中的促动功能。

我的意思是，这里所涉及、值得更仔细考察的，并不只是如下东西……

它已经得到非常、非常清楚的衔接，不是吗：一个小谜题；三个人对应三只白圆盘，黑圆盘则少一只［即两只］……事情实际上就在这里展开。

在这项主体性外推中，表面上，看的瞬间就是看见两只白圆盘的瞬间。那位不知道自己是谁的人，却知道另外两个人至少都能够看见彼此实际的样子，即白色；如果这两人碰巧把自己设想为黑色，而一开始思考的那个人自己也是黑色，那么他们每个人都会立刻知道自己是白色。

在这里，我只突出了一项事实：某种类似主体间性的东西能够导向一个可取的出口；但这里无疑值得更仔细考察。

准确地说，要考察每个主体所支撑的东西：不是因为他是“众人中的一个”，而是因为相对于另外两人，他是他们思考中所押上的东西。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只以他在他者目光下所是的那个对象 a 的名义，介入这个三元组。

我以后展开论述时，无疑会有机会强调这一点。

换言之，他们有三个人，但实际上是 $2+a$；而这个 $2+a$ 从 a 的位置来看，不是被归结为另外两个，而是被归结为 $1+a$。

你们知道，我已经使用过这些函数[注8]，试图向你们表象一与他者之关系的不适配；我还曾让这个 a 以那个名为“黄金数”的无理数为支撑。

> [注8] 参见1966—1967年研讨班《幻见的逻辑》，1967年2月22日至4月26日各课。

正是因为从 a 出发，另外两人被把握为 $1+a$，某种能够在匆促中导向出口的东西才得以运作。

这种在三元衔接中产生的认同功能，奠基于如下事实：在任何情形下，二本身都不能充当支撑；任意两者之间总有一与他者、一与 a，而他者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能被当作一个一。

准确地说，正是在这里，所写之物中上演着某种东西……

它从这样一种粗暴做法出发……把任意多个 1 全都当作“一”；由此显露出来的死路，就其本身而言，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通达这个存在的可能路径，也提供了在爱中缩减这个存在之功能的可能性。

我要以“符号”有别于“能指”的地方结束：我说过，能指的特征在于，它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一个主体。[注]

> [注] 此处 représenter… pour… 表示一个能指“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主体”的结构关系；représenter 不是心理意义的“形成表象”。同段的 signe 与 signifiant 是明确对举，故分别译“符号”与“能指”。

相关知识卡 拉康的主体定义：一个能指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主体

那么，符号中涉及什么？

自古以来，宇宙论式的认识理论——“世界观”——总会援引那个著名例子：“无火不生烟”。

那么，我为什么不在这里提出自己的看法？烟完全可以是吸烟者 / 生烟者的符号；它不仅同样可以是生烟者的符号，而且在本质上总是如此：任何烟都是生烟者的符号。[注]

> [注] fumeur 通常是“吸烟者”，在这里也泛指造成烟的人。拉康把“烟指示火”改写为“烟指示一个主体性效果”，为下文从符号转到主体作准备。

人人都知道：如果你们接近一座荒岛时看见烟，立刻会对自己说，那里很可能有某个人懂得生火；在情况发生根本变化之前，那会是另一个人。

这个符号——只要符号不是“某物的符号”，而是一种效果的符号；这种效果本身由能指的运作而被假定——正是弗洛伊德教给我们的东西，也是分析话语本身的出发点：即主体无非是……

无论主体是否意识到自己是哪一个能指的效果……主体本身无非就是在能指链中滑动的东西。

主体无非就是这个效果，一个中介效果：介于一个能指与另一个能指各自所具有的特征之间；这个特征就是每一个都是一个一，每一个都是一个要素。

归根到底，除了能指本身——以及我们学会把它同所指效果分开的能指——我们不知道还有任何其他支撑，能够把一引入世界。

因此，爱所瞄准的是主体：主体本身，只要它被假定在一个句子中，被衔接在某种得到组织、甚至可以由整整一生组织起来的东西中。但我们在爱中瞄准的是一个主体，除此无他。

主体本身同享乐没有多大关系；可是，只要主体的征兆能够激起欲望，爱的动力就在那里。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几次课中继续沿着这条路径前进，向你们表明：爱与性享乐在哪里相遇。

第6课 · 1973年2月13日

说话之在的一切需要，都因为被卷入另一种满足而受到沾染……

相关知识卡 另一种满足：语言支撑的无意识满足

请给这三个词画线……所谓“需要”——我是指这些需要——可能辜负这种满足、在它面前有所欠缺。

这怎么可能？

这第一句话……

天哪，今天早晨醒来时，我就这样把它写到纸上，好让你们把它记下来……这第一句话扫除了需要同……之间的对立；

如果“需要”这个大家常常诉诸的词——你们知道——真能如此轻易地得到把握；毕竟，它只能通过在我刚刚提出的这另一种满足面前有所欠缺，才得到把握。

［第一层次：需要的满足 → 快乐—不快。］

另一种满足……

你们毕竟应当听明白……它正是在无意识层面得到满足的东西；只要在那里有某种东西被说出、又没有被说出——如果无意识确实像一种语言那样结构起来。

相关知识卡 “无意识具有语言一样的结构”的适用范围 · 另一种满足：语言支撑的无意识满足

我在这里重新接起，也就是同我近来一直参照的东西稍稍拉开距离，再接起这种“另一种满足”所依赖的享乐：由语言支撑的那一种享乐。

相关知识卡 “无意识具有语言一样的结构”的适用范围 · 另一种满足：语言支撑的无意识满足

［第二层次：另一种满足［借助语言］调动无意识 → 症状、口误、梦……］

如果在我在这里作出各次陈述之间的间隔里［即两次研讨课之间］，你们碰巧……你们完全可能碰巧，也可能从自己听到的回声中受到提示：很久以前，非常久以前，即1958—1959年［其实是1959—1960年］，我在讲授《精神分析的伦理学》时，曾从不折不扣的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出发，标出了、并一再坚持某种东西。这本书是可以读的！

这里只有一个不幸：对在座的一些人而言，它不可能用法语来读——它显然不可翻译。

我碰巧……我碰巧确认了这一点……

直到现在，我都没有怀疑过……我在山里时让人给我寄来一本……

让人把找到的版本寄来……全靠出版界里天知道发生了什么——出版商真让我恼火！

不过，我恰好谈到令我恼火的东西，并不构成替他们做广告的理由……

这一次，让我恼火的根本不是这件事……只是一部当然曾帮助过我的译本，和帮助其他人一样……

别以为我就能这样轻松地读希腊文……所以，有译文摆在对面，总能提供一点支撑。对……

总之，从前卡尼耶出版社有一本书，曾让我以为那里真有一部译文；译者名叫瓦耶坎或瓦尔坎，我不知道该怎么念。

他当然是大学教师。这不是他的错［笑声］；希腊文不能翻成法文，不是他的错！

无论如何，等到我只拿到这部译文时……

近来事情以这样一种方式被压缩了：卡尼耶现在只给你们——它还同弗拉马里翁合并了［笑声］，对……卡尼耶现在只给法文文本。对……

所以，你们一读它就再也走不出来；严格说来，它无法理解。

> “一切技艺和一切研究——我也不知道……我才刚开始，嗯？——以及一切行动和审慎的选择——这四样东西究竟有什么关系？——看来都趋向某种善。因此，人们有时很有理由把善定义为：人在一切情形下趋向的东西。然而——这句话突然冒出来，像汤里掉进一根头发；此前根本没谈过——各种目的之间似乎存在差异。”[注1]
>
> [Πᾶσα τέχνη καὶ πᾶσα μέθοδος, ὁμοίως δὲ πρᾶξίς τε καὶ προαίρεσις, ἀγαθοῦ τινὸς ἐφίεσθαι δοκεῖ· διὸ καλῶς ἀπεφήναντο τἀγαθόν, οὗ πάντ' ἐφίεται. Διαφορὰ δέ τις φαίνεται τῶν τελῶν·]

[注1]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让·瓦尔坎译，巴黎：GF，1965年，第21页；或卡尼耶经典丛书，1940年［希腊文加译文］，第5页。

我敢向任何人挑战：如果没有大量评注，谁能从这段文字中理出头绪？而这些评注又不可能不参照……

我向你们保证，每一次都极其费力……参照希腊原文，才能照亮这团浓厚的东西；然而，我们又不可能认为，它只是由于笔记记得太差才变成这样。

实际上，当然，随着时间过去，评注者的头脑里也会这样亮起几只萤火虫；他们开始想到：如果自己不得不如此费力，这件事也许自有原因！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并不必然不可思议。我还会回到这里。

至于我曾经写下的东西——以这种“打出来”的形式［自1954年1月起，一位速记员把拉康在研讨班中所说的话“打字”记录下来］——也就是我关于《伦理学》的讲述被写成的文本；那些当时正忙着把我……提请国际精神分析协会注意的人，觉得它大有可用之处；结果你们都知道。

不过与此同时……如果经过这一切，关于精神分析所包含的伦理的那些思考还能够漂浮下来，那本来也很好：总算有一项纯粹的收益！

我自己会“扑通”一声沉下去……而《精神分析的伦理学》则浮在水面上。这里有一个例子……

总之，始终要从最切近处把握事情……这个例子表明，算计并不足够；因为，是我本人阻止了《精神分析的伦理学》出版！

我拒绝出版，只是出于这样一个想法，天哪……

- 那些不要我的人，
- 我不打算去说服他们。

不应该说服［convaincre］：精神分析的特点就是不去战胜［vaincre］，不管对方是不是傻瓜［con］！［笑声］[注]

> [注] convaincre（说服）在声音和字形上可拆出 con（傻瓜，也是粗俗语）与 vaincre（战胜）；拉康借拆词拒绝把分析理解为以胜负为目标的劝服。

不过，那确实是一门相当不错的研讨班！［笑声］

总的说来，这件事毕竟已经被写下过一次，而且出自某个人[注2]之手；他完全没有参与刚才那场算计，只是这样坦率而全心全意地去做了。他把它做成一部书写文本，一部属于他的文本。

> [注2] 穆斯塔法・萨福安。

当然，他压根没有想过要从我这里夺走它。

如果我同意，他本来会原样出版它……好吧！但我没有同意。

不过，这并不妨碍它或许是我在全部研讨班中唯一会亲自重写、亲自做成书写文本的一部。我总得做一部，不是吗！为什么不选它？

好！你们看到，我尝试的、我们必须做的，毕竟是……

可以说，没有理由不让自己接受一次考验，比如去看看：弗洛伊德在以自己能够采取的方式提出某些项、思考自己的发现时，其他人在他之前是怎样看见这片地带的？

我说的就是这一点：这是又一项证明，是检验这里所涉及之物的另一种方式——这片地带只有借助人们操作的工具才可思，而我们能够看见其见证得到传递的唯一工具，就是书写文本。

有一项极其简单的检验，能够使这一点变得完全清楚、变得可感：哪怕只是读《尼各马可伦理学》的法译本，不是吗……

你们当然什么也不会理解，不过你们对我说的东西也一样不理解，所以毕竟已经够了……你们会看到，亚里士多德并不比我给你们讲的东西更容易理解，甚至还更难，因为他搅动的东西更多，而且离我们更远。

不过很清楚，我刚才谈到的这"另一种满足"，恰好就是那种可以通过其涌现而定位的满足……

从什么涌现？——好吧，我亲爱的朋友们，这里不可能逃避……如果你们不在这东西脚下放上共相[注3]：善、真、美。

> [注3] 参见阿兰·德·利贝拉：《共相之争》，瑟伊出版社，1996年。

这三种意义规定、三种明确化的存在，使某些文本对它们的处理显出一种悲怆色彩；比如那些来自"被授权的"思想的文本。

我说"被授权的"，取的是我赋予这个词的加引号意义：它同一个作者之名一道被传下来。

有些文本就这样从某种我再三斟酌才称为“极古老文化”的东西传到我们这里，因为很清楚，那并不是“文化”；

- 同社会相区分的文化并不存在。
- 文化恰恰就是某种古老的东西，如今还像寄生虫一样趴在我们背上。

因为我们不知道还能拿它怎么办，只能彼此捉虱子。

我建议你们把它留下，因为它会挠痒，也会把人唤醒。

它会唤醒你们的感受；在周围环境的影响下，这些感受往往正变得有些愚钝——所谓周围环境，就是后来的人会称作你们自己的文化的东西。

文化——等你们早已被埋在下面之后，它才会对后人变成“文化”——就是你们所承受的全部社会联结。因为归根到底只有这个：我以“话语”一词标示的社会联结。一旦人们察觉，社会联结只有锚定在语言印刻自身、定位自身的某种方式中——定位在这团蠕动之物、即说话之在身上——就没有别的办法标示它。

［印刻在说话之在身上的社会联结［话语；所写之物的 Φ 功能］，依赖那些先于它并生产了它的话语 → 亚里士多德。

康德与萨德那里发生的话语转换［对主人话语的越出］，“包含”此前话语的要素：共相。］

我们不必惊讶，不必惊讶先前的话语——以后还会有别的话语——对我们来说已经不可思，或者很难再思。

好吧……我的意思归根到底是：

- 正如我试图带到日光下的话语，并不会立刻就让你们听懂；
- 从我们所在之处出发，要听懂亚里士多德的话语也并不很容易。

但这难道构成它不可思的理由吗？

它显然是可思的！

只是当我们设想亚里士多德总归想说某种东西时，我们才会操心他围绕着什么。

因为说到底，他围绕的东西……

他用网兜住、用网络捕捉、从中捞出、加以操弄、与之打交道并与之搏斗的东西……

他究竟支撑什么、承受什么、加工什么、追逐什么？

然而显然，我刚才给你们读的开头四行，你们确实听懂了那些词，也确实假定它大概意味着某种东西——究竟是什么，你们当然不知道！

“一切技艺”“一切研究”“一切行动”——其中每一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

毕竟，正是因为他一连放了这么多个词……

又因为它们被写下以后，经过漫长时间仍以印刷形式传到我们这里……我们才假定，在这一切中间总有某种东西能够抓住、能够着力。

而正是从我们提出唯一这个问题的时刻起：这样的东西在什么地方使他们得到满足？

它当时究竟有什么用途并不重要；我们知道它得到传递，知道亚里士多德的书卷确实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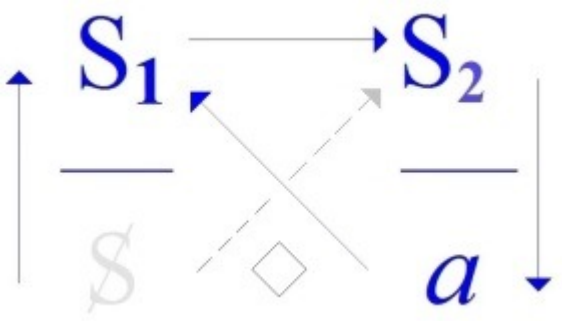
这毕竟让我们迷失方向；而且准确地说，“这样的东西在什么地方使他们得到满足？”只能这样翻译：“在什么地方，它本来会辜负某种享乐、在某种享乐面前有所欠缺？”

换言之，面对这样的文本，他们为什么会如此操心？

你们听清了：“过失 / 欠缺”，某种不足，某种行不通、从明显被瞄准的东西上打滑的东西。而文本一开头就立刻这样开始：善与幸福——“杜比、善、笨蛋［Du Bi, Du Bien, Du Benêt］”！[注4]

> [注4] 参见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广告语“DUBO—DUBON—DUBONNET”，并参照柏拉图式的美、善、真三项；拉康以 Bi / Bien / Benêt 的近音把“善”的崇高目标滑向“笨蛋”。

［在主人话语中，菲勒斯功能把 $S_1 \rightarrow S_2$ 支撑为“可能的”：$S_1 \rightarrow S_2$［“Du Bi”］确实通向产品 a［“Du Bien”］，但最终走向无力［“Du Benêt”］：$a \lozenge \not{S}$。］



人凭借享乐装置［$S_1 \rightarrow S_2 \rightarrow a$］来接近现实。这是我再向你们提出的一个公式；条件是我们牢牢把握：所谓“装置”，除了语言以外别无其他。

在说话之在身上，享乐就是这样被装配起来的。这正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当然，我们还须修正我待会儿将要提到并接到这里的那个陈述，即“快乐原则”。

这是什么意思？他为什么这样说？

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他之前已经有别人说过话，而这种说法在他看来最容易被听懂。

归根到底，这很容易定位；把亚里士多德与弗洛伊德并置，有助于作出这种定位。

如果我把论述推进到如今能够抵达的地方：如果无意识确实如我所说，“像一种语言那样结构起来”，也就是说：

- 从这里出发，把语言设定为享乐装置，无疑使语言得到照明；
- 但反过来说，享乐本身也许也表明它自身有所欠缺；为了让事情成为这样，享乐这一边必定也有某种跛行的东西。

我刚才告诉你们什么？现实正是凭借这些东西、凭借享乐装置得到接近。

是的，这并不意味着享乐先于现实。弗洛伊德在某处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引起了误解。

你们会在法文归入《精神分析论文集》[注5]的文本中找到它。我告诉你们这个，是为了让你们能够定位；因为如果我只给出书目线索，你们甚至不知道它在哪里——就在《精神分析论文集》中。

> [注5]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论文集》，巴黎：帕约袖珍文库，1981年。

其中有某种类似发展观念的东西，不是吗？［［一］快乐原则 → ［二］现实原则。］

在现实自我［Real-Ich］之前，有一个快乐自我［Lust-Ich］。

这是一种滑动，是重新落回车辙；我把这道车辙称为“发展”，而它无非是支配的假设。［主人话语：$S_1 \rightarrow S_2 \rightarrow a$；其车辙是 $a \lozenge \not{S} \rightarrow$ 由幻见支撑的菲勒斯享乐。］

仿佛婴儿同现实自我毫无关系！

可怜的小肉团，连“实在”是什么都完全无法有一丁点观念！

这只保留给我们认识的那些人，保留给那些另一方面又被明白说成永远无法醒来的“成人”。

也就是说，当他们的梦中出现某种可能进入实在界的东西时，他们立刻惊慌到醒来——换言之，他们继续做梦！

只须读一读，只须稍稍同他们待在一起，只须看他们怎样生活，只须让他们接受精神分析［笑声］。对……

便能察觉所谓“发展”是什么意思。

当人们把过程说成初级和次级时，这种说法也许具有某种欺骗性。

无论如何，可以这样说：一个过程之所以被称为“初级的”……

毕竟想怎么称呼都可以……并不意味着它最先出现。

就我而言，我从未在看一个婴儿时产生过“对他来说不存在外部世界”的感觉：很明显，他看的只有外部世界，而且这显然使他兴奋！

而且，天哪，恰好同他尚未说话的程度成正比。

从他开始说话的那一刻起，那么……

正是从那一刻起，不早一刻……我才理解为什么会有压抑。

快乐自我［Lust-Ich］的过程也许是初级的——为什么不呢？

一旦我们开始思考，它显然就是初级的；但它肯定不是最先出现的。

这种“发展”观念同什么混在一起？同支配［maîtrise］的发展混在一起。我刚才已经说过，这里毕竟得有一点——像听音乐那样——有一点耳朵：

- 我是“我的存在”［m’être］；
- 我在“我的—支配”［m’êtrise］中进步；发展就是人变得越来越是“我的存在 / 主人”［m’être］；
- 我是我自己以及宇宙的“主人 / 我的存在”。

对，这正是我刚才谈到的“傻瓜—被战胜 / 被说服”［con-vaincu］。［作为产品的存在：a。］

“宇宙”……

从我试着向你们提供的几束微光出发……“宇宙”，宇宙是一朵修辞之花。

那么，这也许有助于理解……

借着这道文学回声……“自我”或许也是一朵修辞之花；无疑，它生长在“快乐原则”这个花盆中，生长在弗洛伊德所谓 Lustprinzip、而我定义为“从唠叨中获得满足的东西”之中。

因为，当我说“无意识像一种语言那样结构起来”时，说的正是这个……

我得把每个 i 上的点都点清楚！

“宇宙”……

现在，凭借我强调某些词的用法、它们在两性中的不同应用，也就是我对“全”［；］和“非全”［。］所作的强调，你们也许毕竟能够意识到……“宇宙”就是在其中说“全”能够成功的地方［；！凭借例外的外—存在：§］。

对……难道我要开始在这里讲威廉・詹姆斯了吗？

……成功做什么？

回答是……

凭借我终于随着时间把你们带到、希望已经把你们带到的这个点……

……成功以男性的方式弄砸性关系［；！瞄准 § 的不可能［外—存在］，并最终抵达 $\mathcal{S}\Diamond a$［幻见公式］］。

照理说，我在这里应该收获几声讥笑［笑声］；可惜什么也没有！

这些讥笑本应表示：“啊！这下抓到你了：有两种方式弄砸这件事、弄砸性关系。”婚歌的旋律正是这样得到调式变化。

婚歌，二重唱……

因为毕竟必须把“二重唱”同对话区别开来……交替、情书，都不是性关系本身。

它们围绕着性关系不存在这一事实旋转。

所以，存在着围绕它旋转的男性方式，还有另一种方式……

我暂时不用别的名称标示它，因为这正是我今年正在阐发的东西……也就是女性方式怎样从“非全”得到阐发。

只不过，到目前为止，“非全”还没有得到多少探索；这显然使我有些为难。

说到这里，我要给你们讲“一件妙事”［笑声］，让你们稍微放松一下。

对，在我进行冬季运动期间，为了信守诺言，我觉得必须奔赴米兰。按直线快速飞行只须一小时，可坐火车却要花整整一天。

好吧，总之，我去了米兰；而我从来无法离开……

因为我就是这样，你们明白；我说过自己会重做《精神分析的伦理学》，但那是因为我正在重新把它提取出来……我无法不留在自己已经走到的点上，于是竟给一场面向从未听说过这件事的米兰人的讲座，起了一个绝对疯狂的题目：“精神分析对性关系的参照”。

他们非常聪明……听得如此之好，以至于当天晚上报纸上立刻写道：“在拉康博士看来，女士们——‘女人们’［意大利语 donne］——并不存在！”［笑声］

这倒是真的，你们要我怎么办？既然性关系不存在，那么女士们也就不存在，不是吗！［笑声］

有个人勃然大怒：那是当地妇女解放运动的一位女士。［笑声］

我甚至不得不给他们解释，而且认真地作了解释。

至少有一位确实……啊，对！我对她说："明天早上来吧，我会向您解释这里涉及什么；我会说明，我谈的恰恰就是这件事！"

我试图从如下事实出发，阐发性关系这件事的状况：如果有一个点能够从那里照亮它……

因为这里恰恰有某种东西无法合到一起……那正是在女士们这一边。只要所涉及的是阐发非全［。］、为此开辟道路——这就是我今年真正的主题——它就在这个 Encore 背后；好吧，这只是 Encore 的一种意思，而我在其他人之后还要再试。

这意味着，我也许会经由另一条路径，让某种不完全等同于迄今关于女性性欲所产出之物的东西出现。

因为这毕竟很有意思，甚至十分醒目："非全"有一种灿烂的见证，而且带着一种意义的细微差异、一种意义摆荡——语言毕竟应当使我们习惯这一点。

当我对你们说："我们的女性分析家同行，对于女性性欲，她们并没有把一切都告诉我们！"你们看，"非全 / 不全说"的意义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这甚至十分醒目，因为我们不能说，正是她们把这个问题向前推进过哪怕一步……

我说的是女性性欲……她们并不比其他人更有理由对此一无所知；这里一定存在一个更内在的理由，恰恰同享乐装置的结构有关。

好吧，回到我刚才独自向自己提出的反驳：存在一种“男性的”弄砸方式，随后还有另一种——我说的是弄砸性关系；如果正如我所设定的，性关系不存在，那么弄砸就是它唯一的实现形式。

因此，当我说，说“全”[；]能够成功时，这并不妨碍说“非全”[。]也能成功；条件是以同一种方式，也就是通过失败而成功。

问题不在于分析它怎样成功，而在于不厌其烦地重复它为什么失败。

它为什么失败，这是客观的。我已经强调过这一点。

“这是客观的”甚至如此醒目，以至于我们必须围绕这一点，在分析话语中定位对象究竟是什么。

这就是对象。

不必去寻找……

正如我很久以前就已经说过……“好对象”和“坏对象”以及它们如何不同：对象既不是好的……

有“善”，有“坏”——哎呀……今天，我恰恰试图从那里出发，不是吗：从同“善”、同“好”有关的东西以及弗洛伊德的陈述出发。

可是，对象就是一次失败；失败就是对象的本质。［对象 a 至多只能通过 $\$ \Diamond a$ 抵达不足的菲勒斯享乐。］

请注意，和亚里士多德［οὐσία，ousia］一样，我谈到了“本质”。

那又怎样！

这意味着，这些古老词语完全可以使用。

总之，在我不像今天这样原地踏步的时期……

正是在那里，紧接着亚里士多德，我越了过去……我曾说，如果有什么让希腊人围绕幸福论的这一切原地踏步之后的空气稍微流通了一点……

这个词无非意味着幸福：它倒是可以翻译……如果有什么把他们从那里拉出来，那就是功利主义的发现。

当时的听众对此毫无感觉，因为他们从未听说过功利主义；所以既不可能犯错，也不可能误以为那是在诉诸“有用”。

我向他们解释了边沁层面的功利主义是什么，也就是完全不同于人们以为的东西。要理解它，必须阅读《虚构理论》[注6]；功利主义无非意味着：那些古老词语……

> [注6] 杰里米・边沁：《边沁的虚构理论》［C. K. 奥格登编］，法译《虚构理论》，巴黎：A.F.I.出版社，1996年；另见《论本体论及其他虚构文本》，瑟伊“Points”丛书第353号，1997年。

所涉及的就是那些已经派上用场的词语……那么，我们只须思考它们被用来做什么，除此无他。

［参见1959—1960年研讨班《伦理学》1959年11月18日课：“真理具有虚构的结构。”］

使用它们时，也不要对结果感到惊讶；我们知道它们有什么用：用来让那种“应当有的享乐”存在——如果你们到目前为止一直跟得上我的话——不过还须借助某种东西稍加修正……

我毕竟不能总是把一切都重新唤起……也就是我对“失败 / 有所欠缺”［faillir］与“必须”［falloir］之间歧义的强调。[注7]

> [注7] faillir 的现在时可变位为 je faillis / je faux、tu faillis / tu faux、il faillit / il faut；第三人称 il faut 因而同 falloir 的“必须”完全相同。拉康借同形把“应当有”翻转为“有所欠缺”。

这使我们把“让应当有的享乐存在”翻译成：“让不应当有的享乐存在”。

是的，正如人们所说，我在这里教授某种肯定性的东西；只不过它通过一个否定来表达。

为什么它不能像别的东西一样肯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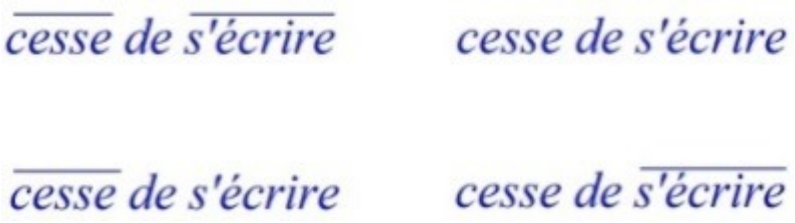
“必然的”……

我建议你们以这种模态来强调它……那不断——不断什么？——恰恰是：不断被写下的东西。［“不断”→“必然”。］

相关知识卡 书写模态：必然、不可能、偶然与可能

这是一种划分至少四个模态范畴［必然、不可能、偶然、可能］的绝好方式。

我会在别的时候向你们解释；但这一次，我再多给你们一点。



［亚里士多德模态逻辑的四个范畴：必然、不可能、偶然、可能。

相关知识卡 书写模态：必然、不可能、偶然与可能

- 必然 → 不断被写下的东西：在所说中设下一次“说”的东西 → 显示外—存在。
- 不可能 → 不断不被写下的东西：性关系。

相关知识卡 性关系不存在：关系的不可写

- 偶然 → 停止不被写下的东西：第一次书写 **Φ**。
- 可能 → 停止被写下的东西。］

不断不被写下的东西是一个模态范畴；它恰恰不是你们原本会期待拿来同必然对立的那个范畴——你们本来更可能期待的是偶然。

但你们想想看：必然同不可能共轭，而这个“不断不被写下”正是二者的衔接。

不过，先放下这一点！

必然，只要它不断被写下［菲勒斯功能］，意味着所产生的是“本不应有、却不会不发生的享乐”。

这同性关系不存在互为关联；它是菲勒斯功能的实体性内容。

现在，我重新回到文本的层面。

我刚才想用条件式说的是“本不应有、却不会不发生的享乐”。

这提示我们，在使用它时采用条件前件与结果后件[注8]：“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前件］，事情就会更好［结果后件］。”第二部分使用条件式；这就是实质蕴涵，斯多亚派发现它或许是逻辑中最牢固的东西。

> [注8] apodose 是旋律分析中同 protase 音调相反的后半句；在逻辑语法中，则指条件从句之后陈述后果的主句，例如“如果没有这个”是前件，“事情就会更好”是后件。

那么，关于“享乐”，除了用下面这句话，我们还能怎样表达这个“本不应当”呢：如果存在另一种不同于菲勒斯享乐的享乐……

我在这里这样说，是免得你们把绳子弄丢；这很糟，但如果我照今天早晨记笔记的方式向你们讲，你们会丢掉线索……如果存在另一种享乐，它就不应当、却又不会不是这一种。[注]

> [注] il ne faudrait pas que ce soit celle-là 同时受 falloir（应当）和 faillir（失败、不会不）牵动；“这一种”又可能回指假设中的“另一种”，也可能回指作为出发点的菲勒斯享乐。下文正逐项展开这两重歧义。

这非常漂亮。必须使用——嗯——必须使用，真正地使用，懂得怎样使用，把这样的东西用到绳子磨断；它们像卷心菜一样简单，不过是一些古老词语。这就是功利主义。

它使人们大大迈出一步，脱离那些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一直纠缠人、拖过整个中世纪，甚至仍然使莱布尼茨窒息的古老共相故事——窒息到让人不禁纳闷，他怎么还能如此聪明。

是的，如果存在另一种享乐，它就不应当、却又不会不是这一种。

听听这句话！

“这一种”标示什么？

它标示：

- 句子中的“另一种”；
- 还是我们赖以把那一种标示为“另一种”的出发点，即原先这一种享乐？

因为归根到底，我这样说能够在实质蕴涵层面得到支撑：第一部分“如果存在另一种”所标示的东西是假的——除菲勒斯享乐之外，并不存在另一种享乐……

除了女人对此一言不发的那一种……［这种享乐因为无法被说出而有所“欠缺”，所以不能在真理空间中成为“真的”。］

也许是因为她并不认识它……无论如何，是这种享乐使她成为“非全”。

所以，存在另一种享乐是“假的”，嗯。

但这并不妨碍后件为真，即“它不应当、却又不会不是这一种”。

［从一个假前提［虚构］可以推出真命题［实质蕴涵］→ 享乐；但究竟是哪一种？］

你们知道，这完全正确：从假推出真是有效的；这个蕴涵成立。

唯一不能接受的是由真推出假。逻辑设计得还真不赖！

那些斯多亚派居然全靠自己发现了这一点！

其中有克律西波斯[注9]，还有另一个不同意他的人。

> [注9] 《克律西波斯哲学著作》，理查德·迪富尔译，巴黎：美文出版社，2004年。

不过，我们不应以为这些东西同享乐毫无关系。

只须让这些词语恢复名誉。

所以，“存在另一种享乐”为假；但这不会妨碍我们再一次运用歧义，

- 这一次不是从 faillir［失败］出发，而是从 faux［假的］出发［“存在另一种享乐是假的”→“必须存在另一种享乐”］；
- 并说：“它不应当、却又不会不是这一种”。

假定“存在另一种享乐”……但恰恰并不存在；而且，并不因为它不存在……

> “本不应当”正取决于它不存在……断头刀就会少一分确定地落下。

那么，这一种并不是“另一种”，而是我们出发时的那一种；必须让这一种成为过失 / 欠缺——请把它听作“罪责”［有罪 → 切割］——并且成为另一种享乐的欠缺 / 因另一种享乐缺席而有罪。

这从侧面为我们打开……

我就这样顺便告诉你们……一个在形而上学中分量十足的小洞见。

有些时候，不只是我们会到形而上学的食槽里找点东西安慰自己；我们也能够反过来塞点东西给它……

那么，“非存在并不存在”——毕竟不要忘记，在每一个时刻，如下这句话……

我所说的“非存在并不存在”……都由言说记到存在的账上；正是存在的过错……“非存在并不存在”正是它的过错。况且，这确实是存在的错；因为如果存在不存在，我们面对非存在的问题就会安心得多。因此，责怪存在、认定它有过失，实属罪有应得。［问题在于：奠定存在的是“存在存在，非存在不存在”，还是非存在存在［作为虚构的 Φ］，而存在并不存在，除非它外—存在。］

对……所以，如果我向你们吐露的东西确实是真的——它有时也会使我恼火……

我从哪里出发，你们大概已经不记得了：当我忘我到“垃—忘 / 刊—忘”［poublier］的地步，也就是“全—忘”［tout-blier］时，里面就有一

个“全”……那么，我活该受罚［“回旋镖”］：人们谈的是我，完全不是我的书。[注]

> [注] poublier 叠合 publier（出版）、oublier（忘记）并回响前文 poubellication（垃圾—出版）；拉康随即把它改说成含有 tout（全）的 tout-blier。

情形恰好就像……

总之，到处都一样！……在米兰，人们谈的或许不完全是我……

当他们说“在我看来，女士们并不存在”时……但他们谈的肯定不是我刚刚说过的东西。

好吧，经过我们刚才所作的澄清，再回到亚里士多德：总之，这种享乐——也就是来到说话者身上的东西……

而且不是没有理由……正因为他首先是一个小小的早产儿，所以他同那段著名的性关系有所牵连……

他会有太多机会发现它并不存在……所以，这种享乐与其说是第一位的，不如说是第二位的……

在弗洛伊德那里，这一点留下了标记和痕迹：他之所以谈到 Urverdrängung、谈到原压抑，恰恰因为真正的、好端端的日常压抑不

是第一位，而是第二位……人们压抑所谓享乐，是因为它不宜被说出；理由恰恰是，关于它的说只能是：

- “作为享乐，它并不适配”；
- 也就是我刚才从另一个角度已经提出的：它不是应有的那一种，而是本不应有、却不会不发生的那一种。

［原压抑［Urverdrängung］不可挽回地造出了“裂隙”；它同次级压抑及其以菲勒斯功能形式出现的“被压抑者回返”不属于同一秩序。后者绝望地试图重新找回一种神话性的“失落享乐”，但最终只抵达并不适配的享乐：“并不是那个”。］

压抑之所以产生，只是为了在所有“说”、在最微小的“说”中见证我刚刚陈述的这句话所包含的东西：享乐并不适配——non decet。

不适配什么？

不适配性关系；意思是，正因为所谓享乐会说话，性关系才并不存在。

［菲勒斯功能［会说话的享乐］在 H 一侧只会抵达被缩减为对象 a 的菲勒斯享乐 → “non decet”；但若沉默，事情更糟……］

正因如此，它最好保持沉默；结果却使性关系即使在其缺席中也更加沉重——如果这里说的是缺席，那就是使这份缺席更加沉重。

也正因如此，它归根到底并不沉默；而压抑的第一个效果就是：它谈论别的东西。

这构成了动力……

正如我已经沉重地指出的……正是这件事使隐喻成为动力。

就是这样！

你们看到了这一切同用途的关系：这种“有用”使你们能够派上用场。

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不知道怎样享乐，只能被享乐，或者说被“玩弄”；因为它恰恰就是本不应有、却不会不发生的享乐。［“并不是那个”。］

那么，正是从这里出发……

正是从这番“一步一步”出发——它让我今天断句般标出某种本质性的东西……我们必须着手处理……

现在我就让你们离开，给你们时间……我们必须着手处理亚里士多德与弗洛伊德能够彼此照亮的地方；追问二者相互穿越时，怎样能够钉住亚里士多德在所谓《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七卷中关于……关于……关于快乐提出的问题。

由于快乐无疑是他看来最可靠的、可以用来参照享乐的东西——不多也不少——他无疑认为，它只能同需要相区分，也就是我第一句话所谈到的那些需要。

［“说话之在的一切需要，都因为被卷入另一种满足——请给这三个词画线——而受到沾染；所谓‘需要’可能在这种满足面前有所欠缺。”］

亚里士多德说，这里涉及他以“生成”框定的东西，也就是同运动有关的东西。

对亚里士多德来说，运动由于他置于自己世界中心的东西……

那个如今永远彻底土崩瓦解的世界……由于他把“不动的推动者”[注10]置于中心，

> [注10] 参见西尔万·鲁主编《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与普罗提诺对本原的探寻》所收《亚里士多德的运动论证》，巴黎：弗兰出版社，2004年。

- 它首先沿着紧接而来的线索，也就是这个不动的推动者懂得造成的运动；
- 再往前一些，则涉及诞生与死亡之物、生成与败坏之物；需要当然就定位在那里：需要通过运动得到满足。

奇怪的是，为什么我们会在弗洛伊德笔下、在他对快乐原则的衔接中，恰好重新找到这一点？

怎样一种歧义使弗洛伊德的快乐原则只从刺激、从刺激为了逃避自身而引发的运动那里被唤起？

多么奇怪，弗洛伊德笔下的这种东西竟必须被译成“快乐原则”；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它显然只能被视为痛苦的减轻，绝不是什么快乐。

如果亚里士多德在某处把快乐钉住，那只会在他所谓……的东西中；

法语只能把它译成一种“活动”……也就是他所谓 ἐνέργεια［energeia］；而且即使在这里，也只有经过挑选的活动，才能由他提升到照亮快乐之所在的功能上。

十分奇怪，十分奇怪，他给出的例子——当然并非毫无一致性——是“看”。

对他而言，最高的快乐就栖居在那里；同时，他把它同自己安置 γένεσις［genesis］即某物之生成的层次区分开来，把后者从纯粹快乐的心脏与中心排除出去。

为了让“看”成为一种快乐，并不需要有任何痛苦先于我们的“看”。

有意思的是，一旦问题被放到这个基础上、沿着这条路径这样提出，他就不得不……

请始终参照第七卷……把什么推到前面？由于法语中没有同样具有歧义的词，只能译成“闻香”。

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把嗅觉——这很奇怪——同视觉置于同一个层面。

他强烈感受到二者的差异，同时也感到，快乐……

……无论第二种感觉看起来同第一种多么相反……快乐都由二者得到支撑。

他还加上第三种：“听”……

好吧，既然已经快到四十五分［13时45分］，我可以先开一个头，不让你们猜谜：沿着这条路径推进时，难道你们没有认出……

我们毕竟必须先迈出我刚才告诉你们的那一步：看见享乐在中心处参照的是本不应有的那一种——为了让性关系存在，它"本来应当有"，却又整个悬系在那里……在亚里士多德用尖端、用别针钉住的东西下面涌现的是什么？准确地说，就是分析经验使我们能够定位为……

至少在性别认同的一侧——就称它为男性一侧……作为对象而得到定位的东西。

对象占据了大他者中无法被察觉之物的位置。

正因为对象 a 在某处扮演……

而且从唯一一个出发点，即男性一侧……扮演占据缺失伴侣位置之物的角色，某种我们也惯于看见它在实在界的位置上涌现的东西才构成。是什么？就是幻见［$\$ \Diamond a$］。

但我几乎有些后悔以这种方式说了这么多——而说得够多总意味着说得太多——因为如果看不见另一侧产生之物的差异、那种彻底差异，也就是从……出发，我不能说从"这一个女人"出发……

因为下一次，我会试着以一种能够成立、而且足够完整的方式加以陈述，好让你们在此后暂停的半个月里能够承受它……从



女人这一侧出发……

但请用我每逢有机会就用来标示应被划掉之物的那道斜杠，把这个“这一个［La］”标出来……从



女人出发，在替代……的东西中，所涉及的是不同于对象 a 的另一种东西；

下一次我会向你们陈述……它前来替代性关系之不存在。

第7课 ・ 1973年2月20日

我不妨向你们承认：我原本希望所谓“学校假期”能让在场人数稀疏一些。

很久以来，我一直想这样一边在你们中间稍稍走动，一边向你们讲话；我觉得，那会使某些事情容易一些。

不过，既然这种满足遭到拒绝，我就回到上一次的出发点，回到我所谓“另一种满足——言说的满足”。

相关知识卡 另一种满足：语言支撑的无意识满足

另一种满足，也就是……

我再说一遍，这是我上次发言的开头……回应那种“恰好应有”的享乐、“恰好”足以让事情发生在我简称为“男人与女人”的两者之间的享乐；而这种享乐就是菲勒斯享乐。

请注意“恰好”这个词在这里引入的变化。

这个“恰好”准确地说是一个“刚刚好 / 勉强”，勉强成功……

我想，你们能够感觉到……它恰好给出了失败的反面。

它“勉强”成功；这已经把我们带向……

因为上一次——至少我希望如此——大多数人都在场，知道我是从亚里士多德出发的……总之，我们在这里看见，亚里士多德把正义规定为“恰当的中道”，似乎得到了辩护。

也许你们中的一些人已经看出：当我引入“刚刚好”［tout juste］里的这个“全”［tout］时，我绕了一个弯；这个弯是为了避开“前限定词”［prosdiorisme］[注1]这个词。它准确地标示这个“全称的”、有时也标示“某些”；任何语言中都少不了这些词。

> [注1] 拉康在1972年1月12日《……或更糟》一课中引入 prosdiorisme，指“一”“某些”等早期形式的“量词”。

正是 prosdiorisme、正是这个“全”，在这里使我们从亚里士多德的正义滑向准确、滑向“险胜 / 勉强成功”；这正好使我有理由首先让亚里士多德登场……

因为它并不能立刻这样得到理解；总的说来，亚里士多德之所以不容易理解，是由于我们同他的距离……这恰好使我有理由告诉你们：阅读根本不是一种迫使我们理解的事情；必须先读。

［阅读首先是阅读那些像象形文字一样封闭的 S_1，因为它们被剥夺了意义 → 必须像“阅读”一个梦那样阅读亚里士多德。［拉康曾说，应当“像读一场噩梦”那样读笛卡尔。］］

也正因如此，今天……

也许有些人会觉得这颇为悖谬……我要建议你们读一本最低限度可以说与我有关的书，书名是《字母的标题》[注2]，由伽利略出版社“逐字照录”丛书出版。

> [注2]　菲利普·拉库—拉巴特、让—吕克·南希：《字母的标题：对拉康的一次阅读》，巴黎：伽利略出版社，1973年、1990年。

我先不说作者是谁；在这件事中，他们在我看来更像是小喽啰。但这丝毫不是贬低他们的工作，因为我要说，就我而言，我以最大的满足读完了它。总之，我希望让你们这些听众经受的正是这种检验，而不是为某本新书的出版吹号宣传。

正如你们从最后约三十页中可以看出，这本书总之怀着最恶劣的意图写成；然而，我仍然怎么鼓励它传播都不为过。

从某种意义上说，只要涉及阅读，我从未被读得如此之好；好到我甚至可以说，从某一面看：“带着如此之多的爱”。

当然，正如全书结尾所表明的，这是一种爱；最低限度可以说，分析理论中同它通常相衬的里层也完全可以被唤起……

我觉得，那样说就太过了……

而且，把主体以任何方式放进这件事里，甚至也许都已经说得太多……唤起他们的感情，也许就是过分承认他们作为主体。

这是良好阅读的一个典范。

以至于我可以说：我很遗憾，从未从亲近我的人那里得到过任何在我眼中与它相当的东西。

至于作者——毕竟还是得标明他们——他们认为自己应当把范围限制在……

天哪，我们为什么不因此称赞他们？因为阅读的条件显然是处在自己的位置上、为自身规定界限……他们紧扣我收入《文集》、题为《字母在无意识中的动因》[注3]的那篇文章。

> [注3] 《字母在无意识中的动因，或弗洛伊德以后的理性》，载《文集》，巴黎：瑟伊出版社，1966年，第493—528页。

可以说，为了标点般明确我同人们能够从索绪尔［1857—1913］那里理解到的东西有何区别——我不多说——是什么使我同他有别，使我像他们所说那样“挪用”了他，实在不可能做得更好。

循着线索，这会导向哪里？

导向这个死路；它恰恰就是我就话语中——分析话语中——对真理及其悖论的处理所标示的死路。

无疑，到了最后，天知道有什么……

我也没有必要进一步探究……天知道有什么逃过了那些让自己承担这项非凡工作的人。一切仿佛都是这样发生的：他们恰好在我的全部话语就是为了把他们带到的死路上，认为自己已经两清；他们宣布自己，或宣布我……

二者抵达那里时是一回事……变得狼狈难堪。[注4]

> [注4] quinaud：垂头丧气、困窘、羞愧。

然而，恰恰是在这里，我认为最合适的，是请你们亲自面对——我强调，亲自面对——那些结论；你们会看到，总的说来，可以把它们称为“毫无顾忌”。

在走到这些结论以前，整项工作始终以一种我只能承认其澄清和照明价值的方式推进，而且这种价值极其惊人。

鉴于我开头说过的话，如果它碰巧能让你们的队伍稍微稀疏、澄清一些，我只会觉得对自己有利。

不过，我终究不能确定，因为……

既然你们总是如此人多，为什么不信任你们……显然什么也不能把你们吓退。［笑声］

直到最后二三十页——我没有数，因为说实话，只有那些页我是斜着扫过去的——其余部分都会给你们带来一种我总归可以祝愿你们享有的舒适。

说到这里，我今天要告诉你们的，正是上一次已经预告的事情：进一步推进我在结尾处所谈到的东西。

也就是我认为……所产生的后果；

当然，我并非没有为此走过漫长道路……我认为必须就两性之间有什么而陈述的东西……

说话之在的两性之间，并没有任何构成关系的东西；总之，只有从这里出发，替代这段关系的东西才可能被陈述。

很久以前，我就用某种“有一”[注5]为此断句；它构成这条路径上的第一步。

> [注5] 这个公式出现于1972年3月15日《……或更糟》研讨课。

这个“有一”，正该这样说，并不简单。

当然，在精神分析中……

或者更准确地说，既然必须直说，在弗洛伊德的话语中……它以 ἔρως［eros］宣告自身：厄洛斯被定义为把二融合成一；并从这里出发——天哪——逐步趋向把极其庞大的众多也化为一。

然而，很清楚，即使是你们在场所有人——无疑已经是一大群——不仅没有化成一，而且毫无机会……

哪怕像我的话所说的那样“共融”……每天的事实都再充分不过地表明，你们不可能做到。

弗洛伊德只得让另一个因素出现，以 Θάνατος［Thanatos］、以还原成尘土的形式，阻碍这场普遍的厄洛斯。

当然，凭借对种质两个单位——卵细胞与精子——的幸运发现，弗洛伊德可以在隐喻意义上这样做。粗略说来，我们可以说，一个新的存在是由二者融合产生的；也可以把事情限定为两个结合的要素。

只不过，仔细观察就会清楚：事情不可能没有减数分裂，不可能没有一次减除……

至少对二者之一而言，这种减除十分明显；我是说，就在结合发生之前……某些要素被减去，而它们在最终操作中当然并非无关紧要。

不过，生物学隐喻［二融合成一］无疑……

在这里甚至比在其他地方更加不足……它无法给我们充分的支持。

如果无意识确实如我所说，像一种语言那样结构起来，那么我们必须在语言层面追问这个一。这个“一”当然经过数世纪回响，产生无穷回声；我还需要在这里唤起新柏拉图主义者［推罗的波菲利、普罗提诺……］以及其后的整个传统吗？

也许我待会儿还会极快地提到这场历险，因为我今天真正必须指出的，是从我们的话语［分析话语］、从这种新话语、从我们的经验在厄洛斯领域带来的更新出发，事情不仅可以、而且必须从哪里得到把握。

必须从这一点出发：“有一”要在“有一个一”的重音上来把握［“孤零零的一个”］。而且，正因为不存在关系，所以“有一”就是“有孤零零的一个一”。正是从这里，我们抓住了某种东西的筋腱；归根到底，我们必须用这个在数世纪中不断回响的名称称呼它，即爱。

在分析中，我们打交道的只有这个。

分析也并不是……并不是通过别的路径运作。

这是一条独特路径，因为只有它使某种东西得到释放；我——此刻向你们说话的人——认为必须用……来支撑它；

我指的是转移，尤其只要它同爱并无区别……用“被假定知道的主体”这个公式来支撑。

在这里，我想，在我今天将要陈述的一切之中，我不可能不标明……能够为你们取得的新回响；

在接下来的一切中……“知识”这个词能够取得的新回响。

甚至在刚才你们看见我悬而未定、后退、犹豫着让它倒向这个意义或另一个意义时：倒向爱，或倒向仍被称作恨的东西。

请想一想，总之……

正如你们会看到的，我明确邀请你们参与的，是一次阅读；其锋芒被明确设计为——可以说——使我丧失声望。这当然不会使一个归根到底只谈“去—星化 / 失却欲望”［désidération］、并且别无其他目标的人［德里达］退缩……总之，这道锋芒所落之处，或者更准确地说，在作者看来可以成立之处，恰恰是解除对我之知识的假定。[注]

> [注] désidération 既可让人听见 sidération（震慑、星体影响）的解除，也回响 désir（欲望）；此处又同 déconsidérer（使失去声望）相邻。译文保留法文，避免把它收窄为单一含义。

为什么不呢？

如果事实表明，这正是我所谓“阅读”的条件，为什么不呢？

说到底，我知道什么？我又能对亚里士多德知道什么作何推测？

也许，我越少假定亚里士多德拥有这种知识，就越能把他读好。

这正是严格检验“阅读”的条件。

而我归根到底并不逃避这种检验。

这当然很困难。凡由语言中存在的东西提供给我们去读的，也就是由语言冲刷所造成的种种效果编织起来的东西——你们知道，我正是这样定义所写之物的［参见《文字域》］——若不顾及这一点，便很难说是恰当的。

在我看来，如果至少不去穿越、或者不去回应历代以来……

……一种被称为——我得说，是被不恰当地称为——哲学的思想，历代以来就爱所作的阐发，那将未免显得轻蔑。我不会在这里作一番全面综述。

不过，看看我眼前像雪片一样聚集起来的这些脑袋，我想你们至少应该听说过：在哲学一边，对上帝的爱在这件事中占据过某种位置。这是一个分量十足的事实，分析话语至少不可能不从侧面将它纳入考虑。

于是，有些“好心的”人……

……这比那些“心怀恶意的”人糟得多……有些好心的人……

……当我——如这本小书某处所说——被圣安娜医院“排除”时；其实我并没有被排除，是我自己退出了，两者大不相同，不过这不重要。我们眼下谈的并不是这个；况且，“被排除”“排除”这些词在我们的拓扑学中自有其全部重要性……这些好心的人，总之很惊讶地听到一种回声。那只是一种回声；但这些人原本属于……

……我的天，不得不说……纯粹的哲学传统，属于那种自称……

……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称它“纯粹”……没有什么比唯物主义更哲学了；而唯物主义以为自己有义务……

……天知道为什么——这里正好可以这么说……提防这个上帝；我说过，在哲学中，正是这个上帝支配了有关爱的整场争论。

至少可以说，这引起了某种不安：那次热情洋溢的介入原本给我搭起一座桥、一个跳板，使我得以继续保有听众；而我却在男人和女人之间放置了某个大他者……

……一个大写 A 的大他者。那些自愿传递这道回声的人说，这个大他者怎么看都不过是历来那个“善良的老上帝”。

在我看来，就这个“善良的老上帝”而言，当时提出的这个大他者……

……也就是在《字母在无意识中的动因》那个时期……当时被提出为一个场所的大他者——言语只有作为真理才能在其中铭写——终究是驱除这个“善良的老上帝”的一种办法；我甚至不能说是把他世俗化。

不过这不重要！说到底，谁知道呢？

有不少人向我道贺……

……因为我在最近或倒数第二次研讨班中的某一次，终于懂得提出：上帝并不存在。

显然，他们听见了，他们确实听见了；可惜，他们还理解了，而他们的理解有些过于仓促。

今天，我倒不如向你们表明：这个“善良的老上帝”究竟以何种方式恰恰是存在的。

他存在的方式［→ 外—存在（ex-siste）］也许不会让所有人都满意，尤其不会让神学家满意；我很早就说过，他们在不借助上帝的存在这件事上，可比我高明得多。

不幸的是，我所处的位置并不完全相同，因为我恰恰得同大他者打交道，而这个大他者……

……如果“有”的只是孤零零的一个一，这个大他者就必然同此时显现为另一性别的东西有所关系……我不得不把这个大他者考虑进去。大家也都知道，说到底，我并不拒绝……

……在我上次提到的《精神分析的伦理学》那一年……诉诸宫廷爱情。

宫廷爱情是什么？它是这样一种……极其精巧的方式：它假装是我们自己给性关系设置了障碍，以此替代性关系之缺失。

这确实是人们有史以来最了不起的尝试；可是，要怎样揭穿它的假装呢？

当然，我略过这一点：对唯物主义者来说，这本可以是一种绝妙的办法……

……他们大可不必徘徊于“为什么它偏偏出现在封建时代”这个悖论上，而可以反过来看看：没有那个时代，它又如何可能扎下根来；看看它如何出自效忠的话语——忠于某一个人格，而说到底，“人格”最终总是主人话语……这本来是最出色的方式，足以看清下述做法何以必不可少……

……对于那个其“夫人”完全受他支配——在最奴仆式的意义上，是他的“臣属”——的男人而言，这恰恰是唯一能优雅地应付问题的方式；问题的根基正是：性关系之缺失。［宫廷爱情仍处在主人话语中，但人所效忠的却是被理想化的“夫人”→“夫人”成为……的例外。］

不过，我还得处理……

……以后我会再回到这里；今天我得先劈开某一片场域……我还得处理亚里士多德那里障碍这个概念……

……因为不管怎样，相比若弗雷·吕代尔，我还是更喜欢亚里士多德，对吧？……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它恰恰被称为“障碍”，即 ἔνστασις［enstasis，抗辩 / 阻碍］。

我的读者们［《字母的题目》的作者］，我的读者们……

……我再说一遍，你们待会儿全都应当去买这本书……我的读者们甚至发现了这个：他们以极其细致、极其审慎的方式审问那个“动因”……

……我告诉你们，我从没见过我的任何一个学生做过这样的工作，唉！从来没有人会认真对待我写的东西；当然，那些我刚才顺便说

过、借口解除对我之知识的假定而恨我的人除外。这不重要！……是的，他们甚至找出了 ἔνστασις［enstasis］，即亚里士多德的逻辑障碍；我原本还把它留作《字母在无意识中的动因》这道菜最后的一口美味呢。［笑声］

确实，他们没有看出两者的关系，只把它放在注释里；可他们太习惯认真工作了，尤其当某种东西驱使他们时——例如取得一个硕士学位的欲望；在这里，“主宰 / 硕士”这个词可谓再贴切不过。于是，他们连这个也翻了出来。那条注释究竟在哪一页，我已经记不得了；请你们自行查阅，这样也可以顺便读读亚里士多德。等我终于谈到 ἔνστασις 的故事时，你们便全都知道了。[注]

> [注] maîtrise 既指硕士学位，也与 maître（主人）和“掌握、主宰”同词根；拉康借求取学位反讽知识欲同主人位置的关系。

［该注释回顾道：“本维尼斯特曾提出‘话语实例’这一概念，用来指称那些离散的、每次都独一无二的行动；说话者借此把语言实现为言语。”→说话者把自己置于语言之外［→外—存在（ex-siste）］，从而产生自己的言语→这里同样……］

好吧，它在哪儿？ἔνστασις 在哪儿？好……啊，真要命！

当然，偏偏到该给你们找出来的时候，我就找不到页码了。

好，等等……对，就是这里……这里：第 29 页……第 28 和 29 页［或 1990 年版第 39 页］。

接着你们可以读《修辞学》中的那一段，以及……《论题篇》中的两段；这样，当我重新阅读亚里士多德时，你们立刻就能理解、清楚知道我要说什么。

更确切地说，是当我试图把我的四个公式重新纳入亚里士多德时——你们知道，就是 §，以及后面的几个公式。

［《修辞学》II，25；《前分析篇》II，26；《论题篇》VIII，2，157a – b，《论题篇》II, 11, 115b。］

对！最后，为什么所谓的唯物主义者要义愤填膺呢？既然我向来如此，为什么不能把上帝也作为第三者，放进人类爱情这件事里？

我想，即便是唯物主义者，偶尔也多少知道一点三角关系吧，不是吗？

那么，让我们试着向前走，看看这一步会带来什么。无论如何，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我此时此地向你们说话的这个层次上，我不知道自己还要说些什么。

至少可以这样说：我至少能够假定，我已经让你们承认——至少承认我本人承认——就存在而言……因为这本书的错位……

……从一开始便敞开，并将一直延续到结尾……就在于它假定我有一套本体论，或者——这是一回事——一个体系；有了这种假定，人们什么都做得出来。

不过，作者还算诚实：在那个据说把我在《字母在无意识中的动因》里提出的东西连结起来的环形图表中，他们用虚线……

……这样做倒也恰当，因为那些线没什么分量……写上了几位主要哲学家的名字，并用它们包围我的全部陈述；仿佛我那个所谓的体系可以嵌进这些哲学家各自的一般本体论里。

那么，对我而言，至少就我近几年阐述的东西来说，这一点不可能含混：哲学传统所支撑的那种“存在”——也就是坐落在被视为其相关项的“思”本身之中的存在——我恰恰以如下几点同它对置：

- 在这件事本身中，我们受享乐摆布；
- 思想就是享乐；
- 分析话语带来的，正是在——加上引号的——“存在哲学”中已经初露端倪的这一点……

……即：存在着对存在的享乐。

我甚至还要更进一步说：如果我向你们谈到《尼各马可伦理学》，那只是因为其中留下了痕迹，表明亚里士多德所寻找的……

……也正是为后来拖在他身后的一切开辟道路的……乃是：“这种对存在的享乐究竟是什么？”后来，圣托马斯毫不费力便把它锻造成所谓的那套“理论”——胡瑟洛神父把它称为“爱的物理理论”[注6]……

> [注6] 皮埃尔·胡瑟洛（Pierre Rousselot，1878—1915）：《中世纪爱的问题史》（Pour l’histoire du problème de l’amour au Moyen-Âge），1908 年提交于索邦大学的博士论文，Vrin，1981 年版。这里指研究托马斯主义理智论与爱之哲学的耶稣会神学家皮埃尔·胡瑟洛，而不是语音学奠基者让-皮埃尔·胡瑟洛（1846—1924）；后者的索邦论文研究的是夏朗德地区奥克语与奥依语方言的边界。

……我上次谈到过它……胡瑟洛神父称之为“爱的物理理论”。

也就是说，归根到底，我们首先确切感觉到的存在，就是我们自己的存在；而凡有益于我们存在的东西，因而都会成为对最高存在者、亦即对上帝的享乐。

简言之，在爱上帝时，我们爱的是我们自己。

而当我们首先爱自己时……

……正所谓爱人先爱己……我们便向上帝献上了合宜的敬意。

同这一点相对，我所提出的存在是……

……如果非要我使用这个词的话……是这本小书从阅读的最初几页——仅仅通过阅读——便已经见证、并且不得不见证的东西，即：能指性之在。

至于能指性之在，承认它的理由在于享乐、在于作为身体之享乐的享乐，我看不出这如何会背离唯物主义的理想——我说的是“理想”，因为这种承认完全越出了唯物主义蓝图的边界。

只不过，你们明白，自德谟克利特以来，单有身体似乎还不够唯物主义——还得找到原子，对吧？以及整套玩意儿，视觉、嗅觉和随之而来的一切；这些全都彼此连带。

亚里士多德有时会引用德谟克利特、以他为依据，这并非毫无缘故，哪怕他摆出一副嫌弃的样子。

原子不过是一个四处飘动的能指性要素：说到底，就是一个 στοιχεῖον［stoikheion，元素 / 字母］。

问题只在于：如果只保留使元素成为“元素”的东西——也就是它的单一性——人们便无论如何都无法脱身；这里还必须引入一点大他者，也就是差异。

如果性关系不存在，那么身体的享乐究竟能在何处为这种关系效力，这一点还有待考察。

我似乎已经反复强调过……

……时间催得很紧……我似乎已经反复强调过：若从逻辑上把量词 $\forall x$，也就是“所有 x”，当作 $\Phi(x)$ 的函数［$\forall x\,\Phi(x)$］来把握；换句话说，从人们归入的那一侧来把握——归根到底，这是一种选择……

女人如果乐意，也完全可以归入这一侧——谁都知道，有些女人处在阳具一侧！

很明显，阳具函数并不妨碍男人成为同性恋者；但也正是这个函数，使他们能够把自己定位为男人并接近女人。

不过我要谈的是另一回事——确切说，是女人。所以我会讲快一点，因为我想自己已经在你们耳边重复得够多，你们脑子里应该还留着。

我说，除非有阉割……

也就是除非有某种东西对这个阳具函数说不——天知道这绝不简单——否则男人不可能享有女人身体的享乐；换言之，不可能“做爱”。

这就是分析经验的结果！

不过，即使这个条件并未实现，他仍可以用种种方式欲望她。

他不仅欲望她，还会对她做出各种同爱惊人相似的事情。

同弗洛伊德的主张相反，是男人……

……我是说，那个发现自己是雄性、却不知该拿这件事怎么办，同时又是说话之在的家伙……在所谓“接近”女人。他甚至会相信自己确实接近了她，因为在这方面，我上次谈到的那些确信从来都不缺。

可是，他所接近的……

……因为那正是其欲望的原因……乃是我称为小对象 a 的东西。确切说，这就是爱的行动。

“做”爱，顾名思义，是诗。

然而，诗与行动之间隔着整个世界。

在说话之在这里，爱的行动就是雄性的多形倒错。

就弗洛伊德话语而言，没有什么比这一点更确定、更连贯、更严密。

在剩下的半小时里，我要试着给你们“引入”的——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笑声］——就是女人一侧的情形。

于是，二者必居其一：

- 要么我所写的东西毫无意义——这就是那本小书的结论；

我正因为如此才请你们去查阅它；

- 要么，当我写下 $\overline{\forall x}\,\Phi(x)$ 时——这个公式的读法涉及一种函数；我得说，这是一种反常的、甚至在量词逻辑中也没有被写出的函数，因为横杠、否定落在“非全”上，而不落在函数上——当我这样说时，我的意思是：任何一个归入——容我这样表达——女人旗帜之下的说话之在，都从这一点得到奠基，即它在阳具函数中并非“全体”……

相关知识卡 性化公式、非全与补充享乐 · 非全与量词否定的区别

……并且正是作为非全而归入阳具函数。

这就是界定那……等等！那、那、那、那、那、那什么？——恰恰是女人。［笑声］

只不过，“这一个女人［La femme］”……

……既然说到这里，就给她一个大写的　　L　　吧，这样挺可爱［笑声］……只不过，这一个女人［La femme］唯有把 La 划掉，才能被写下：



。

不存在这一个女人［La femme］……

……以定冠词来指称普遍者……不存在“这一个”女人，因为……

……我已经冒险使用过这个词，又何必再三顾虑？……因为就她的“本质”而言，她是“非全”［$\overline{\forall x}\,\Phi(x)$］。

所以，我还要强调一件事。我发现，我的学生们对阅读我所写的东西，远不如任何一个被取得硕士学位的欲望驱使的小角色那样用心，对吧？［笑声］

我的学生没有一个不曾围绕……围绕不知什么东西胡搅一通：

- 能指的缺失；
- 能指之缺失的能指［笑声］；
- 以及围绕阳具的其他含混呓语。

可我用这个



向你们标出的，却是“这个”能指［S_1］——它毕竟很常用，甚至不可或缺。

证据就是，刚才我已经谈到了男人和女人：是的，它不可或缺！

这个



是一个能指。我正是借助这个



来象征“这个”能指［S_1］；它的位置绝对必须得到标明，不能……不能被留空。这个



作为“这个”能指，其特性在于：它是唯一不能意指任何东西的能指［S_1］；它只做一件事——把



女人的地位奠基在她是“非全”这一点上，而这恰恰不允许我们谈论“这一个女人［La femme］”。

不过反过来说，如果女人——容我这样说——只能作为被排除者存在于事物的本性之中，而事物的本性就是词语的本性……

必须说，我在这里提出的东西终究还是可以说出来的；因为眼下若有什么是她们自己一再抱怨的，那恰恰就是这一点，对吧？好吧！

只不过，她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就是她们与我的全部区别。［笑声］……因此，如果女人只能被事物的本性作为



女人排除，那么她被事物的本性排除，恰恰是由于：

- 她作为“非全”，把自己确定为  女人；
- 相对于阳具函数所标示的享乐，她们拥有——容我这样说——一种补充享乐。

相关知识卡 性化公式、非全与补充享乐 · 非全与量词否定的区别

请注意，我说的是“补充的［supplémentaire］”；因为如果我说“互补的［complémentaire］”，我们会落到哪里？

我们又会掉回全体之中。对……

作为“非全”，女人并不止于——没有任何一个女人止于——这里所涉及的那种享乐。而且，我的天，一般而言，若看不见同通常说法相反，占有男人的终究是女人，那就未免大错特错了。

在民间说法的层次上……

……也正因为如此，我从来不真正说……大概偶尔还是会说吧；毕竟我也免不了像所有人一样胡扯几句，但通常我说的都是重要的事情……当我注意到民间把……

……民间的人我认识一些，他们不一定在这里，但我认识得不少！……民间把妻子叫作“老板娘［la bourgeoise］”，意思正是：要说谁听命于谁，那是男人听她的，不是她听男人的。［参见作为主人话语的宫廷爱情：$S_1 \rightarrow S_2/a$。］

因此，阳具——也就是她口中的“她的男人”——对她并非无关紧要；自拉伯雷以来，我们就知道这一点[注7]。

> [注7] 拉伯雷《第三书》第八章《裤裆如何成为战士铠甲的主要部分》写道：“一个女人看见丈夫全身披挂、唯独裤裆没有防护便要上阵，于是对他说：‘亲爱的，别让人伤着你；把最受珍爱的地方武装起来。’”

不过，全部问题就在这里：她有不同的方式来接近这个阳具，并把它留在自己手里，对吧？

这甚至确实起作用；因为她在阳具函数中是“非全”，并不意味着她完全不在其中。

她绝不是“完全不在”其中；她完全在其中，只是还有某种额外之物……

对这个“额外”，请你们留神，不要过快听取它可能引起的种种回响。我无法用更好或不同的方式来指称它，因为我必须作出切分、赶快讲下去……有一种享乐……

……既然我们始终紧扣享乐，也就是身体的享乐……有一种享乐是……

……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说到底，为什么不拿它做书名？就给伽利略丛书的下一本叫《超越阳具》吧。［笑声］这挺可爱，不是吗？而且也会给妇女解放运动带来另一种一致性。［笑声］……一种超越阳具的享乐，对吧！

如果你们还没有注意到……

……对吧？我在这里当然是在对那几个看似男人的人说；我看见他们零零星星坐在这里。［笑声］幸好其中大多数我并不认识，这样我就不会预先断定什么。［笑声］至于其他人……对……或许这些看似男人的人偶尔已经注意到某种东西……

……不时地，比如在门缝之间……总之，有些事情会摇撼［secouent］他们，或者会救助［secourent］他们。［女人对阳具函数的回应：“……”摇撼他们，而“非全”则救助他们。］

此外，如果你们再去查一查那本著名的布洛赫与冯·瓦特堡《法语词源词典》中这两个词的词源……

……我读这本词典总是津津有味，而且我敢肯定，你们没有人自己的书架上就放着一本……你们便会看到，secouer（摇撼）与 secourir（救助）之间确有联系[注8]；这种事情终究不会纯属偶然！

> [注8] 奥斯卡·布洛赫与瓦尔特·冯·瓦特堡：《法语词源词典》，法国大学出版社，1986 年第七版，第 581 页："Secouer：这是十六世纪对古法语 secourre 的重造形式……后者至今仍存留于法国东部和东北部方言。"

有一种属于"她"的享乐——就用这个词吧——属于这个并不存在、也不意指任何东西的"她"。

有一种属于"她"的享乐；关于它，她自己或许一无所知，只知道自己体验到了它——这一点她知道。

当然，当它发生时，她知道自己体验到了。它并不会发生在所有女人身上。

不过，关于所谓的性冷淡，说到底也得把时尚［笑声］以及男女之间的关系算进去。

［所谓"性冷淡"，是女人以"……"回应所谓阳具享乐："不是那个"。］

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所有这些，在弗洛伊德的话语中——唉——当然都像宫廷爱情一样，被……就这样被一些细枝末节的考量［拉康笑］遮盖了；这些考量造成了破坏［原文如此］，一如宫廷爱情。比如围绕……的种种细枝末节……

围绕阴蒂享乐的考量，围绕那种人们只能姑且命名、恰恰称为“另一种”的享乐的考量。我此刻正试图经由逻辑的道路让你们接近它，因为截至目前并没有别的道路。

有一点是确定的，也使我长久以来的主张多少还有成立的机会：女人对这种享乐一无所知。证据是，这么久以来，人们一直恳求她们，跪下来恳求她们……

……我上次谈到过女性精神分析家……至少试着告诉我们一点，试着接近它；可结果呢，噗！守口如瓶，对吧！

人们从她们那里什么也没能问出来。

于是，人们只能随便给它命名：

- “阴道的”；
- 子……子、子、子、子宫口的后极［笑声］；
- 以及其他蠢话［笑声］——在这里，这个词再恰当不过。

不过，说到底，如果她只是体验到它，却对此一无所知，这也会让人对我刚才谈到的著名“性冷淡”产生许多怀疑，对吧？那毕竟也是一个题材，一个文学题材，不是吗？

总之，好吧……这件事仍值得停下来看看。你们想想：最近这几天，我一直在……

……所谓“这几天”，其实从二十岁起我就一直在干这个，暂且不谈……围绕爱这个问题探查哲学家。当然，我并不是一开始就把探查集中在爱这件事上。

不过后来，我确实谈到了它；恰恰是随着刚才提过的胡瑟洛神父，以及他们所谓物理之爱与出神之爱之间的整场争论而来的。

［阳具享乐把



女人作为 S_1 来瞄准，却只能触及一个个小对象 a［部分对象］，因而无法抵达大他者身体的享乐［另一种享乐］。这便促使人们区分肉体之爱与出神之爱、“民众的”阿佛洛狄忒与“天上的”阿佛洛狄忒。］

我完全理解为什么吉尔松[注9]认为这种对立并不太好。他觉得，胡瑟洛也许在这里作出了一个算不上发现的发现；这本就是问题的一部分：只要懂得阅读那些论 φιλία［philia，友爱］、论友谊的章节，爱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同在圣伯尔纳那里一样，也是出神的。

> [注9]　艾蒂安·吉尔松：《圣伯尔纳的神秘神学》（1934），巴黎：Vrin，2000年。

你们无法想象……

……其实也不是！“你们无法想象”——那得看是谁！这里还是有人应该多少知道……围绕这个问题产生了何等泛滥的文献：

- 德尼·德·鲁日蒙[注10]——看看这个书名：《爱与西方》，来势汹汹！［笑声］

> [注10] 德尼·德·鲁日蒙：《爱与西方》，巴黎：Plon 10/18，1991 年。

- 还有另一个人，他也不比别人笨，名叫尼格伦[注11]，是个新教徒。对：《厄洛斯与阿伽佩》。

> [注11] 安德斯·尼格伦（1890—1978）：《厄洛斯与阿伽佩》，Aubier Montaigne，1992 年。

总之！当然，基督教最终确实发明出一个上帝，而享乐的正是他！［笑声］

不过，当你们阅读某些严肃的人时，终究会发现一座小桥；碰巧，她们都是女人！

我还是给你们一点线索。这条线索来自一位非常友善的人；她读过那本书，便把书带给了我。我立刻扑了上去，简直是扑了上去！

啊！我得把名字写下来，否则对你们毫无用处，你们也不会去买。

况且，它会比那本刚刚出版、讨论我的书更难买到。

更难买到，是因为我想它已经绝版了。不过，你们或许还是能找到。

为了把这位安特卫普的哈德薇希[注12]带到我这里，人家费了很大力气。

> [注12] 安特卫普的哈德薇希：《爱即一切》（Amour est tout），诗节体诗歌，巴黎：Téqui，《神秘主义著作金书》，2000 年；另见《贝居安修女的神秘主义著作》，巴黎：Seuil，Points Sagesses 丛书，2008 年。

她是一位贝居安修女……贝居安修女，也就是人们亲切地称作“神秘主义者”的那种人。

我使用“神秘主义”这个词，可不是像贝玑那样使用它：“神秘主义并非凡不是政治的东西。”［笑声］神秘主义是严肃的东西，对吧？

有这样一些人，而且最常见的恰恰是女人；也有像十字若望那样禀赋非凡的人。对，因为一个人是雄性，并不意味着他非得站到 $\forall x\,\Phi(x)$ 一侧；他也可以站到“非全”［$\overline{\forall x}\,\Phi(x)$］一侧，对……

有些男人同女人一样出色——确实会有！——也因此同样自得其所。他们隐约觉察到：尽管……我并没有说尽管他们有阳具——而是尽管他们作为雄性被某种东西所累［笑声］——在某处或许有一种超越阳具的享乐。

对……这就是所谓的“神秘主义者”。

如果你们阅读这位哈德薇希……

……我不知道该怎样念她的名字；不过，在场总有人懂荷兰语，希望待会儿能告诉我……如果你们阅读这位哈德薇希……

总之，我以前也谈过另一些在神秘主义方面同样不差的人，不过他们更多位于我刚才说的那一侧，也就是阳具函数［$\forall x\,\Phi(x)$］一侧。比如安杰勒斯·西勒修斯；他执意把自己沉思的眼睛同上帝看他的那只眼睛混为一谈，这终究有点滑稽，多少应当算作倒错的享乐。

但对这里所说的哈德薇希，对圣女德肋撒，我们还是把那个词说出来吧……

相关知识卡 巴洛克、身体视看与《Encore》的享乐论

……此外，你们只消到罗马某座教堂里看看贝尔尼尼的雕像[注13]，就会立刻明白……总之，她在享乐，这毫无疑问！

> [注13] 贝尔尼尼：《圣女德肋撒的神魂超拔》，罗马胜利圣母堂。

相关知识卡 巴洛克、身体视看与《Encore》的享乐论

她享乐的是什么？很清楚，神秘主义的核心见证恰恰在于说出这一点：他们体验到它，却对此一无所知。

相关知识卡 巴洛克、身体视看与《Encore》的享乐论

那么，临近结束时，我在这里向你们提议的是：借助我今天试着开辟的这条小径，让上世纪末、恰恰在弗洛伊德时代所尝试的某种东西结出成果、刚好得以成功——只是勉强成功，对吧？

当时的尝试，是要把某种东西还原成另一种东西；但我绝不会把那些神秘主义的射祷 / 迸发之语称为“闲聊”或“空话”。归根到底，它们是……对！是我们所能阅读到的最好的东西。[注]

> [注] jaculation 原指短促而热烈的祷词，即“射祷”，同时又保留“喷射、迸发”的身体性回响；这里不能把它中和成一般宗教言谈。

请在页脚最下面加一条注："把雅克·拉康的《文集》也列进去！"因为它们属于同一个层次。

这样一来，你们自然都会确信我信上帝：我相信



女人所拥有的补充享乐——但在我把这个"补充"解释清楚以前，请你们先给它挡上一道屏障。

当时，围绕随便哪一位名人——夏尔科及其他人——的各种好心人都在千方百计说明：神秘主义不过是些性交 / 精液［foutre］的事。[注]

> [注] foutre 是粗俗用语，既可作动词指性交，也可作名词指精液；拉康随即三次说"不是那个"，正是在拒绝把神秘享乐还原为生理性行为。

但如果仔细看，根本不是那个，不是那个，完全不是那个！

也许，正是这一点应当使我们隐约看见大他者的情形：一种人体验到、却对此一无所知的享乐。而把我们引上外—存在之路的，不正是它吗？

为什么不把大他者的一面、上帝的一面解释为……

……因为我刚才就是从这里切入这件事的……解释为由女性享乐所支撑的一面呢？

既然所有这一切都借助能指性之在发生，而这个存在除了我以大写 A 标示的大他者场所之外别无所在，我们便看到了其中产生的斜视效应：父亲的函数也正是以这种方式被写入的，因为阉割所参照的正是

这个函数。于是……于是我们便看见，这并不会造出两个“上帝”，但也不会只造出一个。

换句话说，克尔凯郭尔[注14]在一段诱惑者的小小冒险中发现外—存在，并非偶然。他以为，唯有阉割自己、放弃爱情，才能抵达它。

> [注14] 索伦·克尔凯郭尔：《重复》，巴黎：Flammarion，1990 年。

可是，说到底——为什么不呢？——雷吉娜本人或许也外—存在着？

这种对某个善的二阶欲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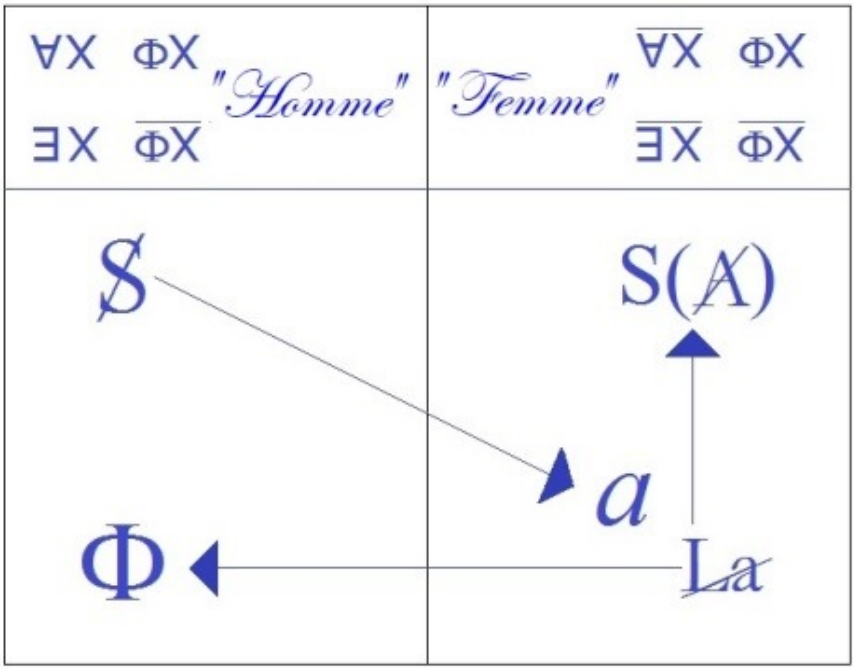
……这一欲望并不是由某个小对象 a 引起的……他也许正是通过雷吉娜才触及它的维度。

好了，今天我已经讲得够多了……

圣女德肋撒的神魂超拔



第8课 ・ 1973年3月1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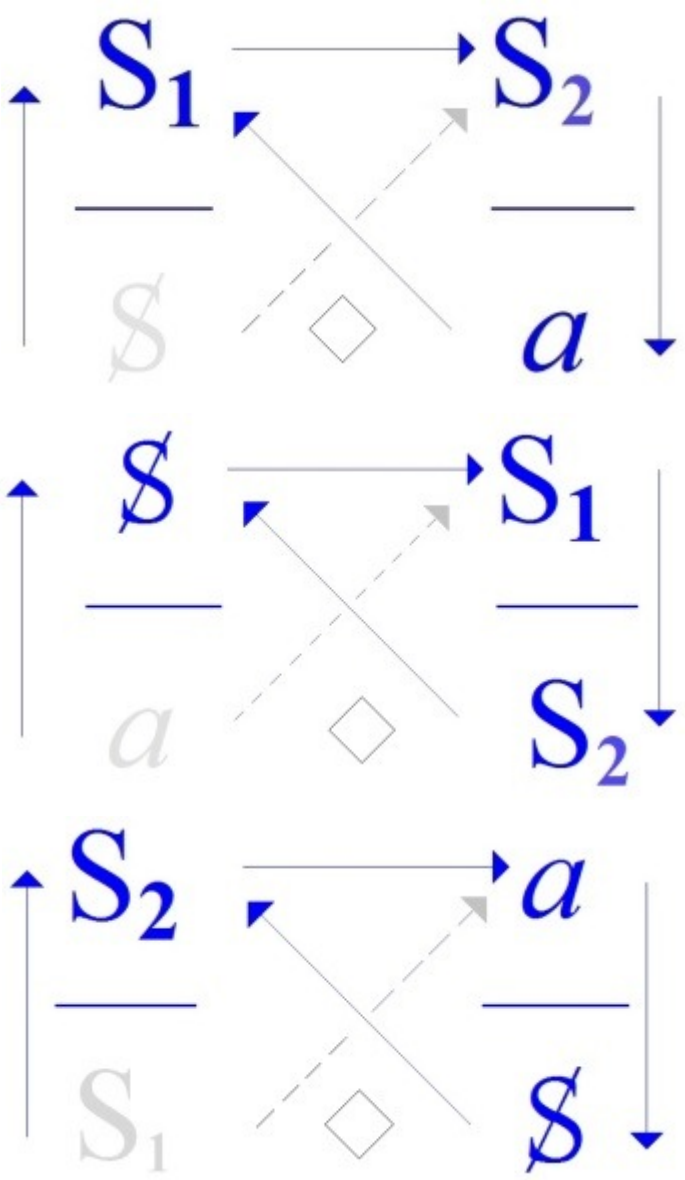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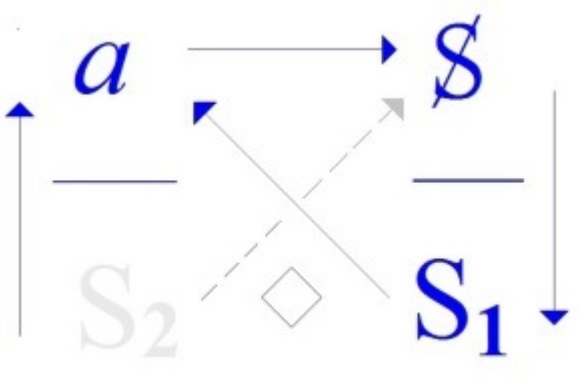
看过我刚刚写在黑板上的东西，你们或许会以为自己已经全都知道了。

恰恰要谨防这种想法，因为今天我们要试着谈论知识。

也就是我在各种话语的记法中所说的那种知识……

……我曾自认为能够通过这些话语向你们例示社会纽带如何得到支撑……在这些话语的记法中，我放入、写下 S_2 来象征这种知识。


S1
S2
S
a
S
S1
a
S2
S2
a
S1
S



主人话语　癔症者话语　大学话语　分析家话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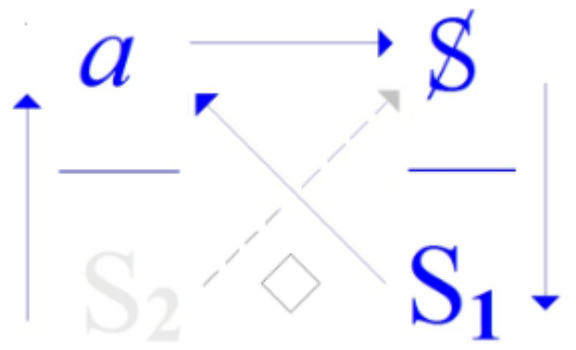
或许我能让你们感受到，为什么这比相对于……而言的某种次级性走得更远……

……相对于以　S_1　写下的纯粹能指……为什么它不只是一种次级性［S_2］，而是一种根本的脱节。［一旦设定 S_1 与 S_2 的关系，每一种话语的产物都会抵达一个僵局：$S_2 \lozenge a$［癔症者话语］、$a \lozenge \not{S}$［主人话语］、$\not{S} \lozenge S_1$［大学话语］。］

不管怎样，既然我已经决定把黑板上这个记法作为支撑交给你们，

我就来评论一下，希望不会太长。

况且——我得向你们承认——我没有在任何地方把它写下来，也没有作过任何准备。除了一如往常地制造误解之外，它在我看来并不具有示范性。



不过，既然分析话语这一类话语所造成的情境以“意义”为目标，那么很清楚：我能交付给你们每个人的，只能是你们已经在路上吸收的那部分意义；而它有一个限度。

这个限度由……由你们生活于其中的意义给出；而说它走不了多远，实在算不上夸张。［参见不断兜圈的话语，也参见幻见：$\not{S}\Diamond a$。］

分析话语所使之涌现的，恰恰是这样一个观念：这种“意义”属于假象。

如果分析话语指出这种意义［S_1］是性的，它恰恰只能通过——我要说——说明其限度［$S_1\Diamond S_2$］来做到这一点。

任何地方都没有最后一句话；除非把 mot 理解为 motus——也就是一声不响。我已经强调过这一点。如果我还记得没错，拉封丹在某处写道：“没有回答，一言不发。”[注1]

> [注1] 让・德・拉封丹：《驴与狗》，《寓言诗》第八卷第十七则。

“意义”非常准确地指示着它走向失败的方向。

把这一点确定下来，是为了防止你们……

……至少在我今年能够把阐释推进到的限度之前……过快理解这个记法所支撑的东西。

从这里出发，也就是说，采取了所有这些出于审慎的预防措施之后……

……也就是希腊语所谓 φρὀνησις［phronesis，实践智慧 / 审慎］；许多事情曾在希腊语中被说出，却终究远离分析话语使我们能够阐明的东西……采取了这些审慎的预防措施后，黑板上写下的东西大致如下。



这些是数学意义上的命题项；任何一个说话之在都借此把自己写在左侧［“男人”］或右侧［“女人”］。

这个记法受如下事实支配：在左侧……回应“所有男人”［$\forall x$］的，是所谓 $\Phi(x)$ 的函数；他作为“全体”写作 $\forall x\, \Phi(x)$。不过，这个函数在某个 x 的存在中遇到自己的限度，因为这个 x 否定了函数 $\Phi(x)$：$\exists x\, \overline{\Phi(x)}$。

这就是所谓的“父亲函数”。通过对命题 $\Phi(x)$ 的否定，替代性关系的东西——即阳具函数——归根到底由此产生；因为性关系根本无法被写

下，阉割便前来替代它。因此，此处的“全体”以被设定为一项的例外为基础，以那个彻底否定 $\Phi(x)$ 的东西为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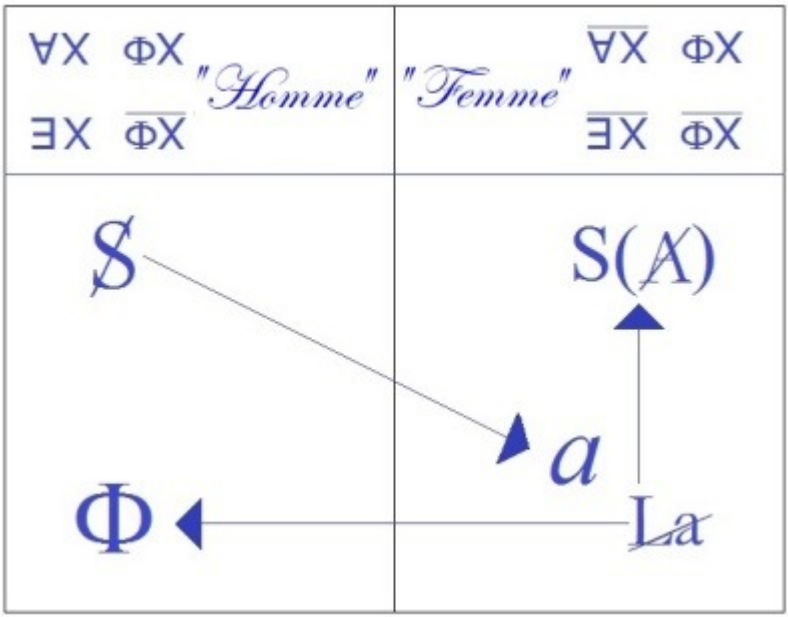
而在对面，你们看见的是这样一个记法：对一部分说话之在而言，也同样对任何说话之在而言……

……正如弗洛伊德理论明确表述的那样……无论是谁，无论是否具备雄性的属性，任何说话之在都可以……

……这些属性还有待确定……无论是否具备这些属性，他都可以把自己写入另一侧。其写入方式恰恰是不容许任何普遍性，是作为这个“非全”［$\overline{\forall x}\,\Phi(x)$］；归根到底，它可以选择：

- 把自己置于 $\Phi(x)$ 中；
- 或者不在其中。

对于那些恰好处在栖居于语言这一位置上的存在者来说，这就是所谓“男人”一侧或“女人”一侧唯一可能的定义。



在下方、在那道横杠之下——被不恰当地称为“人类”的东西，据说依性别认同分成两边；其纵向分界同这道横杠交叉——你们会看到一种分节标明，指出问题所在：在男人一侧的性伴侣位置上，也就是我已经……

……当然绝不是为了以任何方式赋予他特权……在这里写作 $\not S$ 的这个男人，以及把他支撑为能指［S_1］的这个大写 Φ：

- 这个 Φ 也体现于 S_1 中；它在所有能指中悖谬地只在 $\Phi(x)$ 里扮演函数的角色［$\Phi(x)：\forall x\,\Phi(x)$］，因此恰恰是没有所指的那个能指。就意义而言，它象征意义的失败：它是“误—义”［mé-sens］，

是首屈一指的“无定—义”［indé-sens］，或者也可以说，是“缄默—义”［réti-sens］。[注]

[注] mé-sens、indé-sens、réti-sens 是围绕 sens（意义 / 方向）拆造的词，并分别让人听见 mes sens（我的感官）、indécence（猥亵）和 réticence（缄默 / 保留）；译文保留法文，以免把这串音义游戏压成单一概念。

- 这个 $\not S$ 又被这个归根到底甚至不依赖于他的能指［Φ；$\not S : \exists x \, \overline{\Phi(x)}$］加倍标记；作为伴侣，他所打交道的从来只有作为小对象 a 写在横杠另一侧的东西［$\not S \lozenge a$］。

他只能抵达这个伴侣……

……这个作为大他者、作为大写 A 的大他者的伴侣……所凭借的中介是：这个伴侣是他欲望的原因；但以这一身份……

……正如我的其他图式中 $\not S$ 与 a 的尖角联结［$\not S \lozenge a$］所标示的……它无非就是幻见。

对这个主体而言，这一幻见也……

……只要主体本身作为这样的主体被卷入其中……支撑着弗洛伊德理论明确称作“现实原则”的东西。

我今年着手处理的［另一侧］，恰恰是理论……

……弗洛伊德的理论阐述……明确而公开地留在一旁的东西，即“Was will das Weib?”——“女人想要什么？”弗洛伊德理论本身明确承认，它对此一无所知。

弗洛伊德提出：只有男性的力比多。

这还能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有一片绝非微不足道的场域——其中包括所有那些如人们所说，承担……

……如果可以这样说，并且假定这个存在者确实承担自己命运中的任何东西……那个被不恰当地称为“这一个女人［La femme］”的东西。因为我要在这里提醒你们，我上次强调的是：既然“这一个女人”中的 La 只能由一个“非全”陈述出来，它就无法被写下；这里只有被划掉的 La：



。

这个



明确地同……发生关系……

……我希望今天能够向你们说明……同“大他者被划掉这一意义上的大他者之能指”发生关系，即 $S(\not{A})$；因为大他者这个场所本身……

……一切能够由能指阐明的东西都前来写入这个场所［但 $S(\not{A})$ 表明：并非一切都能在那里得到阐明］……在根基上、就其本性而言如此彻底地是大他者；重要的正是要追问这个大他者。

如果它不只是一个真理在其中结结巴巴说话的场所，而多少有资格代表……所关涉的东西……

……我上次以某种隐喻性的方式，从这里向你们提出：从无意识得到阐明的那个出发点出发，



女人……



女人——关于她，我们当然只有零星的见证；所以我上次才在这些见证的隐喻功能中采用它们……



女人同大他者有一种根本关系：在性关系中……

……相对于无意识所陈述、所能说出的东西……她彻底是大他者，她就是同这个大他者发生关系的那一个。

这正是我今天想尝试更切近地阐明的东西。

面对这个大他者的能指——而大他者作为大他者，我要说，只能始终保持为大他者——我们在这里所能进行的，必然是一种极其艰难的开路；甚至很难把握其中任何一条路径。

所以，像每次一样，当我在你们面前冒险走进这里时，我只能假定你们会想起……

……为此我得提醒你们……不存在大他者的大他者；所以，这个带有开括号的能指 $S(\not{A})$ 才把大他者标记为被划掉的。

相关知识卡 不存在大他者的大他者：担保缺失与空集重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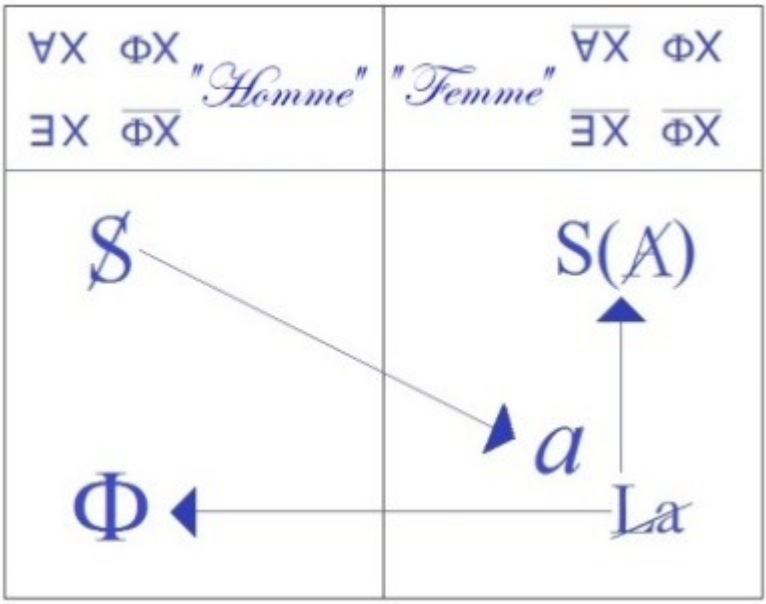
［只有成“群”［essaim，与 S_1 谐音］的一个个 S_1：$S_1, S_1, S_1, S_1, S_1, S_1, S_1 \ldots$，可以任意延续；却从来没有一个 S_2 能前来同 S_1 相抵，除非是在语言的大他者中作为 S_2 的假象；从来没有大他者的大他者，也从来没有“这一个女人”的 S_2。→“这一个女人不存在”，只有



女人。］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接近、设想：同大他者的这种关系，可能在某处决定说话之在的一半……

……毕竟从粗略的生物学比例来看，就是一半……以它为参照？



这却正是黑板上从



出发的那支箭所写下的；这个



无法被说出。

关于“



女人”，什么也说不出来。

“



女人”有一种关系：

- 一方面，同 $S(\not A)$ 发生关系；

- 她由此已经一分为二，成为“非全”；因为另一方面，她也可以……

……同这个大写 Φ 发生关系；在分析理论中，我们用它指称阳具。我明确把阳具界定为一个能指，一个没有所指的能指［S_1］。

同一个大写 Φ 在男人那里由这种享乐支撑。为了把这种享乐点明，我今天要提出：最能象征它的，归根到底不正是……

……自慰在我们的实践中所凸显的重要性吗？在可以说较为顺利的情形中，它无非就是白痴的享乐。

有一点动静！［笑声］说完这个，为了让你们缓过来［笑声］，我只好再向你们谈谈爱。［笑声］

我转而向你们谈爱，这可能有什么意义？［爱是话语转换的征兆。］

我得说，这同我在这里向你们陈述时所处的位置不太相容……

怎么了，不好使吗？这样呢，这样好一点吗？后面的人听得见吗？听不见！

我刚才说，这同我这么久以来始终追寻的东西不太相容：也就是分析话语从哪个方向上能够把某种本来会是科学的东西装扮成假象。

因为对于这个“本来会是科学的东西”，你们其实极少有所察觉；当然，你们还是有几个参照点。

［爱不是科学的“严肃”对象；参见《晕厥文》中的“没有良知的科学”，以及对拉伯雷“快乐的知识”［gay sçavoir］的援引。］

你们知道，我曾把……我以为让你们在历史中辨认它是一个不错的步骤：曾经有一个时刻，人们并非毫无根据地能够给予自己这样一种确信——科学话语从此奠基了。

我想，自己已经充分强调过伽利略的转折点，因而可以假定：至少你们当中有些人已经追溯到能够辨认它的源头。亚历山大・科瓦雷的著作，想来早已至少为在座的一部分人所熟悉。

但需要看清的是：相对于此前一直被称为“认识”的东西，这是怎样的一步，怎样真正具有颠覆性的一步。

要把这两个方面［爱：S_1 →蠢话；科学：S_2］同样保持在场，非常困难：一方面，科学话语产生了形形色色的工具；从我们在这里所取的观点来看，必须如实称呼它们：

- 所有这些如今以你们为主体的“小玩意儿”——其程度远远超过你们的想象；
- 所有这些工具——我的天，从显微镜一直到广播电视，不是吗？——都成了你们存在的要素。［它们是替代性的小对象 a［“剩余享乐”］，企图替代性关系之缺失；其中没有给爱留下位置。］

你们目前甚至还无法衡量这一点的影响；但它依然属于我所谓的“科学话语”，因为话语正是把某种全新的社会纽带形式规定为这种形式的东西。［从主人话语 $S_1 \rightarrow S_2 \;\rightarrow\!\!\downarrow\; a \lozenge \not{S}$，转到癔症者［科学］话语 $\not{S} \rightarrow S_1 \;\rightarrow\!\!\downarrow\; S_2 \lozenge a$。］

没有接合起来的关节点在这里：我刚才所谓的对认识的颠覆，由下述事实显示出来——在此之前，不得不说，没有任何认识得到构想，而有关这种认识所写下的一切也无不参与……

……我们甚至不能说古代认识论的主体不知道这一点……我说，没有任何这种理论不曾参与把性纽带写下来的幻见。［主人话语通向幻见：$a \lozenge \not{S}$。］

例如“主动”与“被动”这两个术语，可以说它们支配了有关形式与质料关系的一切思考……

……每一步柏拉图式、继而亚里士多德式的思考都参照这个根本关系，以说明所谓事物的本性……在这些陈述的每一步中都看得见、摸得着：支撑它们的是一种幻见，人们借此企图替代某种根本无法被说出的东西……

……这正是我作为一种“说”向你们提出的……也就是性关系。

奇怪的是，即便在这种粗糙的两极化内部……

……它把质料做成形式的被动者，把形式做成赋予质料灵魂的施动者［参见亚里士多德以“不动的天球”作为“灵魂”：anima］……仍有某种东西——某种含混的东西——传递了下来：所谓“赋魂”［参见亚里士

多德《论灵魂》］无非就是这个小对象 a。所谓施动者给什么“赋魂”？它什么也没有赋予灵魂；它只是把“另一个”当作自己的“灵魂”。

［以下两者构成平行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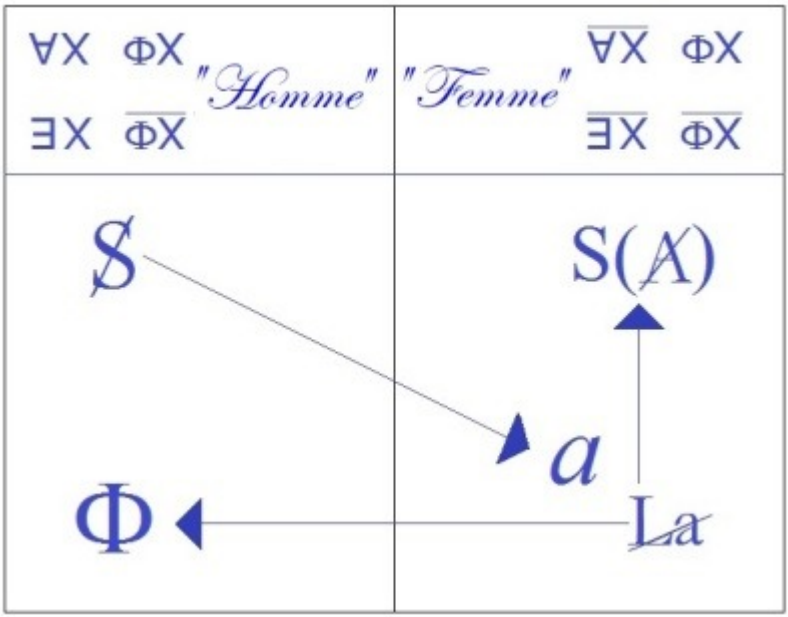
- 不动的天球，作为使月下世界获得生气的施动者；
- 占据小对象 a 位置的分析家，作为使分析者的话语运作起来的施动者。］

不过从另一方面说，如果我们追随一个卓越存在者、一个上帝这一观念如何历代发展……

……这个上帝远非基督教信仰的上帝，因为你们知道，它是不动的推动者、最高的天球……那么在这种观念中，“善”使一切其他存在者——比它更少“存在”的存在者——不可能有别的目标，只能尽可能成为“最为存在”者。

这就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善”这一观念的全部根基。我提醒你们，我不仅曾经讨论过它，还鼓励你们回到这部著作，以把握其中的僵局；这绝非毫无缘故。

可是，如果我们循着黑板上这些记法所给出的支撑来看，这个某物［作为“灵魂”的 a］……



就会显现于某种晦暗之中；我上次明确指出，那里正是这个大他者的享乐所在……

……也就是“这一个女人”若存在便可能成为的那个大他者的享乐……正是在这个大他者的享乐的位置上，人们标出了那个神话性的存在者……

……它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显然是神话性的……即“最高存在者”“不动的天球”；一切运动——变化、生成、运动、位移、增长等等［发生在地球上］——都从那里产生。

在这种［小对象 a 与大他者 A 之间的］“含混”中，我们怎样才能接近——归根到底，接近什么？——怎样依照我们在分析话语中的功能来

解释它［小对象 a 作为话语的施动者］？也就是记录、切分那些能够被说出的、朝向性关系的表述前进却走向失败的东西。

如果我们成功把下述关系分离出来：正因为她的享乐彻底是另一种的，



女人同上帝的关系，才比沿着古代全部思辨中显然只被阐明为“人的善”的道路所能说出的一切更为密切。

［小对象 a 作为 ἄγαλμα［agalma，珍宝］→



女人离大他者 A 比离小对象 a 更近。］

换言之，如果我们能够……

这正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教导所追求的目的，是让分析话语所能说出、所能陈述的东西，把小对象 a 与大他者 A 分离开来：

- 把前者还原到想象界的层面；
- 把后者还原到象征界的层面。

象征界支撑着被造作成上帝的东西，这一点毫无疑问。［另见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想象界则由相似者映照相似者的这种“反射”所支撑，这一点同样确定。

这个小对象 a 恰好写在 $S(\not A)$ 下方，因而如何可能……

……在黑板上的记法中……如何可能在某种限度内造成混淆；这种混淆恰恰以存在的函数为中介。

确实，可以说还有某种东西有待剥离、有待劈开；而恰恰在这一点上，精神分析不同于心理学。

心理学，就是这道尚未完成的劈分。

［小对象 a 与大他者 A 的混淆→把存在奠基在理性、意识等等之中→把“无意识”理解为尚未被知道的东西；参见黑格尔与“绝对知识”。］

说到这里，为了休息一下，我要允许自己——我的天——同你们分享……

……严格说来，我不说是“给你们读”，因为我从不确信自己究竟有没有“读”过任何东西……但我还是要给你们读一段不久前为你们写下的文字；确切说，是写在哪里？只写在那个使人有可能谈论爱的位置上。

因为在分析话语中，人们所做的无非就是谈论爱。

而在科学话语被发现以后，人们怎能不感到、不亲手触及：谈论爱是在浪费时间；相对于一切能够得到科学阐明的东西，准确说就是浪费时间。

然而，分析话语所带来的……

……说到底，这或许就是它在科学话语的某一点上涌现的理由……乃是：谈论爱本身就是一种享乐。

这一点当然由一种可以触及的效果得到证实："什么都说"……

……也就是分析者的话语本身的指令……正是通向 Lustprinzip［快乐原则］的东西，而且以最直接的方式通向它；根本不需要进入那些更高天球，而进入更高天球正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根基，因为……

……我刚才简要向你们提到过……归根到底，它只以小对象 a 与 $S(\not A)$ 的合并、混淆为基础。

当然，它只是被我们划掉。这并不意味着，只消画上一杠，就不会再有任何东西从中外—存在：如果我用这个 $S(\not A)$ 所标示的无非是



女人的享乐，那显然是因为我正是在那里指出：上帝尚未退场［faire son exit］。[注]

> [注] exit 表示"退场"，又同本讲反复拆写的 ex-sistence（外—存在）相互回响；"划掉"大他者并不等于宣布一切相关效应消失。

［如果上帝退场→"存在一个不受阳具函数支配的 x"被划掉；但"非全"仍然存在。］

那么，下面大致就是我为你们的使用而写下的东西。归根到底，我给你们写了什么？

唯一还能多少算严肃的东西：情书。

使所有这一切维持如此之久的那些心理学假定——好吧，我属于不会替它们说好话的人。

不过，如果人确实有灵魂，我们看不出这个事实为什么会成为思想的丑闻。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灵魂只能从……那里被说出……

……这就是我给你们写的……只能从使一个存在者……

……直呼其名，就是使说话之在……得以承受其世界之不可忍受的那个东西那里被说出；这就假定灵魂在这个世界中是异乡的，也就是说，是幻见性的。

使这个灵魂在这个世界中得到看重的，无非是它以耐心和勇气同世界对峙；“在这个世界中”就是这里那个“其中”的意思。直到今天，灵魂从未有过别的意义，这一点正由此得到确认。

好吧，讲到这里，法语必须给我提供一种帮助；这次不是语言中有时出现的同音词帮助……

……不是 d’eux［他们的 / 关于他们］同 deux［二］同音，也不是 peut［能够］同 peu［少］同音——“它能得很少”［il peut peu］毕竟也能为我们派上点用场……语言就在这里起作用：讲到我现在这一步，法语的 l’âme［灵魂］只能被我用来表示“我们所魂—爱［âme］的东西”：j’âme［我魂爱］、tu âmes［你魂爱］、il âme［他魂爱］。你们

由此看到，即使要写从未有过的未完成过去时 j'âmais［我曾魂爱］，我们也只能借助书写。[注]

> [注] 拉康把名词 âme（灵魂）强行当作动词变位，使它同 aimer（爱）彼此叠合；以下 âmour、âmoureux、âmusement 均沿用这条构词链。

因此，灵魂的存在当然可以"受到质疑 / 被置于原因中"［mise en cause；小对象 *a* 作为欲望的原因］；这个措辞恰好使我们能够追问：灵魂会不会是爱的一种效果。

事实上，只要灵魂在"魂爱"灵魂［自恋］，事情中就没有性［在性之外］，性并不算数［性才会带来异质者］。

产生灵魂的那套阐发是 hommo……

……带两个 m［尚未分化、未经性化的"人 / 男人"］……是 hommosexuelle［人—同—性的］；这一点在历史中清晰可读。[注]

> [注] 拉康把通常只含一个 m 的 homosexuel（同性的）改写成 hommosexuel，叠入 homme（人 / 男人）。这里说的不是现代身份分类，而是灵魂之爱以同一者为对象、尚未触及异性［hétéros］的结构。

我刚才谈到的、以勇气和耐心承受世界，正好回应亚里士多德在探寻善时抵达的东西；而这种探寻只有承认下述几点才可能：

- 世界上的一切存在者内部都已经有足够多的"内在存在"——容我这样说；
- 它们只有把自己的善——它们特有的善——同……混为一谈，才能使自己的这个存在朝向更大的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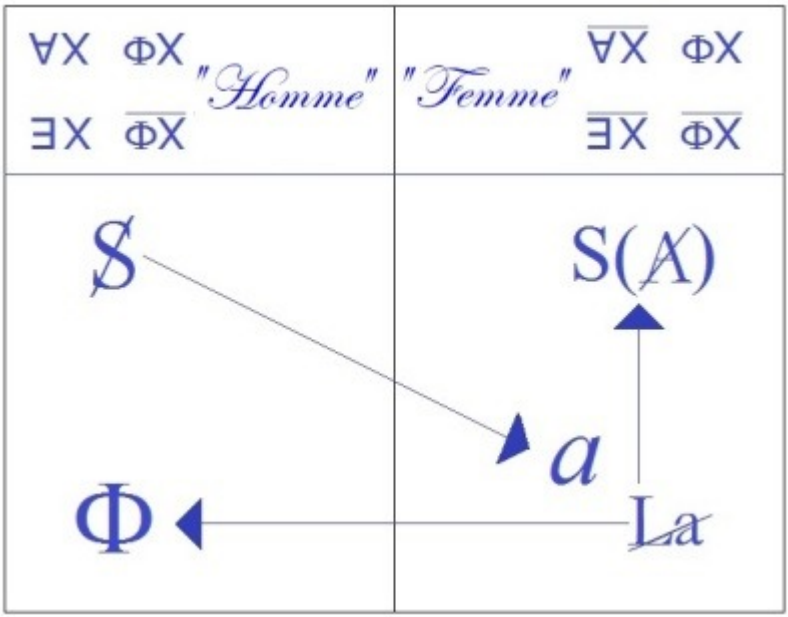
……同那个据说从最高存在者那里放射出来的善混为一谈［混淆小对象 a 与大他者 A］。

在这之中，亚里士多德唤起 φιλία［philia，友爱］，把它作为两个这样的存在者之间形成爱之纽带的可能性。这一纽带在显现朝向最高存在者的张力时，同样能够以我说过的方式倒转过来：朋友们、也就是 φίλοι［philoi］，正是凭借承受同最高存在者之间这种不可忍受关系的勇气，彼此认出并选择对方。

这种伦理的性之外［hors-sexe］显而易见；我甚至想给它加上莫泊桑在某处造出“奥尔拉［Horla］”这个奇特词时的重音：性外之人［L'horsexe］——灵魂思辨的那个人 / 男人［Homme］就在这里。就是这样！[注]

> [注] hors-sexe 意为“在性之外”；拉康把它黏合成 horsexe，并借莫泊桑小说标题 Le Horla 的音形，把“灵魂所思辨的人”标成一个回避性差异的造词。

［以驱力对象［四种小对象 a：口腔、肛门、声音、凝视］为基础的爱，即图表中从 $\not S$ 指向 a 的箭头［男人→女人：幻见结构］→小对象 a 与 $S(\not A)$ 合并。］



然而，女人也会魂爱［âmoureuses］，也就是说，她们也会魂—爱灵魂。

那么，在伴侣身上，她们所魂爱的这个灵魂究竟可能是什么？这个伴侣可是从头到脚都彻底 hommo［笑声］，而她们也无法从中脱身。

实际上，这只能把她们带向那个最终项……

……我这样称呼它并非毫无缘故……希腊语 ὕστερον［hysteron］就是“最后的”。它把她们带向“癔症”，也就是像我说过的那样“扮演男人”；从而成为——容我这样表达——“人—同—性的［hommosexuelles］”，或者同样成为“性外的［horsexe］”。［图表中 $\not{S} \rightarrow a$ 的箭头［幻见结

构］→对她们而言，小对象 a 与 $S(\mathcal{A})$ 也发生合并→癔症者“扮演男人”。］

于是，她们很难不感受到这样的僵局：她们在另一个人中把自己“同一化［se mêment］”。说到底，一个人无须知道自己是他者，也已经是他者；因为在灵魂获得存在的地方，人们便把她——女人——区分出去［diff… différencie］。这一切从开端就是如此，对吧？人们“说—女人［dit-femme］”——也就是诋毁她［diffame］。［笑声］[注]

> [注] se mêment 是由 même（相同者）造出的动词；dit-femme（说她是女人）与 diffame（诋毁）近乎同音。拉康把“女人被说出”同“女人遭诋毁”压在同一条能指链上。

［她有时会从被指定为欲望对象的角色 $\mathcal{S}\Diamond a$ 中出来［



→$S(\mathcal{A})$］，于是人们便诋毁她。］

历史中关于那些仍然作为女人的女人，最为著名的东西，严格说来就是一切能够用来诋毁她们的说法。［笑声］

［在癔症位置上，她们不只“扮演男人”，还以



来“反制”→Φ→“存在一个不服从阳具函数的 x”：女权主义、妇女解放运动……］

确实，她还保留着格拉古兄弟之母科尔涅利娅的荣誉。

但对我们这些分析家而言，问题恰恰在这里。我用不着谈分析家很少想到的那位科尔涅利娅；你们只要向一个分析家谈起任何一位“科尔涅利娅”，他都会告诉你：她的孩子们——她的“格拉古兄弟”——不会过得太好！

他们会一直闹出一个又一个“格拉古［gracques］”，直到生命终结。［笑声］

好啦，这就是我那封信的开头；这是一场“魂—娱乐［âmusement］”！对……

当然，说到那里，我本可以……

其实我也确实这样做了，只是没时间读给你们……简言之，我又一次提到了宫廷爱情。

在这种宫廷爱情中，这场“人—同—性的魂—娱乐”已经走到了那一步：人们跌入了最极端的衰败，跌入那个名为“封建制度”的、不可能的噩梦。

在这种政治退化的层次上，很明显，某种东西必然会出现；它确实必须出现。这个东西恰恰就是这样一种察觉：在女人这一边，有某种东西已经完全无法运作。

所以，宫廷爱情的发明绝不是历史中人们惯常用“正题、反题与合题”来象征的东西之产物：当然，这里没有丝毫综合；综合从来就不存在。

后来我们所看到的一切……

宫廷爱情像一颗流星那样在历史中闪耀，始终是一个彻底的谜……随后，我们又看见所谓“文艺复兴”把古代旧物的一整套破烂重新搬了回来。

是的，这里可以插入一个小小的括号：当一成为二时，就再也没有返回；二绝不会重新成为“一”，甚至不会成为一个“新的”一。

扬弃［Aufhebung］仍是哲学的又一场美梦。［参见上文：“当然，这里没有丝毫综合；综合从来就不存在。”］

很明显，如果说我们曾有宫廷爱情这颗流星，它显然是由于某个第三项……

……从一种完全不同的分割中坠落下来……才出现了后来把这一切重新抛回其最初轻浮状态的东西。对……

所以还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所需要的恰恰是科学话语……

……也就是一种丝毫不亏欠古代灵魂假定的东西……精神分析才能从中涌现；精神分析所做的，就是把下述事实对象化：存在者由于是说话的，仍要花时间说话……

……我说过，这是纯粹的损耗……仍要花时间说话，以履行这个最为短暂的职务［爱］；

我说“最为短暂”，是因为它走不出“正在进行［en cours］”、仍然／还要［encore］——也就是“在身体中［en corps］”——这一步；换言之，只延续到事情终于得到解决所需的时间……[注]

[注] en cours（正在进行）、encore（仍然／还要）与 en corps（在身体中）由声音串联；爱之所以“短暂”，并不是简单的时长判断，而是它始终被限制在身体和重复要求之中。

……说到底，这正悬在我们鼻尖前……延续到事情最终在人口学上得到解决。对……

很清楚，这种东西［在分析话语以前“说话之在的纯粹损耗”］根本不可能理顺男人同女人们的关系。弗洛伊德的天才就在于，他被这个转折裹挟着前进。

这个转折……当然，它花了很长时间——我是说，它花了很长时间才到来。

后来有了一个弗洛伊德。Freud 真是个当之无愧的名字，对吧？它是个喜气洋洋的名字：Kraft durch freudig［力量来自欢乐］；这是历史这场神圣闹剧最可笑的一跃。[注]

[注] 拉康借 Freud 唤起德语 Freude（欢乐），并改造“力量来自欢乐”这一口号；重点在姓名的能指回响，而不是对弗洛伊德生平作词源解释。

也许趁这个转折还在持续，我们能够瞥见一小道闪光——某种有关大他者的东西，也就是



女人所打交道的那个大他者［



$\rightarrow S(\mathcal{A})$］。对……

作为对某种已经被看得很清楚的东西的补充，我所带来的东西中有一点至关重要……

……从某些路径出发，人们已经看见了它；而若看清被看见的正是这一点，那些路径也会被照亮……此前所见到的只在男人一侧，即：

- 男人所打交道的是小对象 a；
- 他对这个所谓“性关系”的全部“实现”都通向幻见［$\$ \Diamond a$］。当然，人们是在神经症者那里看见这一点的：“神经症者如何做爱？”我们就是从这里出发的。

当然，在此基础上，人们不可能不察觉它同倒错之间存在一个相关项；这反过来支持了我的小对象 a，因为小对象 a 正是那个……

……无论所谓的“倒错”是什么……在其中作为原因的东西。对……

人们首先看到了这一点；这已经相当不错，对吧？

有趣的是——对吧？——弗洛伊德起初把这些倒错归给了女人。

在《性学三论》里看到这一点，实在……实在非常、非常有趣。

这确实印证了：当一个人是男人时，他在伴侣身上看到的，恰好就是支撑他自己的东西——容我这样说，是他以自恋方式支撑自己的东西。

幸好，后来他终于有机会发现，倒错是……

……人们在神经症中所把握、以为能够辨认的那些倒错……神经症根本不是那回事。

与其说神经症是倒错，不如说它是倒错之梦——我是说神经症！

神经症者不具有倒错者的任何特征，这一点确定无疑；他们只是梦见倒错。这非常自然，否则他们还能如何抵达伴侣？

至于倒错者，人们终究开始实际遇见他们了，对吧？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无论如何都不愿看见的那些人［τερατώδες，teratōdes：畸怪之物］。

人们在那里看见了一种行为方式的颠覆，它依靠……

……容我这样说……一种完全同某种知识、同——我的天——关于事物本性的知识相联的操作本领；它把……

……容我这样说……性行为直接接合到……

……不得不说……性行为自身的真理上，也就是它的非道德性。

如果你们愿意，可以从一开始就在里面放进灵魂［âme］：于是就成了“魂—道德性［âme-moralité］”——也就是非道德性［amoralité］。［笑声］

结果便是：存在一种性行为的道德性；它是围绕善所说的一切话语的言外之意。

只不过，人们不断地说、不断地说善，最终就抵达了康德；在那里，道德性……

……这次把它写成两个词……道德性承认了自己是什么……

……我认为有必要在一篇短文《康德同萨德》[注2]中提出这一点……道德性承认自己是 sade［温柔可人的］[注3]。［普遍性：亚里士多德的善、康德的伦理、萨德的享乐权利。］

> [注2]《康德同萨德》，载《文集》，第 765 页。

> [注3] sade 是一个已经废用的法语形容词，旧义为“温和、可爱、令人愉快”；maussade［阴沉、不悦］由它派生。拉康同时借用萨德［Sade］的姓名。

你们可以随意书写 Sade：

- 可以用大写 S［Sade］，向那个就此留给我们无穷无尽文字的可怜白痴致敬；
- 也可以用小写 s［sade］，表示说到底，这就是道德性显得讨人喜欢的方式——毕竟，这是一个具有这个意思的古法语词；
- 或者——更好！——写成“带软音符的 c、a、d、e”：çade。也就是说，不得不承认，道德性最终抵达的是“本我［Ça］”的层次，而且路程相当短。

换言之，问题在于：

- 爱是不可能的，对……
- 性关系沉没在无意义之中；但这丝毫不会减少我们对另一个人的兴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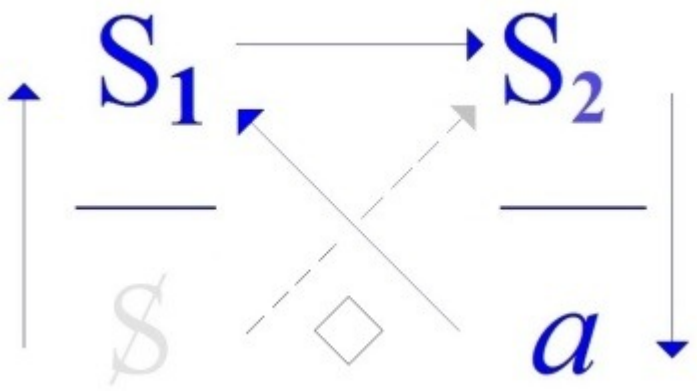
因为——不得不说——问题是这样的：构成女性享乐的东西，并非全都被男人占据；我甚至要说，作为这样的享乐，它根本不被男人占据。问题恰恰在于：她的知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如果说无意识教给了我们如此多的东西，首先就是这一点：在大他者中的某处，它知道；它之所以知道，恰恰因为它由那些构成主体的能指所支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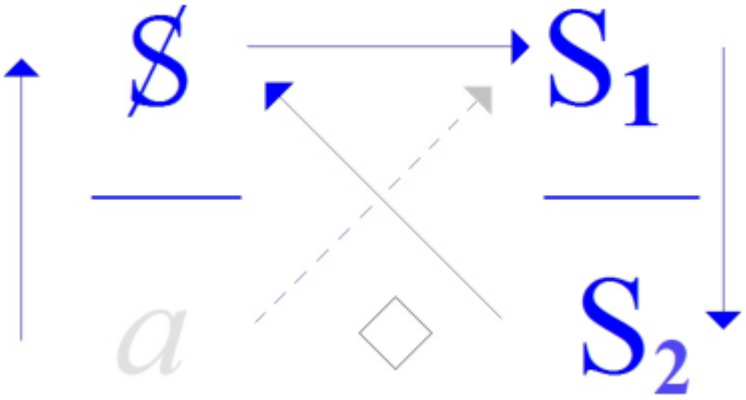
混淆恰恰从这里产生，因为凡"魂爱"的人都很难不去想：世界上的一切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每一个存在者内部都带着自己的目的因］。

亚里士多德的上帝由"不动的天球"支撑；如果亚里士多德要求天球依照自己的形象追随它的善，那是因为天球被认为知道自己的善［主人话语：$S_2 \rightarrow\!\!\downarrow a$］。

可是，科学话语所造成的裂口，恰恰迫使我们放弃这种东西——我不是说它"允许我们"，而是说它迫使我们放弃［癔症者话语：$S_2 \lozenge a$］。



↔



亚里士多德　　科学

［主人话语］　　［癔症者话语］

［在主人话语中：S_1［主人］→S_2［奴隶：知识］→a［产物］，知识与其“善”之间没有屏障。在癔症者话语中：$\not{S}$［主体］→S_1［主人］，而 $S_2 \lozenge a$［产物］；$S_2 \lozenge a$ 正是科学话语的裂口：知识不再知道任何有关自己“善”的东西。］

我们不再需要知道亚里士多德最初从何出发，也不再需要他置于起源处的那种知识……

为了解释引力效应，我们已经完全不需要把一种知识归给石头，仿佛它知道自己必须抵达哪个位置。

［科学话语同其对象切断［$S_2 \Diamond a$］，因而无法“知道自己的善”→如果目的因内在于对象，它便无法在这种话语中被知道。］

把这种知识归给动物……

……阅读亚里士多德《论灵魂》时，这一点极其明显[注4]……正是这个尖端把知识做成卓越的实现活动——什么的活动？——某种东西的活动……

> [注4] 亚里士多德：《论灵魂》（De Anima），巴黎：法兰西大学出版社 / 美文出版社，2002 年。

……不要以为亚里士多德完全不着边际……他把这个东西看作无非就是身体；只不过，身体是为了某种活动、某种 ἐνέργεια［energeia，现实活动］而造的，并且在某处，这个身体的隐德来希可以由他称作灵魂的那个实体来支撑。[注5]

> [注5] 隐德来希［entéléchie］：使存在者从潜能过渡到实现、并由此达到其完善的内在实现原则。

在这一点上，分析容易造成同样的混淆：它仿佛把目的因还给了我们，使我们说，至少就说话之在的一切而言，“现实之所以如此”——也就是具有幻见结构——正是为了让它成为如此！

［对亚里士多德［主人话语］而言，目的因内在于对象→分析家话语中的说话之在是否也包含自己的目的因？］

然而，我们仍须知道：这样的东西是否能够以任何方式满足科学话语。

有些动物碰巧会说话；由于栖居于能指之中，它们便成为能指的主体，一切对它们而言都在幻见层次上展开……

……而且这种幻见完全可以被拆开［把 $\not{S}$ 同 a 剥离，也把 a 同 $S(\not{A})$ 剥离］，从而说明：这个动物行动时所知道的远比它自己以为的多……但仅仅如此，还不足以使我们在这里得到一种宇宙论的开端。

这就是“无意识”一词永恒的含混，对吧？

人们之所以“假定”无意识，是因为在说话之在的某处，有某种东西比他自己知道得更多；当然，它所知道的有其界限，无意识之在也有其界限。

但这终究不是一种可以接受的世界模型。

换言之，只消他做梦，那个庞大的破烂摊子、那个塞满家具的储藏室便会重新冒出来，而他尤其必须设法应付它；这当然使他成了一个灵魂，偶尔还会成为一个“可爱的”灵魂——只要有某种东西愿意爱它。然而，这并不足以构成宇宙论。

我说过，女人在男人身上所能爱的，只是他面对那种凭借它而“a—魂爱［(a)-me］”的知识的方式［男人被困在 $\not S \Diamond a$ 中］。[注]

> [注] 拉康在前文把 âme［灵魂］变成“魂爱”这一动词；此处的校订本又写作 (a)-me，把小对象 a 嵌入其中。句子指向男人如何在幻见中凭借对象原因来“魂爱”，不是说女人爱他的知识量。

但是，对于那种他凭借它而“存在”的知识，问题便被提了出来［$S(\mathcal{A})$？］。

问题从下述事实出发：存在着某种东西……

……如果我的主张有根据……存在着某种东西，也就是享乐；我们无法说，女人是否能够就它说出某种东西，换言之，无法说她对它知道什么。

今天这次讲演结束时，我向你们提出的正是这一点；也就是说，我一如既往地抵达了整个主题所环绕的边缘：她对它知道什么这个问题能否被提出？

这并不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

- 她所享用的这个项，超出了构成她同男人之关系的全部“游戏”；
- 我把这个项称作大他者，并用大写 A 来标示；
- 那么，这个项本身是否知道些什么？因为她同男人一样，也正是在这一点上隶属于大他者。

大他者知道吗？

曾经有一个叫恩培多克勒的人……

相关知识卡 恩培多克勒的爱与争斗

……说来也巧，弗洛伊德不时把他当作开瓶器来用……我们只知道恩培多克勒在这件事上留下的三行诗，但亚里士多德把它们的后果推得非常清楚。他说，归根到底，对恩培多克勒来说，上帝是所有存在者中最无知的一个，确切说，因为上帝不知道恨。

后来，基督徒把这一点变成了爱的洪流。

不幸的是，这说不通；因为完全不知道恨，也就是完全不知道爱。

如果上帝不知道恨，那么对恩培多克勒而言，很明显，他知道的比凡人更少。

相关知识卡 恩培多克勒的爱与争斗

所以我们可以说：一个男人越能让女人把他同上帝——也就是她所享用的东西——混为一谈，他就越少恨［hɑit］……

……这里同时取 h.a.i.t［恨］与 e.s.t［是］两种拼法，也就是说，他就越少“是”……而且说到底，既然没有不带恨的爱，那么在这件事上：他就越少爱。[注]

> [注] hɑit［恨］与 est［是］在法语中同音。拉康由“越少恨”滑到“越少是”，再依“没有不带恨的爱”推出“越少爱”；三步不能简化为一般的“爱恨相生”。

第9课 · 1973年3月20日

我倒很希望偶尔能得到一个回答，哪怕是一声抗议。

我不抱多大希望，因为过去曾给过我这种满足的一个人——其实我直到半小时前才请求他再担任这个角色——请我放弃这个念头。

不过，如果碰巧有人从我上次所说的东西中……

……上次讲完以后，我自己离开时相当不安——姑且只这样说，不再说得更重；然而重新读过以后，我发现它——至少对我自己来说——完全可以承受。可以说，这是我表示它讲得非常好的方式……如果终究有人能够作证，自己从中听懂了某种东西，我会很高兴。

只要有一只手举起来，我便会——容我这样说——把发言权交给这只手。

我看没有人举手，所以我只得继续。这一次也许会讲得差一点，对吧？

我想从一项评论、几项评论出发：

- 前两项会回顾知识是怎么一回事；
- 然后，我会试着把它同今天愿意为你们写下的“恨—恋［hainamoration］”接合起来。这个词应当拼作：h.a.i.n.a.m.o.r.a.t.i.o.n.。[注]

> [注] hainamoration 把 haine［恨］与 énamoration［陷入爱恋］叠合。译作“恨—恋”，不以一般心理学的“爱恨矛盾”代替这个能指构造。

相关知识卡 Hainamoration：恨与爱恋的合写造词

你们知道，这是精神分析为定位自身经验的区域而懂得引入的立体层次。

容我这样说，这是精神分析表现善意的一份见证。

如果精神分析懂得不用“矛盾情感［ambivalence］”这个杂种术语，而用另一个词来称呼恨—恋，它或许——或许——能更成功地唤醒自己所嵌入的时代语境。

相关知识卡 Hainamoration：恨与爱恋的合写造词

也许，这同样是精神分析的一种谦逊。

事实上，如果我上次以某种东西结束……

……正是借助这个东西，我才能接近那个在我上次整场言说过程中始终牵引着我的问题……我在最后一段说，曾经有一个叫恩培多克勒的

人；我指出，弗洛伊德拿他来武装自己并非毫无缘故：对恩培多克勒而言，上帝必定是所有存在者中最无知的一个……

相关知识卡 Hainamoration：恨与爱恋的合写造词 · 恩培多克勒的爱与争斗

……这就把我们带到知识问题上……而且我说，原因恰恰是上帝完全不知道恨。

我还补充说，后来基督徒把上帝的这种不恨变成了爱的标志。

正是在这里，精神分析对恨与爱之间相关关系的确立促使我们回想某种东西；我待会儿还会回到它，而它确切地说就是：人们不知道任何不带恨的爱。

相关知识卡 Hainamoration：恨与爱恋的合写造词 · 恩培多克勒的爱与争斗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对某种东西有所认识，而这种认识又令我们失望……

……这种认识在数世纪中酝酿成形，并使我们如今必须重新改造知识的函数……那或许正因为恨从未在其中被放到应有的位置。

确实，这也并不是人们最愿意提起的东西。

所以我才以这句话结束：我们可以说，男人越让女人把他同上帝混为一谈……

……也就是同她所享用的东西混为一谈；请回想我上次的图式，我不会重新画一遍……他就越少恨；同时，我又说……

……我利用了法语中　h.a.i.t.［恨］与　e.s.t.［是］的同音……也就是说，在这件事上，他同样越少爱。

我不太高兴自己以这句话结束，尽管它确实是一个真理。

也正因为如此，今天我要再一次追问：真的与实在看起来彼此混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 我所带来的实在概念究竟是什么；
- 它如何在分析经验中初现轮廓；而两者实际上又有哪些地方绝不能混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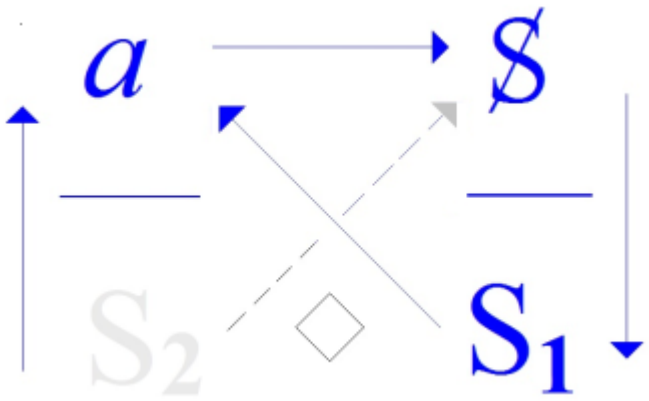
当然，真的把自己断言为以实在为目标。

但这句话本身只是一场漫长阐发的结果；我还要说，是削减对真理之要求的结果。

每当真理把自己呈现并断言为一种理想、呈现为某种能够由言语支撑的东西时，我们都会看到：真理并不是那么容易抵达的。

> ［“能够由言语支撑”：四种话语都把真理安置为无法抵达的位置→每种话语都会撞上自己的“无能”：癔症者话语是没有小对象 a—灵魂的科学，大学话语是没有权力的主体，主人话语是没有主体的剩余享乐。］

我要不要说：如果分析以某种大胆假定自居，那就是假定能够由分析经验构成有关真理的知识？



在我交给你们的分析家话语小小记式中：

- 小对象 a 写在左上方；
- 它由这个 S_2 支撑，也就是由占据真理位置的知识支撑；
- 它从那里质询 $\not S$，请后者说出那种“什么都可以”；
- 这一过程必须通向 S_1 的生产，即通向那个能指；借助这个能指，什么能够得到解决？恰恰是主体同真理的关系。

为了直截了当地切入，真理的源头可以写作希腊语 ἀλήθεια［alētheia］——海德格尔就它作过那么多思辨——也可以写作希伯来语 אמת［emet］。同“真理”一词的一切用法一样，它起源于法律：直到今天，证人仍被要求说“真话，唯有真话”，而且还要说出“全部真话”……

……如果他能的话——可惜，他又怎么可能？……说出有关他所知道之事的“全部真话”。

然而，人们所寻找的是什么——尤其在法律证词中，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如此？

人们要据此判断享乐是怎么一回事；我要说得更远一些：人们要让享乐招供。恰恰因为享乐可能不可供认，相对于调节这种享乐的法律，人们所寻找的真理才首先是这个真理，而不是别的。

康德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唤起问题［《实践理性批判》］：一个自由人面对暴君应该怎样做？暴君许诺把一切享乐交给他，交换条件则是：他必须告发暴君的敌人——暴君担心这个敌人在享乐方面同自己争夺。

这里唤起的问题难道还不明显吗？面对这种命令，任何属于感受［pathique］秩序的东西都不应支配证词。那么，如果自由人被要求告发的敌人、对手确实就是那个敌人——如果这是真的——他应不应该告发？

仅仅提出这个问题，难道还看不出什么最能激起我们所有人的保留吗？那就是“全部真理”：

- 它无法被说出；
- 它只有在不被一直说到底、不被完整说出，而只是被半说的条件下，才能被说出。

关于真理，还有另一种东西束缚着我们：享乐是一道限度。

这同我当初为你们建构“四足式”时唤起的结构本身相关：享乐只有从一种假象出发，才能被质询、被唤起、被追踪、被阐发。

我上次强调过，爱本身也以假象为诉求对象。

它诉诸假象；而且……

如果确实只有把大他者同作为欲望原因的小对象 a 并贴起来，才能抵达大他者——正如我上次所说——那么爱同样以存在的假象为诉求对象。

这个“存在”并非什么都不是：它被假定给某种东西，也就是被假定给这个作为小对象 a 的对象。

［爱从假象［同爱之对象认同］出发，诉诸存在的假象：小对象 a 被“并贴”于大他者［语言的场所］$\rightarrow a$ 接近 $S(\not A)$。］

［一个存在被假定给“说话的东西”［$S_1 \leftarrow S_2$］；说话的东西“作为这样的东西”产生一个 a［S：主体；subjectum：被置于下方；Ὑποκείμενον［hypokeimenon］：基底］。］

但在这里，我们难道不应重新找到这样一道痕迹：作为这样的存在假象，它回应某种想象的东西？［小对象 a 占据 $-\varphi$ 的位置。］

当然，我明确用字母 i 标示这个“**i-想象［i-maginaire］”；小写的 i* 在这里从“想象［imaginaire］”一词中被单独抽离出来。正因为如此，只有衣饰……

……只有包裹着欲望原因之对象的自我形象这件衣饰［参见上文毕加索的鹦鹉］，才最经常支撑……

……这是分析本身的阐述……才最经常支撑“对象关系”。［爱诉诸假象、诉诸大他者；但只有一个 a 被并贴于这个大他者，作为镜中想象小他者 a' 的虚构，前来为大他者披上衣饰，并把主体作为 $\not S$ 支撑在这个外—存在场域中，爱才抵达大他者；由此也才容许爱具有同属想象层面的互惠性。］

小对象 a 同这件包裹物之间的亲和关系，是精神分析提出的一个重要接合点——不得不说，是其中最重要的接合点之一；同时也是精神分析为我们从根本上引入的怀疑点。

正是在这里，我们能够就实在所作的“说”区分了出来；因为实在［不可能者］……

……如果你们按照我在自身经验的历程中逐步提出的方式来把握它……实在只能从形式化的僵局［◊］中被写下。［实在的痕迹就是逻辑僵局；参见四种话语的四种不可能：癔症者话语的不一致、主人话语的不完备、大学话语的不可证明、分析家话语的不可判定。］

正因为如此，我才认为能够从数学形式化那里勾勒出实在的模型；数学形式化是我们所能产生的、对能指性推进得最远的阐发。

这种能指性归根到底……

……我说的是数学形式化……可以说，它是逆着意义完成的。我差点要说：它是反向 / 误义［à contre-sens］的。

关于数学，“它什么也不意指”正是我们时代的数学哲学家所说的话，哪怕他们本人也是数学家。我已经充分强调过罗素的《数学原理》［A. N. 怀特海、B. 罗素：《数学原理》］。

然而，我们难道不能说，数学逻辑这张推进得如此之远的网络，恰恰……

……同某种被迫走出自己堡垒的哲学所达到的尖峰相比——其顶峰就是黑格尔……同把各种对立辩证化、并纳入历史进步观念的那种圆满相比……

……而我们必须说，没有任何东西向我们证明这种历史进步具有实体内容……同它相比，这种仅由所写之物支撑、构造得如此严密的形式化，其陈述难道不正为我们提供某种东西……

……如果分析过程需要，它唯一能够为我们服务的，不正是标示那个在无形中把身体维系住的“东西”吗？

> ［“维系身体的东西”：包裹身体的想象衣饰［且闪烁发亮；参见爱上毕加索外套的鹦鹉］；也是“a—墙”上的痕迹，是一种把身体支撑在大他者场域中的享乐书写。］

如果允许我为它提供一个形象，我很容易从自然中那个看起来最为接近的东西取来：所写之物在某种意义上要求被还原到表面的两个维度；而自然中有某种东西仿佛支撑了这种还原——斯宾诺莎已经为之惊叹过——那就是从蜘蛛腹中产出的文本工作。

蜘蛛网是一种真正神奇的功能：仿佛在这个奇异存在者的那个晦暗点上，表面本身的显现形式已经得到支撑。对我们而言，正是这个表面使那些所写之物的痕迹能够被描画；而我们最终也只有在那里才能把握那些限度、僵局与“无出口”之点。正是这些点使实在作为从象征界最极端之处方可抵达的东西被听见。［形式化的僵局只能以字母写下。］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下述结果并非徒劳：经过一番阐发……

……我不必在此刻回顾它发生于何时……我终于抵达了对以下诸项的书写：

- 这个小对象 a［主人话语：$a \Diamond \not S$，言语函数］；
- 这个 $S(\not A)$［癔症者话语：$S_2 \Diamond a \to S(\not A)$，语言函数］；
- 以及大写 Φ［分析家话语：$S_1 \Diamond S_2$，书写函数］。［每一种话语都会撞上某个真理的“非全”；无法被言语把握的东西由此以“字母”写下：

癔症者话语：$S_2 \Diamond a \to S(\not A)$；主人话语：$a \Diamond \not S \to a$；分析家话语：$S_1 \Diamond S_2 \to \Phi$。］

它们的书写本身构成一种支撑，越过了言语［越过真理的半说］，却仍未走出语言自身的效果；其中标示出：

- 某种能够使象征界围绕它聚焦的东西；
- 某种重要的东西——当然，条件是懂得使用它。

但使用它做什么?

为了留住一种相称的真理。

不是那种声称自己是全体的真理，而是:

- 我们恰恰只能通过半说来打交道的真理;
- 那种被证实会提防走到供认地步的真理，因为那种供认将是最坏的;
- 那种从欲望的原因［小对象 a］开始就有所提防的真理。

这种真理预先设定了欲望，预先设定欲望由某种身体的偶然性写下。

我提醒你们，我如何支撑“偶然性”这个术语。

可以说，阳具［Φ］……

……在分析经验中，它作为所谓欲望原因的关键点、极点被接近……可以说，分析经验使阳具停止不被写下［生产无语义的 S_1］。

如果我称它［Φ］为偶然性，那是因为分析经验正是在这里遇到自己的终点［$S_1 \lozenge S_2$］；它所能生产的全部东西，就是这个 S_1，这个能指。

上次我把这个能指称为享乐的能指，甚至是最“白痴的”享乐；我想你们还记得，我成功地在听众中引起了怎样一阵骚动。有人提醒我，“白痴”在这里取这个词的两重意义：

- 一方面，是白痴本人的享乐——这在此确实构成参照；
- 另一方面，也是最为私有、独特的享乐。[注]

> [注] idiot 除指“白痴”，其希腊词源 idiōtēs 还指私人、个别者；这里的阳具享乐既是“白痴的”，又是不可共同化的单独享乐。

我所谓“偶然性”［Φ］的尖端，正位于这种“停止不被写下”［S_1］之中。

如果像我所说，偶然性同不可能相对立，那是因为必然……

……是“不断不被写下”［口误］……请原谅：是必然在这里引入“不断”；而必然的这个“不断”……乃是“不断被写下”。

而对阳具参照的分析，看起来恰恰把我们引向这种必然性。

［在不断被写下的 S_1 之必然性［结成蜂群……］中，恰恰“坐落”着偶然性的尖端：Φ 停止不被写下。］

“不断不被写下”……

……也就是我刚才口误说出的公式……是不可能；我正是从它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被写下这一点来界定不可能。

我以此标示性关系的情形：它不断不被写下。这个事实使我们能够修正阳具函数的表面必然性：事实上，阳具函数属于偶然的样态；换句话说，“不断被写下”必须改写为——恰恰——“停止不被写下”。

正是作为偶然性——偶然性，性关系对说话之在而言才只能归入“相遇”的机制；我们所知的一切都概括于此。

［→机缘；参见亚里士多德：τύχη［tychē，偶遇］→εὐτυχία［eutychia，幸运的相遇］或 δυστυχία［dustychia，不幸的相遇］。］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由于精神分析，阳具……

……这个在古代被保留于“秘仪”中的阳具……停止不被写下，仅此而已。

它并没有进入“不断”之中，没有进入一方面决定必然性、另一方面在更高处决定不可能性的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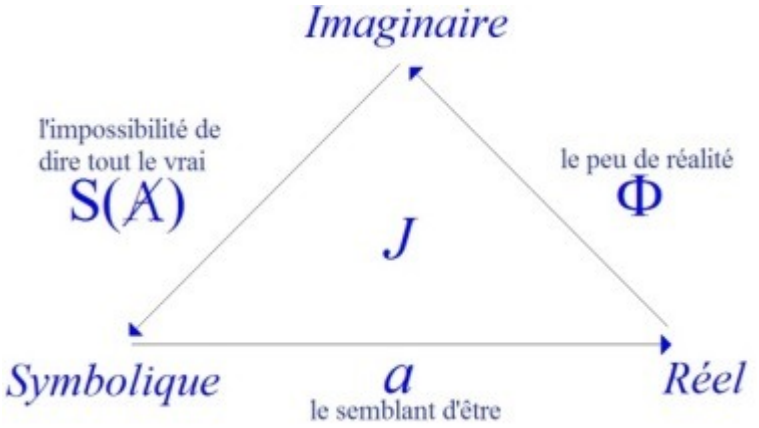
因此，真的在这里证明：当它像这样提防想象界时，它同“a—解剖学［a-natomie］”大有关系。[注]

> [注] a-natomie 把小对象 a 从 anatomie［解剖学］中切分出来；这里不是把阳具重新还原为解剖器官，而是指出真理所提防的身体想象始终围绕对象 a 组织。

归根到底，我所写下的正是这三个项：

- 小对象 a；
- $S(\not A)$；
- 以及大写 Φ；我从一种贬抑、减值的角度提出它们。

这三个项的联结向我们展示的，恰恰是由想象界、象征界与实在界构成的三角形所写下的东西；而在三者的接合处标示出了什么？



- 右侧是作为支撑的那一点点现实［Φ］；弗洛伊德把由一种进展阐发出来的原则推到前台，而这种进展据说在根本上属于快乐原则；

所谓“一点点现实”，就是：我们所能接近的一切现实都仍扎根于幻见［$a \lozenge \$$，主人话语的止点］。

- 另一方面，$S(\not A)$ 若不是我刚才所说的“不可能说出全部真理”，又能是什么？

- 最后是第三项：象征界朝向实在界时，借此向我们显示这个小对象 a 的真正本性。我刚才并非偶然把它称为“存在的假象”：正因为它看起来为我们提供了存在的支撑。

凡作为存在之物、甚至作为本质之物得到阐发的一切，也都印证了这一点；我们能够……

……从分析经验出发加以阅读，例如阅读亚里士多德……并看见其中所涉及的正是小对象 a。

例如，亚里士多德的静观是这个凝视所造成的；我在《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中把凝视界定为构成欲望原因的四种支撑之一［口腔、肛门、声音、凝视］。

因此，正是在这些“图形化”中的一幅……

……我不说“图”，因为“图”在数理逻辑中有非常精确的含义……在这幅“图形化”中，对应关系显示出来：实在界是一个开口，位于象征界产生的假象与人类生活的具体情形所支撑的现实之间：

- 在驱使人们的东西中；
- 在使他们一次次沿着同样路径猛冲的东西中；
- 在使他们还要生产其他人的东西中；
- 在使“还待出生者［l’encore à naître］”永远只能产出“长角者 / 戴绿帽者［l’encorné］”的东西中。［笑声］[注]

> [注] l’encore à naître［仍有待出生者］被压缩并变形成 l’encorné［长角者，亦指被戴绿帽的男人］；这串声音把繁衍的“还要”同两性关系的失败接在一起。

在另一边，这个小对象 a 由于归根到底走在正确路径上，会使我们把它错当作存在：表面上，它确实是某种东西；但它最终只有通过自身的失败、通过根本无法在接近实在界时得到完整书写，才得到解决。

那么，真的当然就是这个；只不过，人们从来只能沿着扭曲的道路抵达它。我们通常不得不诉诸“真的”，只是为了提醒这一点：不能弄错，甚至不能以为自己已经处在假象之中；在假象以前……

……一切确实由它支撑，继而反弹进幻见……在此之前，必须严格区分想象界与实在界；不能以为这种假象无论如何是由我们自己支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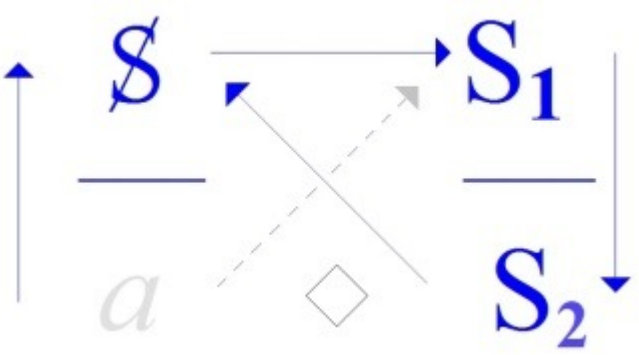
我们甚至都不是“假象”。

有时，我们只是能够占据假象位置、并让某种东西在那里掌权的东西。让什么掌权？

……暂且只看今天这个直接问题……这使我们能够说：在一切话语秩序中，至少在目前得到支撑的那些话语秩序中……

……“目前［actuellement］”这个词并非无足轻重，只要我们把“实现活动［acte］”理解为完整的亚里士多德意义……在目前得到支撑的一切话语中，正是分析家把小对象 a 放到假象位置上，因而最适合去做应当做的事情：把真理的情形作为“知识”来质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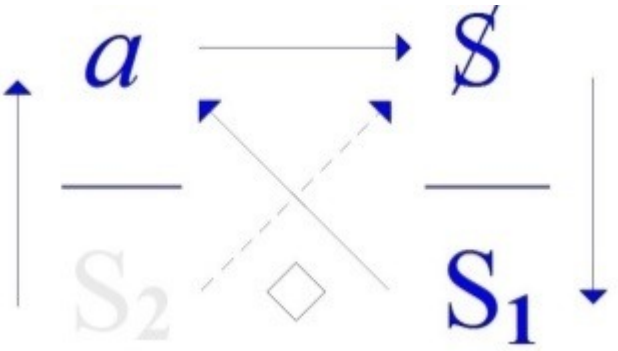
“知识”是什么？



科学话语：癔症者话语

奇怪的是，除了笛卡尔……

……他处在现代科学的门槛上并非毫无缘故；虽然不止他一个，但他毕竟确实处在那里……在笛卡尔以前，知识问题从未被提出。［科学话语：癔症者话语。］



分析家话语

在某种意义上，必须等到分析这种东西前来向我们宣告：

- 有一种并不知道自身的知识［$S_1 \lozenge S_2$］；
- 严格说来，它是一种由能指本身支撑的知识；
- 梦不会把人引向任何深不可测的经验，也不会引向任何神秘主义；梦可以在关于它所说的话中被阅读。

我们甚至还可以走得更远：以这个词最接近字谜重排的意义来把握梦的歧义。在语言的这个点上，索绪尔曾提出问题：即使在萨图尔努斯诗体中……

……他在那里发现了最奇特的书写切分……这些切分究竟是不是有意安排的。［科学话语：癔症者话语。］

索绪尔仿佛正是在那里等待弗洛伊德。

知识问题在那里获得了更新。

如果你们愿意原谅我从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借用某种东西——即基督教开创的几种“德性”［信、望、爱］……

……不过你们会看到，这并非不合时宜，因为我们迟早必须谈到所谓的宗教……这里有一种迟到的效果、一种排出物、一根萌蘖，也就是“爱德”。

究竟是什么可能……

……如果不是同这个说话的动物物种中的某种东西具有不知怎样的亲缘性、亲和性……使它分享所谓的“赠予”？

我只在弗洛伊德的这份“赠予”中看见它：他告诉我们，无意识至少具有这样一点启动作用；凭借它，说话之在的悲惨处境能够告诉自己，那里确有某种东西真正……

……而不是人们此前所说的那种超越［参见康德的“本体”“自在之物”］……超越着：

- 无非就是这个物种所栖居的语言；
- 无非就是这种语言。在日常生活中，它从语言那里得到的理性支撑比表面所见更多；也就是说，在那场徒劳追逐不可企及的智慧、且注定失败的过程里，那里已经有了某种东西［未被知道的知识］。

可是，为了以“什么在知道？”的形式提出知识问题，我真的需要绕这一大圈吗？

人们有没有意识到，它就是大他者——大写 A 的大他者？我从一开始就把它设定为能指在其中落位的场所，仅此而已；没有这个场所，就没有任何东西向我们表明，任何地方会存在真理的某个“所说—宅邸［dit-mansion］”……

> “所说—宅邸”分成两个词，就是“已说之物的居所”……知识把大他者设定为这个已说之物的场所。[注]

[注] dit-mansion 与 dimension［维度］同音，并可拆为 dit［所说］与 mansion［居所］；译文保留“宅邸”，以显出大他者作为所说之物居所的构词。

知识的地位本身意味着：已经有知识在大他者中；它“有待拿取［à prendre］”——分成两个词。因此，知识由“学习［apprendre］”——合成一个词——构成。[注]

> [注] à prendre［有待拿取］与 apprendre［学习］声音相连。这里的“学习”不是主体内部自行生出知识，而是从大他者中取用已经在那里的能指知识。

主体产生于这种知识必须被学会、甚至必须被“定价［mis à prix］”这一事实；也就是说，衡量它的不是交换价值，而是取得它所付出的成本，也就是它的使用价值。

［这种知识不能被购买［没有交换价值］；它的使用价值来自获得它所付出的代价。］

知识的价值，恰好等于它所耗费的“许多成本［beau coût］”……

……分成两个词，而且 coût 的 u 上有扬抑符……这个“美好 / 许多成本”在于：人必须把自己的皮肉投进去。困难、困难、困难的究竟是什么？与其说是获得知识，不如说是享用知识。[注]

> [注] beau coût［美好的成本］与 beaucoup［许多］同音；拉康把知识的“价值”从市场交换移向主体在获得并运用知识时付出的身体代价。

在这种享用中，每一次运用知识，对知识的征服都会重新开始。

知识赋予的权力始终朝向对它的享乐。

奇怪的是：

- 这一点从未得到凸显；
- “知识”的意义完全就在这里；
- 正是运用知识本身的困难，进一步抬高了获得知识的困难。

因为在每一次运用这种习得之物时，习得本身都会重复；至于在这个“已学会”之中，哪一次重复应当被设定为第一次，根本无法构成问题。

当然，有些东西会运转，看起来完全像小机器一样工作；人们称之为计算机。但是，谁会说……

……计算机会思考？我倒不反对这样说……可谁会说它知道？

一种知识的奠基，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一点：运用它时的享乐，同获得它时的享乐相同。

因此，正如你们所见，我们在这里确实遇见……

……甚至比在马克思本人那里更确实地遇见……一种使用价值。因为在马克思那里，使用价值只是相对于交换价值的一个理想点，而一切都归结于交换价值。

既然提到了，我们就来谈谈：

- 这种不以［商品］交换为基础的“习得之物”；
- 也谈谈我刚刚提到的马克思本人的知识。

好吧，马克思本人在政治上的知识——这可不是小事——

- 不能被拿来“做成马克思式交易［Commarxe］”——如果你们允许我这样说；
- 正如不能拿弗洛伊德的知识来“行骗［fraude］”。［装作“仿佛已经懂得”就是在未曾取得知识时使用它：鹦鹉学舌→欺骗。］[注]

> [注] Commarxe 把 comme Marx［像马克思］同 commerce［交易］压在一起；Freud 又同 fraude［欺骗］近音。两组双关都否定知识可以像商品或口号那样直接移植。

只消看看就会发现：凡没有通过艰苦经验把这些知识压进自己皮肉里的地方，它们都会干脆利落地垮下来：

- 它既不能进口，也不能出口［没有交换价值］；
- 任何信息都站不住脚，除非它已经在“被训练去使用”的尺度上起作用［只有使用价值］。

由此可以推导出……

……由于知识在大他者中……知识并不亏欠“存在者”任何东西；存在者最多只运载了知识的“字母”。

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存在者可以杀死，而字母则会繁衍；但它从不繁衍同一个东西，从不繁衍同一个知识之在。

我想，你们能从这里感受到——对吧？——我赋予“字母”的知识函数：

- 关于它，我请你们不要过快滑向所谓“信息”一边；

- 这个函数使字母类似于一种种质［germen］；我们必须严格地……

……如果我们沿着分子物理学、分子生理学的路线……把这种种质同它身旁的身体分开；它同时为这些身体运载生命与死亡。

马克思与列宁，弗洛伊德与拉康［笑声］，并不是在存在中配成一对；他们两两从一个被假定的大他者中前行，成为知识之在，凭借的是他们在大他者中找到的字母［被列宁阅读的马克思、被拉康阅读的弗洛伊德］。

他们的知识之新颖处在于：这里并不假定什么？——并不假定大他者对此知道任何东西！

当然，并不是“在那里成为字母的那个存在者”什么都不知道；因为他确实从大他者那里造出了字母，而且付出了代价——以自己的存在为代价。我的天，对每个人来说，这个代价：

- 并非“完全不值一提”；

- 但也谈不上“非常之多”。

说实话，关于这些从中造出“字母”的存在者，我可以向你们透露一点看法：我不认为……

……不管人们对列宁讲过什么……恨或者爱，或者说恨—恋，真的曾让其中任何一个人窒息。

别拿弗洛伊德夫人的故事来跟我说，好吗？

关于这件事，我有荣格的证词。他说的是真话，甚至这正是他的过错：他只说真话。［笑声］

那些仍然能够制造这类“存在之排出物”的人，倒更像是参与了“误—价／蔑视［méprix］”的人。这个词这次我要让你们写成……

……因为今天我拿“*a*—价格［a-prix］”及其余东西取乐……m.é.p.r.i.x.，这就成了“统一价格［Uniprix］”。［笑声］……我们毕竟生活在“超级市场”的时代，所以必须知道自己能生产出什么，哪怕生产的是存在者。对……[注]

> [注] mépris 本义是轻蔑；拉康改写为 mé-prix，使其中显出 prix［价格］，再连到法国连锁商店 Uniprix。这一串词继续追问知识和存在能否被定价、交换与批量生产。

麻烦就在这里：正如我告诉过你们的，大他者——这个场所——本身什么也不知道。

如果上帝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尤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人们就再也无法恨他。

当人们还能够恨他时，也能够相信他爱我们，因为他没有把这份恨还给我们。

这一点并不明显，尽管在某些情形中……人们确实使出了浑身解数。

好了，我鼓起勇气在你们面前继续的这番话已经接近尾声，我还想……

……这是我刚刚想到的一个念头，不过我毕竟也稍微想过一点，对吧？……人们向我们解释说，基督的不幸源于拯救人类的念头；我倒认为，问题更像是要拯救上帝——终于让对上帝的恨重新获得一点在场与现实性。我们对这种恨当然相当软弱，而且事出有因。

正是从这里出发，我说：把无意识归给主体，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爱德行为。主体们知道，他们确实知道；不过终究并非全都知道。

在这个“非全”层次上，只剩下大他者不知道。

恰恰是大他者造就了“非全”，因为在这个“非全”中，它占据的是“完全不知”的那一份。

那么——当然只是暂时地——让大他者负责或许很方便；让它为分析以最公开的方式所抵达的结论负责……

……只不过没有人察觉……归根到底，如果欲望、力比多是男性的，那么亲爱的女人只有从她被当作“全体”的那个地方——也就是从男人看见她的地方，而且仅仅从那里——才能拥有无意识。

这对她有什么用？好吧，众所周知，它用来使说话之在开口；而这里，说话之在被缩减成男人，也就是说……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清楚地注意到分析理论中的这一点……她只作为母亲而存在。

她会产生无意识效果。然而，只要她终究不必为每个人的无意识负责；也就是说，在她所打交道的那个大他者——大写 A 的大他者——使她什么也不知道的那个点上，而且由于大他者自身的存在非常难以维持，它显然知道得更少；那么，我们就不能说这一切给了她什么好位置。对……

归根到底，上次我拿……玩了一场文字游戏……

……我允许自己这样做……拿“他恨［il hait］”与“他是［il est］”这组多少有些牵强的歧义来玩。

我并不从这个歧义中享乐；除非是为了提出问题：它是否配得上一把剪刀。

而这恰恰就是阉割所涉及的东西。［拉康笑］

存在本身会激起恨——我们姑且说，这一点并未被排除。

因为亚里士多德所做的全部工作，是把存在构想成较少存在的存在者借以分享最高存在者的东西。这真是了不起……了不起到圣托马斯成功地把它重新引入基督教传统。这个传统既然在“外邦人”中传播，当然早已不得不完全由那套思想塑形；所以圣托马斯只消牵动几根线，它便重新运转起来。

可是，人们有没有意识到：在犹太传统中，那道切分并不从较完善者通向较不完善者；较不完善者就只是它本来的样子，即彻底不完善。人们只须——容我这样说——惟命是从，服从那个拥有一个名字的存在者：雅威；当然，他周围还有几个其他名字，这些名字本身并未被排除。不过，是雅威选择了自己的民族，人们不能违抗。

这里难道没有赤裸裸地显出：与其"存在—恨他［l'être-haïr］"，偶尔"背叛他［le trahir］"反倒好得多？[注]

> [注] l'être-haïr 把 être［存在 / 是］与 haïr［恨］合在一起，整串声音又近似 le trahir［背叛他］。拉康从"恨存在"滑向"背叛上帝"，不能只译出其中一项。

显然，犹太人并没有放过背叛他的机会；他们不可能以别的方式脱身。

在恨这个问题上，我们被压抑得如此麻木，以至于没有人察觉：一种恨、一种坚实的恨，所针对的是存在，是某个人的存在本身——这个人不一定是上帝。

人们仍然停留在……

……我正因为如此才说小对象 a 是存在的假象……人们仍停留在这样一个观念上……

……分析一如既往地在这里有些跛脚……停留在嫉妒之恨，停留在从"嫉—享［jalouissance］"中涌出的恨；这种恨从圣奥古斯丁所观察的那个小家伙的凝视中"形象—迸出［s'imageaillisse］"。奥古斯丁作为第三者待在那里；他观察这个小家伙，看见他 pallidus［脸色发白］：他

看着自己的 conlactaneum suum［同乳者］挂在乳头上，嫉妒得脸色苍白。[注]

> [注] jalouissance 把 jalousie［嫉妒］与 jouissance［享乐］叠合；s'imageaillisse 又把 image［形象］与 jaillisse［迸出］压在一起。此处所写的是凝视和乳房对象所组织的替代享乐，不是抽象的兄弟竞争。

对，幸而在弗洛伊德的言说中，这正是最初的替代享乐：欲望由一种转喻唤起；这道转喻由一项被假定向大他者提出的要求写下，并从我在研讨班中称为"物［Ding］"的那个核心出发……

……也就是从《精神分析的伦理学》、换言之《弗洛伊德之物》[注1]出发。

> [注1]《弗洛伊德之物》，载《文集》，第 401 页。

也就是那个"邻人"本身——弗洛伊德拒绝越过某些限度去爱他，不是吗？

那个被凝视的孩子拥有小对象 a！可是，拥有小对象 a，就是成为小对象 a 吗？

这就是我今天留给你们的问题。如果你们愿意在下次见面以前阅读……

……如果我没记错，也就是 4 月 10 日……阅读我就 Bedeutung des Phallus 所写的文章，即法语的《阳具的意义》[注2]；你们便会看见，我最后留给你们的问题会通向哪里。

> [注2]《阳具的意义》［Die Bedeutung des Phallus］，载《文集》，第 685 页。

第10课 · 1973年4月10日

米尔内　雷卡纳蒂

拉康

涉及我自己的作品出版时，我很少向你们谈论；况且通常要等很久才会出版，久到我自己已经同对它的兴趣拉开距离。

不过，为下一次——也就是 5 月 8 日——作准备……

……不会更早，因为本月 17 日正值复活节假期；所以我通知你们，下次见面是 5 月 8 日……你们最好先读一篇我题为《晕厥文［L'étourdit］》的东西；我特意把结尾写成 d.i.t.［所说］，文章从说［dire］与所说［dit］之间的距离出发。

是不是只有在所说中才有存在？这个问题我们暂且悬置。

可以确定的是，凡被说出的都关于存在；但这并不强制其逆命题成立。

而我的"说"则是："无意识只从所说中才有。"这才是一种说。

怎样说？

问题就在这里！

人不能随便以任何方式去说；这就是每一个栖居于语言者的问题，也就是我们所有人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我今天要谈这道裂口。我曾经通过把自己在这里所做的“语言学术［linguisterie］”同语言学区分开来，试图表达这道裂口。“语言学术”以我刚才首先陈述并且可以确定的一点为基础：我们只有从所说出发、从分析者的所说出发，才能处理无意识。

相关知识卡 Linguisterie：精神分析与语言学的边界 · “无意识具有语言一样的结构”的适用范围

正是在这个参照下，我请求某个人……

……令我十分感激的是，他愿意答应……也就是请求一位语言学家今天前来，在你们面前谈谈……

……我相信你们会从中获益……语言学家目前的位置究竟如何。

我甚至不想预先指出，这样一场陈述中哪一点必然会使你们感兴趣：有人曾写信给我……

……是谈到一篇不知发表在哪里的文章……他说，语言学家的位置中有某种东西正在移动。

我希望今天有人把这个变化告诉你们；没有谁比我现在介绍的这位更有资格——语言学家让-克洛德·米尔内。

让-克洛德·米尔内[注1]

> [注1] 让-克洛德·米尔内：《语言学论证》，巴黎：Mame，蓝色系列“参照”丛书，1973 年，第 179—217 页，其中一章题为《剑桥学派与宾夕法尼亚学派：两种转换理论》。

语法从来都有：现代人以前有，我们以后大概也会有。

语言学则是另一回事——只要我们把语言学理解为它应当具有的、相当精确的含义：一个把语言视为科学对象的场域、一种话语。

不管给语言起什么名字，提出“语言是科学对象”绝非平凡命题；从某个观点看，它甚至极不可信。尽管如此，一门学科仍围绕这个假设建立起来；人们通常也知道它付出了什么代价、沿着哪些道路建立起来。

无论从历史还是系统观点来看，起点都是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它围绕一组彼此衔接的命题，把语言学阐明为一门科学。

我会从这些命题中选出三个，姑且用来概括把语言学作为科学时的第一种路径。

第一个命题是：语言作为语言学的对象，只具有那些能够从其符号本性中通过分析推导出来的属性。

这个命题可以分成两个子命题：

- 第一，相对于其他符号系统，语言没有特殊属性；
- 第二，符号概念对语言学至关重要。

换言之，可以把语言学界定为一切意指系统理论的一般类型。

同第一个命题相接的第二个主要命题是：任何符号系统的属性都能通过相当简单的操作来描述；这些操作本身又由符号本身的本性——尤其是以下本性——得到说明：

- 符号有两个面；
- 符号是任意的。

这些操作中有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替换测试［commutation］。

这些操作对语言而言毫无特殊性；它们可以而且已经被应用到其他系统上。

第三个命题是：语言的一切属性之总和，也就是语言学的对象……

- 无论怎样称呼这个总和；
- 无论把它称为“结构”……都可以说同可观察材料由同一种织物构成。

这个结构没有任何隐藏或秘密之处；它向观察开放，而语言学家的操作只是澄清、明确说明那些同材料本身共同在场的东西。

这三个命题产生了一种广为人知的语言学：结构语言学。

一个重要事实是：这三个命题无一例外，全都遭到了反驳。

换言之，在把语言学视为科学的运动本身中，出现了关于这个场域的另一项假设、另一套理论；它同样由三个命题阐明，而每个命题都同我刚才陈述的命题针锋相对。

我从最后一个开始：为了分析……

不！这套新理论的第一个命题，对应于我刚才所说第三个命题的反面……为了分析一种语言，需要引入不一定呈现在材料本身中的抽象关系。

换言之，不是只有一个同材料共同在场的结构，而是至少有两个结构：

- 一个可以观察，称为“表层结构”；
- 另一个或另外几个无法观察，称为“深层结构”。第二个命题同结构主义的第二个命题相反：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通过复杂操作彼此关联；这些操作至少复杂到无法从符号本性本身推导出来，例如通常所谓的“转换”。

而结构主义的第一个命题，则在转换理论的第三个命题中遇到反面：这些转换是语言所特有的。

换言之，没有其他已知系统呈现转换这一类操作；再换句话说，语言确实具有特殊属性。

我不展开说明理由的一个推论是：符号概念本身对语言学毫无必要。

即使不使用以下概念，也完全可以把语言学发展成一门科学：

- 索绪尔符号的概念；
- 同所指相对的能指概念。顺带说一句，这使最近某种断言显得有些可笑：据说要理解能指概念，就应当转向语言学。

语言学内部的这个变化，从外表看完全符合所谓“重构”：也就是一门科学的场域从某种构型过渡到另一种构型；第二种构型把第一种纳入自身，并把它呈现为自身分析的一个特例。

因此，转换语言学反驳了结构语言学，却也同时把它整合进来；因为结构语言学显得只是转换语言学一个限制更多的特例。

所以，这种从一种语言学到另一种语言学的过渡非但不能被称为困难或危机；这种重构之所以可能，反而仿佛证明语言学已经很好地整合进科学场域。

这大体就是对语言学体系最常见的介绍。

我接下来要试着表明，实际情形完全不同。今天的语言学场域中首先确有种种“困难”；但这些困难并不是重构的先兆——不是某种会把先前语言学纳入自身的新语言学构型即将出现的先兆——而是根本困难的征兆，也就是通常所谓的危机。最后，我会试着指出这场危机的核心与原则。

因此，我会依次考察所谓转换语言学所遮盖的几个混乱与二律背反问题。

首先是一个二律背反，或者……该怎么说？也就是有可能以两种不同方式解释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的对立。

为了简单说明问题，可以把转换语法“有待解释的材料”看作……

……比如说……一组被认为属于某个良构集合的句子。

举一个完全抽象的例子：一个肯定、陈述、主动句会同以下句子发生关联，并被归入……

- 同一个句子的否定版本所在的同一集合；
- 同一个句子的疑问版本所在的同一集合；
- 以及同一个句子的被动版本所在的同一集合。

因此我们有了一个集合。当然，可以追问这个集合如何建构，但无论如何，两个层次已经在那里。好吧，如果这个集合是良构的，我们可以认为，它由全体元素共有的一项属性来说明——这是一种很简单的操作。

问题是：这项共有属性是一种实在，还是一种 flatus vocis［声音之气］[注2]？

> [注2] Flatus vocis 字面义为“一口声音之气”，用来形容“随声音一同消散的真理”。

换言之，“集合中各个句子有一项共有属性”这个命题可以得到：

- 一种“实在论”版本；
- 或一种“唯名论”版本。

若采用实在论解释，就等于说：那里确有一种实在，这项共有属性是一种实在；这是一种语言的、语言学的实在。换言之，集合中所有句子的共有属性会以一个语言结构的形式呈现，而这个结构显然有资格成为集合内诸句的深层结构。

从这个结构出发，只须建构若干规则、若干转换，便能以这个共同结构为起点，通过一系列不同操作，得到初始集合中彼此有别的各个元素。

另一种解释是唯名论解释。

在这种情况下，并不存在任何能够表征那项属性本身的实在；唯一的实在是我们建构出来的类，也就是所建构的句子类。从这个观点看，转换系统不再具有一个可供它施加变更的起始结构。

关于转换本身——也就是所谓转换语法的整体——还可能出现第二处分歧：给定一项转换，或给定语法理论中的任何语法断言，我们既可以从“外延”上考察，也可以从“内涵”上考察。

例如，从外延来看，一项转换由一对被断言为彼此关联的句子构成，比如主动句与被动句；转换无非就是我们建构出来的这一对：主动句—被动句。

如果采用内涵观点，转换就不能被化约为这一对句子，而会成为这对句子的一项属性；这项属性不同于句对本身。

这种对立、这种分歧会在理论中造成一些非常显著的差异。比如，许多语言中都有这样的结构：一个元素出现时，另一个元素的出现便可以被预测。

例如，在法语中，不存在后面不跟着……

……无论远近，也就是无论紧接着还是隔着其他成分……一个名词的冠词。

换言之，说一个结构含有冠词，显然就等于说它含有一个后接名词的冠词。再换句话说，含有冠词的序列之类，同含有“冠词加名词”的序列之类完全相同。

在外延式路径中，任何同另一表达式具有相同外延的表达式，都能自由替代后者。在这个具体例子中，这意味着“含有冠词的结构”这一类表达式，可以自由替代“含有冠词加名词的结构”。

但在内涵式路径中，外延相同的两个表达式未必能够彼此替换。

例如，借用奎因的例子，请比较以下属性：

- “是一个生活于 1940 年的海洋动物”；
- “是一个生活于 1940 年的鲸类动物”。

二者的外延完全可能相同——姑且这样假定……但这并不能显然证明两项属性本身相同，也不能证明它们彼此替换时仍会保持陈述同义。

因此，在我们讨论的这个例子中，以下两项属性完全可能有所不同：

- “可以被分析为一个冠词”；
- “可以被分析为冠词加名词”。

完全可以设想，有些规则依照其中一个命题能够被正确呈现，依照另一个命题却不能。

雅克·拉康——哺乳动物……

让-克洛德·米尔内

对，就是这样，哺乳动物，啊，对！

为了说完整，还应当在鲸类之外加上鳍足类：海洋哺乳动物中有两个子群。

换言之，我们在这里再次遇到一处分叉：转换概念有两种可能的解释。

一般而言，语言学理论会把以下两者结合起来：

- 对转换采取内涵式观点；
- 对深层结构采取实在论观点。

而那些对转换采取外延式观点的理论，则会对深层结构采取唯名论观点。

我不会在这个事实上停留；它肯定不是偶然的，但我只按现状来看。因此，转换语言学理论有两种可能：

- 一方面是内涵式—实在论；
- 另一方面是外延式—唯名论。

如果我们采用外延式—实在论……抱歉，是外延式—唯名论观点，那么深层结构只是一个类，而语法规则完全是外延式的，也就同样完全由类构成。

换言之，这套理论中的证明仅仅在于找出良构类的建构程序。

如果找到了一个有效的建构程序，足以表明目标类是良构的、穷尽的等等，我们就算证明了这套语法中的一个论题。

反过来，在另一个假设中，也就是内涵式—唯名论版本[注3]，深层结构是一个实在结构，而且还是一个隐藏结构。

> [注3]　这是让-克洛德·米尔内的口误；此处按论证应当读作“内涵式—实在论”。译文保留口误，以同下一句的“实在结构”及原注对应。

为了重建它，我们必须依靠观察所提供的指标。

另一方面，转换用属性来表述，基本依据如下命题或原则：“如果两个句子具有相同属性，它们就处在转换关系中。”

因此需要一整套推理来表明：

- 某项属性确实呈现在两个句子中；
- 这项属性在两个情形中相同；
- 此外，属性相同这一事实足以成为通过转换把两个句子结合起来的论据，等等。

换言之，证明的形式不再属于类的建构，而属于根据指标或理由展开论证的秩序。

确定性的类型也会不同：

- 在一种情形中，它属于穷尽计数的秩序；
- 在另一种情形中，它属于多项理由的组合、各项指标相对强度等等的秩序。

结论是：语言学的基本概念既然没有单一明确的解释，证明与确定性也就没有单一类型。

然而，对于“语言的属性”这个概念……

……我们已经看见，它在转换理论中处于特殊位置……我们还能认为人们对此意见一致吗？

这个问题很重要：如果我们承认语言具有特殊属性，语言学的对象显然就是发现这些特殊属性，而且不可能另有其他对象。

因此，如果“语言的属性”概念本身表现出双重性与歧义，我们就不得不推出：语言学对象没有单一明确的概念。

事实上，确实可以表明，“属性”概念本身具有双重性。

仍以转换为例。

语言系统能够以转换的方式得到阐明——姑且承认，这是它的一项特殊性。

有一种解释会说：“能够先验地设想一整套不具备转换的形式系统，恰恰向我保证转换是一项属性。”

换言之，先验而言，没有任何东西迫使我用转换来表征一个系统；但事实上，“事情就是如此”，语言中确实有转换。[注]

> [注] 当前法文底本此处作 dans les noms［在名字中］；依前后文关于“语言系统是否具有转换”的论证，译文按 dans les langues［在语言中］理解。

这样一来，“属性”概念就同“事情就是如此”相联：它先验上无法推导，后验上可以观察。

这尤其是乔姆斯基的立场。凡熟悉乔姆斯基式语法中的推理——也就是论证与讨论——的人，都会经常认出这一类论据：

> “没有任何先验理由要求某个结构必须出现在语言中，但它确实出现了；所以我得到了一项属性。这项属性的判据正是它先验上无法推导。于是，我已经抵达自己理论的最终论题，也抵达了自己的对象。”

但也可以设想一种完全不同的解释。它会说：“没有理由不把充足理由原则应用于我们发现的现象，例如转换的存在。”继而试图说明：“语言中之所以有转换，是由语言的本质决定的——无论这种本质是什么；比如语言是交流工具，或者语言表征客观情境，又或者从这条路径上能够设想的任何其他本质。”

具体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一类解释中，一项属性的判据不是它先验上不可推导，反而是它能够从某个根本原则中推导出来；这个原则会阐明、表述作为语言之语言本身的本质。

你们看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得到两套完全不同的语言学理论；语言学对象也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表述，因为：

- 在一种情形中，语言学的对象是记录并努力发现语言的一切先验上无法解释、只能作为材料加以登记的属性；
- 在另一种情形中，语言学的对象是努力把客观发现的一切属性归结到语言的一种本质上——无论怎样界定这种本质。

在我看来，如果一套理论中：

- 对象存在分歧；
- 证明的本性存在分歧；
- 确定性的本性存在分歧……那么显然有某种根本问题正在发生。

观察实际情形就会发现：在连续出现的每一个双重歧义点上，语言学家为了在各种解释中作出选择，除了自己的世界观以外，没有其他可以辨认的原则。

例如，在刚才最后一个问题上，他们会选择：

- 先验上不可解释的假设；
- 或者相反，先验上可以解释的假设；而选择仅仅取决于他们如何理解充足理由原则。

在唯名论与实在论之间作选择时也是如此。这一类讨论中有许多只是以“世界观”为依据作筛选：

- 我更喜欢唯名论还是实在论？
- 或者，我更喜欢外延还是内涵？

这可以被一些有关科学本性的断言遮盖，比如科学必须可测量或不必可测量，等等。并不重要！

归根到底，这是一个世界观问题。

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提出一个并不荒谬的论题：如果在一个属于科学的场域中，人们以世界观为依据在彼此竞争的理论间作选择，这就可以称为危机。

我们当然可以只记录这场危机；但在我看来，它的核心与根本原则仍能得到更精确的阐明。

此刻，语言学理论体系中有某种东西正受到质疑，而它使语言学作为科学的本性本身成了问题。

在从索绪尔主义过渡到转换理论时——我们已经看见，这种过渡以命题的倒转为基础——仍有一种我尚未描述、始终未受触动的东西；我可以称之为句法主体的模型。

这个模型是什么？

索绪尔描述得非常简单：这是说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两项关系。

人人都知道索绪尔的图式：起点是 A，终点是 B。这个模型的特性在于：听话者只有证明自己能够在系统的另一个时刻转而成为说话者，才在系统中作为听话者发挥作用。

换言之，我们有两个对称而有别的项，大致像右手与左手；但它们也像左右手一样，从某个观点看彼此同质。

因此，我们可以用单数谈语言学上的听话者或说话者；它的区别性属性是在身体的实在中自我复制。正如我们可以用单数谈“手”，而人人都知道手会在人体中复制为两只。

这个结构、这个模型在乔姆斯基主义中绝对没有改变；乔姆斯基在这一点上还明确援引索绪尔。可以相当容易地表明：没有这样的模型，就绝不可能把语言纳入科学、纳入科学场域。

这里的问题并不主要是：提出这样的模型时排除了什么。毕竟，几乎可以表明，一切科学话语都要付出某种代价——也就是它们取得科学性的代价。这并不是问题所在。

问题在于：语言学依靠使其对语言现象场域进行实证探索成为可能的这个模型，在这种探索的运动本身中，会不会被迫面对一些只要继续依靠该模型就根本无法解释、无法澄清的材料。

换句话说，问题在于：语言学会不会在自身科学探索的运动中，遇到足以解消原本使这种科学探索成为可能之物的东西。

不进入细节，我们仍可说，情形似乎正是如此。

换言之，可以表明——或者说本来可以表明——语言学……

……而且这正在当下发生……正面对……

……仅仅由于它推进自己的句法探索，也就是尽可能实证的探索……正面对一些无法绕开的现象；如果纯句法……

……我是说，以形式化、以可形式化之物为基础的句法……如果纯句法继续设定两个完全对称、彼此完全同质的主体，其中一个是说话者，另一个是听话者，它便无法说明这些现象。

要看这一类问题的例子，我请你们参阅迪克罗最近出版的《说与不说》[注4]。它清楚表明，有一整套完全可以用实证术语辨认的现象……

> [注4] 奥斯瓦尔德·迪克罗：《说与不说》（1972），巴黎：Hermann，1993 年版。

……可以借语法结构、词语以及完全可以登记为材料的东西加以辨认……如果不设定至少两个彼此异质的主体，就无法理解这些现象；其中一个对另一个施加迪克罗所谓的权力关系，也就是权力的运用。

换言之，危机点在于：为了继续进行它根据自身定义不得不进行的探索……

……也就是把语言纳入科学场域……语言学如今必须、并且正要付出一种它不可能付出的代价；因为一旦付出这个代价，语言学作为科学的解构实际上就开始了。

最后该说什么？可以这样说：有一天正在逼近，语言学……

……而且这在迪克罗那里已经出现……开始、将会开始认识到自己同精神分析处在同一个时代；但并不显然的是，当那一天到来时，语言学是否仍在那里亲眼见证。

［掌声］

雅克・拉康

——好，那么我很高兴把自己希望听到的发言都集中在今天。

我想，弗朗索瓦・雷卡纳蒂会愿意……

……因为前一位发言者归根到底特意为他把时间控制得很紧……我很想知道，他今天能作出怎样的贡献。

弗朗索瓦・雷卡纳蒂

我不会重新讨论刚才所说的东西。

我想，这里多少需要一点沉思时间。

不过，在我看来很明显，刚才被呈现为世界观的东西……

……它以某种方式调节当前的命运；不是调节语言学这类以科学面目出现之物的演化，而是调节必须在以下两者之间作出的选择：一方面是唯名论与实在论，另一方面是两种理由原则——或者更确切说，一个是“先验不可推导”原则，另一个是古老的充足理由原则……这恰恰以某种方式属于我们可以称为语言学术的东西，不过处于这样一个层次：正是这些选择本身得以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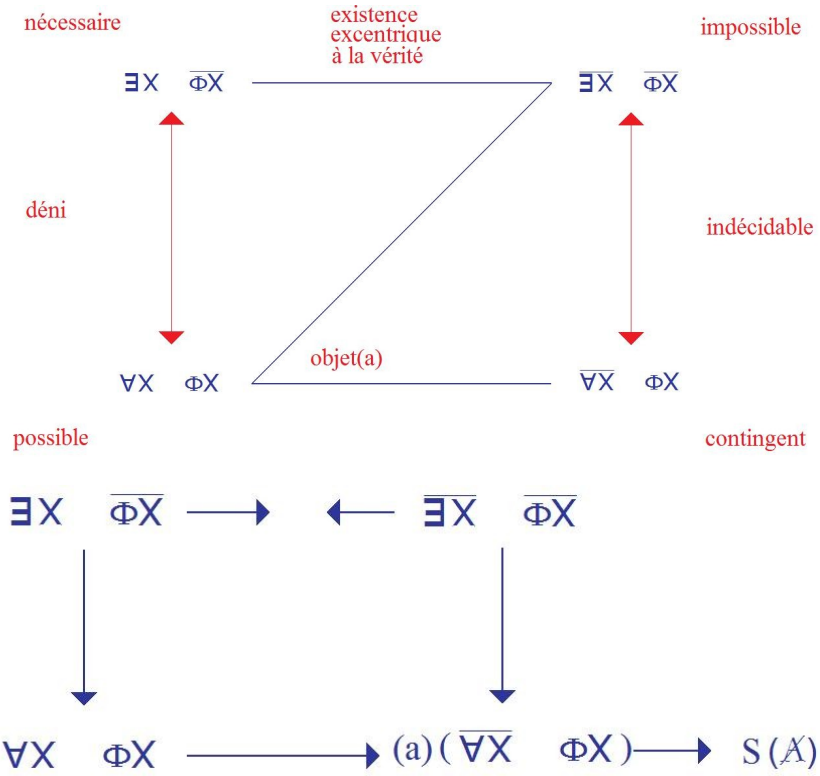
……只要它们得到阐明……这些选择便构成对象。

我接下来要说的并不是为了同刚才的发言接合而预先准备的；但它仍会同这些选择何以可能、同“先验不可推导性”这一类东西如何恰恰作为理由原则运作发生某种关系。

这一点也许会自行显现；我不会特意设法证明。

总的来说，我先说明：这会涉及拉康近来围绕“非全”与女性享乐所展开的一切。更具体地说，我想提出一个问题；为了提出它，我会试着加以图示。这里不无风险，因为问题恰恰在于一种关系可能以何种方式被形象化；而我将尝试给出的、多少带隐喻性的图示，或许已经以某种方式侵入了我所等待的那种形象化本身。

我先画一个图式：



对，我还有一幅，不过稍后才会用到。

我向拉康博士提出、并要在这里加以图示的问题恰恰是：如何阐明以下两者之间的关系：

- 一方面是父亲函数，即在男人那里支撑阳具函数之普遍性的父亲函数；
- 另一方面是女性的补充享乐；它由从 $\not\exists$ 指向 $S(\not A)$ 的箭头标出，构成女人相对于 Φ 的所谓非普遍性，或者更准确地说，不可穷尽性……

……两者的意义并不完全相同……以及女人以小对象 a 的形态在男人欲望中所处的位置。

拉康曾说，这两个项构成一种“斜视”：二者都在大他者的场所中接合。我们怎样才能把它们画出来？

怎样加以图示？

另一方面，我们是否能够说……

……这同第一个问题大致是一回事……能够说它们实际上是两个？如果雷吉娜有一个上帝，也许那个上帝并不相同……

……肯定不相同……并非克尔凯郭尔的上帝。

但拉康也说过，我们同样不能确定是否可以说它们是两个。

我先给出几个界标；它们不完全是用来接近我所提问题的界标，更准确地说，是用来标明我希望避免的路径。

一旦涉及非全，我认为就有两种考察方式：

- 其中一种完全沉默：因为一旦以某种方式抵达它，沉默便出现，问题也不再被谈论；
- 另一种则以某种方式把问题排除出去。我会先用几个界标回顾这种“排除问题的方式”，以表明它完全没有触及女性享乐的问题。

你们记得，“存在一个对阳具函数说不的 x”［$\exists x\,\overline{\Phi(x)}$］，正是使普遍命题“所有 x 都服从阳具函数”［$\forall x\,\Phi(x)$］能够成立的东西。

这就是限度、划定边界的函数，也就是由一加以包围；它使一个集合能够相对于阉割得到设定。

按照一种倒置的对称……

……其实这并不是对称……正因为在女人那里没有任何东西前来“说不”、前来否认函数 Φ，她那里才无法建立任何具有决定性的东西。

既然并不存在一个不服从阳具函数的 x［$\overline{\exists x}\,\overline{\Phi(x)}$］，女人完全处在函数 Φ 中；她只能通过超出这个函数的补充之物显出自身。

没有任何东西反对函数 Φ；也就是说，“不存在一个对 $\Phi(x)$ 说不的 x”［$\overline{\exists x}\,\overline{\Phi(x)}$］意味着：女人相对于某种不同于男性普遍者之边界——即父亲函数 $\exists x\,\overline{\Phi(x)}$——的东西定位自身。

这个别的东西由她同被划掉的大他者 $\not{A}$ 的关系标出。

相对于函数 Φ，女人只能把自己写作非全。

可是，“存在一个不服从阳具函数的 x”［$\exists x\,\overline{\Phi(x)}$］相对于 Φ 处在一种彻底他异性的位置［外—存在］，处在一个脱开的地方。它当然是一种必然存在，却也必然设定在 Φ 所覆盖的场域之外。

在父亲函数中，函数 Φ……

……由于否定落在它上面……被掏空了，因为它不再能够由任何逻辑真值加以标引。

相反，在“不存在一个不服从阳具函数的 x”［$\overline{\exists x}\,\overline{\Phi(x)}$］中，函数不仅被填满，还满溢出来；真与假的运作同样变得不可能。

在我要标为两种存在情形的这两个情形中，存在相对于 Φ 中具有调节价值的东西——也就是真理函数能够投入其中的部分——都处在偏心位置。

我说，以下两者之间所运作的是……

- “存在一个不服从阳具函数的 x”［$\exists x\,\overline{\Phi(x)}$］；
- 以及“不存在一个不服从阳具函数的 x”［$\overline{\exists x}\,\overline{\Phi(x)}$］……所运作的是存在；而存在就在这两种相对于 Φ 的脱开中得到设定。

存在当然从两者的矛盾中脱出：

- 从父亲函数；
- 以及或许可以称为“处女函数”的东西，即“不存在一个不服从阳具函数的 x”［$\overline{\exists x}\,\overline{\Phi(x)}$］。

二者都通过相对于 Φ 的非本质性显出自身：一个无法写入 Φ，另一个则不可能不写入其中。

- 一边是必然：“存在一个不服从阳具函数的 x”［$\exists x\,\overline{\Phi(x)}$］；
- 另一边——为讲快一点，我姑且说是不可能，其实还应补上一个变体——是“不存在一个不服从阳具函数的 x”［$\overline{\exists x}\,\overline{\Phi(x)}$］。

严格说来，不可能更像发生在二者之间；而“不存在一个不服从阳具函数的 x”本可以叫作“无能”，要不是这个术语已经被用在别处。

二者之间的析取是彻底的。

二者并非彼此脱开，而是都相对于 Φ 脱开；并且两种脱开本身彼此失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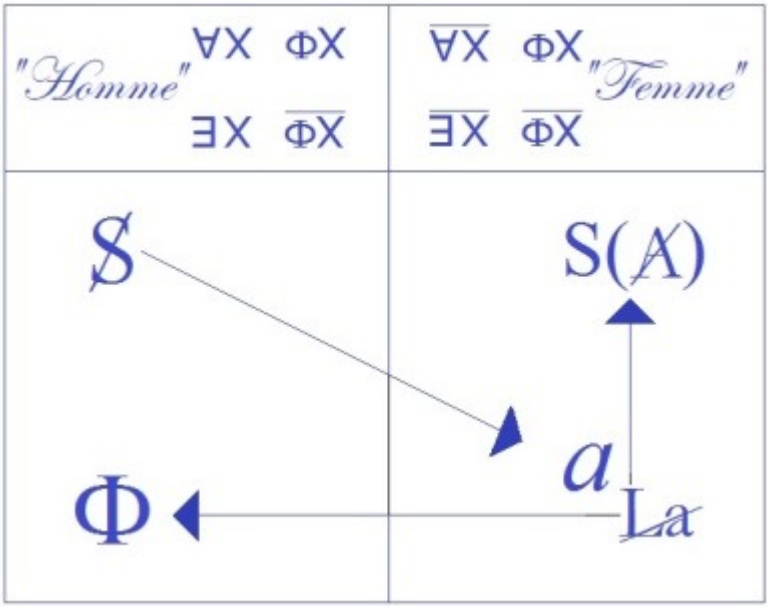
它们以任何方式都不可通约。

甚至还可以说得更多：只要 $\not L$ 女人……

……这里始终指 La 被划掉的女人……仍由“不存在一个不服从阳具函数的 x”［$\overline{\exists x}\,\overline{\Phi(x)}$］来界定，她便位于 0 与 1 之间，“在中心与缺席之间”［参见《文字域》］，并且不可计数。

她无论如何都无法挂接到“存在一个不服从阳具函数的 x”［$\exists x\,\overline{\Phi(x)}$］的那个一上，甚至不能以“所有 x 都服从阳具函数”［$\forall x\,\Phi(x)$］挂接于一的那种已经扭曲的方式挂接。

如果我把 $\exists x\,\overline{\Phi(x)}$ 称作一，为什么不能把与之相挂接的普遍命题称作零？她甚至不能以零挂接于一的那种已经扭曲的方式——也就是通过我刚才所谓的否认——挂接于一。



看着旁边的图式，必须把“性关系不存在”这个真理定位在这里。不过，我之所以提出刚才那些内容，是为了标明：相对于 Φ，存在只有在这种他异性中才得到设定。

存在与他异性在这里竟然可以如此分离；这个事实带来接下来的一系列迷途，尤其是男人欲望的命运。

如果现在考察公式之间的纵向关系，并重新采用我称作零与一的这些标记，那么，凭借其必然性，“存在一个不服从阳具函数的

x”［$\exists x\,\overline{\Phi(x)}$］的那个一，使“所有 x 都服从阳具函数”［$\forall x\,\Phi(x)$］能够作为可能构成——姑且把后者称作零。

尽管有表面对称，另一侧的情形绝不相同；因为在那里，“并非所有 x 都服从阳具函数”［$\overline{\forall x}\,\Phi(x)$］源自“不存在一个不服从阳具函数的 x”［$\overline{\exists x}\,\overline{\Phi(x)}$］。而在这里，后一个公式反而扮演未规定者的角色，也就是尚未被一构成的零、一种非零或不完全为零。

从这个观点看，“并非所有 x 都服从阳具函数”［$\overline{\forall x}\,\Phi(x)$］将会——注意这是条件式——扮演一的角色；也就是说，开启某种补充性的可能，开启一个可能的额外之一。

但这个伪“额外之一”当然立刻沉入 $\overline{\exists x}\,\overline{\Phi(x)}$ 的未规定性之中；没有任何存在、任何支撑前来支撑它，也没有任何“说不”前来支撑它。

只要没有任何 x 前来为 $\not L$ 女人否定 $\Phi(x)$，“非全”仿佛携带的额外之一就仍然只是幽灵。从 $\overline{\exists x}\,\overline{\Phi(x)}$ 出发不可能有任何生产，只能有起初未规定者的循环。

在 $\overline{\exists x}\,\overline{\Phi(x)}$ 与 $\overline{\forall x}\,\Phi(x)$ 两项之间，存在着不可判定。

这里的不可判定结晶为如下形式：女人不接近一，她也不是一；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就是大他者。

简言之，她同被划掉的大他者处在不可判定的关系中；她既不是大写的一，也不是大写的大他者。

非全由非一支撑。

因为 $\overline{\exists x}\,\overline{\Phi(x)}$ 所说的无非就是非一。

而“所有男人”，即 $\forall x\,\Phi(x)$……

……它恰恰由一、由这个一的存在、由 $\exists x\,\overline{\Phi(x)}$ 支撑……“所有男人”利用作为非全的 $\not L$ 女人，同一发生关系；或者更准确地说，通过一种十分特殊的程序同大他者发生关系。

一在构成“所有男人”的那个时刻被逐出其“全体”；于是，男人把一与全体视为二律背反，并重复一道否定。然而，这道否定所落在的是一个我会称作“存在—他异性”的复合体，而且它始终相对于 $\forall$ 的目标发生位移。

男人以为自己能够通过 $\not L$ 女人的非全重新找到大他者，然而这两种对一的否定绝不能彼此等同。

因为一方面，正是一的必然存在奠定并划定 $\forall$ 的空间；另一方面，支撑 $\not L$ 女人同被划掉的大他者 $\not A$ 之关系的不可判定，却是一的不存在，是对一之存在的否定。

男人同女人的想象关系就位于这里。

作为 $\forall x\,\Phi(x)$ 的男人，从构成上就受制于一之存在的他异性。

我们已经看到，一与这种他异性不可分离。

通过倒转方向，重复 $\exists x\,\overline{\Phi(x)}$ 的构成性脱开，人们便在某种意义上造出一个“大他者的大他者”的想象模型；而在这个多少属于中间的时

刻，女人对男人而言是大他者的能指，因为她并非全都处在函数 Φ 中。

也就是说，这个“全体”同这个“非全”之间仿佛即将建立一种关系；但在“所有”与“非全”之间、在“所有男人”与 $\not{L}$ 女人的“非全”之间，有一种缺席、有一道裂口，确切说就是支撑这种关系的任何存在之缺席。

男人只能在一个个小对象 a 的狭道中把握 $\not{L}$ 女人；只有在狭道尽头，大他者才被设想为存在。

换言之，只有在同 $\not{L}$ 女人的关系耗尽以后，也就是在诸小对象 a 被不可能地完全吸收以后，男人才被设想能够抵达大他者。因此，$\not{L}$ 女人成为被划掉的大他者之能指［$S(\not{A})$］，成为就其被划掉而言的被划掉的大他者 $\not{A}$ 之能指，也就是这条无限历程的能指。

雅克·拉康——您刚才把这称作……什么？

弗朗索瓦·雷卡纳蒂——……无限历程。

唐璜的幻见……

……我只是为了接下来要说的才引用它……非常清楚地展示了这种无限追寻，也展示了它的假想终点：一尊本应只是一尊雕像的雕像重返生命，而唤醒它的人立即受到惩罚。

我还曾向拉康博士提出一个多少属于附带的问题，涉及以下两者之间的关系：

- 以这种方式呈现的唐璜的享乐；
- 另一方面，是他所谓白痴的享乐——即自慰——所具有的构成性函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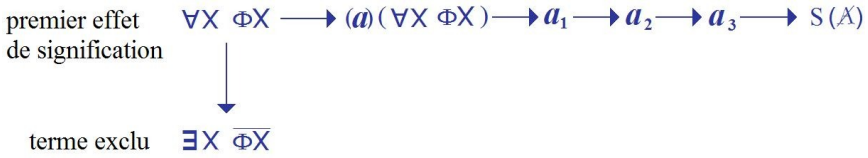
在我刚刚概括的展开中，确实谈到了非全，但更准确地说，所谈的是这个非全在男性想象界中的函数——如果可以这样表达。我的最初问题则仍然保留：从 $\not{L}$ 女人的观点出发，女性的补充享乐与父亲函数之间是什么关系？而这首先提出另一个问题：是否存在 $\not{L}$ 女人的观点？

这又提出一个问题：精神分析中能不能谈视角？是否存在不同观点？尤其是，女人那里的想象界究竟如何？因为只有从男人的观点来看，女人同大他者的关系才显得享有特权——男人把她视为大他者的代表，如果不是干脆把二者混为一谈的话。

当然，这个问题或许正是没有答案的问题。不过，如果这一点可以判定，它无疑会富有成果：至少我们能够辨认哪些答案是错误的。

我们已经看到，作为非全的女人，对男人而言是“存在—一—大他者”这个复合体的能指［这里的大他者当然是被划掉的 $\not{A}$］。

因此，男人欲望的三项关系可以用符号学三角形写出；这就是我的第三幅图式。



我采用这幅图式，是因为我希望你们还记得它所支撑的东西；这样我便不必重讲，只需作若干提示。我并不是要把问题的各项搬进符号学构型，以便在那里看看女性享乐方面还留下什么问题；不过，我仍想选取一位可以称作符号学家的人。他可以说是现代“符号任意性”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我指的是贝克莱。

他说了什么？他说有语言，也就是有产生所指效果的能指。

而一旦这些能指产生所指效果——对贝克莱来说，这一点绝非理所当然——这些能指……

……贝克莱说“能指”时——其实他没有这样说，是我替他说——这个词可以指任何东西、事物等等……既然产生所指效果，这些能指就必须在所指舞台之外展开自身的存在。

能指在物质上的撤出，使所指能够继续转圈。

能指链［口误］——按照贝克莱——是一次偶然相遇的效果……

是所指链……

……也许我刚才没有……我是不是说了“能指链”？……所指链是以下两者偶然相遇的效果：

- 一方面是能指链；
- 另一方面是什么？当然不是所指链，因为我们正看见所指链由这次相遇产生；另一方更像是所谓的主体，也就是从相遇发生以后才成为主体、而此前只同其他能指一样是能指的那些东西。

能指一旦遇见主体——也就是说，一旦能指的撞击生产出主体——主体便相对于能指的存在、即能指的物质存在发生错位。

主体不再分享能指的物质生命，而进入所指领域；也就是说，他们受制于能指，而我们已经看到，能指对他们而言已经变得偏心且不可抵达。

主体对能指的丧失，划定了贝克莱所谓意指作用的空间；这种意指作用会普遍化。从意指作用的普遍观点看，能指撤入自身效果是绝对必然的，是意指作用场域的一个先验条件。

但从必然者本身、也就是从能指的观点看，没有什么比意指作用本身更加偶然、更加具有替代性。

从能指的内在必然性看，意指作用甚至是不可能的——贝克莱用的正是这个词——也就是说，它同能指的内在理由毫无关系。

然而，这种不可能还是实现了。

同样，贝克莱在《视觉新论》第一页说：距离不可感知，但它依然被感知到。

距离不可感知；也就是说，在“距离”这个能指中，没有任何东西“本体—引领［noumène］”……

……像你们那样把它写成一个词……没有任何东西“本体—引领”我们抵达这个距离的意指作用，也就是抵达主体相对于“距离”这个能指的内部排除。[注]

> [注] noumène 通常指康德的“本体”，雷卡纳蒂在这里把它当作动词使用，同时让人听见 nous mène［引领我们］。译文以“本体—引领”并列两层。

没有任何东西把我们引到那里。距离不可感知，却仍然被感知。

除了像贝克莱那样依照一个三项图式，又能如何理解这一点？

从作为既定材料的意指作用来看，能指具有方向的脱开是一种必然；从能指本身来看，它扩展成意指作用则绝对不可能。

这里有一种拉康使我们熟悉的析取：“并非没有［pas-sans］”——也就是说，甲不能没有乙，但乙可以没有甲。

你们记得，这第三种析取形式的例子是“钱袋还是性命”：也就是甲不能没有乙，但乙可以没有甲。贝克莱出色地分离出这个形式，并把它称作任意性；这就是符号的任意性，而他说，这无非是上帝的任意决定。

不仅如此：对贝克莱来说，符号的任意性还是上帝存在的证明，甚至是他整个体系的根本证明。

某种东西是不可能的，却又实际发生。

这意味着，不可能性与实际现实的联结……

……也就是人的空间……是天意的显现。这两个彼此分离的玩意儿竟然还是会合起来，实在完全出于天意；而对这种关系的解释……

……也就是依照三项图式解释这里设定的两个项……这种无限解释会在不可抵达的终点通向上帝。

但出于显然的理由，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把这场无限解释推到终点；那会越出他自己的空间，因为他本人可以说就起源于这两个最初被设定为彼此分离的项趋向汇合的运动。他所能做的只有：

- 把一个汇合点理想化；
- 由此形成贝克莱所谓“上帝的观念”。

现在，我们面对一个四项体系，也就是我以前谈过的经典符号四项体系。四个项分别是：

- 物质能指；
- 所指；
- 上帝的观念；
- 上帝。

稍微概括一下贝克莱的立场：能指是物质性的，是原始事物的点状存在。

所指……

雅克・拉康——点状存在……？

弗朗索瓦・雷卡纳蒂——……原始事物的。

所指则是对理想化物质的、有距离的占有；它同能指丧失的极限脱开彼此相关。所指就是语言——当然，是在其效果中得到理解的语言——也就是同点状性相对的时间性。

上帝是时间的点状性、被压缩的时间性，也就是永恒，是诸矛盾在更高层次的展开。

至于上帝的观念，它是永恒的能指，也就是语言通过语言放弃自身，是从时间中瞄向永恒。它是恩典的神秘瞬间，是对放弃能指这一动作的重复，而这种重复又放弃了放弃本身。它否认时间性，把时间性呈现为仿佛并不存在。

也就是说，语言对永恒的瞄准企图让自己从被表征的永恒中缺席；但它当然又足够在场，使这个被表征的永恒能够充当一种伪越界。证据恰恰是：人会享用这个神秘瞬间、这个更高的恩典瞬间。

而恩典的瞬间，恰恰是从语言的时间观点对能指已经丧失的点状性所作的表征。

雅克・拉康——……什么的？

弗朗索瓦·雷卡纳蒂——……能指已经丧失的点状性。

语言与意指作用的普遍性，甚至完全依靠这种对点状者不断重新开始、却始终失败的翻译来维持。不可能者竟然实现的悖论就在这里得到解决；其解决方式标记了现代哲学，一部分来自贝克莱，一部分也来自洛克。

点状者，或者说能指，不可能同时间者、或者说所指发生关系。

二者既毫无共同之处，这种关系就是不可能的。

但它们可以同这个关系本身发生关系。

而这个关系若不是不可能性，又是什么？

因此，神秘主义的想象形象，只是对语言所包裹的这个不可能者——也就是穿行于以下两者之间的洞——进行倒错表征时所形成的极限序列：

- 意指作用的普遍性；
- 能指封闭的身体性。

于是，被划掉的大他者显现为下述序列的汇合点：一个存在着的一之缺席所形成的诸种形象序列；也就是父亲函数在某种意义上的漂移序列，是其效果从起初断裂出发的无限派生。

因此，神秘主义者通向上帝的路，就是对某种已经在……之间穿行的东西进行不可能的穷尽……

- 在普遍者与奠定普遍者、却被排除的存在之间；
- 在零与一之间……对已经在那里穿行之物的穷尽。当然……

雅克·拉康——在零与一之间……？

弗朗索瓦·雷卡纳蒂——……对已经在普遍者与存在之间、在零与一之间穿行之物的穷尽。我刚才忘了动词，现在把它补回来了！

当然，正是在这里……

……我谈零与一，是为了让你们感受到一种类比……神秘主义者正是在这里遇见 $\not{L}$ 女人，把她作为那个支撑其追寻的非全之能指。

但可以看到，这番新的展开最终什么也没有改变；最初的问题原样重现：除了作为这种男性命数［fatum］的能指以外，这种女性的补充享乐究竟是什么？

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问题，看看它是否总是……

雅克·拉康——除了作为……的能指？

弗朗索瓦·雷卡纳蒂——……男性命数的能指。

我们换一个角度提出问题，考察一个已经使我们接近神秘主义、而且会为我们派上用场的例子：我指的是克尔凯郭尔以及他同雷吉娜的故事。

拉康曾说，也许雷吉娜也有一个上帝，而且不同于克尔凯郭尔的上帝。

不言而喻，克尔凯郭尔不会把答案告诉我们；但如果采用他自己长期阐发的立场，我们就能看见他为雷吉娜保留的位置，而且这个位置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错误。

雅克・拉康——并不像……？

弗朗索瓦・雷卡纳蒂——……表面看起来那样错误。

他说——这是克尔凯郭尔说的——人必须把自己安置在：

- 时间的视角中；
- 或者永恒的视角中。

这种区分在时间性本身中、也就是社会生活中、也就是相对于他所谓的群众而产生效果：

- 要么，一个人只是普通个体，承认自己属于群众、属于既定秩序；通过这种承认，他避免了同群众混为一体；
- 要么，一个人是克尔凯郭尔用不同名称称呼的那种人：天才、特殊个体或非凡个体。作为非凡个体，他面对永恒负有一项义务：必须对群众、对既定秩序说不；因为只有通过这些创造其历史的天才，群众才能继续同永恒保持关系。

天才性表现为对基督之行动的重复——基督借此把自己同群众分开；也表现为对克尔凯郭尔父亲之行动的重复。据说，他的父亲触犯了“不要触碰母亲［noli tangere matrem］”的律法，从而激使上帝不断注视他，由此把他特殊化。

非凡个体同上帝具有一种私人关系。

而克尔凯郭尔认为，自己从父亲那里接受了这种关系，并且必须通过天才性来承担它。

对他来说，这恰恰解释了为什么要解除同雷吉娜的婚约。

他说，如果自己同雷吉娜结婚，婚后就会被迫：

- 要么让雷吉娜进入这种同上帝的私人关系之秘密，而这将背叛该关系；
- 要么什么也不告诉她，而这将背叛夫妻共同同上帝的关系。

面对这个悖论，克尔凯郭尔还是决定解除婚约；雷吉娜的天才之处，则是恰恰以她有权援引的东西来责备他——以基督和克尔凯郭尔父亲之名。于是出现一个双重僵局，克尔凯郭尔不可能从中脱身。

整个故事表明：也许并不存在两个上帝——雷吉娜的上帝与克尔凯郭尔的上帝；但至少仅对克尔凯郭尔而言，有两条道路可走。这里的对立是二对一：克尔凯郭尔有两条道路，雷吉娜却没有。两条道路是：

- 克尔凯郭尔要么把自己置于被排除者的位置，对“所有 x”说不，像自己已经死亡、已经成为永恒的主体那样生活；
- 要么在间接关系中，通过自己的同类寻找上帝。

我希望，这能让你们想起某种东西。

这个两难中最重要的，尤其是克尔凯郭尔责备雷吉娜没有成为它的猎物，也就是没有在他提出的伦理与审美这组二择一中作出选择。

而这个选择……

……例如，读克尔凯郭尔的传记时可以看到……无非就是处在或不处在 Φ 中。

当然可以理解，这个选择并未向雷吉娜提出；因为作为女人，她既在其中，又不在其中。

雅克・拉康——因为作为女人，她……？

弗朗索瓦・雷卡纳蒂——……因为作为女人，她既在其中，又不在其中。换句话说，这里再次出现沉默。

当克尔凯郭尔谈论雷吉娜的上帝时，他以为她已经选择了审美而反对伦理。

他说，对她而言，上帝是一位颇为仁慈、性情温和的老祖父。

但事实上，这个选择并未向她提出：她处在这个只向克尔凯郭尔提出的选择之前或之外。

克尔凯郭尔提出、而我接着向拉康博士重复的问题是：

- 对  女人、对 La 被划掉的女人来说，是否存在一个二择一？如果存在，是什么？

这个选择是否发生在：

- 知识与假象之间；
- 成为或不成为癔症者之间？

男人与女人之间、全体与非全之间的析取，可能始终……

……只要女人同大他者的想象关系、以及男人在这种关系中的位置还没有确定……始终同我所谓第三种析取形式，即“钱袋还是性命”这种析取，保持一种奇特的类比。也就是说：

- 没有女人的非全，男人就不可能同大他者发生关系；
- 但反过来，存在着女性的补充享乐，存在着同大他者的特许关系，存在着对上帝的私人享乐。

［掌声］

拉康

几点了？对，我还剩一刻钟，还剩一刻钟。

我不知道这一刻钟能做些什么；我想，我会以一个伦理概念为引导。

伦理……

……你们现在也许终于能够隐约看见，至少过去听我谈过伦理的人能够看见……伦理当然同我们栖居于语言有极大的关系；而且……

……正如我刚才以私下交谈的口吻对亲爱的让-克洛德·米尔内所说，也正如某位作者已经开辟的路径——以后我会再次提到他……伦理属于姿态的秩序。

栖居于语言时，人会作出一些姿态……

- 致意的姿态；
- 有时是俯伏的姿态；
- 当涉及另一个消失点——美——时，则是赞叹的姿态……我刚才的话意味着，事情不会走得更远：人作出一个姿态，然后便像所有人一样行事，也就是像其余那群无赖一样。

不过，姿态与姿态仍有区别。这个伦理参照从字面上命令我作出的第一个姿态，首先应当是感谢让-克洛德·米尔内：他向我们说明了语言学自身正在张开的裂口目前抵达何处。这也许终究使我们的某些行为获得了理由……

……这些行为——我是说我自己——也许只来自我们同那门正在上升、当时还以为自己能够成为科学的学科保持的某种距离。

我们当时迫切需要借用语言学参照，这一点确定无疑；因为在分析技术中，如果坐在我们对面的主体“什么也不说”，这会构成一种——至少可以这样说——极其特殊的困难，这一点实在很难不被察觉。

让-克洛德·米尔内尤其向我们指出的根本差异，正是我去年把 lalangue 连写成一个词时试图使你们看见的差异。我用这个标题、用两个词的黏合所提出的，恰恰是我借以同……区分开来的东西……

……在我看来，这也是让-克洛德·米尔内投下的许多道光亮之一……是我借以同结构主义区分开来的东西，尤其是同那种会把语言纳入符号学的结构主义区分开来。正如我让你们读过的那本题为《字母的题目》的小书[注5]所指出的，在我提出的一切中，所涉及的正是符号相对于能指的从属关系。

> [注5] 菲利普·拉库-拉巴特、让-吕克·南希：《字母的题目》。

我不能在这里展开；请相信，我还会回来讨论。

我也必须花时间向雷卡纳蒂致意；他确实终于向我证明：我所说的得到了理解。

在他提出的全部尖锐问题中，我们只能看到……

……这些问题正是我在今年余下时间里还须开路的地方；换言之，要把我现在已经拥有的回答交给你们。他以克尔凯郭尔与雷吉娜的问题

结束，这一点绝对具有示范性；我此前只作过简短提示，所以这确实是他自己的贡献……我想，没有什么能更好地展示……

……我此刻在你们面前开路所抵达的这个点……没有什么能更好地展示这种共振效果：也就是有人领会了，领会了问题所在。他向我提出的问题无疑会帮助我完成接下来要对你们说的东西。我现在就请求他把讲稿给我，好让我日后能够作出回答时精确援引。

至于他援引贝克莱，他并没有从我在你们面前说过的话中得到任何提示；所以——如果还可能更加感激的话——我就更加感激他了。告诉你们吧，我最近甚至特意找来一个“原版”。想不到吧，因为我也爱藏书；不过我的藏书癖有这样一个限制：只有真想阅读的书，我才设法寻找原版。

借此机会，上星期日我重读了这位……

……我已经记不得、不太清楚英语的 minute 应当怎样发音……这位“小小的［menu］”哲学家，这位 minute philosopher……

……也就是那本仍叫《阿尔西弗龙》的书。可以确定的是，如果贝克莱不是我最早的精神食粮，许多事情大概……

……包括我轻松自如地使用语言学参照……都不会成为可能。

我还剩两分钟。关于雷卡纳蒂刚才不得不擦掉的图式，我还是想说点什么：这确实就是问题——

- 成为癔症者还是不成为？存在一个一，还是不存在？

换言之，在经典逻辑中，这个“非全”看起来意味着构成例外的那个一存在。

因此，我们仿佛会在那里看见一种深渊式的涌现……

……你们马上会看到我为什么这样形容……也就是这种存在的涌现，这种相对于函数 Φ 写入、以便把它说出的“至少一个”的存在。

- 因为正如我刚才告诉你们的，所说的特性是存在；
- 而说的特性，则是相对于任何所说而外—存在。

但问题于是变成：从一个非全、从对普遍者的反对中，是否真的能够产生一个作为特殊命题陈述、并同普遍者相矛盾的东西？你们看到，我在这里仍停留于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层次。

只不过：

- 我们可以写“并非所有 x 都写入 $\Phi(x)$”［$\overline{\forall x}\,\Phi(x)$］；
- 并从中以蕴涵方式推出“存在一个与之矛盾的 x”；这确实成立，但只有一个条件：这里的“全体”或“非全”必须是有限的。

对有限集而言，不仅存在蕴涵，还存在等价：只要有一个元素同普遍公式相矛盾，我们就必须废除这个普遍公式，把它改成特殊命题。

这个“非全”于是等价于亚里士多德逻辑从特殊命题出发所陈述的东西：存在一个例外。

然而，我们所处理的恰恰可能不是任何有限之物，反而处在无限中。因此，这里的“非全”不能再从外延一侧来把握。我说



女人是非全，因而不能说“这一个女人”，所涉及的正是这一点：我提出的是一种享乐；相对于一切在函数 Φ 中得到使用 / 收紧［se sert / se serre］的东西，这种享乐属于无限的秩序。[注]

> [注] 此处一方面以 se sert 指“在阳具函数中被使用”，另一方面又提示近音 se serre［被收紧］与小对象 a。关键是：女性享乐的“非全”属于无限秩序，不能由一个有限反例来穷尽。

相关知识卡 性化公式、非全与补充享乐 · 非全与量词否定的区别

一旦处理无限集合，就不能断言“非全”必然包含某种由否定、矛盾产生之物的外—存在。

顶多可以把它设定为一种完全未规定的存在；但数理逻辑中所谓“直觉主义”的扩展告诉我们，要设定一个存在量词，还必须能够把它建构出来，也就是必须知道这种外—存在在哪里。

我正以此为基础，在上面一行制造这种撕裂：雷卡纳蒂极其恰当地把我所设定的这种外—存在称为相对于真理“偏心的”；这种未规定性的悬置位于以下两者之间：

- 一个不带横杠的存在量词 $\exists$；
- 一个被横杠标记的存在量词 $\overline{\exists}$；它们之间悬置着这种未规定性与一个碰巧断言自身的存在。

L̸a 女人由此可以说是“找不到自己”的女人；雷吉娜的例子证实了这一点。

最后，我的天，我要以自己惯常的方式告诉你们一件多少有些谜样的事情。如果你们重读我在某处以《弗洛伊德之物》为题写下的那篇文章[注6]，请从中听出这一点：只有一种方式能够不划掉刚才所说的定冠词 La 而写下“这一个女人”；那就是在“这一个女人就是真理”的层次上。

> [注6] 《弗洛伊德之物》，载《文集》，第 401—436 页。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只能对她 / 真理作半说。

第11课 · 1973年5月8日

“我想到你们”［间接宾语］，并不意味着“我把你们作为思想对象来思”［直接宾语］。[注]

> [注] 法语 penser à quelqu’un 以介词 à 间接指向某人；penser quelqu’un 则把某人直接置为“所思对象”。拉康由此引出爱作为一种间接的触及。

这里也许有人还记得，我曾谈到一种语言，在那种语言里，人们会说……

……如果我对其形式所听来的说法可信……在那里，人们会说：“我爱向你［j’aime à vous］。”

正是在这一点上，它比别的语言更贴合那种名叫爱的触及所具有的间接性质。

［这里区分“思对象”——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直接领会，即直接宾语——与“想到对象”——现代形式化科学所作的间接说明，即间接宾语。］

我想到你们。

这已经对某种科学观念下所有可称为“人文科学”的东西构成异议；

- 我说的不是仅仅在几个世纪前才开始形成的那种科学，
- 而是随亚里士多德以某种方式被界定的科学。

因此，立足于分析话语带给我们的东西，我们必须追问：属于我们的这门“新科学”［精神分析］究竟能够循何种道路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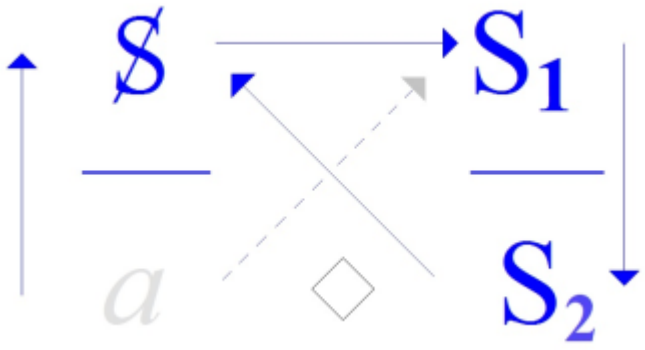
［亚里士多德本会反驳说，形式化的人文科学只会说明，却不理解、不“把握”它的对象——“人”；分析话语的作用正由此提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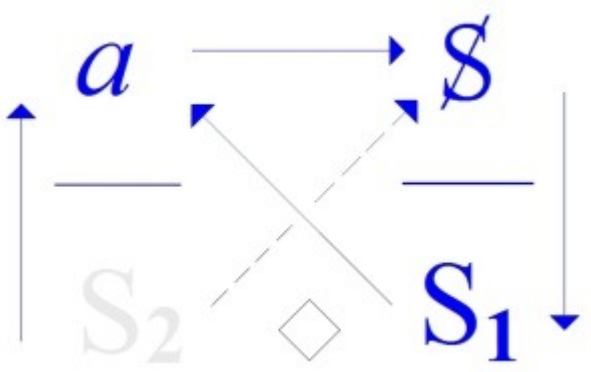
这意味着，我首先得说明我们从哪里出发。

我们的出发点，就是分析话语给予我们的东西，也就是无意识。

所以，我先给你们几个也许相当紧缩的公式，说明关于无意识可以说些什么；而且恰恰是相对于这门传统科学来说明，因为它迫使我们提出问题：“在谈过无意识之后，一门科学怎么还可能存在？”

我先预告一下：今天，这会把我引到基督教。起初你们也许会觉得意外，但随后就会看到并不意外。［并会谈到笛卡尔为了奠定科学话语而在其中作出的“划分”，参见科瓦雷。］





科学话语　　分析话语

- ［在科学话语中，对象 a 只能由知识 S_2 间接触及；科学生产的是同其对象割裂的知识（数学形式化，即“我在我不在之处思”：$S_2 \lozenge a$）。

- 在分析话语中，对象 a 位于出发点，但无法触及的却是关于 S_1 的知识 S_2：分析生产出一群无语义的 S_1，同知识 S_2 断开，趋向“无意义”；即“我在我不思之处存在”：$S_1 \lozenge S_2$。］

无意识……

我先从几个困难的公式开始……我想它们就应当如此……无意识……

……我今天将展开的一切，都是要使它对你们更可理解；不过我先给出公式……无意识并不是“存在者在思”——尽管传统科学关于无意识的说法正隐含着这一点……无意识就是……

……说过它不是什么之后，我来说它是什么……那就是：存在者在说话时——当它是一个说话的存在者时——存在者在说话中享乐；我还要加一句：它什么也不愿……不愿再多知道一点。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根本什么也不愿知道。［话语：（假象）→（享乐）→ ↓（剩余享乐）◊S_2（真理）。］

我把一张本可让你们再等一阵才看到的牌立刻摊开：根本没有求知欲望，没有弗洛伊德在某处指出的那个著名 Wissentrieb［求知冲动］。

在这里，弗洛伊德自相矛盾。

［在弗洛伊德本人所属的科学话语中，知识 S_2 与对象 a 割裂；推动科学的求知欲望因而是对 a 的“无知激情”。］

一切都表明……

……这就是无意识的意义……不仅人已经知道他该知道的一切，而且这份知识被严格限制在由“他说话”所构成的那种不充分的享乐之内。

你们看得出，这对我们以“物理学”之名实际拥有的那门科学提出了一个问题。

这门新科学同实在界究竟有什么关系？

科学的过失……

……我称它为“传统的”，因为它来自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我所说的这一“过失”，就在于它蕴含着“存在者在思”：思想被设想成使“所思之物”照着它的形象，也就是说，存在者在思。

［亚里士多德：“人以其灵魂来思。”“存在者在思”意味着主词（存在者）与其谓词（思）同质，“思想”与“所思之物”等价。参见巴门尼德：“思与存在是同一回事。”Τὸ γὰρ αὐτὸ νοεῖν ἐστίν τε καὶ εἶναι。］

举一个离你们最近的例子：使所谓“人际关系”尚可生活于其中的，恰恰不是去思考它。

所谓行为主义的滑稽基础就在这里：照它的说法，行为可以被观察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能够由其目的得到说明。

人们曾希望据此奠定人文科学：把一切行为都包裹起来……

……其中不假定任何主体的意图……而把一个目的设定为使该行为成为“对象”的东西；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了……

……只要想象这个“对象”在神经系统中有自身的调节机制。

麻烦在于，行为主义所做的无非是把哲学上、亚里士多德式地围绕灵魂阐发出来的一切重新注入其中；什么也没有改变。可以触知这一点，是因为据我所知，行为主义从未以伦理——也就是心智习惯——上的任何颠覆而显出不同。

根本习惯就是：对象总是服务于某个目的；无论人怎么想，它总奠基于……

……总归还是那里……它的目的因；在这里，这一目的因就是活着，更确切地说是存活，也就是延缓死亡并支配竞争者。

你们看得出，这样一种世界观中隐含的思想数量，简直无法计算。

人们所说的 Weltanschauung［世界观］……事情始终关乎“思想”与“所思之物”的等价。

这种思维方式——传统科学——最确定的特点，

- 就是所谓它的“古典主义”：

即亚里士多德式“类”的统治，也就是“属”与“种”的统治；换言之，把个体当作一个种的个体来考察；

- 由此还产生一种美学，

- 并由此安排出一种伦理学。

我会用一个简单——过于简单，而且可能会让你们立刻“见红”——的说法来形容它……

……这倒真是恰当的说法；不过，你们若太快见红就错了……无论如何，我给出我的公式：

- 思想站在柄的一边——也就是掌柄、掌权的一边［主人话语：$S_1 \rightarrow S_2 \rightarrow\!\!\downarrow a$］；[注]

> [注] 法语 du côté du manche 是“处在有利 / 掌权的一边”的习语，同时保留了 manche“柄”的字面义，为下文阳性的 le manche、阴性的 la manche［袖子］及 dimanche［星期日］的连串双关作准备。

- 而所思之物在另一边［主人话语：……$\Diamond \not S$］。

这可以读成：因为柄就是［主人之］言语，只有它才作出说明、给出理由。

行为主义在这一点上并未脱离“古典”：它是“所说—柄［dit-manche］”——笑声——也可以照我写“所说—居所［dit-mansion］”那样写。正如格诺所说，《生命的星期日》[注1]；这个书名同时揭露了生命那种痴钝的存在，尽管乍看并不明显。[注]

> [注1] 雷蒙・格诺：《生命的星期日》，巴黎：伽利玛出版社，2003 年。

> [注] dit-manche 与 dimanche［星期日］同音；拉康把“所说［dit］”嵌入词中，又让 manche 的“柄 / 掌权一边”继续回响。

不过我要指出，这个“星期日”曾由一个对“思想史”颇有研究的人读过并赞许——确切说就是科耶夫。他在《生命的星期日》中认出的，不亚于黑格尔许诺给我们的绝对知识。

［按照科耶夫式解读，“主奴辩证法”［$S_1 \rightarrow S_2$］须经连续的“扬弃”而通向“绝对知识”的“生命的星期日”，并通向“历史的终结”等等。］

正如最近有人察觉到的，我把自己归到……

是谁把我归过去？是他，还是我自己？这正是语言的微妙处……我宁愿把自己归在巴洛克一边；这是借自艺术史的一个标签。

相关知识卡 巴洛克、身体视看与《Encore》的享乐论

正如艺术史、历史和艺术本身都不是“柄［le manche］”的事情，而是“袖［la manche］”的事情——也就是变戏法——一样。[注]

> [注] le manche 是阳性的“柄”，可指掌权的一边；la manche 是阴性的“袖子”，并见于 tour de passe-passe 一类障眼法意象。拉康借词性变化把主人话语的“掌柄”转向巴洛克的戏法。

在继续之前，我得先说清楚我这样讲是什么意思……

> “我”这个主体在“我的意思是”里，并不比在“我宁愿把自己归在巴洛克一边”里更主动……而这正要使我一头扎进基督教的历史。

你们没料到吧？

不过我就是要扎进去：扑通，到了！［笑声］

［从 le manche 到 la manche 的障眼法，关乎从主人话语到科学话语的过渡；它同巴洛克和“天才的世纪”——笛卡尔（1596—1650）、帕斯卡尔（1623—1662）等——同时发生，也关乎从性化男性公式向女性公式的过渡。］

巴洛克一开始就是那则小故事……

小故事，就是短短的故事……基督的小故事；我指的是一个男人的故事……

……别紧张：正是他自己把自己称为“人子”！……这个故事由四篇所谓“福音书”讲述。εὐαγγέλιον 来自 εὖ［好］与 ἄγγελος［使者］；与其说它们是“好消息”，不如说是替这类消息而来的“好使者”。也可以这样听，而且我觉得更恰当。

它们的写法使其中没有一个事实不可能遭到争议……

……天知道，人们当然都冲着那块斗牛红布扑去了，并没少这么干……但这些文本依然直抵真理的核心，直抵真理本身，甚至直抵我所陈述的事实：人只能把真理说出一半。

这只是一个提示，对吧……

要说明这一令人惊异的成功，我就得拿起这些文本，给你们讲一系列福音课；你们看，那会把我们带到哪里去！［笑声］

我这样说，是为了向你们表明：只有借助我试图从分析实践中提炼出的那些范畴——确切说，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界——这些文本才会被读得最为贴近。

只说第一个范畴：我曾陈述，真理就是"所说—提及［dit-mention］"——开头是 d.i.t.，中间加一条短横线——严格说来，就是对"所说"的提及。［参见《弗洛伊德之物》："我，真理，我说话"，《文集》第 409 页。］[注]

> [注] dit-mention 与法语 dimension［维度］谐音。拉康先拆成 dit［所说］与 mention［提及］，下一处再写作 dit-mension，使"真理的维度"成为由所说构成的维度。

在这一类型中，福音书已经说得不能再好了；关于真理，无法说得更好……

……正因如此，它们才是福音书……人们甚至不可能把真理的"所说—维度［dit-mension］"运作得更好；

- 也就是，不可能更彻底地把现实驱入幻见［$\not S \Diamond a$；主人话语：$S_1 \rightarrow S_2 \rightarrow\!\downarrow a \Diamond \not S$］。

归根结底，后来的发展已经充分证明……

……既然我把文本搁在一边，就只谈其效果……这个"所说—维度"确实维持住了。

它淹没了所谓“世界”，把世界归还给它那作为污秽［im-mondice］的真理——也就是作为废弃物的对象 a。[注]

> [注] immondice 意为“污秽”，其中又可听见 monde［世界］；拉康让“世界”在真理中显出其废弃物性质。

也就是说，它接替了罗马人所奠定的东西……

……罗马人比谁都像建筑师……他们奠定了一种奇迹般均衡的普遍秩序，外加由著名公共浴场充分象征的“享乐之浴”。如今只剩些坍塌的残垣，我们已完全无法想象：就享乐而言，那曾经多么登峰造极！［笑声］

对！基督教把这一切都抛入被当作“世界”的卑弃之中；所以，基督教之所以延续，并非同“真”的问题没有一种内在的亲缘关系。

基督教自称是“真正的宗教”，并不算过分；尤其因为，只要贴近考察“真”，这已经是能够对它说出的最坏之事。

特别是，在“真”这个领域，一旦进去就再也出不来。

要像真理本应受到的那样贬低真理，就必须已经进入分析话语。

分析话语把真理从原位逐出，放回它应在的位置，却并不动摇它。

真理被缩减了，但不可或缺：关键全在这里。没有什么能胜过这种巩固；只有某些仍然延续的“智慧”例外，不过它们并未同真理正面交锋。

例如道家，或其他救赎学说：对它们而言，关键不在真理，而在“道”……

……正如“Tao”这个名称所表明的……如果这些学说还能够延续某种近似之物，那也是一条“道”。

基督这则小故事显然并不是——正如我已经明白说过的——……

……结果是，有些人很乖，像狗一样把球捡回来交给我；这话已经有人转述给我了……我说，这则小故事呈现的并不是拯救人类的事业，而是拯救上帝的事业。［人类并非在相关公式中陷于危险；问题是把上帝作为例外拯救出来。］

必须承认，承担这项事业的那个人——确切说，基督——……

……这是说给那些完全听不见的人听的，对吧……他确实付出了代价，这是至少可以说的；而结果看来竟能令人满意，也实在值得惊讶。

因为，上帝不可分解地是“三”，终究足以使我们推定，计数“一、二、三”先于上帝而存在。于是二者必居其一：

- 要么，这个数只在基督启示之后才被计入；那样一来，遭受打击的就是上帝的存在；
- 要么，“三”先于上帝；那样一来，吃亏的就是上帝的一体性。由此可以设想，上帝的得救相当脆弱，归根结底听凭基督徒的好恶。

有趣的当然是……

……这件事我已经讲过，但你们没听见。好吧，反正我已经讲过……有趣的是：无神论只有神职人员才撑得住；对俗人则困难得多，因为他们在这件事上完全无知无辜。

想想可怜的伏尔泰：他聪明、敏捷、狡黠，跳腾得出奇；归根结底，他完全配得上进入对面那个“杂物收纳盒”——就是先贤祠。［笑声］

幸好，弗洛伊德给了我们一个必然的解释……

……所谓必然［nécessaire］，照我的定义就是“不停写下［ne cesse de s’écrire］”……他对“杀子作为恩典宗教的奠基”给出了一个必然的解释。[注]

> [注] 拉康把 nécessaire［必然的］拆听为 ne cesse［不停］；其模态定义是：“必然者，就是不停被写下之物。”

弗洛伊德没有完全这样说；但他明确指出，这是一种否认方式，而否认构成了承认真理的一种可能形式。

弗洛伊德正是这样再次拯救了父亲！

他在这一点上模仿了耶稣基督［笑声］。当然比较谦逊，并未使尽全力；但他也以自己的微薄份额作了贡献，因为他就是“一个不太跟得上时代的好犹太人”。这种人极其常见［笑声］；非得把他们聚在一起，他们才会咬住嚼子猛冲。

这会持续多久？

因为，对于基督教的本质，我还是想更进一步逼近某种东西。

今天你们得为此吃点苦头了！

为此，我得从更上面重新说起。

灵魂……

得读亚里士多德；你们知道，那是很值得读的……掌柄一边的思想显然最终通向灵魂。

这一点更是必然的——也就是不停被写下的——因为这种所谓思想在那里阐发的，正是关于身体的思想。身体本来更应该令你们惊讶才对！对……

事实上，这恰恰是令古典科学惊讶之处：身体怎么会这样运转？

也就是说，一个身体——你们自己的身体，或任何别的到处走动的身体都一样——既必须：

- 就这样自给自足。某件事让我想到这一点：我在自己的无知里遇见一个小综合征，确切说是有人提醒我——假如眼泪偶然干涸，眼睛就不太能正常工作。这就是我所谓“身体的奇迹”；一下子就能感受到。

设想眼睛不再流泪，泪腺不再分泌汁液，你就会碰上麻烦；

- 另一方面，身体又确实会抽泣——天晓得为什么？——只要在身体上、想象中……

……或象征地，有人踩到你的脚：人们称之为你被“感动 / 触动［affecté］”了。［笑声］对……

这种哭哭啼啼，同“应付意外”所要求的那件事——也就是“赶紧溜掉［se barrer］”——有什么关系？

这是个俗语，却把它要说的说得很清楚，因为它恰好接上你们在这里多少听出过回响的被划杠主体 $\$$。主体确实会“溜走 / 被划杠”，正如我说过的，而且常常不该轮到它时也溜掉。[注]

> [注] se barrer 口语中是“离开、溜掉”，字面又可听成“给自己加上一道杠”；拉康由此接到“被划杠主体”。

只要在这里注意到：把象征界、想象界和实在界的表达统一起来，大有好处。顺便说，亚里士多德就是这样做的；他没有区分：

- ἀλλοίωσις［alloïosis，质变］的运动，
- 变化与空间中的移动。对他而言——尽管他不知道——这些都是“主体溜走 / 被划杠”。

当然，他没有掌握真正的范畴；不过，他多少还是很能感知事物……

换句话说，要紧的是这一切能充分黏合，使身体除所谓外在或内在事故之外得以维持；也就是说，身体被当作它呈现出来的样子：一个所谓封闭的身体［一个统一体］。

谁看不出，灵魂无非是身体被假定同自身具有的同一性，连同人们为解释这种同一性而思考的一切。

［如果“思与存在是同一回事”，那么“灵魂”就是身体的原则：它的统一、单一性、运动与变化的原则（参见亚里士多德《论灵魂》）。在主人话语中，正如主人命令奴隶，思想也连同灵魂一起命令身体；它处在“掌柄的一边”。主人能指 S_1 是一切话语的原则，指挥身体的一切运动、安排并赋形于身体的一切行动。因此，灵魂使身体成为一个朝向追求“善”的驱力装置。］

总之，灵魂就是人们在掌柄一边关于身体所思的东西；人们又以为身体也同样在思，由此感到安心，也由此产生各种各样的解释：

- 当人们假定身体进行“秘密的思考［secret］”时，它便有“分泌［sécrétions］”；
- 当人们假定它进行“具体的思考［concret］”时，它便有“凝结物［concrétions］”；
- 当人们假定它思考“信息”时，它便有激素；又或者，它投身于A.D.N.［DNA］，这就成了אֲדֹנָי［ADoNaï，阿多奈］[注2]、ADoNis［阿多尼斯］——阿多奈是“善”，阿多尼斯是“美”。［笑声］

[注2] 阿多奈是犹太教中对上帝的称名；祈祷时，以“阿多奈”代读四字神名。

［“具体地思”→凝结物，“秘密地思”→分泌物……思想因而被设为同被能指标记的身体——即对象 a——同质，并决定身体的运动与产物；这些全都朝向追求“善”，构成驱力装置。因此，灵魂的实体就是享乐。］

我说这一切，是为了把你们带到以下一点……

……我开头毕竟已经就无意识宣布过这一点；我并非只是在这里随口吹奏……奇怪的是，心理学从未把下面这一点当成问题：思想的结构以语言为基础。而语言……

……“结构”一词的新意全在这里。另一些被贴上“结构主义者”标签的人想怎么使用它都行；而我要指出的是：语言包含着巨大的惯性。只要把语言的运作同那些被称为数学的符号——也就是数学元——相比，就看得出来；数学元之所以叫数学元，只因为它们能够完整无损地传递。

我们完全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意思，但它们能够传递。

尽管如此，它们仍只能借助语言传递；事情的全部跛脚之处就在这里。

确实有某种东西奠定存在，那就是身体。在这一点上，亚里士多德没有弄错。

他逐一梳理出很多东西——《动物志》——但请仔细读他：他没能把这些同自己的断言接合起来。

问题就在于他的断言……

……尽管我苦苦请求，你们当然从没读过《论灵魂》……他的断言是：人借助工具、借助他的灵魂来思。也就是说，正如我刚才告诉你们、并可迅速概括的：人借助那些被假定支撑其身体的“机制”［驱力机制］来思。

［“人以其灵魂［(a)me］来思”：S_1 把诸对象 a 统一为驱力装置；人以语言来思，而语言安排“享乐身体”的机制，即历次认同过程中，过往享乐经验铭刻在身体上的“痕迹”（记忆痕迹）α、β、γ、δ，以及四种对象 a。］

当然，注意：由于我们的物理学，我们今天才谈“机制”……

……不过，我们的物理学已经进了车站，更确切说被扳到一条侧线上；因为后来有了量子物理，“机制”便跳脱了……亚里士多德并未进入机制论的狭道；所以，这只是在说他当时对此怎样思考。“人以其灵魂来思”，意思也就是：人以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来思；在这一点上，思想当然站在掌柄一边——即主人话语之中。

显然，人们终究还是试过做得更好，对吧？［即从主人话语——亚里士多德——到科学话语。］

在量子物理之前，还有别的东西：能量论以及稳态观念。

但这一切会把我们带向——对……带向这里：无意识完全是另一回事［即从科学话语到分析话语］。所以，我把问题收紧在开头陈述的这一点上，也就是我所谓“语言功能中的惯性”。正因如此，每一句言语都是一种尚未被能量学捕获的能量，因为这种能量实在不容易测量。

［言语能够运载在 $S_1 \rightarrow S_2$ 之间被禁说的享乐能量 a——阳具享乐；也能运载口误、梦等未被语言结构编码的享乐。］

若要从中得出的不是量，而是数字——不管这些数字怎样选择，而且请注意，选择方式完全任意——就得设法让某个地方始终剩下一个常

数，因为能量学的基础就在这里。可这并不容易。［参见物理常数：$G, c, h, e, k, \ldots$。从主人话语（对存在的整体思想）到科学话语（数学—逻辑形式化），总会有某种东西丧失；数学—逻辑结构本身也属于语言，只能“把握”对象可形式化的部分，即字面海岸，而对象本身仍在其中保持惰性。于是，一个字母被写在对象的“位置”上——参见物理常数——分析话语由此越出科学话语。分析话语以这个字母 a 为出发点，建立“把脑中经过的一切都说出来，即使毫无意义”的装置，最终生产出“一群”S_1。］

对于这里所说的“惯性”，我们不得不在语言本身的层次上把握它。

以下两者之间究竟可能有什么关系：

- 构成语言的分节，
- 与一种显示为思想实体的享乐？这种享乐使思想如此容易地映照在……

……传统科学的世界中；传统科学让上帝成为“至高存在者”，而按照亚里士多德本人所言，这个至高存在者只能是这样一个位置：从那里，所有其他存在者各自的“善”都被知道。

如果我们认为思想首先受语言的这种惯性支配，那么它同上述东西就没有多少关系了。

［阳具享乐可以由语言之“网”、“链”或网络，通过阳具函数加以扣留；该函数支撑 $S_1 \rightarrow S_2$，并为失落对象设定一个隐喻性的“意义”——“所

说—提及”。但这种享乐并不是“应当有的”享乐；人们以一群群 S_1、以刺穿话语的“无意识形成物”不断闯入，试图一次次重新唤起后者。]

所以，人们不知道怎样借助最能支撑我所谓“语言惯性”的东西，把享乐勒紧、卡住、挤得吱叫，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个东西就是“链”的观念：换言之，一截截绳子；绳子围成圆圈，并以某种说不清的方式彼此套住。

我已经有一次把这件事提给你们；我当然会设法做得更好。说到那一课，随着年纪增长，连我自己都惊讶：去年发生的事在我看来竟像是一百年前。

所以，正是在去年[注3]，我以一个公式为主题……

> [注3] 参见 1971—1972 年研讨班《……或更糟》，1972 年 2 月 9 日课次。

……我以为可以用一个众所周知、名为“博罗米结”的结来支撑它。这个公式是：“我请求你拒绝我给予你的东西，因为那不是它。”

同我说出的所有公式一样，这个公式也经过仔细调校，以切合它的效果。

请看《晕厥文》：我没有说“说仍被遗忘……”，而是说“人有所说这一事实……”。

同样，在这里我没有说：“因为它不过就是那个。”

“那不是它！”

- 这声呼喊把所得的享乐同所期待的享乐区分开来；
- 也正是在这里，语言中能够被说出的东西得到规定。

否定看起来完全由此而来；但也只能说到这里。

把结构接到这里并没有证明什么；它只表明，结构属于享乐的文本本身。结构标出所得享乐同“如果那就是它”时所涉及的那种享乐相差多远；它不只预设“本会就是它”的那种享乐，还支撑着另一种享乐。就是这样！

［语言具有同 lalangue 一样的结构；后者由 α、β、γ、δ 的组合“像一种语言”那样生成。结构支撑的是会失手［faut，来自 faillir］的享乐，而不是必须有［il faut，来自 falloir］或本应有的享乐；lalangue 正是前一种享乐的文本，是为写下过往经验中已感受的享乐而作的尝试。］[注]

> [注] 法语 faut 可以牵连两条词义线：faillir［失败、失手］与 falloir［必须］。此处对立的是“必定失手的享乐”与“本该有的享乐”。

这个“所说—提及”［阳具函数］……

……我在这里重复自己，但我们所处的领域，其法则恰恰就是重复……这个“所说—提及”就是弗洛伊德的“说”；它甚至是弗洛伊德存在的证明：再过若干年，人们就会需要这样一个证明了。［笑声］

刚才，我这样把他同一个小伙伴并置：我把他同基督并置。

好吧，显然我们也得有基督存在的证明；这个证明再明显不过：就是基督教。

基督教就是这个事实——你们知道，它就挂在那里……

总之，眼下我们有《性学三论》[注4]。我请你们去参阅，因为我还会用到它；就像我过去曾运用那些著作[注5]来讨论我所谓"漂移"——这是我对 Trieb 的译法，即享乐的漂移。

> [注4]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性欲三论》，伽利玛出版社，1962 年。

> [注5] 原编者不能确定"那些著作"指《性学三论》，还是《元心理学》中的《驱力及其命运》。

是的，归根结底，这一切——我坚持——在整个古代哲学中都被"认识"这一观念压并在一起。谢天谢地，亚里士多德足够聪明，在能动理智中分离出象征界功能所涉及的东西。他只是看到：理智应当行动之处，就在象征界。[注]

> [注] 原文用非常见的 collabé，可听作把异质的东西"压塌、并合"为一块；这里不是说古代哲学已经正确阐明享乐，而是说"认识"观念遮平了其差异。

但他还不够聪明……

……之所以不够，是因为他尚未享有基督教启示……不足以想到：一句言语……

……即使是他用来指称 νοῦς［nous，理智］的那句话，而理智只靠语言支撑……也关乎享乐。不过，享乐在他的著作中处处以隐喻得到指示：关于质料与形式的整套故事，究竟是什么？它让人想到的，不正

是那套关于交媾的老故事吗！［“灵魂”使身体成为朝向“善”的驱力装置：S_2（形式）赋形 / 告知身体（质料），使之成为驱力装置。］

基督教启示本会让他看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丝毫不存在什么“认识”。至少可以说，支撑各种话语——癔症话语、大学话语、主人话语——之假象 S_2 的诸种享乐［对象 a］，像白光的光谱。前提只是要看见：

- 这里所涉及的享乐［白光］处在这个光谱的场外；后者只有对象 a，即“部分对象”，如同没有统一性的 S_1 所造成的彩虹幻象：$S_2 \to a \to \not{S} \Diamond S_1$；
- 这里涉及的是隐喻［joui-sens，享—义］；[注]

> [注] joui-sens 同 jouissance 近音，并把它拆听为 jouir［享乐］与 sens［意义］，因此不是普通的“意义隐喻”，而是语言中享乐与意义的纠缠。

- 必须把享乐的一切都置于一种虚假的目的性之下［瞄准 S_1，却只击中对象 a］；

这种目的性回应的，只是一种纯粹谬误：仿佛会有一种享乐适合于性关系［这谬误只同诸对象 a 打交道，触及不了大他者］。因此，所有享乐都只是那个目的的竞争者——如果享乐同“性关系”真有丝毫关系，那个目的本会存在。

我要再给基督浇上薄薄一层，因为他是个重要人物，也因为这里正好需要他来评说巴洛克。

巴洛克：人们说我的话语带有巴洛克性质，并非毫无缘故。

相关知识卡 巴洛克、身体视看与《Encore》的享乐论

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在基督教学说中，基督拥有一个灵魂，能有何种重要性？

这套学说谈的无非是上帝在一个身体中的道成肉身；由这个位格承受的受难 / 激情［passion］，必得构成另一位的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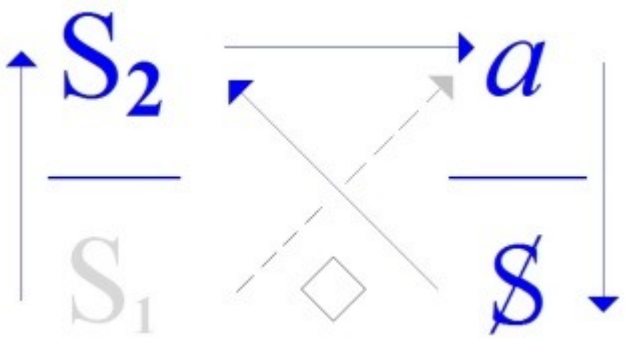
这里什么也不缺，尤其不缺灵魂。

就连复活后的基督也凭他的身体才有价值；他的身体是一个中介，经由它，同他的临在共融就是“入—身—体化［in-corps-poration］”，就是口腔驱力。基督的新娘——所谓教会——对此相当满足，根本不必期待交媾。［笑声］[注]

> [注] 拉康把 incorporation［摄入、合为一体］拆写为 in-corps-poration，凸显圣餐把基督之身经口纳入身体的驱力维度。

基督教的一切效果滚滚涌来，尤其是在艺术中……

……我也正是在这里接上人们给我披上的那件巴洛克外衣，对吧……听听一个刚从意大利教堂狂欢中回来之人的见证［即拉康］：一切都是唤起享乐的身体展示；唯独交媾除外，而交媾之所以不在场，并非毫无缘故。



［一套教义 S_2 瞄准的是性之外的享乐，即“碎裂身体”的“部分对象”——口腔、肛门、声音与凝视对象 a；它生产被划杠主体 $\not S$ 作为剩余享乐，却没有 S_1 这一目的来统一其场域，因为 $\not S \lozenge S_1$。由此，“存在”与“所思之物”、“思想”与“所思之物”彼此异质。］

交媾同在人类现实中一样处于场外；它支撑着人类现实，却也支撑着构成人类现实的诸幻见［主人话语中的 $\not S \lozenge a$；大学话语中则为 $a \rightarrow \not S$，即基督教学说的话语］。在任何文化时代，这种排除都不曾得到如此赤裸的承认。

我还要多说一点……

……别以为我没有替你们拿捏自己说话的剂量……我要一直说到这里：没有任何地方像基督教这样，如此明显地揭露艺术作品本身向来处处所是的东西：淫秽。［obscœnus：不祥的，参见布洛赫与瓦特堡。］

淫秽的“所说—维度”［大学话语：$S_2 \rightarrow a \rightarrow \not S$］，正是基督教借以重新点燃人类宗教的东西。

我不会给你们下一个宗教定义，因为并不存在什么统一的宗教史，正如不存在统一的艺术史。

各种宗教就像各种艺术，是一只垃圾桶，彼此毫无同质性。

不过，人们竞相制造的这些器具中，毕竟有某种东西。［替代对象 a 的诸对象中不存在统一性的 S_1。］

问题在于一种紧迫性……

……对于这些天性上［原文如此］会说话的存在者……这种紧迫性迫使他们投身爱的欢娱，而所采取的方式排除了……

……我本可称之为——如果它可以设想的话——“交媾的灵魂”：这里“灵魂”沿用我刚才赋予它的意义，也就是使某物运作的东西……他们恰恰被排除在这种灵魂之外。容我用这个词来支撑某种东西……

……假如“它［Ça］”真是交媾的灵魂，本会实际推动他们前往交媾……这种东西本可以由我所谓一门“物理学”来阐发；在这里，物理学无非是：一种可以被假定属于思维活动的思想。

这里有一个洞；这个洞名叫“大他者”——至少，我曾以为可以这样称呼它。

大他者作为场所，言语被“沉积 / 寄存［déposée］”于其中[注6]……

> [注6] 参见《晕厥文》（1972 年 7 月 14 日），《其他文集》，瑟伊出版社，第 490 页：“一种语言同其他语言一样，无非是其历史容许在其中持续存在的种种歧义的积分。……这些歧义在漫长年代里于其中形成了沉积［dépôt］。”

……请留心它的回响——言语在那里奠定真理，并随真理奠定“契约”；这个契约替补并不存在的性关系，因为性关系如果存在，就会……

- 被思、成为思想、可以设想；
- 而话语也就不会被缩减为——你们还记得我的一届研讨班标题——只能从假象出发。[注7]

> [注7] 参见 1970—1971 年研讨班《论一种并非假象的话语》。

只有当思想被假定属于“思维活动”——也就是假定存在者在思——时，它才朝科学的方向发挥作用；这正是从巴门尼德开始的哲学传统之基础。

巴门尼德错了，赫拉克利特对了。这一点正由某处巴门尼德——这是拉康的口误[注8]——所陈述的东西标示出来：

> [注8] 拉康此处口误说成巴门尼德；实际指赫拉克利特残篇 93：“其神谕所在德尔斐的神，既不揭示，也不隐藏，而是示意。”

- Οὔτε λέγει οὔτε κρύπτει［outè legei outè kruptei］：他既不明说，也不隐藏；
- ἀλλὰ σημαίνει［alla semaïnei］：他示意 / 意指；

这把他所谓下列人物——也就是“掌柄 / 主人话语”本身——放回其位置：

- ὁ ἄναξ οὗ τὸ μαντεῖόν ἐστι τὸ ἐν Δελφοῖς［o anax ou to manteion esti to en Delphoïs］：在德尔斐发布神谕的君王［掌柄者］。

［ὁ ἄναξ οὗ τὸ μαντεῖόν ἐστι τὸ ἐν Δελφοῖς, οὔτε λέγει οὔτε κρύπτει ἀλλὰ σημαίνει。］

最不可思议、最疯狂的故事，简直令我佩服得发狂：每当我读圣托马斯［1224—1274］，我都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那套东西造得实在精妙。

亚里士多德哲学竟由圣托马斯重新注入所谓"基督教意识"——假如这个词有意义的话——这件事只能以下一点来解释：这种意识……

……好比精神分析家：基督徒恐惧并厌恶已经启示给他们的东西；而他们完全有理由如此！［笑声］

这道铭刻在享乐地位本身之中的裂口——享乐作为说话之在的身体之"所说—维度"——随弗洛伊德重新涌现；其检验仅仅是言语的存在，我不多说别的。

哪里在说话，哪里就在享乐；这并不意味着它知道什么。因为直到另有发现为止，无意识并未向我们揭示任何神经系统的生理学，不是吗？它甚至也没揭示"勃起［bandage］"或早泄的运作。

［参见上文："无意识就是存在者在说话中享乐，并且不愿再多知道一点，不愿知道'全体'。"］

为了结束"真正的宗教"这件事，趁还来得及，我仍要指出：上帝只从那些被称作"圣"的《经文》中显现。

它们"神圣"在哪里？就在于它们不停重复一种失败……

……你们总该读读所罗门；他是主人中的主人，是“感—主人［senti-maître］”——笑声——一个像我这种人——笑声……它们重复的是种种智慧尝试的失败；这些智慧本想让“存在”成为自身的见证。[注]

> [注] senti-maître 同 centimètre［厘米］近音，又可拆成 senti［被感觉到的］与 maître［主人］；拉康以此戏仿“主人中的主人”。

好吧，我的小朋友们，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不曾偶尔出现一些门道，使享乐……

……没有享乐，智慧就不可能存在……一度得以相信自己已抵达那个目的：满足对“存在”的思想。

不过，问题就在这里。我补充说：这个目的只有以阉割为代价才得到满足。

比如在道家那里……

……你们当然不知道那是什么，真正知道的人极少；不过我实践过——当然是实践过那些文本。［笑声］……道家在性实践本身中给出了明显例子：要想安适，就必须留住精液。

至于佛教，它以放弃思想本身，当然提供了一个平常易见的例子。

因为佛教中最好的就是禅……

……禅就是这样：它用一声狗叫来回答你，我的小朋友……当人自然想摆脱弗洛伊德所谓这桩“地狱般的事情”时，这就是最好的办法。

古代的虚构——“神话学”——极可能……

……你们这样叫它，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也这样叫它……特别是地中海时代的神话学，恰好是人们不敢碰的那一种：因为它最繁茂，尤其因为人们已经从中榨出太多汁水，以至于再不知道从哪头下手。

这种神话学同样抵达了某种东西，某种类似精神分析的东西。你们想想：那样的神多得一抓一大把；只要找到合适的那个就行。找到合适的神，便会造出那件偶然之事——就像一次分析之后，我们有时终于能让“每一个他”同“他的那一个她”适当地做爱。

但那些毕竟是神，也就是大他者多少具有一点一致性的表象。

当然，先不谈分析操作的软弱。有件事非常、非常特别：这种多神论同基督教信仰竟完全相容，以至于我们在一个被标以同一个名称的时代——文艺复兴——看到了它的复兴。

我告诉你们这一切，正因为我刚从博物馆回来；归根结底，反宗教改革……

啊，反宗教改革！

……就是回到源头；而巴洛克就是它铺陈出来的景象，是经由身体的视看［scopie］——即对象 a——对灵魂的调节。

相关知识卡 巴洛克、身体视看与《Encore》的享乐论

总有一次得……

……不过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会有时间……在边缘处谈谈巴洛克音乐。

但我这里只谈罗马所有教堂里可以看见的东西：

- 一切攀附在墙上的东西，
- 一切倾泻坍下的东西，
- 一切令人欢悦的东西，
- 一切发狂谵妄的东西——总之，就是我刚才所谓被高扬起来的“淫秽”。

我不禁想：如果有人就这样从中国极偏远之地来到这里，这股殉道者表象的洪流会对他造成什么效果？

而我要说，事情又倒转了：这些表象本身就是殉道者 / 见证者……

……你们知道，“殉道者［martyr］”意为“见证者”……它们见证一种多少纯粹的痛苦。这就是我们的绘画，直到人们把空间清空，开始认真摆弄一些小方块——也就是立体主义、瓦萨雷里等等。

随后，人类发生了一种缩减。这无疑使“人类的［humaine］”这个名称听起来像“病态的情绪［humeur　　malsaine］”；还有一个余项，拼成了“不幸［malheur］”[注9]。是的。

> [注9] “hum-eur mals-aine”两端合成 humaine［人类的］；余下的 heur mal 倒置为 malheur［不幸］。

教会正是要以这种缩减，把人类这个物种一路带到时间的终结。

这种缩减如此牢固地奠基于说话之在的性活动所特有的裂口，以至于它至少可能同另一件东西一样有根据……

……姑且这样说，因为我仍不愿对任何事彻底绝望……至少同《科学的未来》[注10]一样有根据。你们知道，这是另一个名叫欧内斯特·勒南的教士给自己一本书取的标题；他同样是不惜一切代价侍奉真理的人。

> [注10]　欧内斯特·勒南：《科学的未来》，巴黎：Garnier-Flammarion，1995年。

他只向真理要求一件事……

……而这一点绝对居于首位；没有它，一切就会陷入恐慌……那就是：真理不得产生任何后果。［笑声］对……

享乐的经济学——我们还远未把它掌握在指尖；不过，我们抵达那里仍很重要，也会颇有些意思。

至于从分析话语出发，人们能够从中看见什么，也许我们偶尔有一点机会，循着本质上偶然的道路找到它。

假如我今天的话语不是某种彻头彻尾的否定性东西，我就会因自己重新钻进哲学话语而发抖。

但毕竟有一条路：既然我们已经看见某些智慧维持过一段时间，为什么不能借分析话语重新找到某种东西，让我们瞥见一个确切的门道？归根结底，能量学不也正是一种数学门道吗？

而这里的门道不会是数学的；正因如此，分析家话语才同科学话语区分开来。

总之，让我们把这个机会再次置于“碰运气［au petit bonheur］”的标记之下吧，再来一次［encore］。

第12课 · 1973年5月15日

今天早晨，我正在工作时，有人通知我……

……同所有人一样，我总是在最后关头工作……有人通知我，6 月 12 日……

……6 月 12 日虽然是当月第二个星期二，原则上却不是我原本希望同你们约定见面的日子……有人通知我，那天这间教室会用于所谓口试，因此无法保证任何时段空出来；因为没人知道口试会拖多长、怎样结束、何时结束。

无论如何，正如我刚才所说，我本来就没打算约你们 6 月 12 日见，因为那天是“圣灵降临节星期二”。［笑声］我倒是想约在 6 月 19 日，也就是第三个星期二；而 6 月 19 日口试仍会继续。［笑声］

所以，我无法预料……

……尽管我毕竟对这套安排提出了某种异议……我无法预料 6 月 19 日能否继续今年向你们陈述的东西。

你们可以随意决定：来碰碰运气，发起请愿，或者做任何你们喜欢的事。情况就是这样。

显然，我直到今天早晨才收到通知，不可能预先把事情安排妥当，以便今天就作结——假使我任何一年的研讨班严格说来真有结论的话。

因为我向你们陈述的东西，必然总要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开放；这并非我的特权。像每一年一样，若干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而这也正是我今天要充分展开的内容。

昨晚我梦见，自己来到这里时一个人也没有。［笑声］

梦的愿望性质正是在这里得到证实。

当然，尽管我当时……

……因为夜里已经工作过……我相当恼火；梦里我也记得，自己凌晨四点半就开始工作，想到这一切全无用处，当然十分恼火。但它毕竟是一个愿望的满足：从此我只须悠闲地什么也不做。就是这样！［填满教室的是一个“说”；若一切都已经说完、拉康的所说已经封闭，教室便会空掉——这就是梦的愿望。］

我要说……

我要说——这是我的职能……

我要再说一次；我在重复自己……

我要再说一次属于我的“说”的东西；它表述为：“不存在元语言。”

［“说”的重复意味着：“说”必须不断重新开始，永远不能在一个最终的“所说”中闭合；因此不存在元语言。］

当我这样说时，表面上我正在说“存在的语言”［巴门尼德：思即存在］。

只不过，正如上次我指出的，我说的是并不存在的东西。

［唯有从欠缺出发才有“说”。］

“存在者存在——人们这样说——非存在者不存在。”［巴门尼德］

“有”或“没有”：对我而言，这不过是“所说”的事实。

人们把存在假定在某些词上，例如“个体”或“实体”；这些词本来就是为了说这件事：尤其是把存在假定在个体上。

［存在的“所说—维度”就是对已失落之物的“书写”，因而是非存在；象征界支撑着一个“说”的外—存在。］

我所使用的“主体”一词……

……你们会看到，我还会回到这里……由于我的话语——分析话语——这个词显然获得了不同的重音。

总而言之［pour tout dire，亦即把一切说完］，我先说明：我同“存在的语言”划清界限。

这意味着可以有一种“词的虚构”；我的意思是：从“词”出发的虚构。
［所说—维度向主体提供幻见的结构：$\not S \lozenge a$，即词的虚构。］

也许有人记得，我谈《伦理学》时正是从这里出发的。

我写下了一些发挥语言形式功能的东西［形式化］，并不因此就保证元语言的存在。

因为，要保证这种存在，我就必须把它呈现为依靠自身、仅凭自身而持续存在的东西：即“存在的语言”。

［数学元的形式化并不会化成一种元语言；这种元语言本可奠定并封闭“存在之说”，把存在的实体全都说出。］

数学形式化……

……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理想。为什么？因为只有它是数学元，也就是能够完整无损地传递……数学形式化是书写之物；而我今天将试着在其中推进。

可是，数学形式化只有在我用自己所使用的语言来呈现它时才得以维持。

反对元语言的理由就在这里：任何语言的形式化，若不使用语言本身，都无法传递。

［不存在一套能够穷尽语言之形式原则的元语言，因为就连数学也须借助语言才获得意义。］

正是通过我的说，我使这种形式化——参见《失窃的信》中的 α、β、γ、δ，这一理想元语言——外—存在［ex-sister］。

所以，象征界远远不能同存在混为一谈；它是作为“说的外—存在”而持续的。

这一点我已经强调过……

……在那篇名为《晕厥文［L'étourdit］》——结尾是　　d-i-t［所说］——的文本中：我以"说"强调，象征界所支撑的只有外—存在。［奠定存在的那份已失落享乐，如今只剩一个由象征界支撑、外—存在的痕迹。］

它怎样支撑？上次我已经提醒过。这是我在这项练习中说出的重要事情之一；像往常一样，我多少是为了让人听见我才做这项练习。不过，你们若能记住要点，毕竟很重要。

关于无意识，我已经再次提醒你们这个要点：在迄今生产出来的一切话语中，无意识之所以不同……

……在于它陈述了下面这一点——这正是我教学的硬核：

- 我说话，却并不知道。
- 我以我的身体说话，而且并不知道。
- 因此，我总是说得比我所知道的更多。

我由此抵达"主体"一词在另一种话语——分析话语——中的意义：那个在不知情中说话的东西使我成为"我"、成为"主体"［也就是受制者］。它当然是动词［"存在"］的主语，但这仍不足以使我"存在"。

这同下面这件事毫不相干：为了让存在站得住，我不得不向其中放进恰好足够的知识，一滴也不能多。迄今为止，这一直被称为"形式"。

在柏拉图那里，形式就是填满存在的那份知识。

形式所知道的，并不比它所说的更多。［存在同自身同一——即一致性——意味着“一切都能够说出”。］

我刚才说它是实在的，意思是：它把存在盛在自己的容器里，而且恰好齐至边缘［没有任何东西丧失，也没有余项］。

它是“存在的知识”。“存在”的话语［巴门尼德］假定存在知道；正是这份知识让存在站得住［主人话语：S_2 扣住 a］。

有一种“存在之关系”无法被知道；在我的教学中，我所追问的就是它的结构。这份——我刚说过——不可能的知识，因而是“禁—说 / 间—说［inter-dit］”的。

［分析话语：诸无语义的 S_1 同知识割裂，$S_1 \lozenge S_2$。］

正是在这里，我利用歧义。歧义使这份不可能的知识被称为“受审查的”、“被禁止的”。

它并非受审查或被禁止——只要你把这个 inter-dit 正确写成 inter 与 dit 之间带短横线的形式。它之所以是 inter-dit，是因为它被说在词与词“之间”［即外—存在］、行与行之间；而我们须陈述的正是：它让我们通达哪一种实在界。[注]

> [注] interdit 通常意为“被禁止的”；拆作 inter-dit，则是“在所说之间”。中文以“禁—说 / 间—说”同时标出两层。

问题是要显示：它的形式化会走到哪里——也就是这个并不存在、却由作为话语主体的“我”使之外—存在的元语言会走到哪里。无法证明之物提示着：关于主体，可以从中说出某些真的东西，例如——仅举一项——不可证明者。

由此敞开的是这样一种真理：这是我们——分析者——唯一能够通达的真理，例如关乎不知如何做。

我不知道该怎样对付真理——何不这样说呢——正如我不知道怎样对付女人；因为我说过，至少对男人而言，两者是同一回事，造成同样的窘迫。

偶然的是，尽管人们说了那么多，我对两者恰好都有兴趣。［笑声］

知识与存在之间的这种不协调［分析话语：$S_1 \lozenge S_2$］，就是我们的主题。

不过也可以说：就主导这场游戏的东西而言，两者并无不协调——正如我今年的标题《再来一次［Encore］》所示。

我们正是因为知识不足而仍然 / 再一次［encore］被卷入；这场“在—身体中［en-corps］”的游戏也由此展开。并不是说知道得更多会带我们走得更好，而是也许会有更好的享乐，即享乐同其目的的一致。[注]

> [注] encore［还、再一次］与 en corps［在身体中］同音。这里既指重复的“再来一次”，也把知识的不足系回说话身体。

然而，“享乐的目的”……

……弗洛伊德关于那些被他欠考虑地称作“部分驱力”的阐述，全都教给我们：享乐的目的处在它实际抵达之处的“旁边”；而它实际抵达的，是我们得以繁殖。

“我”并非一个存在者，而是“被假定属于说话之物的东西”。［$\not S$：主体；subjectum 是被置于下方者，希腊语 ὑποκείμενον［hypokeimenon］亦然。］

“说话之物”在性关系这一点上，只同孤独打交道［即外—存在；说话之物遇不到大他者，只遇到对象 a］。而我只能像此前那样界定这种关系：它无法被写下，也就是“它不停地不被写下”。

相关知识卡 性关系不存在：关系的不可写

这种知识断裂的孤独［外—存在；S_1 遇不到大他者，同知识 S_2 割裂］不仅可以被写下，而且正是最典型的“被写下之物”：存在的断裂所留下的痕迹［“存在”分裂为 $\not S$ 与 a：$\not S \lozenge a$］。

我曾在一篇诚然不无缺陷、题为《文字土地［Lituraterre］》的文章中说过：“语言之云——我以隐喻方式这样表达——化为书写。”

从日本返程、飞越西伯利亚时，我俯看那些水流，并把它们读作书写的隐喻痕迹。谁知道，我们能够这样读这件事，是否关联于……

> ……“连接［lier］”与“阅读［lire］”由相同字母组成，请注意……是否关联于某种超出降雨效果的东西？动物根本不可能把降雨效果本身读成这种痕迹。

它反倒同我想让你们装进脑中的那种“唯心主义”［词的虚构］有关：

- 当然不是贝克莱所说的那种唯心主义；他生活的时代，主体已经取得独立［从主人话语到癔症话语］；
- 也不是说我们认识的一切都是表象；这里的唯心主义反倒源于：两个不同性别的身体之间的性关系不可能被铭写。［“性关系”作为词的虚构、所说—维度，关系所及的不是大他者而是同一者、即“部分对象”——对象 a。］

正是经由对象 a 这道开口，“世界”才前来成为我们的伴侣。

说话身体只有依靠对自身享乐的一场误解，才可能成功繁殖；也就是说，它只有凭借错失自己想说 / 意欲之物，才能繁殖。

因为，正如法语很好地表达的，它想说 / 意欲的东西［ce qu’il veut dire］——也就是它的意义——正是它实际的享乐：它试图凭言语抓住对象 a 的说话身体，抓住那件同一切语言异质而已失落的“享乐之物”。而它只有错失这份享乐，也就是去做爱［baiser］，才得以繁殖；因为归根结底，它恰恰不愿做这件事。［另参见“宫廷之爱”。］[注]

> [注] ce qu’il veut dire 通常是“它的意思”，字面也可读为“它所意欲说出的”；baiser 在现代法语口语中可指性交。这里“错失享乐”与实际发生性交并不是同义替换，而是悖论：身体因未抵达所欲享乐，反而完成繁殖。

证据是：只要让它独处，它就会不停地大肆升华；它看见美、善，更别说真。正如我刚才所说，恰恰在那里，它最接近问题所在。

但真正的情况是：另一性别的伴侣仍然是大他者。因此，说话身体正是凭错失大他者，才得以“再次［encore］ / 在身体中［en-corps］”繁殖，而对使它繁殖的东西一无所知。

［“使它繁殖的东西”：繁殖的“在—身体中”；“使它繁殖的东西”：反复重申“说”的“再一次”——试图“把握”那不可能被“把握”的东西。］

尤其是……

……这一点在弗洛伊德那里完全可以感到。当然，那还只是结结巴巴的说法，但我们也做不到更好……它不知道，使它繁殖的究竟是生命［“享乐之存在”：存在］，还是死亡［“象征界之存在”（书写）：外—存在］。

我没有说“它所……的［ce qu’il］”——q.u. 加省字符再加 i.l.；我说的是“使它……的东西［ce qui le］”——q.u.i. 与 l.e. 分作两个词。[注]

> [注] 拉康在语音相近的 ce qu’il 与 ce qui le 之间作句法区分：前者以“它”为施事，后者则追问“什么东西使它繁殖”。中文译文据此固定为“使它繁殖的东西”。

不过，我还得说清楚：所谓“元语言”实际存在的部分是什么，以及它怎样同语言留下的痕迹混在一起。

［语言把每一次对象认同的痕迹 α、β、γ、δ 写下；这个外—存在的痕迹奠定一种组合系统，即 lalangue——这就是“元语言”实际存在的部分。］

语言由此返回去揭示它的关联项：那份超出存在的额外知识 S_2，即存在前往大他者的一点小小机会。不过上次我已经指出——这是另一个

要点——这份额外知识是无知的激情；而它恰恰不愿知道的，就是大他者的存在 a。［癔症话语：$S_2 \lozenge a$。］

正因为如此，另外两种激情叫作：

- 爱；同哲学所胡乱构想的相反，爱同知识毫无关系；

［哲学瞄准大他者的能指 $S(A)$，试图把它补全；但它在 $S(A)$ 的位置上抵达的只有对象 a。］

- 以及恨；恨同存在关系最密切，最接近存在，也最接近我所谓“外—存在”。没有什么比“把我所谓外—存在定位出来的这个说”更集中仇恨。

书写是一道痕迹，人们在其中读到语言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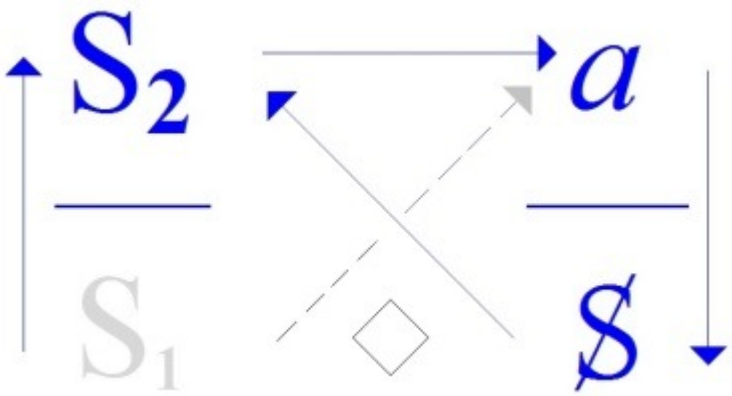
……当你随手涂写时——我当然也常这样做；我就靠它准备自己要说的话，而必须从书写中取得把握，这一点很值得注意……书写不是元语言，尽管可以让它履行一种貌似元语言的功能；但相对于……

……语言作为真理铭写于其中的大他者……书写仍然完全是次生的。

因为，我可以在黑板上给你们写出种种把能量同物质联系起来的一般公式；可是其中没有任何东西会自己站得住……

……例如海森堡最新的那些公式……除非我以以下两者支撑它：

- 一个属于语言的说；
- 以及一种实践，即人们以某种知识之名发号施令的实践［大学话语］。



所以，当你们涂写时，我的天，正如人们所说，总是在一张纸上，而且总伴着线条。

我们立刻就这样一头扎进了维度的故事。

- 截断一条线的是点，而点有零维，所以线将由它具有二维来定义——这是口误。截断……线应由一维来定义！
- 线所截出的是一个面，因此面由二维来定义。
- 面所截出的是空间，因此空间有三维。

不过，我写在黑板上的那个小符号，正是在这里获得其价值。



我指的是那个必须同我写在下方的符号区分开的符号；两者彼此分离。



你们可以注意到，这东西具备书写的一切特征；它同样可以是一枚字母。不过，因为你们以连笔书写，就不会想到：在一条线同另一条线相遇之前把它停住，再让它从下方穿过——或者假定它从下方穿过。因为书写所涉及的完全不是三维空间：

- 我说过，这里被截断的线表示它从另一条线下方通过；
- 而这里则是它从上方通过，因为中断的是另一条线。

由此产生的是……

……即使这里仅有一条线……某种不同于简单圆圈——假如真有一只完整的绳圈——的东西。差别在于：尽管只有一根绳，它却打成了一个结。

这条线终究完全不同于我们刚才相对于空间给出的定义——那一定义归根结底是一道切割，制造出洞，并在线的两侧分出内部与外部。

这条另一种线、我所谓的这根绳子，并不那么容易在空间中体现成形。

证据是：最简单、最理想的绳子本会是一个环面。



人们花了很久，才借助拓扑学发现：封闭在环面里的东西，同封闭在一个泡泡［球面］里的东西毫无关系。

问题不在切割环面；因为无论怎样处理环面的表面，你都打不出一个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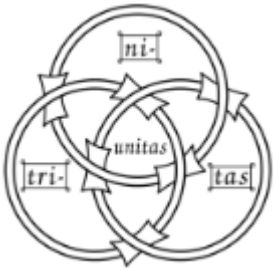
相反，利用环面所在的空间位置，你却可以打一个结，正如这个图形所展示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请允许我说：环面就是理性。［笑声］它使结成为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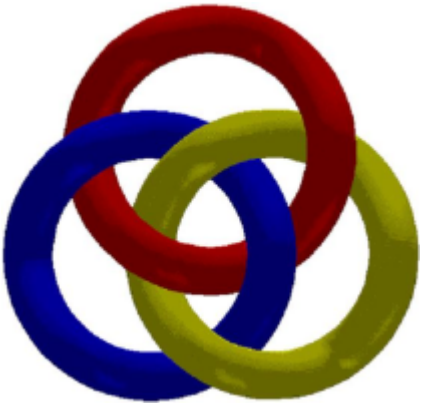
因此，我向你们展示的这个扭曲环面，正是我前些天以“三位一体”唤起之物最简单、最干脆的图像：一与三一气而成。



→



尽管如此，仍须通过我已经以“博罗米结”之名展示的小技巧，把它重新做成三个环面；这样，我们才能操作并说出最初那个结的用途。



当然，有些人在我去年大约二月谈博罗米结时并不在场。

今天我们会设法让你们感到这件事的重要性，以及它怎样关乎书写——我已把书写定义为“语言留下的痕迹”。

博罗米结的构成如下：我们在这里所处理的是一种任何地方都看不见的东西，即真正的绳圈。因为请想想，当人们画出一根绳时，其痕迹的两端永远不会自行接合。

要得到一个绳圈，就必须打结，最好打一个水手结。［笑声］

我不知道这让你们……啊，我们来打水手结……如果你们以为很容易［笑声］，不妨自己试试；它总会造成某种窘结［embarras］。［笑声］

好吧，总之，这几天我一直试着练熟它［笑声］；而没有什么比把它打错更容易。［笑声］

好了！［笑声与掌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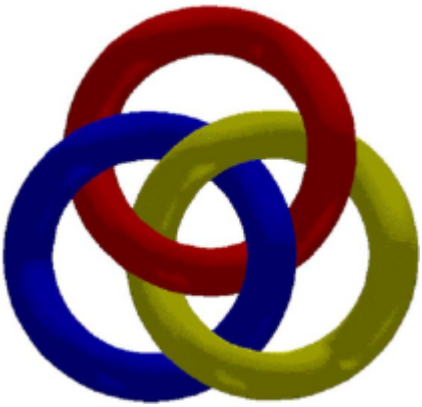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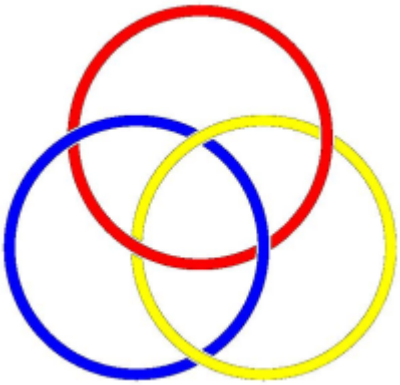
借助水手结，你们现在有了一个绳圈。

博罗米结提出的问题是：做出这些绳圈之后，怎样让三个绳圈构成你们在上方看见的那类东西——也就是一个结——使它们共同维持，而且只要切断其中任何一个，三个就全都松开、自由？

相关知识卡 博罗米结：三重联结与三界的等价位置

三个还不算什么；真正的问题是：面对任意数目的绳圈，只要切断一个，其他所有绳圈无一例外地全部松开，彼此独立。





这里就是一个例子。

去年我已经把它画在黑板上。

当然，我犯了一个小错误。［笑声］

现在还不完全令人满意，不过马上就会了；在这件事上，没有什么比犯错更容易。又错了一次……

照黑板上所画的样子，你们很容易看见：这两个绳圈构造得彼此不打结，因而只靠第三个绳圈维系。

奇怪的是，我用手里的绳圈没能把它重现出来。［笑声］

不过谢天谢地，除了重现我刚才在黑板上做的事——也就是把它做错——我毕竟还有另一个办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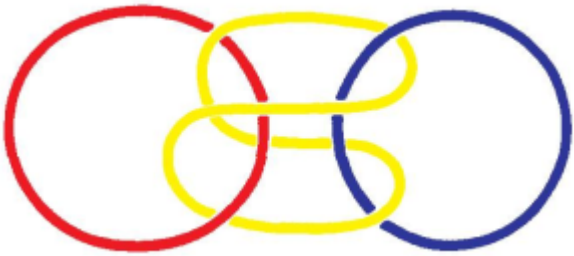
我马上给你们一个完全合乎理性、可以理解的办法……

好了！这是一个绳圈；这里又是另一个。

你把第二个绳圈穿入第一个，再这样把它折起来：



然后，只要用第三个绳圈套住第二个，这三个就会结在一起；而且显然，只须切断其中任何一个，另外两个就会松开。［笑声］



假设一下，亲爱的朋友——拉康对正在摆弄绳圈的人说——我把这一个拿走。

你要的是那一个吗？其实完全一样。理由很简单：我刚才把这个绳圈画成折起、带有两只“耳朵”，第三个从耳朵中穿过；而在另一侧，它完全对称——相对于第三个绳圈，它同样有两只由第一个绳圈套住的耳朵。

别以为所有这些小小的混乱毫无用处。这件事并不那么熟悉；而我恰恰通过不断做错来解释，也许才会使它进入你们脑中。因为我非得向你们展示不可——归根结底，只有这样它才进得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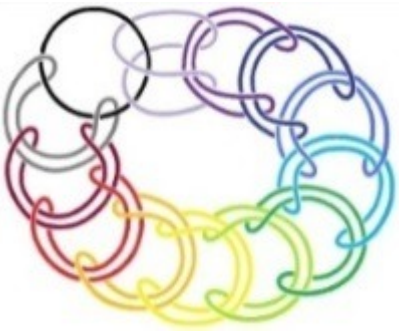
第一次折叠之后，你们可以借助第三个绳圈……

……条件是在这里打一个结……再作一次折叠，并添加一个像第一个绳圈那样的第四个绳圈。

你们看，四个同三个一样：只要切断这些结中的一个，其余绳圈就会彼此全部松开。

你们可以加入绝对无限多个绳圈；结论始终成立。

不过，正是这个构造使博罗米结变得简单。比如这里，你们可以具体触到：这个元素的两部分——这一部分和这一部分——怎样形成“耳朵”。当另一个绳圈拉住它时，这个绳圈就在这里和这里对折，两个穿过之处成为两只耳朵；再有一个圆圈穿行其中，而我们在这一特定场合——也仅在这一场合——可以称为第一个的那个圆圈，仍保持圆圈状态，作为“支撑”被折绳圈的第一个圆。



凭借这种对绳圈功能多少颇为感性的直观，你们可以确认：只要切断任意一个绳圈……

……无论是中间一个，还是两端之一……所有折起的结都会同时彼此松开。

所以，这个解具有完全的一般性。

这并不意味着：对于任意数目的绳圈，我们都能作出同黑板上的图形一样，由相对对称而显得颇为优雅的配置，使三个绳圈彼此严格等形。绳圈增至四个，情形肯定就更复杂；我们常会看到扭转效果，使它们无法保持圆圈状态。

不过，我借此想让你们感到：我们从圆圈出发，所处理的是一种只以其为“一”才得到区分的东西。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个不打结的真正绳圈极难做成；但它无疑是某种仅凭“一”而维持之物的最高表象，因为它所围住的无非是一个洞！

那么，我早先为什么引入博罗米结？

恰恰是为了翻译这个公式：

> “我请求你”——请求什么？［口腔对象 a：癔症话语］
> “拒绝我……的东西”——拒绝什么？［肛门对象 a：主人话语］
> “我给予你的东西”［凝视对象 a：大学话语］……
> 也就是说，相对于问题所在的东西——你们知道，那就是对象 a ——这里有“某种东西”；而对象 a 不是任何存在者。

对象 a 是一项请求所预设的空；归根结底，我们只有把这项请求定义为由转喻定位，也就是由从句子开端到结尾始终得到保证的纯连续性定位，才可以想象一种没有任何存在者作为支撑的欲望是什么样子。我的意思是，这种欲望除由结本身保证的实体之外，没有别的实体。[注]

> [注] 本地听写稿误作“从句子开端到开端”；瑟伊整理本作 du commencement à la fin de la phrase，即“从句子开端到结尾”。这里按后者校正，否则“转喻的连续性”会被译成无意义的重复。

证据是：当我陈述“我请求你拒绝我给予你的东西……”时，只能用我上次重新谈过的那句“那不是它”来说明其动机。这句话意味着：一切请求的欲望中，都只有对那个“某种东西”——即对象 a——的要求；它被设想为能够满足享乐的对象，构成人们所谓……中假定的 Lustbefriedigung［欲望满足］。

……精神分析话语也同样不恰当地称之为“生殖器驱力”……据说在那里，本会铭写一种完整而可以写下的关系：一方是“一”，另一方是仍不可还原的“大他者”。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坚持：这个作为一切请求句之“主体”的“我”，它的伴侣并不是大他者，而是以欲望之因的形式前来替代大他者的东西［对象 a，作为性关系的假象］。我曾认为可以把它分为……

……而且理由充分……四种，因为按照弗洛伊德的发现，它们分别构成为：

- 吸吮的对象，
- 排泄的对象，
- 凝视，
- 以及声音。

正因为这些对象替代了大他者，它们才被要求，才被造成为欲望之因。

正如我刚才所说，主体似乎正因为性关系并不存在，才形成关于无生命对象的表象。

我说过：只有说话身体才会形成一种关于“世界本身”的观念。

在这里可以这样说：这个故事、作为这样的世界、那个充满知识之存在的世界，无非是一场梦——身体因其说话而作的梦。根本不存在认识主体。

存在的是一些主体，它们在对象 a 中为自己设置关联项：这些关联项属于享乐的言语，因为言语本身就是言语的享乐。

这份言语享乐所卡住的，除了另一些“一”，还能是什么？

因为刚才我已请你们注意：这种“双叶化”、这种把绳圈变成两只“耳朵”的变形，可以严格对称地完成。

绳圈达到四个时，正会出现这种情形：我的手指在两端所代表的两个圆圈都会发挥作用，于是总共有四个。

总而言之，主体与对象 a 之间完全互反。

对每一个说话之在而言，欲望之因在结构上都严格等价于——容我这样说——它的折痕，等价于我所谓它的主体分裂。

这也正好解释了，主体为什么能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相信世界同它知道得一样多：因为两者彼此对称；因为世界——我上次称为思想的那个世界——就是思想的等价物，是思想的镜像。

因此，只要主体进行幻见活动，在最现代的科学出现之前……

……关于认识就从来只有幻见。

也正是这一点使“存在阶梯”成为可能：借助这条阶梯，人们把“所有存在者之善”假定在一个名为“至高存在者”的存在者之中。

这同下面一点等价：正如名称所指，对象 a 可以这样写——把字母 a 放进括号，写成 (a)，后面再接上“有性别的［sexué］”，便得到“无性／ɑ—性化的［(ɑ)sexué］”。因此，大他者只以一种“(a)—性化”的形式向主体呈现。[注]

> [注] 法语 asexué 是“无性别的”；拉康拆写为 (ɑ)sexué，把对象 a 嵌入词内。关键不是大他者真被还原为生物学上的“无性”，而是主体只经由作为欲望之因的对象 a 遭遇大他者的替代形式。

也就是说，凡曾经支撑——作为替代性支撑——大他者的一切，凡以欲望对象的形式替代大他者的一切，都属于这种“(a)—性化”。

正因如此，大他者本身仍然……

……但并非我们不能再向前推进一点……在弗洛伊德的学说和理论中，大他者仍是一个问题；弗洛伊德反复提出的“女人想要什么？”正表达了这个问题。

此处，女人等价于真理。

我提出的这一等价由此得到辩护。

不过，借助我区分出的“一”这条道路，我们难道不能再推进吗？“一”必须就其本身来把握，因为这幅绳圈图形中再没有别的东西；而它的意义，正在于向我们提供某种无疑同书写相接的东西。

我以博罗米结之名提出的要求，正是要找到一种形式；这形式由绳圈这一神话性的支撑来承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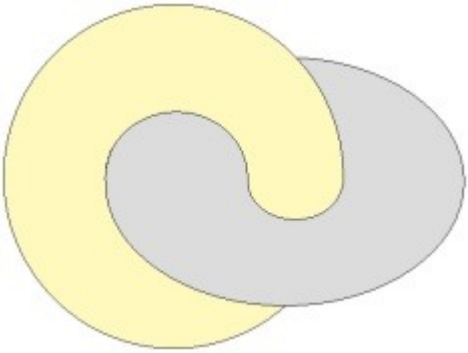
我说它是神话性的，因为人无法做出一个真正闭合的绳圈；这是极为重要的一点。

那么，我以博罗米结之名陈述的要求究竟是什么？

正是它把我们在语言、日常言语中发现的东西区分出来；日常言语支撑着广泛使用的“链条”隐喻。

同绳圈不同，链条的环节是能够锻造出来的。





［链条：每一个环都填入前一个环的空处，以“世界的一个对象”填补其洞。
博罗米结：三个环相互结连，却没有任何一个环填补另一个环的洞；结仍然成立。］

不难想象链条怎样制成：把金属弯曲，直到两端能够焊合。因此，“链条”确实可以发挥一种表象功能，用来表示语言的运用。

不过，这无疑不是简单的支撑。在这条链中，还得有一些环跨过中间两三个悬空的环，同更远的另一个环扣合；并且还须理解，一句话为什么只有有限的持续时间。

而这一切，“链条”隐喻都无法给予我们。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刚才使你们具体看到的绳圈配置中，毕竟有第一个和最后一个绳圈。

这首尾两个绳圈都是简单圆圈；它们穿过——或者容我说，刺穿——中间两个我称为……

……你们看，谈这些东西多困难……我称为“耳垂”的折叠绳圈。首尾两个简单环最终形成了类似链条开端和终点的东西。

还剩下一点：没有什么阻止我们把开头与结尾的两个圆圈合为一个。也就是说，可以把它们“切开”……

> ……“切开”只是想象性的说法，实际是把结解开……再只用一个圆圈穿过合并后的四个叶瓣。这里只有两个中间元素；即便元素有无限多个，情形也完全一样。

但应当注意：容我简略表达，在这种情况下仍会有一项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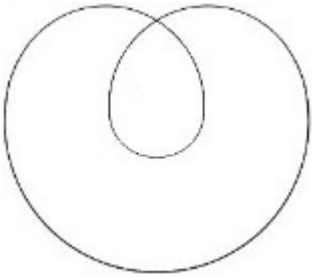
并不是把首尾两个结接合之后，所有接合都会相同。因为这里是两两相对，共有四股绳参与打结；而使用那一个合并的圆圈时，则有这个圆圈作支撑，另有四股绳从中穿过。于是相对的不再是二对二——合计四股——而是四对一——合计五股。

所以，即便这里本会……

……因为这里你们只有两个中间元素……第三个元素在拓扑关系上同另外两个的关系，也不同于另外两个彼此的关系。只须观察结的接合处，便能把第三个元素同其他元素区分出来。

关于第一与第二个元素之间关系的对称性，我想已经说得够多了；最后一个被我称为第三个。

即使把第三个圆圈同另两个中的任何一个统一起来，这种对称性仍然成立；只不过，此时你会得到类似这个的图形：一个简单圆圈同我所谓“内八字”相对。



这样一来，大他者就消隐了；代价则是某种“内八字”涌现出来。你们知道，我正以它支撑莫比乌斯带。换句话说，在我试图为你们开辟的这条“结之功能”的道路上，这件事由内八字严格支撑并表达。

我在这里只能开一个头。为什么？因为在离开你们之前，我还有一件在我看来至关重要的事要推进。我刚才以这一串绳圈给出了博罗米结的解——只要切断其中一个，所有圆圈就完全彼此独立——那么它有什么用？

它同你们在语言中看到的东西相反。语言中的情形可以非常简单地具体显示出来；而且在精神病中找到例子也并不十分困难——这并非偶然。

请回想一下，在幻觉中充斥施雷伯之孤独的东西：

- “Nun will ich mich…”，我译作：“现在我要把自己……”——这是将来时；
- 还有“Sie sollen nämlich…”：“至于您，您应当……”。

这些被中断的句子……

……我曾把它们称为“代码消息”……这些被中断的句子，把某种不知什么样的实体悬置起来。

博罗米结要求任何一句话都具有如下形式：只要切断“一”——也就是从它的一个环节中撤去这个“一”——其余所有环节就同时松开。这项要求能对我们有什么用？

它难道不是我们能够给予我所谓“数学语言”之运作方式的最佳支撑吗？

一旦数学语言在纯粹证明的要求上收紧到足够程度，它的特点恰恰是：其中被推进的一切……

> ……所谓推进，与其说在口头评论中，不如说在字母的操作中……都预设以下一点：只要有一个字母站不住，其余一切——

其余所有字母——不仅无法以其排列构成任何有效之物，而且会全部散开。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博罗米结可以充当更好的隐喻，表示这样一项要求：我们只从“一”出发。

“一”产生科学；这里并不是说任何东西都由它来测量［录音到此中断；“1”作为计量单位］。同人们所相信的相反，科学中重要的并非被测量之物。

构成现代科学原初筋骨、使它区别于那门在 νοῦς［nous，理智］与世界、“思者”与“所思之物”之间设立互反关系的科学的，正是“一”的功能。我们可以假定，“一”在这里只表象：

- “一”恰恰是孤单的；
- “一”并不真正同任何类似性别大他者的东西结在一起；相反，存在的是诸“一”之间的链条，而这些“一”全以同样方式制成，除了“一”什么也不是。

去年一整年，我反复说“有一［y’a　d’l’Un］”，像大象一样在上面不断踩踏；现在你们可以看出我正在开辟什么，又在把你们引向什么。

- 那么，怎样在某处安置大他者的功能本身？
- 如果一切语言被写下之后留下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只由“一”的诸结支撑，这件事怎样发生？
- 怎样设定一项差异？因为显然，大他者并不被加到“一”上；大他者只是同“一”相区别。

如果大他者以某种方式分有“一”，那么远不是因为它被加上去；关于大他者，问题在于……

……我已经说过，但不确定你们是否听见……大他者就是少了一个的“—”。

因此，在男人同一个女人的一切关系中，所涉及的女人必须从“少一个的一［l’Une en moins］”这个角度来把握。[注]

> [注]　这里的“少一个”是拓扑—逻辑位置：大他者不是加在“一”之外的另一个完整整体，而以“一之缺”同“一”相区别。它不是对现实女人的数量判断或本质性缺陷描述。

谈唐璜时，我已经稍稍向你们指出过这一点；但我想，当然只有一个人——确切说是我女儿——注意到了。

不过，为了今天先给我还能告诉你们的其他事情开个头，我要展示一样东西。因为，给无限多个博罗米结的问题找到一个一般解还不够；我们还须有办法证明它是唯一的解。

然而直到今天，仍不存在任何结理论。

这是什么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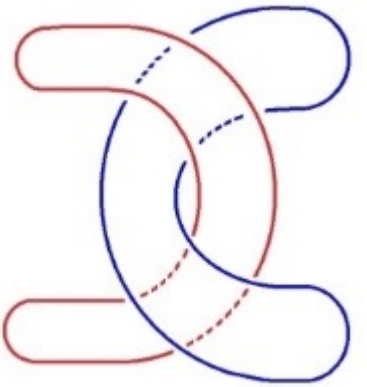
意思恰恰是：直到今天，还没有任何适用于结的数学形式化，能够使我们……

……除了一些小制作、小例子——比如我刚给你们看的那些——预先证明我刚给出的解不只是一个外—存在的解，而且是必然的，是一个“不停……”的解；

……正如我定义必然者时所说……它不停被写下。

只要我马上向你们展示一样东西就够了。当然，我没能把它画在黑板上；因为你们不知道，为了把这一切以我愿意提供给你们的形式弄到纸上，我费了多大周折。它也会被拍下来，放在下一篇文章里；不过确实很费周折。

我只须这样做：



嗯，其他那些结放在这里有点碍事……看：我刚让其中两个圆圈彼此穿过；它们在这里形成的完全不是我刚才给你们看的折叠，而只是一个水手结。

由于它们正因如此……

……因为我刚把它们配置成闭合的……由于它们因此完全可以彼此分开，你们应当想到：只要……

……这对我同样可行……我用下一个圆圈打出同样的水手结，只须再让另一个圆圈接近它们……

……水手结就在这里……我可以用第三个圆圈在这里做同样的事，于是又得到一个水手结。

它同第一个结面对面，还是严格排成一列，都不重要——也就是，从前面经过的圆圈也从下一个圆圈前面经过。我可以这样接出无限多个，甚至把它们最后闭成一个大环，只须在最后一个环节把它闭合。

当然，最后一个圆圈无法直接分离；必须让它从已经构造好的链条两端之间穿过，并以打结的方式穿过，而不能像刚才对那两个圆圈那样直接插入。

尽管如此，这仍是另一个同第一个解一样有效的解。因为，无论我切断这样配置的哪一个圆圈，其余圆圈都会立刻松开；然而它并不是同一种结。

刚才谈先前展示的那个结时，我略过了一件事：我说，把第一个与最后一个圆圈接合的那个环节必然带有某种差异。其实并非如此。

因为，在刚展示另一种构造——即我所谓“采取水手结形式”——之际，我请你们注意：即使最后一个圆圈……

……就是我刚才所说以一对四相接、从而牵涉五股绳的那个圆圈……也可以做得同其他圆圈完全相同，毫无困难。这样，我同样能在不引入任何特权点的情况下，解决任意 x 个乃至无限多个绳圈的博罗米结问题。

这种差异的可能性是否正是关键……

……既然这两种把绳圈结在一起的方式在拓扑上毫无类同之处……问题是否就在这两种不同的拓扑中？

一种可就水手结称为“扭转”的拓扑，另一种则只是“弯折”的拓扑……我们能否利用这种差别来……

……因为把弯折也纳入水手结并不矛盾，而且非常容易；请自己试试，弯折部分正是这样被水手结抓住……我们该在何处限制“结”的用法，才能抵达如下问题的解：切断任意一个绳圈会使其余全部松开？也就是说，结向我们提供一个模型，说明数学形式化怎样以所谓“字母”替代任意数目之“一”的功能。

因为数学形式化无非就是这件事。

比如你写下某个东西——写下能量[注1]是 $\frac{1}{2}mv^2$。

> [注1] 在非相对论情形下——v 相比光速很小——动能 E_c 可以近似为 $E_c = \frac{1}{2}mv^2$，其中 m 为质量，v 为速度。

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不管你在每个字母下面放入多少个“一”，你都服从一定数量的法则，也就是加法、乘法等群法则。

这就是我打开的问题；如果可能——我希望可以——它也预告了我或许能够向你们传递的关于“被写下之物”的内容。

- 被写下之物归根结底会是什么？——享乐的条件［字母］；
- 被计数之物会是什么？——享乐的余项［对象 a］！

因为，这个“无性 / a—性化”的 a，难道不正是通过把它同她作为大他者所具有的那份剩余享乐接合起来……

……而她只能被说成大他者——女人才以对象 a 的形态把它提供出来吗？

男人“相信自己创造”……

……请相信，我不是随便这样说……他“相信、相信、相信［croit］”……好吧，他“创造、创造、创造［crée］”……他创造、创造、创造……女人。[注]

> [注] croit［相信］与 croît［增长］同音，且同 crée［创造］形成连续音近；拉康让男人对“女人”的创造首先显出为相信与话语生产。

对！实际上，他让她工作，但让她从事的是“一”的工作［“女人”→带定冠词的“这一个女人”→对象 a］。正是在这一点上，这个大他者……

……只要语言的分节——也就是真理——铭写于其中……大他者便可以被划杠；它被我刚才称作“少一个的一”划杠。$S(\mathcal{A})$——被划杠的大

他者之能指——所表达的正是这一点。由此，我们终于提出问题：怎样把“一”做成某种站得住的东西，也就是怎样让它在不“存在”的情况下被计数。［“把零维的东西，也就是不存在的东西，规定为一。”《研讨班 XX》第 119 页。］

只有数学化能够抵达一种实在……

……正是在这一点上，它同我们的话语——分析话语——相容……一种恰恰逸出、外—存在的实在。它同传统认识所支撑的东西毫无关系；传统认识支撑的并非它自以为的现实，而恰恰是幻见。

实在界就是会说话身体的奥秘，就是无意识的奥秘。

第13课 · 1973年6月26日

有个人愿意像这样专门替我“刷整”我对你们讲的东西；多亏了他……

……他就坐在第一排……四五天前，我那些在这里所作的讲说——我是指今年的讲说——被刷整一新，送到了我的鼻子底下。

这令我感兴趣，因为以《再来一次》为题，我并不确定自己是否还在过去二十年清理出的场域里；恰恰因为这个标题说的是：这一切还可能“再继续”很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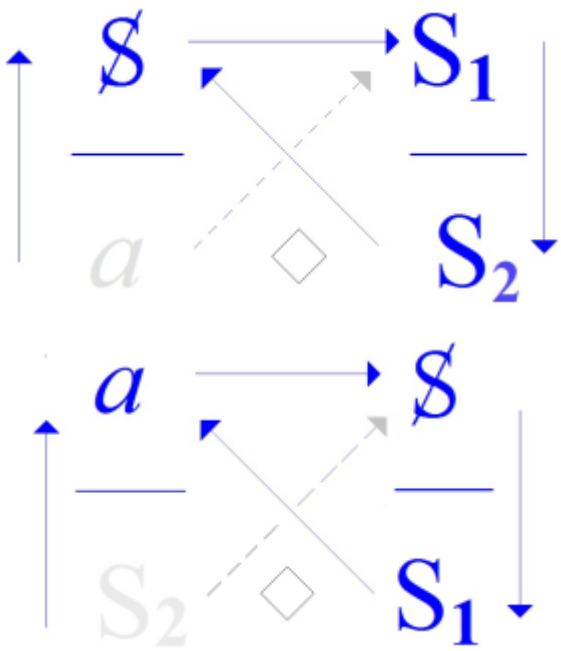
重读之后，我觉得还不算太糟。尤其是，我的天，今年第一课从下面这点出发，当时我觉得它稍显单薄：“大他者的享乐并不是爱的标志。”

那是一个起点。今天，也许我可以回到这个起点，把当时打开的东西闭合起来。

事实上，我确实谈了一些爱。

但我今年所推进之物的枢纽，关乎知识；我强调过，知识的运用所能表象的，只是一种享乐。

这就是钥匙和转折点。今天，我想对科学话语相对于可能产生的知识 S_2 所进行的摸索作一番反思，由此再推进一步。



科学话语（H）　　分析话语（A）

我直奔问题所在。

知识是一个谜；无意识把这个谜呈到我们面前……

……这里的无意识是分析话语所揭示的无意识［$S_1 \lozenge S_2$］……这个谜大致可以表述为：对说话之在而言，知识就是被分节出来的东西［在语言中成为语法，在逻辑中成为数学元］。

人们本可早就察觉这一点；因为归根结底，在开辟知识的道路时，人们所做的无非是把各种东西分节，而这些东西长期围绕存在组织起来。

［从主人话语——$S_1 \rightarrow S_2 \rightarrow a \lozenge \not{S}$，即巴门尼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存在思想——转到科学话语——$\not{S} \rightarrow S_1 \rightarrow S_2 \lozenge a$，即笛卡尔、牛顿等人从宇宙论到天文学所阐发的“关于诸存在者的知识”］；显然，任何东西都只有在“它被说成存在”的限度内才存在。

［参见黑格尔：凡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凡现实的都是合理的。］

我把这叫作 S_2……得懂得怎样听：这里谈的真是“他们两个［d’eux］”吗？［S_2 是否谈“一”与“大他者”这两个、谈它们之间的关系？］[注]

> [注] 法语字母名 S deux［S 二］与 est-ce d’eux ?［是关于他们两个吗？］形成近音。拉康借此追问：被分节为 S_2 的知识是否真能说出“一”与大他者的关系。

因为，归根结底，如果从语言出发，人们通常说语言服务于沟通。但必须追问：沟通“关于什么”？关于哪几个“他们”？

沟通蕴含指涉。

不过，有一件事很清楚……

……我在这里从语言之科学研究最细小的一端入手……“语言”是一项说明某种东西的努力；这个东西同沟通毫无关系，我称之为 lalangue。［参见《失窃的信》研讨班《导言》：由 α、β、γ、δ 生成的组合系统及其“死余项［caput mortuum］”。］[注]

> [注] 拉康把定冠词 la 与 langue 连写为 lalangue，标示每个人由“母语”的声音、歧义与享乐效果构成的材料；它不是承担信息沟通的一般语言系统。

Lalangue 的用途同沟通完全不同。

相关知识卡 Lalangue：拉康的合写造词

无意识经验已经向我们表明这一点，因为无意识由 lalangue 构成。你们知道，我把 lalangue 写成一个词，用来指每个人同那种对我们而言就是“语言”的东西之间的关系；它被称为母语，这样称绝非没有缘故。

至于沟通，如果想让它稍稍接近 lalangue 的享乐中实际发生的事情，它就必须蕴含某种回应，也就是对话。

但正如我过去……

……并非专指今年……曾经明确分节过的：没有任何理由能够确定，lalangue 首先和主要是为对话服务的。

［参见《晕厥文》：“一种语言同其他语言一样，无非是其历史容许在其中持续存在的种种歧义的积分。这正是实在——即性关系并不存在这一实在——在漫长年代里于其中留下沉积的矿脉。”］

我偶然收集到一件东西……

……因为有些我早已听说的东西偶尔会落到我手中……我拿到了一位名叫贝特森的人写的重要著作[注1]。我听人把它念叨到耳朵起茧，甚至有些烦；说这话的人曾受我某篇文章“恩典”的触动，把它译了出来，并在四周加上一些评论。他以为在这位贝特森那里找到了某种东

西，比我曾认为应当就无意识陈述的——“无意识像语言一样被结构起来”——明显走得更远。

> [注1] 格雷戈里・贝特森：《疯子珀西瓦尔》，Payot，2002 年。

这位贝特森还不算坏。谢天谢地，这本书很快会被翻译；届时人们就能看见，它多么出色地嵌入我关于无意识所说的东西。

不过，对于无意识，这位作者……

……因为不知道无意识像语言一样被结构起来……表明自己只有相当平庸的理解。

但必须说，他以一些很漂亮的技巧制造出若干东西，并亲自称之为“元对话［métalogues］”。这还不错……照他自己的说法，这些元对话包含某种内在的辩证进展；这种进展恰恰只通过追问一个词的意义如何演变而产生。

当然，他确实做出了这种技巧……

……正如一切题为“对话”的东西历来所做的，柏拉图“对话”尤其如此……也就是，让被设定的对话者说出最终构成说话者问题之动机的一切；换言之，把早已存在的答案体现在另一个人身上。

正是在这一点上，古典对话……

……最美的例子由柏拉图遗产提供……表明自己根本不是对话。

如果我说无意识像语言一样被结构起来，正因为“语言”首先并不存在。

语言，是人们试图就 lalangue 的功能知道的东西。

科学话语正是这样接近语言的；只不过，它难以充分实现这一点。因为无意识见证着一种知识……

……而这份知识在很大程度上从存在者那里逸出……它让我们有机会察觉 lalangue 的效果能够走到多远。

正是以“效果［effets］”的形式……

……确实如此……这个存在者以各种仍然谜样的“情感［affects］”，说明 lalangue 的临在所产生的东西；因为 lalangue 作为知识，分节出的东西远远超出该存在者作为已陈述知识所能支撑的一切。［参见《失窃的信》研讨班中的“死余项”。］[注]

> [注] 法语 effets［效果］与 affects［情感、受影响状态］在这里相互回响：lalangue 的效果首先作为主体所受的情感作用显现，但主体并不知道这份知识。

相关知识卡 Lalangue：拉康的合写造词

语言无疑由 lalangue 构成；它是关于 lalangue 本身的一套知识构想。而无意识是一份知识，是一套“会同 lalangue 打交道”的做法［savoir-faire avec lalangue］。

换言之，人们会用 lalangue 做的事，远远超出人们能够以“语言”为名加以说明的东西。不过，它提出的仍是“语言”一词所提出的同一个问题，走的是同一条路；只不过它早已走得更远，预先实现了语言的功能：lalangue 首先凭其中作为“情感”的种种“效果”来影响我们。

如果可以说无意识像语言一样被结构起来，恰恰就在于：lalangue 的这些“效果”已经作为知识在那里……

……作为一种同实用毫无关系、远远超出说话之在自身能够明确分节之一切的知识……正是在这一点上，无意识……

……此处我以其可被解码来支撑无意识，也就是“语言—无意识”，而非实在无意识……只能像一种语言那样得到结构；相对于支撑它的 lalangue 而言，这种语言永远只是假设性的。也正是 lalangue 使我刚才能够把 S_2 变成一个问题，追问：“语言中所涉及的真是他们两个吗？”换句话说，语言只不过是沟通吗？

分析话语揭示的这个事实一直未被认识；这种误认促成了……

……也促成我今天关于知识之问题的枢纽……科学底层浮现出这样一副鬼脸式提问：“存在者怎么可能知道任何东西？”

看这种提问怎样自称获得满足，实在滑稽。

我举下面这件事为例：

- 我首先设定的界限是：有一些存在者会说话；
- 人们于是追问，那些不会说话的存在者会有什么样的知识。

人们这样问；不知道为什么要问，但终究还是问了……

于是，人们给老鼠造出一座小迷宫，希望借此走上认识“知识是什么”的道路。

接着会发生什么？

人们希望已经走上这条道路，因为期待老鼠显示自己有多大的学习能力。

学习能力——学习做什么？当然是学习它感兴趣的东西。而人们假定它感兴趣的是……

……这个假定并非全无根据……既然人们不是把这只老鼠当作“存在者”，而确实当作一个身体，它就必定关乎维持这个身体的东西；这意味着，人们把它看成一个统一体、一个“鼠式单位”。

人们完全不问，老鼠的存在可能由什么支撑；尽管长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存在应当包含一种属于自身的充实，因为最初接近存在时，出发点正是：存在就是身体。

人们构想出身体的整套等级和阶梯，并从下列观念出发：每一个身体想必知道什么在把自己维持于存在。换言之，人们没有越出这一想法：它由某种必定是“它的善”、必定令它愉悦的东西维持在那里。

然而，话语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改变，使人们突然追问这个存在者怎样能够超越自己——也就是学到比它作为身体存活所需更多的东西？

靠的是迷宫装置和一些配件：迷宫尽头不只是食物，还有按钮、活门之类的东西；人们假定这个存在者有一个主体，而它必须找到操作诀窍，才能取得食物。

换句话说，人们把知识问题变成“学习”问题。

一只不再从其存在、而从其统一体来考察的老鼠，是否能够……

……因为一切最终都归结为按下按钮……即便实验要求辨认某项特征，情形也一样：人们设想存在者能够对该特征作出反应……

……无论是光线特征还是颜色特征……经过一系列尝试与错误之后，人们会观察……

> ……你们知道，这叫 trials and errors［试误］；由于开辟这条“知识”道路的是英语使用者，这个名称便保留了英文……人们会看尝试与错误的比率要花多久才充分下降，从而记录下：这个鼠式单位能够学到某种东西。

但只有次要地被当作问题的——也正是我提出的问题——是：这个鼠式单位会不会学会如何学习？

实验真正的动力就在这里：一只老鼠是否……

……在经历这项试验或试验结束之后……面对同一类别的另一项试验——稍后我们会看这个“类别”是什么——会不会学得更快？

这很容易由所需尝试次数的下降具体表示：老鼠需要多少次尝试，才会知道在某一装置中应当怎样行动？这里把迷宫、活门和按钮这一整套起作用的东西统称为“装置”。

显然，这个问题即使有人提出过，也极少真正得到提出；人们甚至没想到追问这样一种差异：前后教老鼠“学习如何学习”的，是否是同一个实验者。

换句话说，人们没有考察：提供给老鼠、用于显示其学习能力的题目，来自同一个来源还是两个不同来源。

因为，只要回到这一点就很明显：在实验里知道某种东西的是实验者；他正以自己的知识发明迷宫、按钮和活门装置。

假如他同知识的关系并非奠基于某种关系——那就是……

……我说过，何不再说一次……同 lalangue 共同居住、共同生活的关系——显然就不会有这个装置。此时，“鼠式单位”所学到的一切，只是发出一个符号，即表明自己这个单位在场的符号。

无论是按钮还是别的东西，爪子按压这个符号；按钮也好，活门也好……

……活门被“辨认”，也只是经由一个符号……这个单位——这里是鼠式单位——总是凭发出 / 作出符号，才取得人们据以断定已经发生“学习”的东西。

但这种关系归根结底是外在关系；没有任何东西证实老鼠“把握”了按下按钮后启动的机制。怎能看不出，真正重要、而且唯一算数的问题是：在一系列装置中，实验者不仅看到它找到了诀窍，而且看到它——这才唯一算数——学会怎样把握，学会“应当把握什么”，这种情况是否存在？如果考虑无意识知识，那么这项实验所形成的一致性和共生关系就必须受到追问：我们需要知道的是，鼠式单位怎样回应实验者并非凭空构想出来的东西。

换言之，迷宫配置并非可以随便发明；它出自同一个实验者还是两个不同实验者，值得追问。而在我迄今收集到的相关文献中，没有任何东西表明问题曾朝这个方向提出。

但这个例子的意义不限于上述追问；它仍让以下两件事保持完全原样，并彼此有别：

- 知识是什么［科学知识返回 lalangue：S_1 与 S_2 的关系以及对象 a 的排除；科学话语：$\not S \rightarrow S_1 \rightarrow\!\!\downarrow S_2 \lozenge a$］；
- 学习是什么［学习返回支撑存在的对象 a］。

知识是什么会提出一些问题，尤其是："它怎样被教？"

显然，"它怎样被教"这个问题——也就是一种完全围绕"知识可以完整无损地传递"而建立的科学观念［没有余项，即数学元］——对知识进行了筛选；名为"科学"的话语正借助这种筛选构成。

它的构成绝非没有经历许多波折。

今年我回顾科学话语得以出现的地方，当然并非没有提出……

> "fingere, fingo"，牛顿说……"non fingo"，他以为自己可以这样说：hypotheses non fingo——"我不虚构 / 不设假说"……而我今年明确指出，恰恰相反，一切确实都围绕一项假说旋转；这绝非偶然。那场著名的"革命"根本不是哥白尼式的，而是牛顿式的，其效力正在这里。

它的效力就在于：以"它在下落"取代"它在旋转"。

这就是牛顿假说本身：当他在天体的“旋转”中辨认出周期时，他清楚标明，旋转同下落是同一回事［即引力］。

但要确认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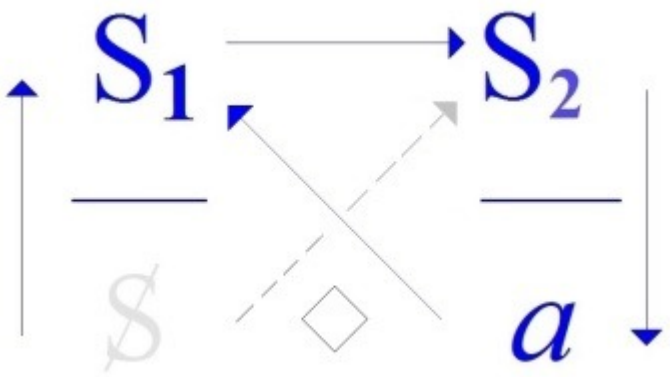
……确认之后固然可以消去假说……他却非得先作出这个假说不可。［在 $S_1 \rightarrow S_2$ 的关系中，任何知识 S_2 的生产都把 S_1 放在假说、被假定的位置：$S_1 \leftarrow S_2$，即 subjectum、被置于下方的主体，ὑποκείμενον［hypokeimenon］。因此，一切“认识”都生产一个被假定的主体，并提出问题：无意识中没有认识，却是否有一份无主体的知识？］

要引入一种关乎知识的科学话语，就必须“在知识所在之处”追问知识；而“知识所在之处”意指无意识，因为这份知识栖居在 lalangue 的居所中。

我要指出：同牛顿一样，我进入无意识也并非没有假说。我的假说是：受无意识影响的那个个体，就是同一个构成我所谓“一个能指之主体”的个体。

我用这个最小公式来陈述它：一个能指 S_1 为另一个能指 S_2 代表一个主体 $\not S$：

相关知识卡 拉康的主体定义：一个能指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主体



换言之，我按照使假说获得实体的公式，把假说缩减为：

- 假说对于 lalangue 的运作是必需的；
- 说存在一个“主体”，无非就是说存在“假说”［被假定的主体］。［希腊语 ὑπόθεσις［hypothesis］意为“置于下面的行动”。癔症、强迫症等症状指示一份未被知道的知识；于是产生关于无意识主体——即被置于下面者——的假说：这份未被知道的知识 S_2 像语言一样得到分节，也就是“一个能指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一个主体”。］

相关知识卡 拉康的主体定义：一个能指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主体

我们拥有的唯一证据是：主体同这个假说重合，而且由说话个体支撑；证据就在于能指变成了符号。

能指本身除了被定义为一项差异——同另一个能指的差异——之外，什么也不是。

正是把差异本身引入这个场域，才使我们能够从 lalangue 中提取能指。

但从这里开始，由于存在无意识——也就是 lalangue，而同 lalangue 共同居住界定了一种被称为“说话之在”的存在——能指便可以被召来“示意［faire signe］”。你们愿意怎样听这里的 signe 都可以：[注]

> [注] 法语习语 faire signe 通常意为“示意 / 发出信号”，字面上又含 signe［符号］。拉康随后让法语 signe 向英语 thing［东西、物］滑动；中文正文用“示意”保住习语义，后一层字面关系与跨语言双关则由原词和下文保留。

相关知识卡 Lalangue：拉康的合写造词

- 可以听作“符号［signe］”这个词；
- 也可以听成英语逐字母拼出的 t.h.i.n.g.，即“东西 / 物［thing］”。

如果能指以某个主体作为能指来为自身提供形式支撑，那么它通过影响这个主体，也触及某种别的东西：

- 一个他者，一个不同于能指赤裸本身的他者；
- 一个被造成为主体的他者，或至少被当作主体的他者。

正是在这一点上，而且只对说话之在而言，它“是”；它发现自己“作为一个存在者而存在”，也就是成为“某种东西”，而这个存在者的“存在”始终在别处，正如谓词所显示的。

［人只能是“某种东西”——符号或 thing，即谓词——所以，存在者之存在处于外—存在。主人话语也就是“我的存在［m’être］ / 主人［maître］”的话语，并生产对象 a。］

主体永远只是点状而转瞬即逝的；它只凭一个能指、并且只对另一个能指而言才是主体。

在这里，我们必须回到下面一点：亚里士多德作出一项不知受什么引导的选择，只把身体规定为个体。

这里的身体是有机体，是作为“一”而维持自身的东西，而不是进行繁殖的东西。

值得注意的是：在柏拉图的“理念”与亚里士多德把个体定义为存在之基础之间，差异恰恰围绕我们仍在处理的问题，也就是生物学家所面对的问题：“一个身体怎样繁殖？”

所谓分子化学的一切尝试所涉及的，正是这个问题：怎样把若干东西混合在同一溶液中，就会有某种东西沉淀出来，使例如一只细菌作为这样的细菌繁殖？

那么，身体是什么？

它是不是“一的知识”？

事实表明，一的知识并不来自身体；一的知识……

……就我们能够对此说出的那一点而言……来自“一号能指”S_1。

“一号能指”是否源于这个事实：能指本身从来只是其他能指中的一个，参照那些其他能指，并以同它们的差异而存在？

这个问题迄今远未解决；所以去年整届研讨班，我都在追问并强调“有一［y’ɑ d’l’Un］”。“有一”是什么意思？

“有一”的意思，可以由能指分节辨认出来：从其他能指中的一个……

……问题还在于它是否可以是“任意一个”……升起一个 S_1，一群［essaim］能指；这个嗡鸣的群同每个能指之“一”相关……[注]

> [注] 法语 essaim［蜂群、一群］同 S-un［S 一，即 S_1］近音。这里的“一群”不是集合式总和，而是一个个 S_1 围绕其同 S_2 的关系层叠涌现。

……并伴随“我谈的真是它们两个吗？”这一问题［$S_1 \rightarrow S_2$：这一群 S_1 谈的是它们两个吗？］……我首先能够由 S_1 同 S_2 的关系写下这个 S_1；而这正是我所说的“一群［essaim］”。

$$(S_1(S_1(S_1(S_1 \rightarrow S_2))))$$

你们愿意在这里放入多少个都可以；这就是我所说的“一群”。

能指作为主人——也就是它保证统一、保证主体同知识之交媾的统一——这就是主人能指。只有在 lalangue 被作为语言追问时，而且只在那里，下列东西的外—存在才显露出来：

- στοιχεῖον［stoikheion］这个“元素”一词［第一元素→基本元素］从一种原始语言学中出现，绝非偶然［参见《RSI》，1975 年 2 月 18 日］；

- 这绝非偶然：“一”能指 S_1 不是任意一个能指；它是能指秩序，因为它由一种包围——外—存在——建立起来，整条链正经由这层包围而持续。



最近，我读到一个人的研究。她追问自己所理解的 S_1 与 S_2 的关系，也就是代表关系：S_1 之所以同 S_2 相关，是因为它代表一个主体。[注]

> [注] 原文 relation de représentation 沿用上文公式中的 représente；这里说的是能指之间借“代表主体”建立的结构关系，不是主体内部的心理“表象”关系。

这种关系究竟是非对称、反对称、传递的，还是别的？主体是否从 S_2 转移到 S_3，依此类推？这个问题必须从我在这里给出的图式出发重新处理。

体现在 lalangue 中的“一”，恰恰悬而未定于音素、词、句子乃至整个思想之间。这正是我所谓“主人能指”、即“一号能指”S_1 所涉及的东西。倒数第二次见面时，我把一截绳子带到这里作说明，绝非没有缘故：绳子形成一个圆圈，而我开始追问这个圆圈可能怎样同另一个圆圈打结。

“这样一来，症状不再属于‘语言无意识’，而属于已经成为实在、处于意义之外的‘实在无意识’。

“症状的一在所有情形中都是享乐的一，就是拉康在《再来一次》结尾谈到的真正主人能指。

“我说‘所有情形’，是因为至少有两种情形。当他说这个‘一’从音素一直延伸到整个思想时，必须把握：整个思想尽管是一条链，却同音素这个元素一样，也具有‘一’的价值。我可以把它称作凝固成一句的‘一’。

“在两种情形中，无论是元素的一还是一个—思想［Une-pensée］，正是这个‘一’为每个人奠定其统一、其享乐的‘一元性’，并把他判给一个只独自知道自身的‘一之说’。”——科莱特·索莱尔，2013，《谜样的症状》

今天我不会再往下推进，因为我们……

……由于一个归根结底外在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在这里的容身之所……既然我们少上了一次研讨课，这部分我以后也许会重新处理。

现在要转过这一页：精神分析话语所揭示的要点——奇怪的是，人们竟没有到处看见它的纹理——在于：

- 这份“知识”通过一种特殊的共同居住关系，结构起说话之在之所是；
- 这份“知识”同爱有着最密切的关系。

因为，支撑一切爱的，恰恰是两份无意识知识之间的某种关系。

如果我曾陈述，推动转移的是被假定知道的主体［被假定属于知识 S_2 的、外—存在的 S_1］，这只是这里经验到的东西一个非常特殊、受到规定的应用点。请回到我在这里就爱的选择所作陈述的文本。

那是在今年研讨班进行到中段时说的［参见 1973 年 1 月 16 日课次末尾］。

我当时所谈的归根结底是辨认：凭一些总以谜样方式加上标点的符号，辨认存在者作为主体怎样受到这份无意识知识的影响。

如果性关系并不存在，是因为把大他者作为身体时，享乐、大他者的享乐始终不相称：

- 在一边是“倒错的”，因为大他者被缩减为对象 a［性化男性公式一侧的幻见：$\not\exists \Diamond a$］；
- 在另一边，我会说是“疯狂的”，因为问题在于：大他者的享乐本身以何种谜样方式被提出。[注]

> [注] 此处“倒错 / 疯狂”标示两种享乐逻辑的失配：一边经由对象 a 取代大他者，另一边则把大他者享乐作为不可定位的谜提出；并非对现实男性或女性作临床诊断。

爱不正是在面对这道死路、面对这个作为实在界本身之定义的不可能时受到考验吗？因为就伴侣而言，爱只能实现我曾称作……

……为了让人听懂，我用了某种诗意说法……我所谓“面对这项致命命运的勇气”。

［即使“性关系并不存在”，所以它“不停地不被写下”，仍有勇气经由例外支撑阳具函数；借助爱，它偶然“停止不被写下”——这就是 Φ 的偶然性。］

这里涉及的真是勇气，还是一条辨认之路？这种辨认的特点只能是：那种所谓性关系在这里变成主体与主体的关系［爱］……

……也就是主体之间的关系，而主体无非是无意识知识的效果……这种主体间关系停止不被写下。

你们看，“停止不被写下”并不是我随便提出的公式。

如果我刚才沉浸在把必然者说成“不停地不被写下”中——这是口误……抱歉……

相关知识卡 书写模态：必然、不可能、偶然与可能

……在这里，必然者是“不停、不停被写下”[注2]。“必然者”不是“实在”［不停地不被写下］，而是“不停被写下”［nécessaire 中可听见 necesse，即“不停”］。

> [注2] 这是拉康自己在稍后指出并改正的口误。

相关知识卡 书写模态：必然、不可能、偶然与可能

否定在这里发生移位；当否定前来占据一种并不存在的位置时，这个移位也顺带向我们提出：否定究竟是什么？

如果性关系对应于我所说的这一点——它不仅“不停地不被写下”……

……此处所谈的确实就是它……它不停地不被写下，那里存在不可能；那么同样，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把它说出。也就是说，在“说”中并不存在这种关系。

相关知识卡 性关系不存在：关系的不可写

但“否定它”又是什么意思？［这会维持同一种被缩减为对象 a 的他异性的幻见关系。］

把一种否定替换到对“并不存在”的切身把握上，以任何方式来说都合法吗？

这也是我们需要开始处理的问题。

“禁止”这个词是否说得更多，或者是否更可允许？这一点眼下同样无法裁定。

不过，我们可以把握偶然性；我已用“停止不被写下”使它具体化，也就是某种东西通过一次遭遇……

相关知识卡 书写模态：必然、不可能、偶然与可能

……必须说，是症状与情感的遭遇［幸遇 εὐτυχία，或不幸的遭遇］……通过在每一个体身上标记其流放痕迹的东西……

……不是作为主体，而是作为说话者；标记他从性关系中被流放的痕迹。难道这不是说：只有借助这道裂口所产生的情感，才会有某种东西……

……在爱发生的每一个情形中……有某种东西……

……而且这份无意识知识所处的层次可以无限变化……有某种东西相遇，并在片刻间造成“停止不被写下”的幻觉。

也就是说，某种东西不仅被分节，而且被铭写，被写进每个人的命运；经由它，在一段时间里……

……一段悬置的时间……这个本会构成关系的“某种东西”……找到了……

……在说话之在那里……它找到了自己的痕迹，也找到了自己幻景般的道路。

有什么能让我们巩固这一推论？

当然是这项否定的移位，也就是从……

……我刚才以一次口误如此出色地错失了这一点，而口误本身意义十足……也就是从否定移向“不停被写下”，以必然性取代这种偶然性［“停止不被写下”］。这里正是所有爱所依附的悬置点：一切爱都只靠“停止不被写下”而持续，因此总倾向于把这项否定推向“不停、不停、永远不停被写下”［必然者］。

相关知识卡 书写模态：必然、不可能、偶然与可能 · 性关系不存在：关系的不可写

［“不停地不被写下”——实在之不可能
→“停止不被写下”——遭遇之偶然
→“不停被写下”——爱之必然。］

这正是一个替代物：它循着并非性关系、而是与性关系不同的无意识之存在这条道路，构成爱的命运，也构成爱的戏剧。

现在已经到我通常希望告别的时间，所以我不会再往下推进。

我不再推进，只补充一点：我关于恨所说的东西，不属于无意识知识得以把握的同一层面。至于主体——请注意，主体不可能不欲望着“不要对这次极其偶然的遭遇知道太多”——一旦它多知道一点，焦点便从主体移向卷入这场遭遇的存在者；而存在同存在的关系，远不是历来传统替我们安排的那种和谐关系……

……没人很清楚为什么……而值得注意的是，这项传统呈现出一种奇特的汇合：

- 一边是亚里士多德，他只在其中看见至高享乐；
- 另一边是基督教传统，它把同一传统映照为至福，由此显示自己纠缠于某种实际上只是幻景式把握的东西。

当爱确实接近时，它循主体这条道路所接近的，正是作为这样的存在之遭遇……

我明确提出过问题：不正是在这里涌现出使存在只能靠“错失自身”来维持的东西吗？

刚才我谈“老鼠［rat］”，说的就是这个。［笑声］人们选择老鼠绝非没有缘故［笑声］：因为老鼠很容易被“划掉［rature］”，很容易被做成一个单位。[注]

> [注] 拉康串联 rat［老鼠］、rater［错失］与 rature［划掉］：科学把活的老鼠抽取成可重复计数的“鼠式单位”，也正因此错失其存在。

而且从某个方面说，我过去见过这种事。我住在泵街时有一位看门人：他从来不会“错失”老鼠；他对老鼠的恨，同老鼠的存在恰好相等。［笑声］

在接近存在这件事中，难道不正栖居着最终显为爱之极端的东西？真正的爱通向恨——这当然并非分析经验的发现；围绕爱之主题的永恒变奏，已经充分映照出这一点。

好了，我要离开你们了。

我要不要对你们说“明年见”？

你们会注意到——这是我今天才发现的，而问题也正在这里——我从来、从来没有这样对你们说过；我今天才注意到，自己从没说过……

更确切地说，我现在把这一点告诉你们；而我一直克制着不说这句话，理由很简单：二十年来，我一直为你们分节这些东西，却从来不知道自己下一年是否还会继续。［笑声］

啊，这属于我作为对象 a 的命运！

那么，毕竟二十年过去，我终于走完了一个周期：

- 十年之后，人们归根结底剥夺了我说话的权利；
- 后来，由于一些既有命运成分、也有我想让某个人高兴这一倾向成分的理由，我又继续了十年。

明年我还会继续吗？

为什么不把这个“再来一次［encore］”停在这里？

奇妙的是，从来没有任何人怀疑过我会继续。［笑声］

然而，我作出这个评论，本身已经提出了问题。

毕竟，我也可能在“再来一次”后面接上一句“已经够了”。

好吧，我把这件事留给你们下注；因为毕竟有很多人相信自己了解我，认为我从中获得了无穷的自恋满足。［笑声］

同它带给我的辛劳相比，我得说，这点满足显得微不足道。

你们下注吧；结果又会是什么？

猜对的人，是否就意味着他们爱我？

好吧，这恰恰就是我今天刚向你们陈述的意思：知道伴侣接下来会做什么，并不是爱的证明。

［掌声］

课次目录